

封面题签：巫德生  
插图：杨勇  
宋光辉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

# 大安文学作品集

王典平 主编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编印

# 大安文学作品集

王典平 主编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编印

自贡市大安新图资准印证号：(2019)第008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

# 大安文学作品集

王典平 主编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编印

封面题签：巫德生

插图：杨勇

宋光辉

## 大安文学作品集

---

编 印 自贡市大安区作家协会 自贡市大安区图书馆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4.75

印 数 400 册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自贡松梅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

自贡市大安新图资准印证号：（2019）第 008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大安文学作品集》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周永丰 胡 立

编务指导：李程煜

主 任：陈 平

副 主 任：李 静 杨富平 王典平

成 员：黄明鑫 钟海涛 钟惠芳 陈永春 龚 伟

李俊（含笑） 辜义陶 陈 剑 胡林姝

## 编辑部

主 编：王典平

副 主 编：黄明鑫 钟惠芳 辜义陶 陈 剑 胡林姝

成 员：王典平 黄明鑫 钟惠芳 辜义陶 陈 剑

胡林姝 袁继伟



# 纳百川之水 成大安文学之洋

## ——序

大安区作家协会已经成立二十周年了。在这二十年不算短也不算长的日子里，大安区作家协会做了许多有利于作协组织发展与作协会员提高的工作。承蒙区作协之邀，为它第二个十年的文学作品集作序，虽深感惶恐但又觉得却之不恭，因此在这里写几句，谈点感受。

在这部文集里分量最重的是诗歌，诗歌部分不但有大安本土的作者，也有陈学华、辜义陶、游建慧、袁继伟等在我市已经有重要影响的诗人，甚至于德高望重的大安作协荣誉会员李加建老师也拿出自己的新作为这本文集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虽然编者表示仅收录了“区作协顾问、近十年在册会员和部分大安地区文友”的作品，但在小说、散文部分里，也囊括了一定范围的我市作者群的篇章，体现出相当的包容性。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作家，甚至加建老师都愿意为大安区作家协会的工作鼓与呼，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正是大安作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开展工作的结果。长期以来，大安作协的任何活动，不管是作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探讨，还是各种征文，都是敞开胸怀，张开双臂，热忱欢迎全市的文学作者参与，使大安区的文学活动具有了广泛性和包容性，而正是因为有这种海纳百川的胸襟，才形成了大安文学的繁荣兴盛。

陈勤是自贡市很有名的小说作者，她的小说综合了女性的柔软和教师的爱心，这使她的小说创作在我市具有很鲜明的特色，这就是永远充溢着一种温情，小说的人物便在这种温情中生存并得到改变。这次她拿出的小说《站成一棵树》可以说最鲜明地体现了陈勤小说的特点。

走过了这么多次，却从来没有想过回头，他忽然想到，也许，

父亲每次都站在那里。

树苗是父亲的理想，他也是父亲的理想。

泪眼朦胧中，他看见父亲站在小树旁边，似乎也是一棵树，一棵饱经沧桑的树。

正是这最后的柔情，让读者相信李阳会从此改变。而且知道，真正能让人改变的并不是强权，而是温情。

黄鹏春的小说创作，地域色彩浓郁，讲述的故事都是底层人物的悲喜，叙述方式很平实，语言也很生活化。这次选的小说《公母羊》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他的创作特色。我曾编发过他的小说《坝坝电影》，编完便对他的创作印象深刻，觉得他如果坚持下去，会成为自贡市一位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作家。我一直认为，要成为作家容易，要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要读者对作家有清晰的辨识度是很难的。只是觉得他写得很少，而且有越来越少的倾向。前不久曾问过他，他说自己写得少，只是喜欢看。真希望他坚持写下去，而且多写。

钟惠芳的《麦地里的新房》是我编发在《盐都艺术》上的，当时正为找不到好小说而苦恼。我常常因为找不到好小说而苦恼，而这篇小说给了我一种欣喜，它结构的新颖，语言的灵动，故事的跳动，都让我当时有一种发现的惊喜。真希望她能在这种独特的写作坚持下去。

袁艳的小说《起风了》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小说，两个少年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下坚持友谊，而且叙述方式也很特别。只是这篇小说没有扎实的现实生活做支撑，给人的感觉有点飘。

陈剑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在教学之余把红旗小学的文学社搞得红红火火。他的散文《在桑树中摇曳的童年》充满了童趣，饱含了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向往。我一直认为，对童年生活的回望是文学创作重要的题材源泉。我编发陈剑的稿件也有一些，觉得他还欠缺一些深度，不知他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其他如毛进、李欣怡、吴定权的小说，含笑、龚伟、李莹、胡林姝、廖春燕、屈佳的散文都可圈可点。放在自贡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面看，都有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都有着自己应有的地位，只可惜因为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展开评述。

由于我的创作大多只在小说，偶尔写点散文，对于有文学皇冠之称的诗歌则完全没有涉猎，更谈不上对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不敢在这里对本集诗歌置喙，怕见笑于大家。

总之，通过二十年大安区各级领导对区作协的一直关心，通过二十年陈玉高、罗士成、陈兴华、王典平几任主席及作协班子的勤勉探索，以及广大会员对创作的坚持，大安区已经成为自贡市文学创作的重镇之一。通过二十年大安作协人坚守、奉献、开放、包容，大安区已经成为自贡市文学活动的热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来到大安，从而使大安的文学创作呈现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层的可喜局面，为自贡文学的再度辉煌起到了培植厚土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将会有文学创作的大树在这片厚土中长成。

用一位诗人的话：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欢乐。

是为序。

李开杰

2019年10月18日



# 目 录

- 1 纳百川之水 成大安文学之洋——序/李开杰

## 小 说 卷

- 3 站成一棵树/陈 勤  
6 公母羊/黄鹏春  
18 触摸到你的指尖/李俊梅（可艺）  
23 45分钟的化学攻式/李 晓  
27 回家的路/李欣怡  
31 面 膜/刘 飞  
35 画眉鸟的爱情/毛 进  
37 爷爷的“烦心事”/苏 文  
41 梦里我们相爱过/邵淑梅  
44 百万存单/夏 刚  
50 起风了/袁 艳  
53 石三妹/曾丛莲  
75 此恨绵绵/张 琳  
84 麦地里的新房/钟惠芳  
94 她叫沈七七/卓雨楦（雨修儿）

## 散 文 卷

- 115 杭州行/曹 斌  
121 红楼有梦，梦里无殇/曹秋玉

- 123 在桑树中摇曳的童年/陈 剑
- 126 三代人，七十年，自贡情/陈凡逸
- 128 雨霁尖山游记/陈 军
- 130 偷闲一游/陈 全
- 133 夜自习/陈于从
- 137 品味喝茶/程 明
- 139 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情结/代飞燕
- 145 仙山环抱庙坝场/代家明
- 147 再见如初见/邓春燕
- 149 难忘的浑浆豆花儿/邓 杰
- 151 田野采风狮子村/邓 科
- 154 彝族妈妈的小推车/邓 莉
- 156 寻风寻味大安寨/付向明
- 159 打开黑暗的光/龚 伟
- 163 女人四十/李俊（含笑）
- 165 三个孩子，一个父亲（家访日记选）/胡林姝
- 169 追梦的路/胡康英
- 173 “吃”的味道/华祥利
- 176 听钥匙声响/黄明鑫
- 178 “凉水井”来历小考/雷 利
- 181 读 山/李觉英
- 183 山上的野菊花又开了/李 英
- 184 偷得一份闲/李 莹
- 186 夹竹桃花染书香/廖春燕
- 189 家庭音乐会/廖时利
- 191 我家门前有座桥/林 凤

- 194 我的记忆我的年/罗 林
- 196 长江略笔/罗士成
- 201 儿子高考/倪仁彬
- 204 路边的紫薇/裴建成
- 206 一直往前走，千万别停下！/彭 斌
- 210 “公正廉明”碑：镌刻检察官的民国范儿/屈荫先
- 215 写给《童年》/屈 佳
- 218 银杏飘黄/舒 毅
- 220 行走在时光深处……/宋冬梅
- 227 时空隧道大安街/王典平
- 232 老家的枣王树/王和国
- 234 盐城美食赋/王 劼
- 235 我的梦/王晓英
- 239 菜篮里的父亲/王秀英
- 241 儿时花香/王 贇
- 244 翻越命运的珠穆朗玛/魏家强
- 249 马来纪行二章/温 星
- 253 雨中即景葛仙山/吴定权
- 258 雨润橐柴口 遐思古盐道/吴远福（巴骄）
- 262 父亲的苦乐年华/邬永红
- 265 窗外的声音/肖 堃
- 267 父亲的讲台/肖 良
- 270 那些年，那些事/杨 莉
- 275 恰如三月花/袁 丹
- 278 永远记住的日子/詹云霞
- 281 小区那个背影/张 洪

- 283 童年的小事/张善奎  
285 感悟教师节/张小乔  
288 祖孙三代的盐都梦/赵午生  
291 我的老师/赵 英

## 诗 歌 卷

- 295 不朽的化石碑/蔡昌利  
297 当……/陈家华  
299 凤凰花语/陈 莹  
300 桑海井/陈学华  
302 大安，我魂牵梦萦的家乡（朗诵诗）/陈永春  
305 死者发来 Email/李加建  
316 因一座天车我爱上整个盐场（组诗）/辜义陶  
321 雨夜随想/华伯清  
324 给生活时间/黄 婷  
325 父亲就是那株不再年轻的黄玉米/雷 健  
327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李程煜  
329 故 乡/李飞鸣  
330 那些过去的明天/李绍银  
332 半城青山半城楼 千年风雨古盐都/李 霞  
337 下午茶/李 阳  
338 故 乡/刘 义  
340 云门阔开（组诗）/马筱燕  
343 手机与网络/倪革辉  
345 桂 香/邱志君（秋枫）  
347 我的空中楼阁——写给那些住上电梯公寓的人们/温莉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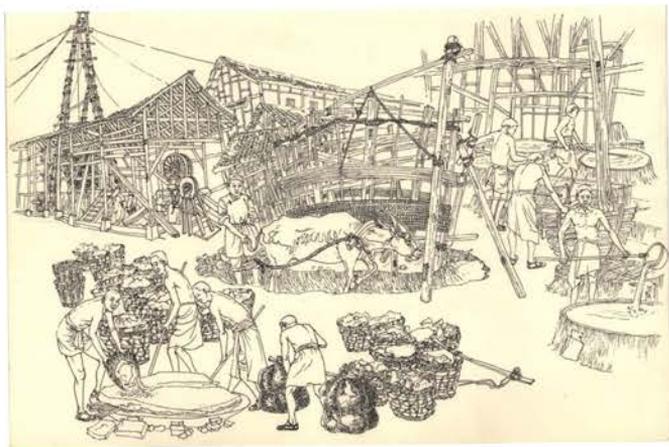
- 350 在釜溪河岸遇见落霞/鲜晓东
- 351 豆 花/杨兴亮
- 352 初 心/叶 敏
- 353 酒/游成良
- 355 三月，还是三月/游建慧
- 357 大安的故事（组诗）/袁继伟
- 363 在山水间练太极拳/周祖国
- 364 家山忆旧八首/邓遂夫
- 366 农 舍/郭荣成
- 366 暮色天鹅堡/毛德君
- 367 龙乡四咏/万德友
- 368 题狮子村/宋光辉
- 368 满江红·龙湖印象/万兆麟
- 369 拙词疏令小辑/王发庆
- 371 北川行三首/王正凯
- 372 太阳雨/夏代华
- 372 铁 树/徐建平
- 373 扬州慢·诸葛武侯/张 萍
- 374 龙乡聚才子 桃李正青春——大安作协会员创作浅谈/陈 剑
- 379 后 记/王典平



大安文學作品集

# 小說卷

担当 · 发掘 · 交流 · 传承





# 站成一棵树

陈 勤

---

父亲是在李阳出事的第二天赶回村庄的。

事情其实也不算大，李阳打了同学。李阳以前也打同学，只不过这一次运气不好，打在了同学的头上，头破了，对方家长报了警。

在拘留所呆了五天，李阳出来了。站在门口接他的是父亲。

两年不见，父亲的背有些驼，眼睛红红的，有血丝，凌乱的头发中似乎有几根白发在飘舞。

李阳只是匆匆地瞥了父亲几眼，便大步向前。

医药费加上车旅费，肯定不少。老头儿这回一定心痛死了。想到这些，李阳心里竟莫名地掠过一丝快意。

在心里，李阳一直管父亲叫老头儿。不为什么，只为父亲长年在外，只知道逼着自己读书。母亲早逝，李阳一直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李阳跟父亲提出，不想读书了。实际上，他已经辍学大半个学期了。

意外的，父亲竟然同意了。

明天，跟我上山种树吧！父亲说。

第二天，父亲果真带着李阳，买来树苗，一棵一棵，扛到村外的山坡上。挖好坑，放上树苗，又一锹一锹地培好土。

你去山下提水吧。父亲说。

望望蜿蜒的山路，望望山路下远远的水田，李阳摇摇头。

那你就在这里待着。

父亲挑着水桶，下了坡。过了二十来分钟，父亲才挑着水，步履蹒跚地爬上坡。放下水桶，父亲吭哧吭哧地直喘气。

看着父亲艰难地上上下下，百无聊赖，李阳拿起一个水桶，对父亲说，我们一起提吧。

二十棵小树苗种好了，站在山坡上。李阳远远回望去，只是那么不起眼的一些黑点。

这次是光明正大地不用上学了，李阳很高兴。每天舒舒服服地睡懒觉，睡醒了就吃饭、看电视、打游戏。两年不见，父亲的脾气不知为啥也变好了，不烦也不念叨。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星期，李阳却烦了，想找几个哥们玩。那几个哥们比他大，都是以前辍学的学生，整天地在镇上晃，他们曾经一起抽烟、喝酒、打架。那是一种很刺激的生活。

有一天，李阳偷偷溜出去了。晚饭时候才回来。父亲没有多问，盛好饭端到他面前。多吃点，保重好身体。父亲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心痛。李阳的心便莫名地有些慌，又有些烦，急忙低下头急急地扒饭。

半夜，刮起了大风。噼噼啪啪的雨点敲打着屋面。父亲把他叫醒。他穿衣起床，来到门口。父亲递给他一把绳子，自己抱着一捆竹竿。

父亲带着他来到山坡。小树苗在风中东摇西摆，无助地晃动。

给每棵树苗都细细地绑上了竹竿，父亲才欣慰地舒了口气。树苗太弱，经不起风雨，把它们扶直了，将来才能长成参天大树。父亲边说边擦着满脸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

就这几棵小树……李阳轻蔑地撇撇嘴。

隔三差五的，李阳便出去，找那些哥们玩。回来的时候，有时带着烟味，有时带着酒味，也有时带着淤青的伤。

每次，父亲不打也不骂，只是早早地做好饭等他回家，只是用那种心

痛甚至愧疚的眼神看着他。

每次，看到父亲这样的眼神，李阳心里便烦，便乱，他希望父亲骂自己或者打自己几下也好，就是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

一有空的时候，父亲便带着李阳上山种树。

山坡上已经种了快三分之一了。父亲的理想是种满整个山坡。等这些树长高了，长直了，长成了一片树林，不管是阳光普照，还是风吹雨打，都巍然挺立，那该多好啊！父亲说着，满脸向往的神色。

也许有那么一天！看着整齐排列的树苗，看着最先种下的二十棵树叶片青翠，已经蹿高了一截，李阳想这么说，却最终没有开口。

李阳越来越感觉生活的无聊，无事可做，依旧去找那些哥们玩。

有一天，他走出村口，忽然想到那些树，他回过头。山坡上，父亲种的树一行行整齐地排列着，像听话的士兵。在一棵树苗旁边，站着一个身影，笔直，望着他的方向。他揉揉眼睛，没错，那是父亲。

走过了这么多次，却从来没有想过回头，他忽然想到，也许，父亲每次都站在那里。

树苗是父亲的理想，他也是父亲的理想。

泪眼朦胧中，他看见父亲站在小树旁边，似乎也是一棵树，一棵饱经沧桑的树。

# 公母羊

黄鹏春

## 一

鸡刚叫头遍，村和嫂就醒了。她摸到了床上一边放着的小竹竿，握在左手上就朝里屋的门伸去。说是门，实际只剩门框了。以往门在的时候，村里遇了红白喜事，村和嫂的这扇门大多是打头阵，拿去给人家当案板，在上面放菜，放盆子，放菜刀，在上面切肉砍骨头，等等。一年用几次，用了十来年，就散架了。村和嫂敲打着门框，门框也像要倒了样，哗哗直掉泥块。村和嫂喊着：“栗娃子，栗娃子！”

栗娃子是村和嫂的二儿子，别人叫他栗子。此时他睡得踏实，呼噜着就算天塌下来也与他无关的架势。村和嫂不由提高了嗓音：“栗娃子，喂羊子了！你早点把羊子牵出去，今儿赶场子！”

村和嫂这句话倒是把里屋的羊子弄得精神起来，咩咩叫了两声，接着上前去嗅主人栗娃子的手。羊嘴里哈出的股股热气以及嘴上的毛在栗娃子手上磨来磨去，痒痒的就将栗子弄醒了。栗子的手上套着绳子，绳子拴在羊子的脖子上。栗子养羊细心，睡觉了都随时掌握着羊子的动静。但这一觉，真的是好睡极了，一个梦也没有，天上也没刮风也没下雨打雷。昨晚，他去鲜鱼村接医生吴一药给母亲看脚，看完脚又送了好长一程，回来就感到倦到了极点。

“闹啥？催命似的！”栗子对母亲的敲击声很不耐烦。“你要弄它去，

你弄去是了，老叫我！”栗子说着，摸了摸羊子的头。羊子伸出舌头，竟舔起栗子的手来。

“我脚不痛我还叫你？前天叫你牵远点你就牵到喂猪山！你……”

村和嫂数落起栗娃子来。栗娃子听着，心里嘿嘿嘿直笑。牵就牵吧。栗子起身将羊牵了出去，方向还是喂猪山。

喂猪山就一个堰塘那么大，山上光秃秃的，栗子翘着二郎腿在上面睡觉，羊子在山下石场里不时咩咩几声。栗娃子是故意那么干的。他娘让他将羊丢了，他舍不得。他在那儿躺了半个多小时，邻村的张胖娃就朝他吼起来：“栗子，你还操实叻！走去洗澡看姑娘！”

栗子听了，翻身坐了起来，但随即又躺下了。沱湾就在山下，圆圆的像一个盘子。虽说是湾，但水却不深，水很清澈，是沱江里理想的天然游泳场。栗子去游过无数次，但只有一次见到游泳的姑娘。自然，乡下的姑娘，游泳不可能像城里的女人游泳穿泳衣，也不可能赤条条的下水。她们要保守一些，长衣长裤的。但那一次，有五六个姑娘，就是长衣长裤，让张胖娃、栗娃子他们几个躲在岸边荇藤地里热血沸腾。

栗子想，自己是有女人的人了，自己就不该花心了。偷偷地去看别的姑娘洗澡，看别的姑娘上厕所，虽然刺激，但是若传到了莲莲的耳里，她反悔了咋办？

这么想着，栗子对张胖娃说，“胖娃，你去看吧，看上了哪个姑娘，就把她的衣服抱走，她就会跟着你。”

“看不出来啊，你心里有什么莲莲了，就数落哥们了。说说，哪个做的媒，也给我说一个？”张胖娃拍着栗子的肩膀，说。

“是后山的……”

栗子心里美滋滋的，开口回答张胖娃。然而，张胖娃却对栗子几步之远的羊子感兴趣了，一个翻滚过去，抚摸起羊子的头来。这个举动让栗子受不了，止住了话，也一个翻滚过去，一把将张胖娃推开了。

“啥样的破羊，摸一下就不行。你不就一只羊吗？砍柴家的三四只羊，只只都叫我摸了个遍！我摸一下就知道个公母！”

张胖娃说着，又伸手往羊身上摸。他的话，让栗子紧张起来，一把抱住张胖娃的腰，使出吃奶的力往另一旁摔。张胖娃打小放牛，没事就一手握一牛角脑袋贴着牛嘴和牛较力，牛和他熟悉，知道不能用全力，但也常常将张胖娃弄个四脚朝天。张胖娃有了股子牛力，双手抓住一丛草，冷笑着与栗子抗衡。栗子青筋暴露，手指甲也往张胖娃身子里钻。

“公母羊！公母羊！”张胖娃叫了起来。

## 二

张胖娃一叫，犹如晴空划过一道闪电，栗子触电般呆躺在地上，眼睛已没了神气。张胖娃也没回过神来，他沿着栗子看的方向望去，希望看着让栗子犯傻的东西。天上灰灰的，一朵像样的云也没有。

“栗子！咋的了？”张胖娃用手拍拍栗子的脸，期望栗子能够正常一点。栗子依然没有反应。倒是栗子旁边的羊，晃了晃头，冲着栗子看的天上“咩——”的叫了两声。

张胖娃翻滚过去，仔细端详起栗子的羊来。这不看不打紧，一看，直往后缩。

“公母羊！公母羊！”

开头，张胖娃这么叫，是情急之间乱叫的。而这次，是确认以后开的口。张胖娃常去看砍柴放羊，抱羊摸羊比砍柴还来得勤。砍柴说：“他奶奶的，你把我的羊都摸瘦了。看你那个手，摸羊像摸女人一样。想女人了你就喂一只晚上搂着睡！”

“我睡你妈！”张胖娃不怕砍柴，对砍柴的数落也不口软。砍柴不服，凭啥你摸我的羊还乱骂，就冲过去和张胖娃扭打在一起。砍柴不是张胖娃的对手，不出几分钟双手就被张胖娃反捆在背后。张胖娃给了砍柴一个教

训，脱了砍柴的上衣捆住砍柴的手，又脱了砍柴的裤子露出沾了泥和夹杂着点屎臭味的屁股，说：“老子给你王法，老实点，再不老实老子就……”

张胖娃话没说完，砍柴就一动不动了。砍柴不老实不行了。如果张胖娃下狠手弄了砍柴的屁股，砍柴就没法作人了。

栗子的样子，就和砍柴当时一样。不过砍柴当时还有想法，而栗子则脑子一片空白。张胖娃又来拍他的脸，接着又将手来摸他的胸。胸口有东西在颤动，张胖娃就跪在地上双手拍打着地，呼天喊地数落起栗子来。

“狗日的栗子呀！你咋心口还跳嘛！你狗东西喂个公母羊，你不跟我说，让我摸了你的公母羊，我今后就要倒霉了！狗日的栗子，你——”

数落到这儿，张胖娃竟哭了起来，如同他面前的栗子已经死去。张胖娃的哭让栗子思维活动了起来，他想，反正张胖娃已经摸了羊子了，自己的霉运应该传了些给张胖娃去了。他翻身坐了起来，一把将张胖娃推倒在地，说道：“老子还没死，你哭啥？”

“栗子呀，你死不死跟我有啥干系？我哭，是我要死了呀！我死了你要负责！”

张胖娃躺在地上，哭丧着脸说道。栗子听了，寻思霉运应该全转给张胖娃了，因为张胖娃已经感觉自己要死了。但栗子却没表现出来，摊了摊双手，对张胖娃说道：

“胖娃，你看我的手，牵了那么多天这只羊，还拴在床边睡觉，还喂它吃，还给它扫屎，看我没死？你不要迷信。公母羊咋了？公母羊也有眼睛有耳朵，它就是怪物变的？”

“老人们都说摸不得公母羊。你回去问问你妈，你妈也知道。”张胖娃翻身坐了起来。

“我妈知道？我妈也碰了，看还不是好好的。你看你没看出来，别人也不知道。”

“那，你说咋办？”张胖娃问。

“我？这得想想。来，你也帮我想想。”栗子边说边躺了下去，做出副思来想去的模样。

“我看，要整明了，还是要看你这羊怎么来的。”张胖娃也躺了下去，说。

“你傻蛋啊？你犯了错误要挨子弹了，还要先送你回你妈肚子不成？”

栗子对张胖娃的建议反应强烈，一下坐起来反驳道。要整明白公母羊来历，就要牵出自己未来的媳妇莲莲。经媒婆牵线，莲莲家也不反对。二月，栗子家牵了头猪，大约一百五六的给莲莲家，按习俗，这叫试探婚事。如果女方不反对，也会回礼，这不，莲莲家牵了只羊过来。按理说，女方回只兔子或者回只鸡、鹅的也可以，可回只羊啊，十几斤的一只羊！回礼是越珍贵越气派表示越重视越愿意！栗子爹结婚时，得的回礼是啥啊，是一只刚断奶的兔子，他爹握在手里就让人看不出到底手里是啥东西！

但是他爹对那只兔子，简直喜欢得不行。那年月，像他爹那样的人家，有个女的愿意嫁过来，就是缺只胳膊少个腿的，也是祖上积了德了！莲莲家送来了羊子，栗子娘抚摸着它就像抚摸着未来的孙儿。栗子该有一个哥的，但人民公社那缺吃缺暖的年月，身子越喂越瘦，皮肤也越来越糙，不满五岁就夭折了。栗子哥的死让栗子爹一下衰老了许多，加之吃的多留给栗子，而活儿却不见减少，终有一天倒在了为农业社挑花生的路上。

“算了，不去想了。这道理我五大三粗的，也弄不通。管他娘的，你的公母羊让我摸了，你得陪我去沱湾看女人。”说着，拉起栗子要走。

“看女人有啥好看的！看女人咬你一口，把你弄进局子去。”栗子不想去，说。

“啥局子不局子的。看那李部长那东西，常在沱湾看女人洗澡，我还看他追踪兰小娇，还去摸摸兰小娇屁股。你不去，我就告诉沱湾的，说你家有只公母羊！”

张胖娃说完，咧嘴露出了他口里的那颗虫牙。虫牙黑，而其牙缝又填满了绿的粉的黄的杂物，一股恶臭向栗子袭去。栗子知道张胖娃做得出来，也就答应了。

### 三

栗子和张胖娃在一处草很茂盛并且头上有棵大桉树的地方潜伏了下来。沱湾还空荡荡的，显出其少有的不该有的宁静。这地方虽看不清沱湾的全貌，但隐蔽效果好，又有大树遮荫。等待中，张胖娃微微眯着眼，想象着此时就有女人来，并且脱光了衣服下河洗澡。他妈的女人的身子真是太瓷实了，在太阳光下明晃晃的让张胖娃怎么看都看不实在……而栗子，此时想的，则是张胖娃先前提到的李部长。他是镇上武装部副部长，常年穿一套旧军装。人民公社时，他更洋气，因为那时是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若不是他好女人，在群众中反映不好，早就坐上镇党委书记的位子了。栗子爹那年挑花生，饿了，眼睛就盯不实在，结果踩偏了，把命都搭上去了。栗子所在的生产队王队长把栗子爹报到公社，说怎么样这样为公而牺牲的该评个先进或者烈士之类的。李部长来调查，沿着栗子爹挑花生的路走了一遭，他发现了一路上有几根田埂下都有掏空的洞，有两个地方还垮了。李部长就问是啥子回事。王队长说，那是队上几个十来岁的娃娃干的，他们盼着挑花生的在那有洞的地方跌倒，这样，花生就会散落一地了。王队长的回答让李部长很是愤怒。他说，人民公社是大家的，怎么你们队上会出现这种破坏人民公社生产贪污人民公社财产的事呢！？调查一下，是哪些挖的，是不是有社员间互相勾结？李部长的话就把事情搞大了，让本怀有好心办好事的王队长几乎天天往公社跑，说是汇报情况，其实多数时候都在公社等李部长。李部长很忙，十几天王队长就见了李部长三次面，但和李部长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王队长在公社等待实在是煎熬，但回到队上，社员又要追问报了哪些人……

栗子当时也挖了田埂，确实也得到了花生。村和嫂怕栗子被公社抓去，天天去王队长家哭泣，说，要抓人，就抓我去吧！村和嫂的哭声让围观的许多人都掉了泪。王队长用手打着自己的脸，说：“怪我！怪我！李部长还没问我。问我，我就说是大跃！”大跃是王队长的三儿子，他也参加了挖沟

的队伍。

结果，这事因为公社的另一个大任务而让李部长弃之不问了：修水库。修水库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栗子爹死都死了，给他个说法和修水库比起来，就不算个事了。

等待女人来洗澡真是件难有结果的事。说不好，在这等上一天，或者一个星期，都没一个女人来洗澡。但也说不准。一来有时就好几个，嘻嘻哈哈就像七仙女下凡。这样的盛况张胖娃没有见到过，但他听说过，就对这样的影像充满了向往，也在梦中领略了几次这样的风光。这样的梦之后，他浑身感觉松软，眼睛周围充了眼屎半睁半开，一摸下身，裤子湿湿的滑滑的。栗子也有这样的经历，并且，他的运气比张胖娃好，他远远的见过两个女人在沱湾洗澡。那一次他不敢靠近，他怕靠近了女人反而跑了或者被人认出来背上骂名。上一次女人洗澡的地方就在前面，栗子回忆了起来，身子不由稍稍上抬；眼睛是眯着的，上次的情形在他脑中闪现。结果，一股恶臭扑面而来！睁眼一看，狗日的张胖娃不知啥时在栗子前面的草丛里拉屎。屁股就对着栗子，怕被草割着，还高高地抬着。

“狗日的吃豌豆了，狗都不吃你拉的！”栗子转过身，骂道。

“狗日的栗子，你鼻子太灵了。再闻闻，我还偷吃了包谷猪家的干胡豆，你没闻出来？”张胖娃边说边又将屁股抬高了点。

栗子没理张胖娃，捂着鼻子向另一边走去。前面就有个小山堆，山堆那边，则是另一处河滩了。栗子又看到了一个屁股。和张胖娃屁股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军绿色的屁股。如果这个屁股隐藏在草丛中，栗子是不会那么容易看出来的。巧的是，这屁股的位置，是一小片被人烧过的草灰。不用猜，栗子知道李部长趴在那儿，姿势还很专业，栗子见过他给乡里的民兵作示范，就是那个样儿。他的头藏在草丛里，如同一只顾头不顾尾的秧鸡。李部长一动不动，看来已经有目标了。栗子不知道李部长的目标在哪儿，他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着。

不一会儿，张胖娃趴在了栗子的身边，小声说，狗日的，有情况了就一声不吭，也不喊我一声。栗子没看张胖娃，他想到了刚才张胖娃翘着屁股拉屎的事，说：“揩了屁股了？”张胖娃说：“咋不揩？草叶子揩的。”栗子听了，朝一边挪动了一下，说：“还有屎臭。暗一点下河洗洗。”张胖娃没理会栗子，他看到李部长有动静了。

李部长的两脚向上缩，如同癞蛤蟆的两条腿向两边弯曲着。栗子问张胖娃：“他要干啥子？”张胖娃向后努努嘴，同时脚蹬了几下。栗子没有领会张胖娃的意思，摇摇头。张胖娃又蹬了两下，说：“笨驴！用力，准备——”张胖娃还没有说出来，他已经一跃而起向前冲去。栗子再看李部长，已经没有了踪影。栗子也没多想，也跟在了张胖娃的身后。

张胖娃在李部长呆过的地方停了下来，由此望出去，是一片草地，草地再过去，就是河了。张胖娃见到草已经倒伏了一张桌子大小，李部长的双脚向后乱蹬，而李部长的身下，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她的双脚乱蹬得更厉害。大概李部长蒙住了女人的嘴，张胖娃没有听到女人喊叫的声音。栗子凑了上来，张胖娃用手按住了栗子的头，说：“别抬那么高，不然看不到好事了。”栗子把头缩了缩，张胖娃将手收了，栗子又将头伸了出去。这次张胖娃没有阻止栗子，因为下面的戏更精彩了。李部长换了左手蒙女人的嘴，右手开始扯女人的衣服。扣子掉了，女人的乳房没了束缚，一下弹了出来，在明晃晃的太阳下，一下就把栗子和张胖娃的眼睛刺花了；在栗子张胖娃簇眼之际，听到李部长一声嚎叫，接着就是女人的呼喊：救命——救命——

听到声音，栗子身子打了一激灵，双手一用力，身子向前扑了出去，再接着，身子顺着坡向下滚去。女人的声音栗子熟悉，那就是栗子已定了亲事的莲莲！刚才太远，女人又被李部长按着，栗子没有看出来。栗子的英雄行为感染了张胖娃，张胖娃扯开嗓子喊道：抓流氓啊——抓强奸犯啊——

张胖娃的喊声起了作用，河对面的山上也有人跟着喊了起来。李部长忍住手被莲莲咬了一口的疼痛，站起来向一边跑去。栗子紧跟着，握着的拳头如两根巨桨，一前一后划动着。李部长感到了来自后面的压力，自己也拼足了劲，但他不是栗子的对手，跑出六百多米，李部长就感觉有手快抓住自己了。他回了一下头，看只有栗子一人跟着，他倏的一下停住脚，手伸进腰里掏着什么，嘴里喝道：“栗娃子，再过来，毙了你！”栗子一下就愣在哪儿了。然而，李部长腰里并没有枪，趁栗子愣住的功夫，身子往坡下滚了下去。刚才他跑的是上山的路，而下面，是一片河边的树林，他很清楚地形。发觉上当，栗子也往下追了一段，同时喊：“张胖娃，来给我堵着。”

张胖娃气喘嘘嘘追上栗子时，栗子正躺在河边的小路上鼓着眼看天上飞着的两只大鸟。

“看鸟有啥看头？要看的好事让你搅合了！看看你半死不活的样，英雄又没有当上！”张胖娃边数落着栗子，边在栗子旁边躺了下来。

“当不了英雄，可以当女人的英雄啊。”说这话的时候，栗子的心理美滋滋的。同时，他的心里又有点点的后悔，就是刚才追李部长之前，该去扶一下莲莲。

“还女人的英雄！女人知道你是哪个？肚子都饿了，找点吃的要紧！”

“那就走这。”栗子指了指河边山旁的一丛竹子。那有一条小路上山。

“你不要你的羊了？”张胖娃有些吃惊。

“不要了。你要你去牵。我妈叫我牵来丢的。谁要谁牵走。”栗子说着，站了起来。

“小子，你要整我啊？公母羊，我说你这么大方！你不要好，我回去弄来烤来吃了。反正我摸了它，要霉就霉到底！”张胖娃说完，沿着追来的路回了。

栗子独自朝着上山的路走了一段，又觉得自己辛苦喂出来的羊，让张

胖娃弄去美滋滋地吃了，自己是划不来的。说起来，今天自家的羊还给自己立了功。不是这只公母羊，自己会到沱湾来么？不到沱湾来，就不会遇到张胖娃；遇不见张胖娃，就不会来河边看女人洗澡；不来看女人洗澡，就不会遇见李部长；遇不见李部长，也就不能救出莲莲。这只羊，难道就是上天的安排，莲莲家送给栗子，是为了让栗子阻止李部长对莲莲的侵害。如此一来，栗子不走了，他也跟着张胖娃的步子朝拴羊的地方走去。

## 四

那天晚上，栗子和张胖娃享受了一顿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美餐：整整一只烤全羊摆在他们的面前。羊是张胖娃杀的，他杀时，栗子还慢腾腾地往拴羊的地方走，心里有些矛盾。但当他听到羊子的哀号的时候，他的心放松了。好几天要办的事，让张胖娃解决了，栗子不由加快了脚步，加入了整理羊的队伍。河边真是个好地方。河水可以清洗羊的血污，河边的树林储备着干柴。张胖娃一直很兴奋，边吃还边唱起了歌。栗子也受了感染，拿着羊腿挥动着干叫着。

当二人享受着美味和精神的放松时，几束电筒光照在了他俩的身上，接着就是李部长嘿嘿的冷笑。李部长穿着军装，其他有几人还举着步枪。栗子和张胖娃一下懵了。李部长一下夺过栗子手中的羊腿，狠狠地咬了一口，接着说，兄弟们，把他俩的手捆住，大家来吃，把羊头留下做证据；不要怕他俩跑，他妈的还能跑过子弹。

栗子和张胖娃被捆着手，傻站着。有人边吃还边拿电筒在他俩身上晃，就是想跑也没机会。倒是待李部长他们吃好，吆喝着押着他俩回的时候，张胖娃找了个机会，借押他的民兵用手推他的机会，纵身跳进了河里。李部长大声吆喝，上来，不然就开枪！但片刻，张胖娃就没有了踪影。也没有听到枪响。枪是真枪，但没有装子弹。张胖娃的逃走让李部长提高了警惕，让两人来押着栗子走。

栗子被关了起来，罪名是盗窃。他关在镇上以前叫做南华宫的风子里。栗子小时候去过，墙较高，没看到窗户，黑暗而潮湿。栗子进来，也没人来审，平时也不见守卫，只是三餐有人送饭送水来。大概隔了五天，一个民兵带来一个人，栗子没想到是莲莲。二人被锁在屋里，民兵离开了。莲莲的眼睛有些红，显然哭过不少时间。莲莲告诉了栗子两个不好的消息，一是上面要判栗子的刑，二是栗子母亲病了，下不了床。栗子有些激动，喊道：“那是我家的羊！我家的！”喊完，突觉对着第一次面对面的莲莲，这样有些不好。莲莲低下头，说：“怪我家，不该送你家那羊；外面传我已被那坏蛋糟蹋了，你是知道的，我没有——我——我现在——给你。”

莲莲说完，伸手就解上衣。栗子伸出手，制止了莲莲解她的第三颗扣子。莲莲挣脱一只手，反握住栗子的右手，将栗子的右手往她的胸前送。栗子的右手顿感前面无穷的松软，脑袋一下空白了——几秒后，栗子清醒了，右手缩了回来，莲莲哭着，抱住了栗子。

这时，门开了，一个民兵进来，带走了哭哭啼啼的莲莲。

第三天，李部长提审了栗子，还加了一条罪名：强奸妇女。李部长还扬了扬手中的几张照片。栗子蹦着想向前看究竟，却被两个民兵死死按住。

第五天，栗子昏睡中被人叫醒，声音却来自屋顶。抬头一看，阳光照了进来，接着是张胖娃的脸将阳光挡住了。张胖娃说：“你小子够义气，没有供出我；李部长天天往莲莲家跑，说要莲莲从了，就不判你死刑。”栗子听了，低下头，久久没了反应。好久，他才又抬起头，说，替我照看好我妈；给我弄把小刀来。张胖娃说，你不要想不开，我给你想想办法。栗子说，我不寻死，我想逃出去。

## 五

是张胖娃带给了栗子小刀的第四天吧，镇上赶集，发生了两件人们议论纷纷的事。两件事都是镇上武装部王部长去处理的。王部长是正部长，

外出学习了将近一个月。王部长从南华宫过，听到有人喊冤枉，就问部下是怎么一回事。冤枉是栗子喊的，他被带到了王部长的面前。

栗子说，李部长说我强奸，我要告他强奸。王部长说，说话要证据。栗子说，张胖娃可以证明他强奸；看看，我能强奸女人？栗子说着，脱下了裤子。栗子的下身有些模糊，但已没了男根。

王部长觉得事情有些复杂，忙吩咐去找李部长。找的人在街上找了几个来回，没有找到李部长。过了一个小时，有人来报，一村民挖的专捉野猪的陷阱里发现了李部长。王部长立即带着几个民兵前往。李部长死得很惨，他掉下去且被两根竖着的尖竹刺穿了胸部。赶集天，他又去莲莲家，想人少能不能有好事。他走的是很少有人走的小路。好些看热闹的村民往前拥，王部长以为大家是来送送李部长的，但看到有人往李部长尸体上扔寡鸡儿蛋，扔石头，甚至扔内裤，王部长觉得不对劲，叫民兵将村民赶离现场远一点。

第二天，栗子被放出来了。

一个月后，栗子去了一个叫伏尔岩的地方当了和尚。而莲莲，离家出走了。有人说她也出家了，但又说不出具体的地点。

# 触摸到你的指尖

李俊梅（可艺）

---

雨中，艾农的声音模糊而遥远。他说，伊凡你知道，我是天蝎座的男人，不轻易爱上，也不会轻易忘记……

伊凡比艾农大五岁，一开始只把艾农当作弟弟，可是在外出的旅途中，在艾农一次又一次的关爱中，她还是动心了。

昆明回来的路上，一路颠簸，整整六个小时，艾农一直没有合眼，因为这是一趟夜车，太多的衣衫不整，看不清面容的人挤满过道。伊凡倚着艾农的肩，闭着眼恍惚地感受着他的心跳和呼吸。又过了一个站，伊凡让他枕在她的腿上，她说，眯一会儿吧，你也累坏了。艾农想拒绝，但是拗不住伊凡，只得迷糊地躺下，疲惫很快地睡去。伊凡看着艾农，手从他的额头滑下，突然有想对他好的冲动。

几天以后，朋友的聚会上，伊凡又看到了艾农。白色的体恤，修剪整齐的头。她喜欢这个洁净男人，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却没有坐在他旁边。

过了一会儿，艾农走到伊凡旁边，递上一杯酒，半开玩笑半认真，怎么旅行回来，我就感觉你距离我远了？

已是满脸绯红的伊凡穿着很长的裙子，斜缀着的五彩金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拽着裙角抬起头，似乎有模糊的片断随着云彩飘过。

那天的酒局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最后，伊凡喝醉了，她哼着不成

调的曲子，舞动的裙摆像黑夜里翻飞的蝴蝶。艾农拉住她冰凉的手，他说，你喝醉的样子真让人心痛。伊凡的眼神迷离着，像雾中诱人的玫瑰花朵，她说，你喜欢我吗？喜欢我……就亲我……

艾农用了很大的劲才把伊凡弄上车，他说，别闹了，伊凡，你喝醉了。

那是一条很黑的巷子，艾农搂着伊凡的腰，一边埋怨着满口酒精味的伊凡，一边踉踉跄跄地扶着伊凡上楼。拐角处时，伊凡却坐了下来，她把头贴在艾农的胸上，她哭，她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爱上你了，艾农。

艾农沉默着，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伊凡，你喝醉了……

深夜，伊凡把脸浸在冷水中，她知道，她一直是清醒的，尽管刚才脚底像踩着七彩云霞。艾农的冷静却是伊凡不曾预料过的，他怎么就可以这样？埋怨以后是深深地厌恨自己，为什么就那么轻易了，丢掉了女人本该有的矜持。

第一次看到小妖，伊凡就不喜欢，而且表现在了脸上。也许是小妖总是晃动着青春的身体在艾农面前撒娇，又或许是因为她的年轻和艾农正般配。

小妖不知道伊凡爱着艾农，她把那张有着浓浓妆容的脸凑到伊凡的耳边，她说，伊凡，帮帮我，我喜欢艾农。

伊凡刚露出的笑容生生地收了回去，她瞅着艾农，艾农就不自在起来。小妖多喝了两杯，她一直缠着伊凡，在耳边不停地给伊凡说，抽空你就帮我问问，艾农究竟对我感觉怎么样？伊凡又是一笑，灿烂如花，她靠近小妖的耳边说，他给我说过，你很可爱。然后恶作剧似的看着艾农。

真的吗？小妖差点尖叫，然后开始摆弄自己染得红艳艳的指甲，羞红了脸。

艾农恨了一眼伊凡，然后铁青了脸，伊凡觉得他还是在乎她的。

伊凡知道艾农爱他。艾农抛下还在跺脚撒娇的小妖，执意要送伊凡。在送她回去的路上，在夜的缠绕中，他霸气地把伊凡搂在怀里，吐着温暖的空气，他一遍一遍地说着，伊凡，我爱你，这一生……永远……

永远有多远？伊凡吻他的眉眼。

很远很远……

伊凡去成都学习近一个月。回来的那天，她给艾农发了一条短信。她想，虽然他没回信息，他也一定会绽着阳光一样的笑脸在车站迎接她，那是一个惊喜吧。想着想着她就喜得笑了。

可是……到达车站的伊凡穿过零散的人群，也没搜出艾农的身影。这个傻小子难道玩疯了？一个人喊了的士把沉重的行李拖回家，心里就有了怨气，该死的艾农，根本就不在乎我。把高跟鞋摔得有一米多高，手机看了N次，没有电话也没有回复的信息。

伊凡一肚子的气，发誓这次非要治治他，绝不主动给他打电话。

没有想到，艾农也像蒸发的空气一样，在伊凡的世界里没有了踪影。朋友们劝她，小男孩的心本来就是飘的，算了吧，让这不现实的感觉淡去。

有了恨意，删掉了艾农的所有信息，把艾农送的水晶项链也从阳台高高抛出，扔在了漆黑的夜里。

又过了一个月，仍然没有艾农的消息，直到那晚看到小妖。

那天，伊凡从酒吧回来，小妖穿着宽松的白色T恤，蜷缩在楼道边，没有妆彩的脸略显苍白。

她的眼神躲闪且有点无措，她说，……伊凡，我可能怀孕了……是艾农的。伊凡的头开始痛，怎么可能？艾农怎么可能就这样？

小妖一直低着头，揉搓着衣角，她说，伊凡，帮我劝劝他，我知道那天是他喝醉了，他可能忘了，可是我爱他……

终于明白，艾农为什么那天没来接他，为什么会消失，伊凡对着镜子苦笑，呵呵，伊凡，你看上的男人，也不过如此。

那是一个秋日，伊凡的手放在一个有着憨厚笑容的男人臂弯里，她略带笑意地和艾农擦身而过，艾农的脸上就有了难堪的惊讶。伊凡听说，以前不喝酒的艾农近段时间天天喝得酩酊烂醉。伊凡心里就冷笑，活该，但

是骂归骂，心里还是有点痛，心痛这个曾经有过阳光般笑容的男孩。

没想到深夜会接到艾农的电话，他在冷笑，那个男人就是和你在成都一起那位吧？我看也不怎么样。

男人是同事给她新介绍的男朋友，今天才第一次上街。怎么艾农会说那样的话。

一聊，才发现一些被忽略的细节，在爱人心中是如何的重。在成都学习的一个夜晚，伊凡在房间里和几个同学一起聊天交流学习心得，艾农打来电话，伊凡懒洋洋地敷衍了几句就挂掉了。艾农说他在电话里听到了有男人讲话，他以为……

轮到伊凡觉得可笑了，艾农真的太孩子气，为这点事情他居然和她充气那么久，让这种误会越延越深。

那小妖呢？你怎么安排小妖？

小妖？艾农的声音低沉了下去。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心情很难过，我喝醉了，是小妖送我回家的，然后……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或许有吧，或许没有……

那天下着很大的雨，艾农在伊凡的楼下等了整整四个小时，他拦住晚归的伊凡，他说，伊凡，求你，原谅我。他的脸上有着让伊凡心痛的憔悴和哀伤。伊凡的指尖最后一次从艾农的脸上滑下，她说，艾农，你是一个男人，应该负一个男人的责任。

雨中，艾农的声音模糊而遥远，他说，伊凡你知道，我是天蝎座的男人，不轻易爱上，也不会轻易忘记……

那个冬天，艾农和小妖结婚了，伊凡也去参加了婚礼，穿着白纱裙的小妖夸张地笑着，和有着平静面容的艾农幸福地交换着戒指。他们是年轻的，或许这样的婚姻才相配吧。

第二年的春天，伊凡也结婚了，远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她给姐妹们说，女人的年龄经不起折腾了，找一个老男人比找小男孩有安全感

吧。

还是那年的冬天，回家过春节的伊凡和艾农在街边偶遇了。艾农似乎成熟了很多，笑容也变得很含蓄。先是意外，然后两个人缓慢地伸出了手，只是指尖微微地相触，便已泪流满面。

那天的阳光依然很耀眼，伊凡记得，艾农告诉她，他离婚了，小妖没有怀孕，从来没有过……

# 45 分钟的化学攻式

李 晓

---

上课的前两分钟。教室似蜂巢，人声鼎沸，喧哗号噪，似虎犹龙，凡触此声浪者，只怕七窍流血，内力尽废。

忽然，一阵无形的气浪荡开，凶兽饕餮，九天帝王，皮鞋声噤噤，每一步都是千年真气的酝酿。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

班主任来了。

众人无不面如土色，如临大敌。急促打响的上课铃，是响彻沙场的鼓点号角。班主任手中的化学练习册蠢蠢欲动，渴望着年轻气盛的精血。

“请大家翻到练习册第 33 页。”

此起彼伏的纸张翻动声，埋藏着杀机。一支红色记号笔，是战士们九年戎马的刀枪剑戟。它写出的不是墨水，而是敌人的灼灼鲜血。

“第一题。”

毫无感情的声音，生生切开几近凝固的空气，直朝众人逼来。稳住身形，神魂凝聚，挡下了！

然而，这不过是开胃菜。接踵而来的，是无数元素符号与化学式，似洪水猛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来袭。战士们纷纷提笔而上，咬牙迎战。

这是一场无声而壮烈的战役。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没有战鼓喧天的声势，它的伟大却不亚于火烧赤壁，遗恨滑铁卢，血染凡尔登。

化学世界的奥妙化作狂风暴雨，嘶吼着抨击撼动众人心魂。这是一场

魂魄硬度的考验。人生始化为魂魄，动以营身之谓魂，静以镇形之谓魄。三魂离，七魄散，则人无精神，形同枯槁也。

长时间的高度凝神受创，众人逐渐有些招架不住。暗暗一看时间，竟才过了十分钟！有甚者禁不住哀呼一声，瘫倒在课桌上，不省人事。

是时空扭转之术！运用内力将每一秒硬生生地无限拉长，要的就是你度秒如年，无形煎熬之中摧人心神夺人魂窍！何等高玄精妙的术法，何等老辣的居心手段！许多人都开始动摇了，他们真的撑得下去么？

“设氯化钠的质量分数为  $x$ ，化学方程式是……”

临近正午时分，窗外的阳光更烈了。闷热的浪潮涌进一方教室，漫过众人头顶。此时的温度并不算高，可对于扛着趣味化学风暴的心力交瘁的战士们，却不亚于浸泡在强硫酸里。

头顶的风扇吱呀呀地发出哀号，似是承受不住，摇摇欲坠。渐渐地，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阖上沉重的眼皮，魂魄都逐渐远去，飞离这囹圄战场，手中的笔不再动弹，像一柄孤独无主的长枪。

“接下来氢氧化镁的质量怎么算？”

无人应答。班主任笑了，是赤裸裸的嘲笑，笑这些祖国花朵的脆弱稚嫩，禁不住大风大浪。

“ $136g - 5.8g + x = 289g \times 6.2\%$ ！”

忽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不少本已垂下的头颅，因这声音蓦地清醒过来，抬眼望去。

是学习委员！常年月考年级排名前十，战士中的佼佼者，学习机中的战斗机！从小养成的上课精力高度集中的习惯，怎会因区区化学课而打破？他面上一片清明，毫无倦意，踌躇满志，这给了不少战士以动力。

持久战仍在继续。班主任油腻的嘴角，露出诡异的微笑。他的讲话节奏忽地慢了下来，悠哉游哉，似是放缓了攻势。

不是手下留情，而是计谋更新！众人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不急不缓的语调，如泉水叮咚，听似随意，实则致命。正所谓，以柔克刚，滴水穿石！

在不疾不徐的讲课声中，战士们眼皮又耷拉下来。这究竟是何等异术？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他们用最后残存的意识思考自己为啥败得如此惨。

看似高深玄妙的一招，其实不过是摇篮曲的原理罢了。抑扬顿挫，韵律平仄，均模仿摇篮摆动的律动，向人脑输送使人入睡的  $\alpha$  波，唤起原始的欲望，从而将精神防壁步步粉碎。

窗外阳光正好，黑夜却从地狱深处升起，笼罩在战士们绝望的心头。——还是敌不过么？

忽然，一阵精纯的仙灵之气，自教室中央升腾起来，乌瘴即退却，血气重翻涌。众人定睛一看，不是别的，正是班长祭出的风油精！

众人无不震惊，又不禁为其机智拍手叫绝。风油精，藏匿于学校小卖部最深处，由专人镇守，是凡人绝不可能染指的仙品灵宝！其清神净气，强魂健魂之效，更是不可估量。

仙宝固然厉害，但光凭气味，还不足以抵御化学力量的冲击。班长的手高高举起，指尖捧着一瓶碧玉玲珑，天地精华。他庄重地将风油精传向后排，像普罗米修斯将希望的火种传向人间。

曙光降临了！每个战士接过这瓶风油精，无比虔诚地将其抹于印堂、人中、太阳穴。于是，一股清神之气直冲天灵盖，众人心中一片亮堂，灵魂与肌理都熊熊地燃烧。

这就是挂的力量！现在拥有了风油精的他们，是无敌状态加身的战士，无人能挡，所向无敌。

就在这时，班主任忽然改变了讲题策略。他甚至略去了基本的步骤分析，直接照本宣科，念答案！何等致命！再怎么聚精会神，承受着如此恐怖的降智打击，又能撑得过几时？

如此狠辣的攻势，就连班长也垂下头来，败在化学答案的麾下。

此时的教室，已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个个脑袋无力地伏在桌面上，飞将吕布，西楚项籍，纷纷落败。多少疲软的身躯挣扎着，想要起身再战，最终却只能翻个身子，换成更舒适的睡姿。

殊不知，分子正在热浪中悄悄扩散，送来门外饭菜的诱人香味。麻婆豆腐、蚂蚁上树、水晶虾饺牛肉丸，忽然生动地浮现在众人眼前。

一种强烈的异样感，蓦地贯穿了战士们的脾胃。细胞互相挤压着发出抗议，生生将疲惫一扫而净，迫使着他们寻求生的本能——饥饿感。

吃喝拉撒睡，吃在首位，无疑显现出人类对吃的欲望之强烈，胜过了其它所有的物质。强烈的空腹感将睡意彻底取代，一股新的力量又涌上他们的四肢百骸。

战士们，还有最后三分钟！仰起你们的头颅，向下课的曙光迎进！一个声音呐喊着，于是一个又一个脑袋相继抬起，像雨后春笋，自沉睡中破土而出。

这是无比漫长的三分钟，又是历史性的三分钟。所有战士都挺起脊梁，扬起头颅，勇敢地迎接化学风暴。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打败！正因我们为学习而生，为中考而战！

下课铃响了！铃声又成了大旱中的甘霖，敲打在每一位战士的心头。于是，闷热之气一扫而空，三魂七魄凝聚一体，阳光重又充彻了整个教室。好样的！我们做到了！众人简直要击掌称贺，相拥而泣了。

“同学们，我说一件事。”班主任拍拍手，示意众人镇静。

“还剩一道题，我们再延长十分钟。”

顷刻间，天昏地暗，山崩人溃。

# 回家的路

李欣怡

---

走进这个熟悉又些许陌生的村庄，小伟感觉和人潮如织、车水马龙的城市相比，这冬季的村庄是如此安静，安静到孤独。亦如他孤独的内心。自然，11岁的他不懂用如此的言语去描述内心的那种感受，但是，孤独，是真实的存在着。

放寒假了，旧历新年即将来临。在市区上小学五年级的小伟在拿到成绩通知书后没等老师评讲完试卷，就偷偷逃学回家了。他又一次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名。他或许早就已经习惯，习惯了在这样的结局里看着老师由失望逐渐转向漠然的眼神，习惯了听着同学一次又一次无心的讪笑，习惯了用沉默和那面无表情的无所谓将内心的澎湃汹涌完全地遮掩。

他像一只掉队的断翅孤雁，一路沉默着，沉默着。受伤的羽翼负荷着太多的渴望太多的孤单太多的哀伤。因村里偏远，他一学期才回去一次。兴奋又难过。回到乡下，过年了，就能见到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回来的爸妈了，还能收到爸妈买的小礼物。一年没见了啊！他多想爸妈回来了就不要再离开。因为他多想靠在爸爸的怀里，听爸爸说儿子加油。因为他真的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差生。或许只要至亲至爱的人给一个微笑，一句鼓励，一个温暖的怀抱，他就可以重振羽翼再次飞翔。他多想吃妈妈亲手包的饺子，那是家，是妈妈的味道。他多想跟着妈妈一起在

地里干活，然后给妈妈讲学校里的新鲜事，看着妈妈听得乐开花。他多想牵着爸妈的手，一起串门走亲戚。一路上他像只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欢快地在父母跟前绕来绕去。他多想在委屈或孤独的时候在爸妈面前任性地无理取闹，撒个小娇，然后在那些温暖的眼眸和柔柔的安抚下破涕为笑，再次面对崭新的下一秒……还有一直在家里盼着小孙子回去的腿脚残疾，年老体弱的爷爷。他怎能不兴奋？然而更多的却是难过。难过的是自己又考砸了，不知道该如何去给辛苦一年充满期盼的爸妈交代。难过的是那千丝万缕的思念与孤独太遥远太漫长。难过的是只有这落寞的村庄，似乎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地方。这里，有满村脏兮兮的孩子一起漫山遍野的疯跑。这里的孩子，不计较成绩，不计较名次。而在学校，他会因为成绩差而没有朋友，会因为生活的拮据穿着的朴素，会因为很少买零食，会因为没去过肯德基，耍不起淘气堡和同龄人缺少共同语言而被疏远。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小伟抬起头，望望天。冬季的天空是一种沉静的铅灰色，没有阳光，没有云朵，好像一切都在沉睡。沉睡的天幕笼罩着村庄里的一切。寂静的村庄自然是没有城市里的张灯结彩，没有飘绕在满街喜庆的流行乐，没有络绎不绝的人群……似乎还不曾闻到新年的气息。行人稀少的田间路，在寒风中偶尔悉窣作响恹恹欲睡的庄稼，稀稀落落的农家院落，偶尔还有一只无所事事的流浪狗眨着空洞的眼睛四处游走张望，偶尔，也会有一两只黑黑的老鸦，“呀”地一声飞过小伟家不远处那汪立着斑驳警示牌的必经的深邃池塘，划破一片沉寂，平添几许苍凉……

“爷爷，爷爷，爷……”老远，小伟低低地唤了两声。那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低得都可以被那只飞过的老鸦黑色的翅膀掩藏。低得可以突然间就变幻成那撕心裂肺的恸哭，低得响彻山野，低得如此沉重。沉重得像一棵还在生长的小树，在细雨中背负着太多的清冷和沧桑。

泪眼中的村庄是如此朦胧，朦胧到世界好像都是迷糊的。小伟在眼前这迷糊的世界里脑子一片空白，他迷糊地沿着窄窄的只能容得下一个成人

侧着脚板缓慢通过的池塘一侧的泥路无精打采地往家的方向走去。一般临近假期的前一周，小伟都会给家里有座机的邻居张婶去个电话，托他们告诉爷爷他何时回家。每个假期，爷爷都会拄着拐杖蹒跚地在村口笑盈盈地等他回来。可这次，快到家门口了都没见爷爷的影子。

小伟是多么想念爷爷啊。想念爷爷见到孙子时慈祥的笑，想念爷爷暖暖的拥抱，想念爷爷的问寒问暖，想念在爷爷面前的那种轻松。因为爷爷不会嫌弃他成绩差，就算他是全班倒数第一，他都永远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

爷爷一定不会无故食言。爷爷一定是去镇上买他孙子老早就闹着要吃的年糕了，因此耽搁了才没能像往常一样在村口接他。小伟记得爷爷不久前答应过他，等他放假回家的那天，就给他煮年糕吃。

这丝惊讶、失落、无助和满腹的委屈似乎都在一瞬间被这小小的喜悦和期待冲淡。

然而，千般的想念却没能将兴奋、难过而又孤单的他带回家，带回到爷爷身边。复杂的心情，窄窄的暗藏隐患的小道和孩童不该有的满腹心事终究让他不慎失足落水。

垂死的挣扎，揉皱了那泊藏匿着幽深的池塘。池塘的冰冷，像一只无情的魔爪，将拼命挣扎的身体死死地扣住，下拽。窒息的痛苦，将一个天真孩童脑海里渴望团聚的画面逐渐定格，定格，最后瓦解到支离。那凄厉惊恐的呼喊，是生命跌落的碎片，微弱又凄迷。终于在不长不短却还是漫长得如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引来了好心而惊慌的村民。

然而，终究是迟了一步。人们捞上来的是一具孩童冰冷的尸体。那些前一秒还漂浮在满脸的稚嫩、喜悦与忧伤，瞬间就被不可预知的下一秒吞噬，湮灭。一抹没有血色的苍白，成了年终温馨时刻最淡然的谢幕。

好心的邻居把小伟家的老木门敲得山响，焦急痛心的呼喊穿越那些矗立的山峦，传得很远很远。然而屋内却是一片骇人的死寂，无人应答。

年味儿依旧是渐浓的。冬季的村庄依旧安静。安静得那么孤独，那么凄清。

小伟家的院子里，好心的村委会帮忙做起了道场。敲敲打打哼哼唱唱的声音串连起怆然。小伟惨白的脸色苍白了铅灰的季节，因痛苦而扭曲变形的面目表情扭曲了春节临近的欢愉。然而，或许他不是孤单的，因为他的旁侧，有爷爷僵硬的躯体静静地陪伴着。僵硬的头颅上，有已经干涸变色的血块。

爷爷走了，据说无人知晓地走了。大概是在小伟回家的三天前。邻居敲门呼喊的时候，透过矮矮的窗看到斜斜地倒在厅堂床边的爷爷……

年味儿正浓。一只受惊的老鸦，“呀”地一声飞过深邃的池塘，飞过顽童手中爆竹绽开的绚烂，飞过人们贴春联，收香肠，挂腊肉的喜庆场景，飞过小伟家静静的屋顶，飞过山梁上立起的两座新坟。一对打工归来的夫妻在墓前摇曳的烛光里肝肠寸断。女人的哭声尖锐如针，扎疼了一片低垂的苍穹。男人目光充斥着从未有过的呆滞、冰冷和绝望，如一缕弦断的音，断了暮色中辛酸的等待与牵挂，断了晨曦里纯澈的期盼与眷恋。燃烧的红烛，滴落着火热滚烫的疼痛，灼伤了天幕下一寸朴实纯净的土地。半空中，千万只黄蝴蝶在风中孑然地飞舞，盘旋。盘旋成一朵朵黑色的云，镌绕在两座矮矮的坟头，横隔丈量着那咫尺天涯的距离与骨肉亲情。袅袅的青烟里，有哀哀的倾诉。女人哀嚎着：“我再也不走了啊……”男人愣愣地沉默了很久，很久，如一尊风化千年的石像……他扶起瘫软的女人，艰难地转身，踉踉跄跄地离开。两个相依相偎的影，竟是如此形单影只。

前方的路很长，蜿蜒蜿蜒，不知伸向何方。

# 面膜

刘 飞

---

“哎呀，幺弟！”眼前一亮，高挑的身材，圆圆的一张脸，唇红齿白，一个大美人闪现在眼前。紧接着，一把把我抱住，“幺弟，还是那样帅哈！”。我的脸，刷的红了，满屋子的朋友都满脸堆欢的看着我们。一姐酸酸地说：“蓝紫，只喜欢帅哥喔。”“喔，肯定的。”一屋子充满了欢笑。

蓝紫，表姐的同学，活泼、开朗的大美女，我打小就认识。没想到，许久不见，她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以前也是活泼的，但没有这样的活泼，还有的异样没法言语。只是第二天早起的时候，我只听她老在表姐面前唠叨“就是怪你不让人家吃药，就是怪你……”

怎么了？

后来，蓝紫进到里屋，表姐才悄声告诉我关于蓝紫的故事。

蓝紫的老公笑语是推销洗涤剂的，长期在外面跑销售，一年半载很难回家一趟。一回家吧，笑语他妈就扭住笑语不放，不过十二点根本脱不了身，谁也不知道妈妈有多少话要给他倾诉。等到笑语从妈妈那里解放出来，蓝紫已经鼾声大作，或者是疲惫不堪了。所有的想要说的思念恩爱都化作了一股恼火。笑语呢，安慰蓝紫，爸爸去得早，我和妈妈相依为命，你说那么久没回来，不陪陪妈妈会伤心的，会说娶了媳妇忘了娘。那还要不要媳妇了……

说了半天，一停下来，喔，好家伙人家都起鼾声了。第二天，蓝紫醒

来的时候，笑语早已无影无踪，只有枕头下面多了一踏钞票。这生活还怎么过哟？

没有笑语的日子，蓝紫和婆婆生活在一起。婆婆没什么文化，啥事总聊不到一块。蓝紫就觉得生活平淡得比白开水还开水。还好的是，不少好姐妹离自己近。上班之余，蓝紫就和姐妹们闲逛，购个物什么的。蓝紫觉得吧，反正笑语也不在，回去面对婆婆也没啥意思。所以常常玩到很晚才回去，而妈妈呢总是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久了，蓝紫就觉得不对了，怎么婆婆看她的眼神怪怪的。直到有一次，她在街上突然一转身找个什么东西，却正好和婆婆对了面。蓝紫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用说蓝紫有多么的气愤。他多想把这些个事给笑语说说，可是每次打电话，笑语都说忙业务呢，回来再说，留点故事嘛！蓝紫那个气啊！

笑语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婆婆就把笑语拉进了她的屋子，嘀咕了半天。直到蓝紫弄好饭菜，叫嚷着吃饭。这娘俩才从屋子里出来，但是笑语看蓝紫的眼神就有着一丝疑虑。蓝紫知道老太婆一定给笑语说什么了，等会儿给笑语说说。可是吃完饭，婆婆又把笑语拉到她的房间去了。蓝紫做完事情就回到房间等啊等啊，上了一天班，又忙活了这一阵子，实在是太困了，蓝紫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笑语已经没有了人影。

这天，蓝紫没精打采地去上班。同事翁琳一看，呀，怎么了，蓝姐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蓝紫就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倒了出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就聊开了。聊着聊着，就聊到养颜上了。翁琳就给蓝紫介绍了一种面膜，这面膜一用，保准那个脸就回到你十八岁那个时候。蓝紫原想我这脸用得着吗，但经不住翁琳的劝说，于是准备试试。

下了班，在翁琳的陪同下买了面膜，回了家。婆婆早回了自己的房间。一切事情做好后，蓝紫在脸上贴上了面膜，然后躺在沙发上休息。不知什么时候，“啊，呀！”一声尖叫，紧接着啪的一声响，吓得蓝紫一下从沙发

上站了起来。蓝紫看见婆婆摔倒地上了，快步走过去，“妈，你怎么了！”好一阵，婆婆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啊”了一声，又晕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蓝紫赶紧拨打了120。120来了以后，蓝紫才明白是自己把婆婆吓住了。可是婆婆这次给蓝紫翻脸了，嚷着要报警，说蓝紫要谋害她，专门装鬼吓唬她。不管别人怎么劝，老太太都不相信，把笑语从广州给弄了回来。

这一次，笑语回来了几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陪老太太了。当笑语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笑语还是把蓝紫给骂了一通。蓝紫这个气呀，这是怎么了。自此，老太太和蓝紫的心结算是结上了。

笑语又走了，蓝紫心理有了一个心结，很怕回家。蓝紫邀姐妹们玩耍的时间更多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不管多晚，笑语的妈妈总是在客厅里等待，等待蓝紫回家，蓝紫一回家，她便看一眼，转身回屋睡去了。笑语又回来了，回来后，他又进了妈妈的屋子，好久才出来。蓝紫终于忍不住了，第一次和笑语大吵大闹了一场。婆婆不干了，指着蓝紫，“你是个什么女人，男人在外面辛苦挣钱，你，你干了什么？”

“我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

“你干了什么？你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没干。”

“那你每晚那么晚才回家。”

……

那晚，笑语睡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第二天，当蓝紫推开房门的时候，她多么想笑语能像恋爱时带着诚挚的微笑，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可是客厅里已是空空如也。

后来，蓝紫碰到一个朋友，他告诉蓝紫笑语在外面有了女人。虽然，蓝紫不相信淳朴善良孝顺的笑语会有别的女人。蓝紫把她的疑虑告诉了好朋友，好朋友问多久没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吧，朋友说那不就结了，那

么年轻怎么会那么长时间没有生活呢？这一定不正常，不是你有事就是她有事。蓝紫就沉默了，从此，美丽的蓝紫开始失眠了，她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听到这里，我打断姐姐的讲述，询问道：“那他们现在呢？”

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两年多了，笑语早已经结婚了。

“蓝紫呢？”

蓝紫一个人，每天都很晚才睡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我说吃多了安定不好，昨晚叫她别吃，结果……

蓝紫这时走了过来，就是怪你不让人家吃药嘛……就是你嘛……就是你嘛……

# 画眉鸟的爱情

毛 进

---

一天，路过鸟市顺便买得一对雄雌画眉鸟，卖鸟的那小青年提醒我：“刚从山上捕捉来的画眉鸟，很野，喂一阵子，调教一段时间就乖了！”

我惊讶地睁大眼睛，问：“你不是坑我吗？这城市附近丘陵地带，竹林间，草丛中，飞来跳去的土画眉到处都是，还捉来卖钱？”

“你细瞧，这是金画眉，嘴壳黄金金的，与你说的土画眉不一样。正因为还没调教乖，所以才便宜卖给了你。”

我点点头，的确见两只画眉鸟嘴壳是黄颜色的，与黑嘴壳的土画眉就是不一样。于是，我买下了两只画眉鸟，兴冲冲回到家，精心伺候。

不料，没几天，我一不小心开笼时让那只雄性画眉鸟钻了空子，远走高飞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去了。就只剩下雌的了，孤零零的，显得烦躁不安，在鸟笼里悲鸣着跳来蹦去。我由此心灰意冷，了无兴趣，对待这只孤鸟，我就像童年时喂麻雀那样，随便极简单的拈些米饭放进鸟笼……

一天，我收到千里以外一家杂志社寄来的信函，邀我赴一个笔会。我启身前往。闲暇，与文朋诗友漫步在林荫道上，尽情呼吸着清新浸透着绿色香味的空气，陶醉在风光迷人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最终，笔会在我乐不思蜀之时结束。

当我回到我租住的单身寝室门口，让把门的“铁将军”靠边站时，我的回家惊下了画眉鸟，我眼前一个小小的飞影一闪没了。我吃了一惊，以

为是雌的那只飞走了。可我走过去一看，鸟笼关得严严实实，那只雌的还在，精神特好，鲜活得不得了，不过笼中米饭几乎没减少。我很是纳闷：莫非这鸟不食烟火？我甚是好奇，就平添了留意。大概在当天太阳偏西时，正在整理笔会记录的我，猛然被一阵轻快欢悦的画眉叫声“吸引”了目光，距离约五米远，但我还是看清楚了那只野画眉鸟翅膀上的一点红印，那是卖鸟人捉它时伤了的翅膀，我买回家后给它搽了红药水留下的印迹。我见这只逃飞的雄性画眉鸟此时正衔着一只小虫子，扑扇着翅膀落在鸟笼上，头探进网孔喂那雌的。喂罢，就开始以喙轻啄，像一对渴望厮守在一起的恋人。可正因为它们是一对处于逆境却情意更浓的鸟，才会深深地震撼了我，感动了我。

我不由得有了打开鸟笼的冲动，我要让这雌的飞出去，融入到碧水青山中去。我的眼前将会出现一对渐行渐远飞翔的鸟影……

# 爷爷的“烦心事”

苏 文

---

又要开学了。每到金秋时节，爷爷都会给富民中学送上捐款，还会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述他曾有过的一件“烦心事”。

爷爷住在城郊的乡下，今年 87 岁，是个残疾人。在他 46 岁的那年，为了修缮房屋，不慎从房顶摔下，伤了左腿，从此就与拐杖为伴。

爷爷住院治疗的时候，奶奶不时掩面哭泣。奶奶身体不好，经常卧病在床。她担心的是，爷爷残了，一家人怎么过活？

更不巧的是，爷爷出院不久，父亲就收到了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与父亲一同被录取的，还有本村的一位女知青。

父亲考上重点大学，轰动了全乡。这本是件天大的好事，可对爷爷、奶奶来说，却好不令人心烦：父亲若去读书，学费、路费、生活费谁给？谁去种地挣钱，养活一家人？要知道，父亲的两个妹妹还小，家里还有四张嘴巴要吃饭。可是，父亲如果放弃学业，不仅大好前程没了，还会毁掉全家人和乡亲们的希望。听大人们说，这方圆几十里，还没出过一位秀才呢！

这天晚饭后，爷爷和奶奶又在嘀咕父亲读书的事。几天来，两人都一筹莫展。父亲坐在里屋，手里拿着书本，闷闷不乐，心思全在大人的谈话上。屋里灯光时明时暗，就像父亲惴惴不安的心情。两个妹妹在一旁玩耍，丝毫不知道大人的焦虑。

“拐子在家吧？”门外突然有人问道。奶奶一听声音，知道是刘支书来了，连忙出门招呼。自从爷爷拐不离身之后，有人就给他取了个绰号，爷爷倒也不在乎。与支书同来的，还有村委会王主任。不用说，他们是为父亲读书的事情而来。

两人坐下后，奶奶噙着眼泪，开始喋喋不休。父亲感觉，从她的口气上，自己上大学已经无望。直到奶奶说完，刘支书才放下手中的叶子烟杆儿，慢条斯理地说：“拐子，娃他妈，我和王主任来就说三件事，完后你们商量着办，看可行不。”刘支书顿了顿，看着我爷爷，接着说：“这头件事呢，是你出院之后，我和王主任已去过两次村口的大山食品厂，今天总算把事情谈妥。我们希望你去厂里务工，做食品包装，手工活，工资不低呢。一来厂里乐于助残，二来录用残疾人又能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厂长也就同意了，说过两天就可去报到。只是，你得从头学起。”

奶奶一听这话，愁云满布的脸上，立时泛起了笑容，连忙起身给支书和村主任掺茶水。刘支书抿了口茶，吸了两口烟，又接着说：“这第二件事呢，就是土地很快会承包到户。你家按人口分到的土地，眼下是没人耕种，但没关系，你们可把土地暂时租给别人，自己得点粮食。我们乡地处开发区，陆续会迁来许多企业，等到土地被征用，娃他妈和孩子们也可就近打工，那也衣食无忧了。不过，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呢，我和王主任的想法是，你家正好在公路边，来往的行人不少，不如办个小卖部，卖点烟酒、饮料、食品等，既能给村民和路人提供方便，也能挣点收入。平时进货什么的，邻居们可来帮帮忙。最后就是娃上大学的事情，就让王主任来说吧。”

里屋的父亲听到这里，心里像装了个兔子，突突猛跳。王主任身材魁梧，却不太善言辞：“嘿嘿，家华考上大学，还是重点大学，这是我们村，不对，是全乡人的骄傲啊，嘿嘿。昨天，乡长还在电话中提到这事，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入学，不能断送了国家人才，嘿嘿。村委会已经研究了，鉴于你们家情况特殊，拐子腿残了，娃他妈有病在身，孩子们都在读书，

是有困难，村上会尽量照顾。就是娃前期读书的费用，在村委会号召下，村民们能捐则捐；如果还不够，你们也可来村里借支，等将来情况好了再还，嘿嘿。这里，我和支书带头捐助。”王主任说完，几乎与支书同时，各将100元人民币放在了桌上。

一直埋头不语的爷爷终于忍不住了，突然丢开拐杖，用手把着凳子，要向两人下跪。刘支书和王主任连忙将爷爷拉住。刘支书沉着脸说：“拐子，你跪啥？不许这样！”待爷爷笨拙地站起身，坐回床边后，他又缓缓说道：“说实在的，一来是你家娃子争气，二来是我们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要感谢，就感谢党和政府吧！”

奶奶又开始掩面哭泣，这次流下的却是感激和幸福的眼泪。爷爷忽然向里屋喊道：“家华，你出来。”早已泪眼蒙眬的父亲用手抹了抹眼泪，赶紧来到外屋。爷爷说：“娃，你都听见了？别的不多说，我只要你专心念书，毕业后做个有用的人。家里困难，村里和乡亲们伸手相帮，你要记住一辈子。我们虽穷，但不能没有志气，决不能欠村里和乡亲们一分钱，以后都要还上。就是你毕业了，也要为乡里，为村里，为乡亲们多做好事。”父亲连连点头。真没想到，这困扰大家多时的“烦心事”，就在这天晚上“轻松”搞定。

暑假转眼就过。父亲临行之前，乡亲们纷纷来“赶礼”，有送脸盆的，有送床单的，父亲住校所需的生活用品几乎都已齐备。

四年后，父亲毕业回到城里，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不久便与相爱八年的那位女知青结了婚，后来也就有了我。父亲当初就是在母亲的鼓励下参加高考的。呵呵，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说，父亲险些没能读上大学，我也险些没能来到世上！

只要有空，父母就会带我去乡下看望爷爷、奶奶，看望乡亲们。爷爷在食品厂工作十多年后，“光荣退休”了，和奶奶搬进了村里集中修建的新房。土地被征用了，两位老人也都参加了新农合，每月有收入，并且还能

领到政府发放的高龄补贴。总之，爷爷和奶奶完全可以“自食其力”，日子过得很舒坦。

除了腿不方便，爷爷身体还结实，耳聪目明的，性格也很开朗，常常与人喝茶聊天，或是看看电视。饭桌上，爷爷喝酒之后，最爱提起上面这段往事，并说那之后自己再也没有烦心过。有时，电视新闻里播放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乱不断，成百上千的人流离失所，爷爷就会模仿赵本山，摇头晃脑地自言自语道：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

# 梦里我们相爱过

邵淑梅

---

我是曼文，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父亲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而母亲视我不存在。长大后让我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叫仁智，我不确定仁智这个人是否曾出现过在我的生命中，或许他只是我梦中的一影子。

2000年跨年之际，那夜是我18岁生日，星空没有流星，身边没有生日祝福，也没有亲人陪伴。但是烟花异常璀璨，我对着它双手合十，默默许愿，希望新的一年有人知我疼我爱我，于是仁智被派来解救我。我害怕与一切异性接触，在异性面前说话除了脸红甚至话都说不清楚，唯独与他有说不出的亲近感。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便只有书信来往，我在信中对他诉述内心每根敏感的神经，他在回信中体贴回应我的每一个焦虑与哀怨。每天夜里，我抱着自己幽怨的身躯，似乎看到黑夜中有无数蓝色的眼睛在闪动，那刻散落于内心每个角落的孤独与无助将我淹没，此刻唯有仁智电话中一句柔和的“晚安”才能让我平静下来，安然入睡。他是那个宠溺我的男子，因着他的宠溺，我似乎变得肆无忌惮，在他面前偶尔会变得蛮横无理，有回因他承诺了要给我写信，但我没有收到，便罚他写999个对不起，而他竟真的写了，那999个对不起比999朵玫瑰更能打动我的心。

我想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仁智，我以为仁智会一直陪着我，从日出到

日落，从那一挽青丝到最后一丝白发他都会陪我度过。那时，我对他讲自己暗恋邻家的男孩不敢表白，他对我说这个年龄谈爱太早，我以为仁智明白我只是试探在他心中的位置，可他却突然消失了，我找不到他，也无从去找，我想我是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太长，太真实，我却一直找不到梦的出口。我突然觉得那 999 个对不起就是一个魔咒，注定他要负欠我一生！

2008 年，我 26 岁，在感情的漩涡中跌跌撞撞，无法爱上这世上的任何一个男子，身边的男子来了又走，我依然单身。我依旧生活得自卑而又压抑，偶而借助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在 KTV 借助昏暗的灯光掩饰低落的情绪。正月初三，那个灯火阑珊热闹非凡的夜晚，在闹市的某大酒店门口，他和他的朋友们喝得微醺，跌跌撞撞搀扶而出，我和我的密友迎面撞上，那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二次相见。于是，他带我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 K 歌，在 KTV，他握着话筒大声唱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  
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  
不理睬别人是看好或看坏  
只要你勇敢跟我来

……

那刻泪水潜然而下，只要仁智微微招招手，我便必定会跟他走。他的朋友端着酒杯走来与我对饮：“刚刚仁智说你是他的初恋女友，怎么以前我们都没听说过？”我笑而不语，我和仁智有恋爱过吗？我甚至怀疑仁智是否出现过在我的生命中。那年，仁智依然是宠溺我的那个男子，他带我到朋友家去喝现磨现煮的卡布奇诺，他带我雨中漫步，带我一起吃烛光晚餐，带我赏花听鸟鸣，只是不曾对我说爱，他已结婚，是一个三岁男孩的父亲。

2008 年的最后一天，仁智出来陪我吃晚饭，饭后他放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给我听。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

这一年仁智是一个三岁男孩的父亲，我是一个单身女子。八年前我们不曾说过爱，八年后我们无法说爱。饭后，我们没有说再见，他向东走，我向西回。夜幕中微弱的街灯将仁智的影子拉得细长而又模糊，我心隐隐作痛，泪水悄无声息顺着眼角滑落下来，仁智你的心是否也如我一样痛？

# 百万存单

夏 刚

---

郝强接到妈妈病危的消息赶到医院时，爸爸郝正居然还没到。市里的刘秘书先到一步，不住擦汗，气喘吁吁地说：“市里接到盘龙岭上报，山体滑坡灾情预警已经上升到四级，郝副市长正在开会部署，稍后就赶过来。”

最近滨州暴雨引发多处灾害，郝正是分管安全的副市长，自然忙得焦头烂额。郝强顾不上埋怨，看到妈妈已经意识涣散，扑在妈妈身上大哭着叫“妈妈”。

妈妈缓了一缓，悠悠睁开眼睛，费力地说：“你好好读书……出国留学的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有……”妈妈再也说不出话来，竭尽全力伸出一根手指，随后颓然垂下。

“妈妈……”郝强痛彻肺腑的哭叫声传到了病房外，郝正小跑着推门进来，却已经晚了。

送走妈妈，郝强沉浸在悲痛中还没缓过来，郝正就已经投身救灾工作中了。郝强一个人待在家里，想起妈妈临终伸出一根手指，猜测妈妈说的一定是那十万块钱。妈妈省吃俭用，连钟点工也舍不得花钱请，一心要供他出国留学。只是以现在的物价，这十万块钱根本不足以支付三年的留学费用。郝强叹口气。见家里乱糟糟的，就动手整理房间，把一些废纸箱归置在一起。

收拾好这些，门口有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蹬着三轮车过来，吆喝着收废

品。郝强叫住他。老头听他说要卖废品，抬头看看郝强身后的院子，问：“是大市长家的废品？”

“我爸是郝副市长。”郝强说。

“哦，对不住，今天装不下了。”老头说着蹬车要走，郝强连忙拦住他：“我家的也不多，你随便给点钱就行，我就为了腾地方。”老头听了，这才下车跟着郝强进了屋。两人一阵忙活，郝强把废品清理一空。

郝正当天没能回家，第二天郝强拨打老爸的电话，问他中午回家吃饭不。郝正说刚才接到报告，盘龙岭发生山体滑坡，十几个村民被掩埋，生死不明，他马上要率领抢险队奔赴抢险救灾现场。郝强道：“老爸，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郝正答应一声，匆匆挂了电话。

吃过午饭，郝强去楼下的报箱取回了报刊。他坐在沙发上，拿起放在几本书刊上的一张纸片一看，不由得脸色一变。原来，这张纸片不是他预想的什么垃圾广告，而是一张复印件，上面用很大号的黑体字写着两句话：这四张存折如果是你的，你还配称为“好”市长吗？

郝强仔细一看，复印件的内容是四张银行存单，金额合计刚好是一百万元，而存单上姓名一栏，赫然写着“郝正”两个字。郝强大吃一惊，心“突突”跳个不停。老爸的名字不是很常见，和人相同的概率很小，这四张存单应该不是别人的。奶妈临终伸出一根手指，难道指的不是十万，而是这一百万？这就是妈妈给自己准备的钱吗？可怎么是老爸的名字呢？

爸爸为官清廉，在官场和市民中赢得了“好市长”的美称，他怎么会有这笔巨额存款？

郝强看着这张匿名责问信，思索良久，也没弄清对方的真实目的。是警告提醒，还是准备敲诈？他拨打老爸的电话，准备向老爸核实这四张存单的真伪，可是老爸的手机提示却是“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看来，抢险救灾现场附近的应急通讯还没有开通，而老爸他们工作联系都是使用带去的海事通讯卫星电话的。

郝强还没遇到过这类事情。他想，要是妈妈在世就好了，她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郝强脑袋一片混乱的时候，身边的座机电话猛然响了起来，把他吓了一跳。他接起电话，对方是一个压低嗓音的年轻男声：“你好，请问郝副市长在吗？”郝强说：“他去山体滑坡现场抢险救灾去了。我是他儿子，请问你是……”

对方沉默片刻，继续说：“复印件，你看见了吧？”郝强一下子紧张起来：“你怎么得到的？原件在哪里，你要干什么？”对方一阵冷笑，说：“一百万元的存单，竟然夹在茶叶筒里。应该是不明来历的收入吧？你转告郝副市长，尽快给我们一个说法，不然……”郝强刚要说什么，对方“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郝强一愣，这才想起昨天卖废品给那个老头的时候，里面好像有两三个空茶叶筒。没想到其中一个茶叶筒的夹层里竟然藏着四张巨额存单！那么，打电话的这个人那个老头或废品收购站的人肯定有关系。这个人想干什么？

郝强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回拨过去，好一阵才有人接听，说这个电话是街边的一个IC公用电话，也不知道刚才是谁打了电话。如果报警的话，可以查出这人的身份，甚至可以把他抓获归案。可是这四张存单怎么向警察解释？郝强六神无主，看来只有等到老爸回家来再说。

傍晚的时候，电话铃再次响起来。郝强稳稳情绪，提起话筒刚“喂”了一声，对方焦急地说：“郝子，我是王伯伯。我马上派车来接你，你老爸……受伤了……”郝强的脑袋“嗡”的一声几乎昏倒过去。王伯伯就是滨州市的市委书记，他亲自打来电话，看来老爸的伤势非常严重。他急忙跑下楼，来接他的小车片刻后赶到了，载着他火速住市医院赶去。

急救室外门上的红灯闪烁着，外面围着许多人。郝强赶到门前，使劲往里面张望。一只手拉住他的肩膀，招呼了他一声，然后把他拉到了一边的办公室。郝强痛哭起来：“王伯伯，我爸没事吧？他怎么了？”

王书记安慰了他几句，简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原来，半个小时前，在抢险救灾的现场又突发了一次山体滑坡的事故，几十块磨盘大的巨石飞快地滚动下来。郝副市长看见身边的一个抢险队员跌倒在地，连忙跑过去拉了他一把。结果那个队员安然无恙，他自己却被一块石头砸伤。

郝强问道：“我老爸伤势怎么样？王伯伯，我妈已经走了，我爸不能再出事了！”王书记伸手在他肩膀上用力拍了拍，笑着安慰说：“没事。你相信这句话：天佑好人！”这时刘秘书闯了进来，说：“王书记，我市的滨州论坛网晒出了四张存单。说是郝副市长的巨额来历不明财产，声称要剥下郝副市长的清廉面具……那帖子，要删除吗？”

郝强刚才一直紧张的心，现在竟然分外的平静。这四张存单，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整整六个小时了。现在在网上被晒了出来，倒让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王书记对刘秘书说：“你去急救室守着，让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定要把郝副市长给我保住！郝子，你来上网跟帖，我来揭示你老爸四张存单的机密。”一个工作人员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了办公桌上，很快就开机进入了滨州论坛。果然，网上晒出的四张存单，和郝强看见的复印件一模一样。楼主在存单的照片旁，也只写了那两句话：郝副市长，这四张存折如果是你的，你还配称为“好”市长吗？

这个帖子发帖不到半小时，可跟帖者就上百了，质疑的，谩骂的，讽刺的，旁观的，不一而足。郝强三言两语，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向王书记说了。王书记点点头，在一边口述，让郝强按照口述内容跟帖。他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是滨州市市委书记，声明这个帖子的内容绝对属实。郝强一边听王书记的口述，一边飞快地输入着汉字。渐渐地，这四张存单真相浮出水面，而他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原来，郝强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知道自己没有多长时间了，唯一的愿望就是送郝强出国留学。她想尽办法还是筹不出这笔钱，极度衰弱焦虑

下患上了抑郁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病情越来越重。郝正看着心疼，也觉得愧对她们母子。这时刚好有个工程承建商找他办事，送了一张二十万的支票给他。郝正当然是不会装进自己腰包的，但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郝正把这笔行贿款照例上交组织的时候，请王书记配合他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先去银行把这二十万存了，再把这张存单挂失作废，存单上的钱在换新的存单后如数上交组织。然后郝正把这张作废的存单拿回去交给妻子，说他认识了一个股票交易厅的朋友，在他的指点下炒股挣来的。妻子这时已经来不及分析这件事的真实程度，只顾着欣慰郝强有了出国留学的费用，鼓励郝正多买点股票。郝正先后给了妻子四张这样“作废”的存单，没想到她一直不知道真伪，把它们藏进了茶叶筒里。

王书记最后说：“这四张作废的存单，每张都有公证员予以公证。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监督。”郝强流着泪，点击了“提交”按钮。从这四张存单上，他不仅仅知道了妈妈对他无私的爱，也知道了爸爸对妈妈博大的爱！

一会儿，急救室的门打开了。王书记在听取主治医师和医院领导的汇报后，得知郝副市长虽然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需要马上送往省医院继续救治。当直升机停在外面，医生推着担架出来的时候，发现外面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他们冒着小雨，默默地站着。一对祖孙冲到担架旁，年轻人和郝强差不多大，爷爷正是那个收废品的老头。年轻人对王书记说：“书记，我就是那个晒郝副市长存单的网友，存单是我爷爷收废品得来的。”郝强心里窝火，忍不住要上前，却被王书记一把拉住了。

老头愧疚地说：“领导，这事不能怨孩子，是我让他把存折抖搂出来的。”老头说他儿子以前有个公司，老出质量问题，眼看着撑不下去了，就送了二十万给郝副市长，希望批下一个大工程能救活公司。结果郝副市长不肯徇私，把钱交了上去，没过多久他儿子的公司彻底倒闭了。他儿子欠了一屁股债，一时想不开就跳楼了。老头原本以为郝副市长清廉，不肯帮忙是原则问题，没想到这么巧，这次被他发现了这四张存折。老头当时

就气坏了，认为他是假清廉，才让孙子把这事抖搂出来的。

年轻人对王书记说：“书记，我们看见您跟帖了，得知了那四张存单的真相。虽然郝副市长没有得到那一百万元，但是他得到了我们一百万市民的民心！”年轻人话音一落，身后的人一齐热烈鼓掌。那年轻人继续说：“书记，我们看到郝副市长负伤和抢救的新闻了。您千万要把郝副市长的伤治好，要捐钱，有我们！”他身后的人再次热烈地鼓起掌，有些人甚至举起了钞票，向前挤过来。

郝强看着王书记上前一步，大声地说着什么。可是，他说的什么郝强已经听不清了。泪眼朦胧中，他看见人们闪开一条道，无数的手伸出来，护着担架和他往直升机走去。郝强坚信，自己的老爸绝对会没事的，因为，所有的市民都在为他真诚地祈福！

# 起风了

袁 艳

---

起风了。

山神爷爷会给好孩子燃起一盏一盏小橘灯，每个小橘灯里都藏在一个小精灵。每个小精灵都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心愿。啊，漫天的夜空中，一盏一盏小橘灯飘飘悠悠，好像小星星提着灯笼在风中行走……这个时候，你赶紧许下心愿，心愿就会实现。哇，你可以实现好多好多心愿呢！

大林苍白的脸上浮起笑容：“冬子，这是真的吗？山神爷爷会满足我的心愿吗？”

冬子也笑了，举起一盏小橘灯：“是呀！大林，你摸摸，就是这种小橘灯。”他也被自己编出的故事感动了。

小橘灯里藏着一个蜡烛头，散发着温暖的光。大林能模糊感知忽闪忽闪的光，灯光下，大林映出一丝红晕：“我只要一个心愿就满意了，我想要自己的病早点好。”

夜很凉，只有几点星光，冬子急急忙忙往家赶，路上遇到他爹。

冬子爹抡起蒲扇一样的巴掌，狠狠扇儿子的脸：“你这个讨死鬼！大林是被神明诅咒的孩子，他咒死了他爹妈，你也想被他咒死？！”

冬子咬紧牙不吭声。

得知儿子又去了大林家，冬子妈哭了：“大林这个没良心的死孩子，为啥一直纠缠我们冬子！”

大林整日在墙根下晒太阳。他的眼睛越来越差，走路也踉踉跄跄。小土狗来福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还有一个亲密的、唯一的朋友，就是冬子。他不明白，为什么所有孩子都不跟他玩，都远远地躲着他。他一直在努力做个好孩子，因为冬子说了，山神爷爷会保佑好孩子的。

“白大褂医生来了！”

一行白大褂医生踏着泥泞的路，来到大林家。他们每人胸前都别着红丝带胸花，映衬着白大褂，好像红艳艳的杜鹃花。

奶奶用袖子一个劲儿擦凳子，把凳子擦得亮晃晃的。

大林给白大褂医生讲小橘灯的故事，一个女医生把大林揽在怀里：“大林，山神爷爷会保佑你的……”

“妈妈……”大林喃喃。

大林一直在发烧。

迷迷糊糊中，他感觉起风了，一盏一盏小橘灯就在眼前晃呀晃，很凉，也很温暖。

连他最崇拜的女医生都说山神爷爷会保佑他，那为什么村里人总说他是被山神诅咒的孩子呢？爸妈很久很久也没有出现了，奶奶说，他们到山神爷爷那里去了。奇怪了，他们不是到城市里打工去了吗？后来他们都病了，再后来就没有见到他们了，难道他们不想念大林？

大林心里有无数个问题，得当面问一问山神爷爷。

“咕——嘎！咕——嘎！”是冬子的暗号。

大林连忙摸索着走出屋子。

“大林，我听老人们说，山神住在山顶最大最大的那棵松树下。”

“我要找到山神爷爷，请他帮我治病。”

“白大褂医生不就是山神爷爷派来的吗？”

“我让山神爷爷亲自帮我治病，他只要念一下咒语，或者给我一片叶子吃，我就好了。”

“冬子，来福肚子里有小狗狗了。等它当了妈妈，你选一只最漂亮的小狗狗带回家。”

“那来福岂不是少了一个孩子了？不，我来帮来福养小狗狗。你把它们留着。”

“那……你把来福带走吧，奶奶说我们养不起小狗了。”

……

来福摇着尾巴走来走去，温顺地舔他们的手。起风了，两个孩子的话被风吹到田野里，枯黄的狗尾巴草和凌乱的蒲公英听到他们的话。

大林决心去找山神爷爷。他凭着模糊的视力，往山顶走。有村民看见他，惊恐地转身就逃。他不管那么多，只往山顶走。他要去寻找一株最大的松树，那上面住着山神爷爷。

白大褂医生在村里散发红丝带，告诉村民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警告村民千万不可去地下血库卖血。

夜深了，起风了。

“大林……大林……”

第一次，全村的人都出动来寻找这个被山神诅咒的孩子。

空寂的山林里，手电和火把移动着，真像一盏一盏漂浮的小橘灯。

大林摔在一个山坳里。

起风了。

大林看到远处燃起一盏一盏小橘灯。啊，每个小橘灯里都藏在一个小精灵。每个小精灵都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心愿。啊，山神爷爷，我不要那么多，我只想要我的病好起来，还有，来福平安生下小狗狗……

大林幸福地举起手中的小橘灯。幸福地闭上眼睛。

起风了。

# 石三妹

曾丛莲

## 上篇 田老汉死了

二〇〇九年的深秋，川南大地上一片秋收过后的萧瑟景象。

眼看不久就要入冬了，津川县新安镇建业村六组（小地名红灯冲）的主劳吃过早饭后，都在山上砍山柴。山柴是野生在陡坡崖壁上的植物，大都是些丛生的荆棘野果树之类，挨着谁家的包产地就由谁家来砍。山柴相比麦秆包谷秆这些庄稼柴火，即好烧又耐烧，过年烧山柴，满灶红红火火的，看着都喜庆，所以庄户人家都宝贵得很。

随着刷刷的挥刀声，一根根山柴瞬间落地，刚才还葱葱茏茏的崖壁，转眼就成了矮秃秃的一片，露出了掩藏在荆棘深处的一丛丛野草，随风舞动。

大家正在各自的地头上忙活的时候，就听冲里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今天既不是过节又不是观音菩萨生日，大上午放鞭炮真是奇怪？人人心里都满怀疑惑，伸长了脖子望向鞭炮响起的地方。

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见队长薛仲才敞着外套，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喊了过来：“大家别砍柴了，赶紧回去帮忙，田老汉死了。”

田老汉死了！咋听这个消息，众人都是面面相觑，昨天才看见他精神十足地去了隔壁村的女儿田桂英家，难道是出了祸事？

事情果然如大家猜测的那样，田老汉是在今早上帮女儿上山砍柴时，从崖壁上摔下来，当场就死亡了。

田桂英叫人用担架把田老汉抬回了红灯冲的娘家，一边放鞭炮诏告左邻右舍，一边是哭得死去活来。“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田桂英的丈夫黑娃今年七月用三轮车载村里人赶集，车翻到了路边沟里，乘车的四个村民都受了伤，黑娃伤得最重，腿骨被车架压断了。几个人的医药费加上黑娃的手术费，不但花光了家里的存款，还倒欠一屁股债。现今田老汉死在田桂英家里，本身就是个麻烦，更麻烦的是田桂英的兄弟田天旺是个二世祖，平时只管自己花天酒地的逍遥，根本不管老爹的生活，如今巨大的安葬费不赖上田桂英才怪，这出戏可有得瞧了。

在薛队长的召唤下，全队的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来了，大家闹哄哄地集聚在田老汉家的院子里，等着队长分派任务。红灯冲历来的老规矩是死者为大，不管生前有什么恩怨，死后一笔勾销，人人都要来出一份力，把死者用八抬大杠风风光光地送上山。冲里办白事，一直以来都由队长统一安排：主劳负责挖金井（墓穴）之类的体力活，妇劳（妇女）负责裁孝布煮饭之类琐碎活，还要有一个专门记账的，负责收礼钱和安排采办一应物品。不过目前事情最棘手的是，找谁拿钱出来办丧事？做寿衣，买棺材，请道士，款待吊孝亲朋的伙食，样样都要有钱才能做。田老汉的老伴田婶三年前患急病死了，唯一的儿子田天旺长期在外面不归家，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女儿田桂英家的情形大家都清楚，田老汉生前是个老实疙瘩，无手艺无本事，手头一直没有过存款。放眼望去，如今的田家可谓家徒四壁，房子还是八十年代修建的几间土墙瓦房，除了一台电视机，一样值钱的东西也找不出来。俗话说：养儿防老。儿子为老子养老送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看来，唯一的办法还是通知天旺回来处理他爹的丧事。心急的人喝住了田桂英的嚎哭，问她兄弟的电话号码，田桂英从衣袋里摸出手机交给了薛仲才，哑声说道：“我已经打过了一次，他不接。”

薛仲才接过手机，翻到天旺的号码，拨打出去，并开了免提，随着“嘀——嘀——嘀——”的通话提示音响起，众人的眼睛都齐刷刷望向薛仲才

手里的手机，“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悦耳的电话提示音在此刻众人听来，却是那样的令人生厌。“也许没听到。”“也许手机没有带在身上。”“多打几次，这事必须告诉他。”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薛仲才又重复拨打了四次，电话里终于传来了说话声：“姐，我早给你说了，我没钱借给姐夫看病，不要老来烦我。”

薛仲才冲电话吼道：“天旺，我是你薛叔，你爸死了，马上回来。”

“我爸死了，咋死的？”

“你姐夫做了手术躺在床上不能动，你爸去帮你姐砍山柴，从崖壁上掉下来摔死的。你立刻拿钱回来，办理你爸的身后事。”

“我，我现在没钱，在我姐家出的事，你找我姐拿钱，我不管。”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是你爸唯一的儿子，你不管谁管？你姐家现在的情况你不是不了解，哪有钱！喂，喂，喂……”对方手机挂掉了，薛仲才赶紧拨打过去，提示音说对方电话已关机，无法接通。

“天旺真是没良心，小时候爹妈当他是宝，含辛茹苦养大成人，妈死了不管，现在爹死了还是不管。”

“都说养儿送终，养有这样的儿子还不如不养。”

“现在关键是怎样把田大爷送上山，队长，你说咋办？”众人气愤归气愤，知道光发牢骚解决不了问题。

“田老汉有儿有女，又不能找政府，儿子不管，只能问女儿，她爹的事情只能她做主。”薛仲才望向早就竖起耳朵在一旁听消息的田桂英。

田桂英看大家都盯着自己，又气又急，半晌方憋出一句话：“我家实在是拿不出钱了，车祸那事还没有处理好，已经借了快十万元了。爹，你这个时候死，是要了我的命啊！”田桂英扑通一声跪在田老汉面前，嚎啕大哭，竟然哭晕了过去，唬得众人手忙脚乱，几个妇女扶她起来坐到板凳上，昏昏沉沉的模样看上去着实凄惨。

“田大姐这样也主不了事，不如找石三妹吧。”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了

一句。

“亏你说得出口，石三妹已不是田家的人，明摆着找她就是问她拿钱，她日子过得艰难，大家又不是不知道。”有人反对。

“石三妹仁义，我听说上个月田大爷过生日，她还邮了钱回来。”

“就是就是，石三妹心好，找她说说不定她会帮忙。”

“对，找石三妹，虽然她和天旺离婚了，但好歹她也做过田家媳妇，如今火烧眉毛，打电话给她说一下，看她啥意思。”众口一词，薛仲才望望天色，阴沉沉的天空也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不管怎样死者不能一直躺在院子里，形势所逼，死马当作活马医，想起刚才翻田桂英手机电话簿，看到有石三妹的电话，便拨打了过去。

电话是石三妹接的，薛仲才把田家目前的情形说了一遍，就听石三妹声音响亮地回道：“薛叔，这事耽搁不得，我现在在重庆，马上带上钱坐车回来，最迟晚上就能赶到，麻烦你先把办丧事该准备的事情安排下去，在此我先谢谢乡亲们的帮忙。”

石三妹的话就如一颗定心丸，瞬间安抚了嘈杂的人心，薛仲才咳嗽两声，清清嗓子，便一叠声地吩咐开来：各家各户先把吊孝的礼钱拿出来，用这礼钱去请道士开灵，买棺材和急用的东西。中午大家都回自家吃饭，晚上就在孝家吃，伙食尽量简单点，石三妹答应回来，实在是不容易，乡亲们多多担待才好。

半下午的时候，望山钱挂起来了，哀乐放起来了，道士的锣鼓也敲起来了，东家搬桌凳，西家拿碗筷，人多力量大，田家的丧事终于像模像样地办起来了。

负责采购的老会计按照队长的指示，一切从简，烟买最便宜的，饮料不买，只喝白酒，伙食上能省则省，但冥币香蜡，棺材，道士钱是省不了的。晚饭后薛仲才一看账本，礼钱收了两千八百元，买棺材寿衣等就去了两千元，还有些支出的没有付账。

“回来了，三妹回来了。”冲里与石三妹交情好的邻居何大娘和几个妇人，一直守在田家，不时去村口大路上张望，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终于看见一身素衣的石三妹带着两个打扮得清清爽爽的女儿婷婷和玲玲，从重庆赶到了。

按照规矩，母女三人先去棺材前，给田老汉磕头。见石三妹行完礼，等候的妇人纷纷上前拉住她的手，问她的近况。石三妹告诉大家，自己在重庆租了一个夜市摊位卖小吃，生意还不错，两个女儿读书之余，都能帮自己的忙了，母女三人在一起，过得很快乐。随后殷勤地叮嘱大家早点回去休息，明早过来帮忙，又把两个女儿暂时托付给何大娘照顾。

薛仲才一直等在一旁，见石三妹忙完了手边事情，朝自己而来，便把账簿拿出来给她过目，说了具体的情况，叹口气道：“田家一直对你不住，论理这件事情也不该你管……”

“薛叔，以前的事情不说了，天旺没法指望，大姐家又遭遇不幸，看在公公照顾我两个女儿多年的份上，我送他上山，入土为安，也是应该的。我东挪西凑，一共带了两万元回来，你看着安排，实在不够，我再想办法。”石三妹从挎包里把钱拿出来，交到了薛仲才手里。

“我知道你挣钱实在不容易，要不道场就别做了，做一次道场最少也要四五千，能省多少是多少。”薛仲才提议道。

石三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说红灯冲历来都没有办丧事不做道场的说法，何况田老汉喜欢热闹，他这辈子过得不舒坦，死了怎样也不能让他再受委屈。

事后大家都说，田老汉的道场是近年来红灯冲做得最好的一次。道士使出了十分的本事，一板一眼照足了规矩。念祭文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感动得眼泪长流，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

出殡那天早晨，看着披麻戴孝的石三妹，完全按照媳妇的礼节，一丝不苟地磕头，哭丧，许多老年人指着田老汉的棺材说：田家祖坟一半冒青

烟，才摊上了这么好的媳妇，田家祖坟另一半冒黑烟，才出了天旺这样的逆子，连给父亲送终都不回来，做人做到这份上，比狗都不如。

田老汉从死亡到下葬，前后花了四天的时间，从头至尾，天旺的电话都关机，人更不用说回来了，田桂英一直病怏怏的，说话都没有力气，全部是石三妹忙前忙后，打理所有物事。

在这四天时间里，各式各样的关于石三妹的谈论一刻都没有终止过。有人说她傻，明明天远地远，与她无关，还巴巴地拿自己的血汗钱回来给公公送终；有人说她笨，在田家受苦受累十一年，离婚时还拖上两个包袱累赘；但更多的人看向石三妹的眼神里，都有一股欲说还休的敬意，扪心自问，能像石三妹这样不计前嫌，孝义当头，自己可不一定做得到。

办完丧事的次日，石三妹一大早就走了，红灯冲的老少妇孺自发地站在冲口，为她母女送行。

这几天一直阴沉沉的天空难得地出现了一丝红晕，日头悄悄地探出了半个头。

“太阳出来喜洋洋啰，挑起扁担上山岗啰，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岩陡坎不稀罕啰……”

冲口的崖壁上忽然传来一阵粗犷的歌声，石三妹母女连同送行的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望去，原来是这几天耽搁了干农活的主劳们，正在抓紧时间砍山柴，显然是在用唱山歌来调节疲劳。

石三妹眼圈忽然红了，冲大家深深地一鞠躬，牵着两个女儿告辞而去。

大家看着母女三人相依相偎，渐渐远去的背影，知道石三妹这一去，是再也不会回来了，脑海中都齐齐地回忆起石三妹刚来红灯冲时的青涩模样，回忆起她在田家的辛酸岁月，不约而同地合着崖壁上歌声，大声地唱起来。

“唱起歌儿忙砍柴啰，走了一山又一山啰，这山去了那山来，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啰……”

## 中篇 石三妹来了

时光倒流，一九九七年，十九岁的云南山里姑娘石三妹远嫁到了四川津川县辖内的田家，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长长往事。

九十年代初，国家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沿海经济特区一片繁荣，各式各样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急需招聘大量工人，首批进厂务工的农民捞到了第一桶金，自此打工热潮席卷全国。对首次领月薪的农民而言，在工厂上一个月班就能赚几百元人民币，相当于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一年的收成，诱惑无疑是巨大的。去打工挣钱，改变贫困的命运，几乎成了每个农民心里沸腾着的强烈梦想，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壮劳力前仆后继，走出大山和乡村，踏上了打工的道路，用热血和汗水换回来一张张钞票，修房造屋，实现了祖辈们梦想中那幅“楼上楼下，电视电话”的新生活画面。

津川县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打工热潮冲到这儿时，威力已是大减，红灯冲出门打工的人群以高考、中考落榜或者刚结婚的年轻人为主，当家主劳因有老人牵扯，大都又没有文化，只能凭儿女的出息来光耀门楣。不过大势所趋之下，随着交通的四通八达，电视电话等现代化产品走进农村，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生活。

田婶是红灯冲大名鼎鼎的田媒婆，做媒有一些年头了，为冲里冲外无数的年轻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段段美好姻缘，谢媒礼金随着农村经济的腾飞，水涨船高，收入还算可观。老伴田老汉做庄稼是个好手，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打理得井井有条，爱好抽叶子烟，喝烧酒，每天都离不得。大女儿田桂英二十岁时嫁给了邻村用三轮车跑运输的张黑娃，日子还过得去。田家在冲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坏就坏在对儿子天旺的过分溺爱上。

田老汉结婚时，由于是两代单传，所以盼儿子的心比谁都急切，田婶也不是不能生，一连怀了三胎，头胎却流产了，二胎生下来是个女儿，因脐带感染，不满七天也死了，三胎也是女儿，一直到女儿桂英八岁了，好

不容易才又怀上第四胎。夫妇俩紧张得就像怀了一颗定时炸弹，百般小心，千般呵护，终于盼来了儿子的出生。为了让儿子健康成长，还专门花钱找八字先生，为儿子取了一个据说可以辟邪的名字“天旺”。

天旺果然不负父母期望，长得白净乖巧，人见人爱，还十分狡伶，小嘴巴就像涂抹了蜜糖，见到老人就叫公公婆婆，年轻的就叫叔叔阿姨，每天在冲里走一圈回家，衣服口袋里总是胀鼓鼓的，塞满了大家给他的糖果饼干等零食。这可让田婶和田老汉稀罕得跟得了宝贝一样，家务事全落在姐姐田桂英身上，天旺长到十多岁，不要说干农活，连扫把倒地了也不会扶一下。

可惜天旺聪明的脑子没有用在读书上，成绩一直不好，好不容易混了个初中毕业，死活不想读书了。田婶没有办法，就依他的意思送他去理发店学理发，学了两个月就不学了，说太辛苦，后来又学过木匠，厨师等等，都是学不长久，半途而废。田婶舍不得让天旺出门打工，担心天远地远的，没人照顾会吃苦受累，就托人到津川城里给他找了份保安的工作，只愿他平平安安就好。

天旺刚满二十岁，田婶就开始张罗儿子的婚事，想着自己干做媒这一行，儿媳妇还不是手到擒来。想不到的是天旺到城里后，经不住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诱惑，越发变得浪荡，在城里结交了一批狐朋狗友，只顾花天酒地的快活，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入不敷出，完全没有成家立业的打算。田婶眼看着冲里的大部分人家，因为儿女有出息，打工后赚钱邮寄回家来，盖楼房，买彩电冰箱的比比皆是，自家还是土墙瓦房，虽然因为做媒这个生意，座机电话是冲里最先安装的，但新潮的家电一件都没有。物质上的不足也就罢了，总算还存有一些家底，有钱就能买回东西，关键是天旺太不争气了，每次从城里回家来，骑着摩托车，叼着烟，一副耀武扬威的纨绔子弟模样，要么穿得花里胡哨，要么头发染得金黄，一看就像个“二流子”，喝酒赌钱是能手，屁大的本事也没有，买个BB机还问家里要钱。田

老汉对这个宝贝儿子向来也是纵容多过管束，重话都不敢多说一句，间接地造成了天旺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劣性，村里人知根知底，谁也不愿意把自家闺女嫁给他，连带亲戚家的闺女也统统免谈，任凭田婶说破了嘴，把儿子吹上了天，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一年拖一年，一晃天旺就成了二十七岁的大龄青年，依然不知长进，不学无术，还沾染上打架斗殴的坏毛病，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看来要想在当地娶老婆，一个字——难。

冲里人都没有想到，田婶还真没在做媒这一行白混这么多年，本地找媳妇眼见没有指望，硬是通过层层媒介，几番辗转，从云南弄回来一个年轻姑娘，据说姑娘家里条件不好，住在大山里面，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父母死得早，跟着哥哥一家生活，颇受嫂子的气，所以很愿意嫁到吃穿不愁的四川来。

姑娘姓石，在家排行三，父母名字都懒得取，就叫三妹。来红灯冲那天，穿着一件褐色衬衫，愈发显得皮肤黑黑的，人又长得瘦弱，低垂着头坐在田家大厅的板凳上，双手不停地绞着衣角，紧张得额头上全是汗水。天旺回家来看了一眼就掉头走了，田婶赶紧打圆场，对围观在院子里看热闹的乡亲们说，下个月六月初八，大吉大利，是天旺和石三妹成亲的日子，请大家都到田家喝喜酒。

田家有五间八十年代修建的土墙瓦房，一间堂屋是吃饭待客的地方，另有三间卧室，一间厨房，厨房背后还有一个拖屋，专门喂养家禽牲畜。十年前这样的房子在当地算是不错的，但今日的乡村，新式的两层楼房逐渐流行，最不济也是红砖房，田家这样的房子早就过时。田婶为了让儿子的婚礼显得不那么寒酸，狠心添置了一套新式家具，买了台 21 英寸的彩电，把新房装饰得似模似样，看得出石三妹是真心欢喜，特别满意这个家和新郎，婚宴上一直偎依在帅气的天旺身边，脸上带着甜蜜而幸福的微笑。

石三妹就这样成了田家的媳妇，新婚燕尔，天旺还算老实，隔三差五就骑摩托车回来过夜，新鲜感一过，回家次数便逐渐稀少，十天半月不回

来也是常事，反正他在城里租有房子，不过从没有带石三妹去过。

石三妹性格温顺，脾气又好，手脚麻利，做事勤快，洗衣做饭，挖土种田，苞谷一百多斤都能背下山，放眼全冲，找不出第二个比她能干的小媳妇。田婶和田老汉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特别是石三妹怀孕后，两人更是乐得嘴都合不拢，一心盼望石三妹为田家生一个大胖孙子，那便是皆大欢喜。

眼看石三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田婶怕有闪失，便不让石三妹做任何事情，嘱咐她在冲里多多走动，一面可以结交左邻右舍，一面能增强身体锻炼，以后才好顺产。石三妹唯命是从，来了大半年，四川话也说得像模像样，一来二去，与大家都熟悉了，和冲里的妇人都能聊到一块儿。与大家闲谈时，不管是真心提点她，还是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说天旺不成才，三妹跟着他，苦难的日子才刚开头。石三妹对此既不申辩也不担忧，总是一幅笑眯眯的神态，听过就算，死心塌地的一心维护田家，从不说天旺半句坏话，加上她一贯热情，乐于助人，冲里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外地来的媳妇。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石三妹生下了一个秀气的女儿。田家二老固然大失所望，天旺更没有初为人父的喜悦，骑车回来，瞅了女儿几眼，对石三妹不冷不热地问候了几句，转身刚想走，却被田婶拦住了。田婶把他拉到一边，哄劝道：“不许走，好好呆在家里，三妹得生二胎，我和你爸不能没有孙子抱。”

天旺还是听从了母亲的话，自此经常回家住宿，石三妹满心欢喜，经常抱着女儿到冲口去接他。

红灯冲冲口两边都是悬崖，独中间一条宽敞的机耕道连接着冲里冲外，悬崖上长满了野生的荆棘和不成气候的果树，是天然的山柴，年年砍伐年年重生。崖壁半山腰有一棵槐树，因为地势险要，庆幸躲过了遭砍伐的命运，因此长得枝叶繁茂，一些爱唱山歌的冲里人打趣说，这棵槐树即使长

在平地，也不要砍它，没有了槐树，冲里思念情郎的少女就没有了望头，白白辜负了“槐花几时开”这首好山歌。这不，看见石三妹抱着女儿翘首以盼天旺的样子，总有人趁机卖弄歌喉，在石三妹背后大声唱道：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总是让石三妹听得脸红耳赤。

可叹的是，石三妹的痴情都付了流水，大家都看到，骑车回来的天旺对着殷殷等候的石三妹总是板着一张脸，说话声音大大的，一副很不耐烦的模样。其实，石三妹生了女儿后，身子圆润了，皮肤也白净了，虽然穿着打扮上比较保守，却也不失为一个温柔可人的少妇。天旺固然人长得不错，活脱脱一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能娶到石三妹这样贤惠的妻子，也不知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偏不晓得珍惜，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在女儿婷婷满一周岁时，石三妹再次怀孕。虽然我们国家因早期出现地少人多，不利平衡发展的局面，长久以来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只允许生一胎，但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这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封建思想在农村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为了生儿子，二胎三胎在农村是屡见不鲜。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新一代掌握了文化知识的育龄夫妇，基本上能接受生儿生女一个样，做到对儿女一视同仁，自觉抵制超生，缓解了人口增长危机，此时的计生办人员也不像八十年代查得那么严，把超生怀孕的产妇抓到医院去实施堕胎手术。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为了掩人耳目，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石三妹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房间里养胎，幸好有婷婷作陪，不然日子真是难熬。田婶本提议让石三妹去城里天旺的租房那儿住，夫妻彼此照应，但天旺死活不肯，说是与人合租的房子，石三妹去了不方便。其实自己的老婆有什么不方便的，天旺是怕城里的哥们笑话他老婆土气，丢了他的脸。

让田婶和田老汉倍受打击的是，石三妹的二胎又生了一个女儿。添丁进口原是高兴的事情，田婶却整日哭丧着一张脸，对在坐月子的石三妹呼

来喝去，好像生不出儿子全是媳妇的过错，与儿子半点关系也没有。分娩一周后，石三妹就得自己起床做饭，洗婴儿尿布，一个月子下来连鸡汤都没有喝上一口。

婴儿满月那天，田婶在石三妹卧室里召集齐一家人，宣布说：“三妹必须生二胎，为田家生个孙子出来，田家不能在天旺手上断了香火。”

“二胎罚款五六千，三胎罚款上万元，钱多且不说，万一再生个女儿咋办？”田老汉皱紧了眉头。

“就是，妈你考虑清楚，罚款我是没有的，你有钱也不能把钱拿来打水漂。”天旺最近想和朋友出门旅游，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因为田婶反对，不拿钱给他，心里一直不痛快。

“要不，这个才生下来的送给别人养，对外就说婴儿夭折了，重新生二胎。”田婶忽然双手一拍，显然为自己想到了个绝妙的主意而高兴。

“不行，我的女儿我绝不送给别人。”石三妹听田婶这样说，急得脸红耳胀，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第一次朝田婶大声吼道：“我不生了，我就要这两个女儿，你们不要我自己来养。”

田婶一直以为石三妹柔弱可欺，不敢违逆她的话，想不到石三妹柔中带刚，犯起倔来还真不敢小看。为了保护二女儿不被送走，石三妹一个人偷偷去镇计生办安了节育环，还把生二胎的事情告诉了村干部，铁定了心不再生二胎。因为这事，田婶恨得牙痒痒，虽然没有动家法，但唾沫星子一天到晚都喷到石三妹脸上，骂她忘恩负义，从云南把她收留回来，供吃供住，居然敢不听公婆的话；骂她不知好歹，安环节育，连累天旺也没有儿子送终，十足的扫把星……“螃蟹的腿，媒婆的嘴。”最是厉害不过，当真是杀人不见血，骂得石三妹整天抬不起头来。冲里人知道这事后，纷纷为石三妹抱不平，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也顾不了谁。

石三妹结婚时娘家人一个也没来，生了孩子后就如拴了一根绊脚绳，也没有回去过，固然兄妹姐弟都有，俗话说：水不打不浑，人不走不亲。

几年没有与娘家人联系走动，石三妹知道自己已半点指望不上娘家的帮衬，此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唯有忍气吞声，任凭田婶在家里闹得鸡飞狗跳，日夜不宁。

田老汉也跟着田婶一个鼻孔出气，把庄稼活大部分派给石三妹干，石三妹背着小女儿忙里又忙外，干完活回家往往吃的都是剩饭剩菜。邻居何大娘是个善良的老太太，怜惜石三妹的处境，背了人总悄悄地开导她，叫她不要一味忍让，饭要吃饱，庄稼活慢慢干，千万顾好身子，否则万一累倒了，两个女儿谁来照看呢？

田婶眼见抱孙子没有指望，也折腾够了，看在石三妹长期任劳任怨的份上，本想就此认命了事。婆媳俩刚解除剑拔弩张的关系，还没相处几天，天旺从城里回来，暗地里对父母透露了一个消息，又把石三妹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 下篇 天旺溜了

算起来，石三妹来田家已经四年多了，对丈夫和公公婆婆脾性也了解透彻，知道自己容貌平平，又不会讨好卖乖，一开始就被在城里见惯了那些千娇百媚城市女郎的天旺瞧不上，特别是小女儿玲玲出生后，有丈夫就如没丈夫一般，夜夜独守空房，泪湿枕巾，加上没为田家生下儿子，在公婆眼里再能干也是一无是处。石三妹明白，丈夫憎厌，公婆不喜，往后的日子更是如履薄冰，好在有两个女儿承欢膝下，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无论再苦再难也要撑下去啊。石三妹却没有想到，既然已经被卷进了生活的漩涡，如果不能逃出来只会越陷越深。

时隔不久，田婶被天旺撺掇着去了一趟城里，回来后满脸欢喜，经常背着石三妹和田老汉嘀嘀咕咕，偶尔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打量石三妹，看得石三妹心神不宁，总觉得婆婆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果不其然，一天傍晚，天旺用摩托车载了一个穿着时髦，浓妆艳抹的

女人回来，堂而皇之的共宿一室。田婶把石三妹叫到厨房，厚起脸皮说道：“三妹，打开窗户说亮话，不是我们田家容不下你，你不想生儿子，咱天旺有本事，自会找女人生，为了田家后继有人，天旺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你可不能怪他。自今天起，你和两个孙女搬到另一间房间睡。”

恍如晴天霹雳，石三妹当时就懵了，怎么也没有想到，田家人欺负自己欺负到这个地步，完全没把母女三人放在眼里，一时之间真是万念俱灰，寻死的心都有了。

田婶撂下话自顾自地离开了，石三妹失魂落魄，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一直在厨房门口探头探脑的婷婷和玲玲，赶忙跑进来，偎依在母亲怀里。

看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石三妹心如刀割，女儿就是自己的命根子，特别是女儿出生在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如果失去了母亲的庇佑，今后的人生可想而知。想到自己就是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照顾，饱受世态炎凉，婚姻大事也是因无人做主，才落到今日凄凉的下场，身为前车之鉴，女儿可万万不能重蹈覆辙。

痛定思痛，石三妹拉着两个女儿，径直走到田婶和田老汉的卧室里，斩钉截铁地说道：“天旺要找别的女人可以，我们马上离婚，两个女儿都归我，不管怎样，我们母女三人死也不会分开。”

田婶之前就领教过石三妹的刚烈，知道她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让步，一时之间倒有些犹豫。田婶做媒这么多年，阅人无数，天旺带回来的女人，一看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虽然听天旺说这女人在城里和他已纠缠了半年，相好得很，并且有了身孕，但隔着肚皮，是男是女还是未知数，万一离婚后那女人也生个女儿，可就麻烦了。当下眼珠一转，说道：“好，如果我有孙子抱，就放你们母女离开，在这之前，你要离婚，女儿你就别想带走。”

红灯冲总共就二三十户人家，屋连屋，房挨房，谁家有个鸡毛蒜皮的小事，风一吹全冲人都知道，何况天旺带了个女人回来这么惹眼的大事。

一时之间，众人皆是愤愤不平，谈话之间，明里暗里都骂天旺坏了良心，糟践老婆到这个份上，简直天理不容，更有人指责田家二老纵子猖狂，迟早都要遭报应。与石三妹平日里交情好的几个妇人，都鼓动石三妹马上离婚，说过了这个村还有下个店，趁现在年轻，重新找个好男人，不怕以后没有好日子过。石三妹有苦难言，田婶拿捏准了她的软肋，以女儿威胁，只能暂时忍让，菩萨保佑那女人生个儿子出来，解脱自己。

天旺和情人终还是有张脸皮，进进出出都被人指指点点，在冲里实在呆不下去，不得不回到城里去租房住。天旺的工作早就丢了，一直瞒着家里，没有工作自然没有工资，便以情人要保胎吃补品为理由，从田婶手里拿走了一大笔钱，后来情人快生孩子时，又回家说医生检查后要剖腹产，需要几万元手术费。田婶把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了他，心痛得抹眼泪，可钱财是小，孙子为大，一心盼望着天旺的好消息。

眼看据天旺说的剖腹产手术日都过了一周了，日夜企盼着的孙子依旧没有消息，田婶联系不上他，也不知道他后来租的房子在哪儿，每天站在冲口张望，望得脖子都长了。

整整盼了一个多月，天旺终于回来了，黑沉着脸，看得田婶心里直打鼓，田老汉迫不及待地问道：“咋你一个人回来，孙子呢？”

“啥孙子，我他妈才是个孙子。”天旺大声回道，气呼呼坐到饭桌前，拿出一瓶白酒就猛灌。

石三妹这些天心里也揪得紧紧的，此刻把两个女儿搂在怀里，躲在厨房门背后，竖起耳朵听三人的说话，从田婶紧张的盘问和天旺断断续续地回答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半月前那个女人在市医院果真生了一个儿子，天旺还没有从狂喜中回过味来，产房内突然来了一个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身后还跟着两个保镖，直接就把女人和孩子带走了。天旺这才知道，这个儿子根本不是自己的，那女人本是中年人的小老婆，因吵架闹翻了，赌气跑出来与天

旺鬼混，知道中年人一直盼有个儿子，又看到天旺是穷光蛋一个，现在生下儿子，自然是母凭子贵，回到富窝去享福。天旺对女人是动了真感情，咽不下这口气，去中年人家闹事，中年人有权有势，怎把他放在眼里，吩咐人下了黑手，打得天旺遍体鳞伤，在医院躺了十几天才出院。

“那，我给你的钱呢？你有没有要回来？”田婶捂住胸口，巴巴问道。

“怎么拿得回来，现在城里我也不敢去了，说是见我一次打一次，有这条命回来已经不错了。”天旺狠狠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石三妹紧跟着听到饭厅里咣当一声，吓了一跳，赶紧走进去一看，就见田婶躺在地上，生气晕过去。

田婶被石三妹唤醒后，目光呆滞，口不能言，右手右脚完全没有知觉，田老汉吓坏了，赶紧叫天旺把田婶送去镇上的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病情严重，必须送市医院治疗。天旺当即表示自己现在不敢去城里，田老汉大字不识一个，只得回家让石三妹陪着去。

田婶在市医院确诊为中风引起的偏瘫，目前没有手术能彻底根治，只能通过药物和护理慢慢恢复。住院期间，一直是石三妹一人照顾，喂饭，擦洗身子，背着上厕所，旁人都以为石三妹是她的亲闺女，才这样孝顺。田婶口虽不能言，心里却明白，看着石三妹一个劲地流眼泪，满眼都是说不尽的悔恨。

田婶在医院住了十多天，缓轻了病情后，闹着要回家，石三妹知道她心痛钱，家里也实在没有多少钱了，只得依从她。

一向精神抖擞，说话响亮，能把烂泥巴吹成一朵花的田媒婆，忽然之间就萎靡如风烛残年的老妇，蜷缩在田家祖传下来的太师椅上，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

在母亲最需要子女关怀照顾的时刻，天旺居然脚底抹油——溜了，说是要去外地挣钱，拿走了家里最后一笔现金。田老汉第一次对儿子动了真怒，指着天旺的背影骂道：“咱田家怎生出你这样的不孝子，把老子的棺

材本都骗去花光了不说，还把你妈气得半死不活，狗东西，要滚就滚远点，永远别回来。”

红灯冲所有人家都冷眼看着田家发生的一切，对田婶的遭遇嗤之以鼻，说老天有眼，现世现报。只是想到石三妹，人人皆摇头叹息，天旺一走了之，田老汉本是个没有主见的男人，田家的当家重担自此全压在石三妹身上，上有瘫痪在床的婆婆，整日借酒消愁的公公，下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女，这日子可咋过呢？

何大娘悄悄把石三妹拽到家里，语重心长地劝说道：“田家人之前如此对你，大家都看在眼里，你干脆带着两个女儿离开，去城里打工养活你们母女，碰到合适的男人就回来离婚。天旺走了，田媒婆还有一个女儿照看，他们不把你当一家人对待，你也不要管他们的死活。”

石三妹摇摇头，说自己早已对这份婚姻绝望了，和天旺离婚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桂英大姐家里也有一个常年患病在床的公公和两个读书的孩子要她照顾，根本顾不了娘家，田婶如今这个样子，走也走得不安心。

石三妹起早摸黑，做完自家的庄稼还嫌不够，又把冲里有些全家人出门打工后，弃之不顾的田土也整理出来耕种，多余的粮食就饲养家禽牲畜，猪，羊，鸡，鸭，兔，样样都不缺。白天一刻不停地劳作，每晚还要替田婶做全身按摩，活脉通血，好在两个女儿乖巧，整天陪着奶奶说话，从不乱跑。

在石三妹地精心照顾下，田婶在一年后终于可以拄着拐棍下地了，还学会了用左手吃饭，说简单的话语，总算没有白白辜负石三妹的一番苦心。

田婶自生病后就一直紧张石三妹，看不到她便神色慌张，眼睛四处张望搜寻，能说话后，逢人就夸石三妹的好，对儿子再不提半个字。冲里人见此情形，都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真是六月债还得快。

婷婷五岁那年，石三妹把她送去了镇上的幼儿园就读，田老汉便负责起一早一晚接送孙女的任务。石三妹本想等田婶生活能自理了，就提出离

婚，可是天旺一去就无消息，也从来不打个电话回来，要离婚一个人也离不了，看在二老如今对孙女呵护有加的份上，石三妹暂时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全心全意地在田家打理一切。

在石三妹的勤劳经营下，田家的房子虽然没有改变，但粮食满仓，鸡鸭满圈，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田婶已能帮着扫地烧火，田老汉也是尽可能帮着做农活。一家人和和气气，互敬互爱，在婷婷和玲玲清脆而欢乐的笑声里，焕发出一片生机。

## 尾 声

天旺回家了，在一个深秋的傍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落魄得就像一个叫花子一样。田婶和田老汉又是欢喜又是愤怒又是心痛，欢喜他终于是回来了，愤怒他行囊空空，看样子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心痛他也不晓得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田婶连声问天旺这些年在外面究竟做了些什么，天旺一句话也不说，问得多了，反而发火，说不要管他的事。

石三妹见天旺回来也不招呼自己一声，对两个女儿也是不闻不问，到家后就一屁股坐在饭桌前，找出田老汉放碗柜里的白酒，自顾自地喝起来，心里瞬间凉了半截。强忍住心里的不满，就当是为了庆祝天旺回家，杀了一只鸡，做了一桌丰富的晚餐。

一家人吃过晚饭后，石三妹在空置的那间卧室把床铺好，叫天旺晚上住那儿。天旺没好气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我老婆，我凭什么一个人睡。”

“这些年你把我当过你老婆吗？总之，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再提，既然你回来了，妈的病也好得多了，我们明天就去离婚，女儿由我养，只要你同意，你可以不出抚养费。”石三妹一字一句地回答。

“好啊，看来你早就有打算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也不稀罕你这样的

老婆，要脸蛋没脸蛋，要身材没身材。不过既然嫁给了我，想走出田家的门，只怕没那么容易。”天旺翘起二郎腿，冷笑一声。

“不行，我们不同意离婚。天旺，你疯了吗？这个家如果没有三妹，我早就已经死了。”田婶想不到天旺一回家，夫妻俩就吵起来，当下着急地吼道。

田老汉气愤地举起拳头，想打天旺终还是下不了手。

石三妹咬牙道：“无论你说什么条件，只要你把女儿给我，我都答应。”

天旺把头一仰：“痛快，只要你给我十万元钱，就离婚。否则，你休想离开田家，找其他的男人。”

石三妹的眼泪在眼眶直打转，天旺的这句话把心里对他的最后一丝夫妻情分彻底斩断。想当年结婚自己是真心喜欢过天旺，把他当做一辈子的依靠，期望与他白头到老，即使后来他出轨，离家，看在女儿的份上，依然尽心尽意地伺候他的双亲，想着万一浪子回头，苦便没有白熬。虽然早就存了离婚的念头，要是他这些年在外面历经磨折后，幡然醒悟，回家来承担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原谅他也未尝不可。如今看来，这个男人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六亲不认，眼里只剩下钱，竟然用钱来要挟离婚，真是可恨又可怜。

十万元都可以盖一栋楼房了，天旺的胃口还真大。石三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把钱挣到，把婚离了，否则在田家一辈子没有出头的日子，两个女儿摊上这样的父亲，也会影响她们今后的人生。

赚钱最快的方式当然是出门打工，石三妹狠起心肠，决定把已七岁的婷婷和五岁的玲玲托付给田婶和田老汉照顾，去重庆打工。

临出门那天，田婶眼泪汪汪地拉着媳妇的手，呜呜咽咽地说道：“唉，也不知我们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生下这样的逆子，还不如死在外头，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们了。”一旁的田老汉一把扯开她，对石三妹拍拍胸脯道：“放心走就是，孙女我会好好照顾的。”

石三妹出门打工的第二个年头，田婶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引发脑溢血，没送到医院就过世了。石三妹接到消息后，立刻请假回来，和大姐田桂英一起办理田婶的丧事。好在石三妹之前为田家挣了一份家业，加上田桂英出了一笔钱，石三妹没有花打工的钱，也把丧事办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

天旺回家后，这两年一直在城里游荡，跟着酒肉朋友鬼混，枉自田婶宝贝了他半辈子，母亲死了，眼泪没掉一滴不说，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在红灯冲真是臭名远扬，任谁见了都吐唾沫。大家这时还不晓得天旺逼石三妹拿钱给他，才同意离婚的消息，若知道他如此卑鄙，口水也能把他淹死。

石三妹打了三年工，回来把打工积攒的七万元钱全部给了天旺，逼他立刻离婚，否则就带了女儿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天旺最近赌博上了瘾，欠了一身的债，正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见到面前厚厚地一大叠钱，两眼冒绿光，生怕到手的钱落空，忙不迭地和石三妹去县民政局签了字，解除了婚约，拿到钱后便溜得无影无踪。

这一年是二〇〇八年的夏天，婷婷正好满十岁。田老汉这些年和两个孙女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婷婷，又聪慧又懂事，小小年纪就会洗衣做饭，照顾妹妹，晚上总不会忘记为田老汉捶捶背，洗洗脚，让田老汉享受到了难得的天伦之乐。如今眼睁睁看着母女三人要离开田家，田老汉是怎么也舍不得，拽着两个孙女的手不放，哭得稀里哗啦。

石三妹也是泪流满面，伤心不已，留下路费后，把包里所有的钱都掏给田老汉，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孙女以后长大了会回来报答爷爷的抚育之恩。又把手机号码写了下来压在家里的座机电话下面，告诉田老汉如果有事情就打电话通知，自己不会不管他。

直到石三妹带着两个女儿，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红灯冲后，冲里人才从何大娘的嘴里知道了石三妹离婚的前因后果。何大娘说石三妹还给了自己一千元钱，感谢她在田婶死后，对婷婷和和玲玲的照看。

这件事情一时轰动了红灯冲，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柄，没有人不骂天旺，说这样的男人简直给红灯冲人丢脸，放着好好的老婆女儿不珍惜，偏要走邪路，又害死了母亲连累了父亲，生生把一个家毁了，活在世上纯粹白糟蹋粮食。又叹息石三妹做人太老实，离婚后一无所有，还得抚养两个女儿，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更多人说石三妹做得对，天旺早就泯灭了良知，与他讲理根本说不清，如果被他纠缠，一辈子都不得安宁，离婚才能彻底摆脱天旺，筹谋以后的生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石三妹走后，天旺在过年时回了红灯冲，却被田老汉拿着扫把赶得满冲跑，狼狈不堪地走了，自此再没有回来过。好在田老汉身体没啥毛病，平日里种点蔬菜去镇上卖了做零用钱，田桂英时不时割点肉买些烟酒回娘家孝敬，替他收拾屋子，日子倒也过得悠闲。

二〇〇九年的夏天，张黑娃出车祸，对张家是个致命的打击，田老汉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女儿救急。但田老汉一直没有打电话告诉石三妹这件事情，田桂英在手机上按了这个电话号码后，也被田老汉制止了。

田老汉是这年中秋前一天的生日，八月初十就收到了石三妹五百元的邮政汇款单。生日那天两个孙女都在电话里祝爷爷生日快乐，说过年要回来看爷爷，只是想不到田老汉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

石三妹母女三人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冲口站着的人们还久久没有散开，人人心里都在默默祈祷，祝愿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从此以后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也相信这个坚强勇敢的女子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妈妈，爸爸在山上砍柴，叫爸爸帮我采一朵野花吧。”人群中忽然响起一声稚嫩的童音，打破了沉寂的氛围。

“傻丫头，马上就是冬天了，没有野花采了，你看崖壁上，全是野草，要不，叫爸爸用野草给你编一个手环吧。”

女孩儿点点头，笑了。崖壁上砍柴的汉子们听到这段话，嘹亮的山歌

又再次响了起来:

“八月间闻着桂花儿香啰，九月里菊花怀里揣，十月间的松柏人呀人人爱，冬月腊月无哟花采，霜打的梅花便自开……”

# 此恨绵绵

张琳

---

“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柱而死。”

——《史记·苏秦列传》

仲夏，空气闷热无比。

那天傍晚，和奶娘上完香回来的路上。外面人的喧闹与体温烘热着轿内，熏香与桂花油夹杂着汗气让我有些目眩。

“小姐请忍忍，过了桥就快了！”

外面传来丫鬟低低的声音。

要上桥了吗？我轻轻朝外面看了下，虽然隔着轿帘看不见什么。在家的时侯，我是有听说过这座桥的，下人们说在仲夏傍晚的桥上，可以看见闪烁着异光的云彩。常年待在阁楼，这样的情景我却是不曾见的，也许……

那天，我轻轻地掀开了轿帘。

后来我无数次地想，要是当时没有那样做，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掀开了轿帘，远处却什么都没有。我原知世上没有那么巧的事情，想看便看着的，只是这轿外的带了点点鱼腥味的风还是让我忍不住露出笑容。

“姑娘！”

我听到一个声音，先见一双陈旧的青鞋白袜，但很干净，往上绵延着

灰布长袍的一角，洗得泛了白。那双鞋子的主人正跟着轿子的前进而小跑着。我立刻放下轿帘，外面传来奶娘和他的声音。

“你这冒失的后生，追我们家小姐的轿子做什么，还不快走开！走开！”

“小姐，小姐……”他一直叫喊，声音因急切而沙哑。

“小姐，是尾生冒失了，尾生原不信什么梁地美女，今观姑娘才知错也……姑娘之笑，如春梅绽雪，其洁若何。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应是天人之姿……”

轿停下，因他的阻挡。

我掀开轿帘，在众人的惊讶中冷声道：“只是因为看见小女子的模样，先生就穷追不舍也未免太过于轻狂了，先生且住吧。”

仰头，我冰凉的眼注视他年轻的面庞。

“小姐！”

奶娘焦急地叫，要阻止。

轿外，他的脸先是涨红，然后，慢慢地，红色消退，即而变得有些苍白。他拱手：“原是小生唐突了佳人，只是……”

“知道唐突了还不快走。”

我放下轿帘。这样的人，我是看得太多了。他们成群结队地从各地赶来，来了就不走，惊叹于我的美丽。我美丽吗？不不不。不不不。

我喜欢阴雨天气。我喜欢水。当潮湿的风吹过阁楼，灰蒙蒙的天色里，像有层纱罩着，总看不清楚。就像人的心，像那些远道慕名前来提婚的人。他们真是愚蠢，我的婚事，是可以给家人带来更大的荣华富贵的一件事，那是容不得半点草率的。我的唇边露出一丝冰凉的笑意。

这雨，越发的大了。

我后来常想：这样多变的天气，是预见到悲剧的发生吗！

“小姐……”丫鬟递来一张画有梅花的信笺。

我懒懒地斜躺在椅上，半边身子被飘落的雨淋湿。

“小姐，自去年桥上见面后，尾生公子每日予你一封信，他和那些只看中小姐容貌的男子是不一样的。”碧儿的声音显得很是激动：“碧儿心里也相信公子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碧儿时时听街坊说起尾生公子为人正直，乐于助人，赞誉之情，溢于言表，鲁人皆谓其高且直。有人向他借醋，他自己也没有了，却‘乞诸其邻而与之’。这样的人，就是小姐你一直在等的人啊！这样的人，才足配小姐！可小姐你都不知道！”

我没有睁开眼，不，碧儿，我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起身看他的信笺，那些信笺，我都有看过，我什么都知道，但，那又怎么样？

我的姻缘呵，如同这飘进眼中的雨水，都是不可触摸而凄凉的。

碧儿，你不知道的是父母嫌弃尾生家境贫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母亲说，要是我坚持，她便死在我面前。为人子女者，怎可再坚持！

就这样吧，这才是为他好。

“碧儿，把这封信交给公子。”

夜，碧儿回来，声音嘶哑。

“公子看了小姐的信了。”她的声音似干涸的泉眼，“公子说，小姐的意思，他万万不能办到。若小姐真是有心，请于明日黄昏到那桥上相见……小姐。”碧儿身子一软跪下：“碧儿一辈子都感念小姐的恩德，可是公子喜欢的只是小姐你一个人啊，请小姐去吧，碧儿一定想办法送小姐出门。”

我闭上眼。

第二日，晴空万里。

不过，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

陪着母亲绣花的我看着窗外阴郁的天空，似我此时的心情。

“母亲请回吧！”我幽幽地说。

隔了片时，她叹息：“儿啊，我和你爹也是为你好！”

身后传来杯碟的破裂声。

碧儿！

我回身看为我焦急心慌的人，现在你知道了吗？这所牢笼，原不是我们想出就能出去的。

“没用的东西，连个茶杯都拿不好，还怎么指望你照顾好小姐？哼，给我带到柴房关起来。”

“小姐……”碧儿被拖走时凄声唤我。我笑望她。笑着笑着，神色渐转凄清，终于笑靥尽敛。

这牢笼。

是逃不出去的。

尾生！

尾生！！

深夜。

当柴房里的碧儿看见我的时候瞪圆了眼睛。

“我们去见尾生！”我坚定地说。

我们在暴雨中狂奔，至大桥的时候雨已小了很多，周围也有一些很早起身卖菜的乡民。但他们似乎都很惊恐。

有人扔了手中的担子朝桥那边狂奔，践踏着自己种的蔬菜，有人骇得脸如金纸，从桥那边跑回来，有人发出女人般的尖叫声。街上，香花果品满地都是。

“小姐？”戴着斗笠遮面的碧儿奇怪地唤我。“那边好像有什么事情。”

我不晓得，但心开始狂跳起来，我想挤上桥，但是人太多了。

我根本进不了。

“是他吗？是他吗？”

有人仓皇发问。乱嚷成一片。

“哎呀，怎么会这样？”

“昨晚那么大的雨！”

“山洪爆发，惨啦！”

“可……可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出来？还……还抱着柱子死……死……”

有什么东西顺着他们的话钻进我的四肢百骸，疼入骨髓。

我开始奋力地推他们，拼尽全力。穿越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这是谁？”

“你挤什么？”

“投胎啊，挤什么？”

“小姐，小姐！”

四周吼声遍布，周围人的脏晦，被人推来推去……不，我什么都不要管，我只知道惶不及顾向他的所在一路奔去。我的斗笠掉了，衣服破了，看清楚我之后让开的人，这些我全然不管。

我只想让他看到我。知道我来了。

我只想让我看见他，看见他好好的。

终于，我总算让他看到我，我看到他。这一片混乱中，只有他，静静地，静静地站在那里。瘦而挺拔的身影，搂着石柱，一脸恬淡的微笑。

“尾生。”我一步步走上前，“尾生，我来了。”

背后人群开始大声地吼起来。

“姑娘，别过去。”

“小心啊，小姐。”

“姑娘，危险，他死了！”

“才退的洪水，危险，快回来。尾生已经死了。”

——他死了？他死了？

背后人声鼎沸，有人拉住我的衣袖，有人拉住裙摆，而我，无法呼吸。丝帛脆裂的声音响起，我终于……

终于抱住了他！

我抱住他的脖颈，脸轻轻地贴上他的脸。尾生，我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你的肌肤，你……好冷啊！你……好冷啊！尾生，我来了，你看见了吗？不见不散，是的，不见不散！

我们约好在桥上等候。不料，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雷鸣电闪，滂沱大雨倾盆而下。不久，山洪暴发，滚滚山水裹挟泥沙席卷而来，淹没了桥面，没过了你的膝盖。

不见不散！

你说不见不散！！

我说不见不散！！

城外桥上，不见不散！！！！

你想起了与我的信誓旦旦；四顾茫茫水世界，不见我和碧儿的踪影。但你仍寸步不离，死死抱着桥柱。

尾生，我不是不来。

不是我不守约定。

只是，因为私奔念头泄露，我被父母禁锢家中，不得脱身啊！

我的手摸上他冰凉的唇，那里还有他一向恬淡的笑容。尾生，您在想什么呢？

记得初相见吗？你说，你正在桥上买鞋，抬起酸痛的眼，转身就看见我：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你说那时你如被雷电击中，之后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不清楚了。

你是在想这个吗？

还是在想失魂落魄般地游走着，想看到我的只言片语却失望而归。而我在那个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你有什么好感的，于是看着你最后怅惘地离去。

你是在想这个吗？

又或者，是那日我站在垂杨柳下，抚弄着柳叶忡怔。落幕的余辉斜映

在我的脸上，带着夕烟味道的晚风飘摇着我的长裙，突然有一种好奇怪的感觉，我翻看了那些以往弃之如履的信笺，便看到了一个以往不曾触及的天地和一个男子的内心，看到和我的空洞完全不一样的丰富。那时我心头的空荡仿佛饥火，看着那一遍的绿柳深处，我动笔写了给你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我还记得碧儿给你送去后回来说，她从没有看见过一个大人可以欢天喜地到那种程度。即使我懒懒的不肯动笔，即使我想到现实，从此不再有只言片语，你却因了那封信相信自己已经接近了天堂。你说。

你是在想这个吗？

尾生……

我不要你死！

尾生！

我不要你死……

你死了谁每天给我写信？

你死了谁每日黄昏在院外杨柳树下徘徊？

你死了我要从哪里再找个尾生告诉我你在想的是什么……

你死了，谁肯为不见不散的诺言而长存抱柱？

尾生，到最后，竟然是我杀了你！

到最后，是我杀了你！

我的周身，从头到脚，涌动着一种又烫又辣又咸又苦的液体，喉中阵阵直冲，似要喷薄而出。

啊——

啊——

啊——

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我再也看不到他恬淡的笑容，欣喜若狂的表情……那细薄的唇不会再说：“姑娘之笑，如春梅绽雪，其洁若何。靛笑春桃兮，云堆

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应是天人之姿……”

不会再说自己已经接近了天堂。

那高挺的鼻不会再有被杨柳枝触到的时候可笑的皱起。

那垂珠般的耳垂不会再因说错话或者紧张而红得透明，也不再有温度……

而我们，第一次的接触变成最后一次。

凉的，细细碎碎的雨撒到我的脸上，眼皮上湿湿的，我抬手去擦，是雨吗？

怎么是红色的？

身后，他们似乎是在唤我。我侧头看他们，哎，可怜的碧儿为了让我挤过来被他们捉住了，用力挣扎还是无济于事。

“不要为难她。”我低低地说，“碧儿，你莫怕，他们不会伤害你。我找到尾生了，还好，还好来得及！”

“不——小姐，回来！”

“快回来啊！！！”

人群的吼声重又爆发之时，我听到遥远的天际传来鸡啼。高亢的，刺破云霄。令我周身一颤。

鸡啼了。天亮了。我呆呆地想。手眷恋地摸上他的脸。

尾生！

我不要你死……

我不想和你阴阳相隔！

你不能回来，

那——

我来找你，

你等等我，慢点走。

我们

生死一体！

抱着你。

我纵身投入滚滚江中！

# 麦地里的新房

钟惠芳

---

小蝌蚪，我的女儿。你游过麦地的时候，我听到你在溪水中歌唱……

## 麦 地

我的女儿十六岁了，我们给她取名程鱼。小的时候，我叫她“小蝌蚪”。

这个可爱又可怜的小生命，她像一尾游鱼在我的子宫里游动的时候，我的子宫成了她的第一间小房子，因为这粒种子降临我的子宫那个夜晚，我和孩子的父亲，连亲热的地方都没有。

师范毕业我便被分配到一所用寺庙改建而成的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凤凰山脚下，因为人们说，这所学校飞出去很多金凤凰，当然也包括我。学校的校名是在文物管理局的石碑背面雕上去的“凤凰岭小学”五个大字。碑的背面是文物鉴定的内容，表明这个寺庙受国家保护，未经允许不得拆除，虽然她已经毁损得极其严重。

这里的教室都是寺庙的佛堂夹成的，当孩子们坐在雕刻着精美佛像的圆石凳上晃着小木鱼似的脑袋在教室里唱歌的时候，墙皮就会被震落下来。可孩子们还是很喜欢上音乐课的，因为音乐老师教孩子们用手掌和小臂打节奏“咚哒哒”，自制竹箫，课堂上还可以吹柳笛。

除开音乐课，孩子们都会在上課的时候，去数墙柱头上的佛像，有的孩子甚至都可以背下墙上的碑文。听着孩子们用手掌击打着节奏唱歌，你

的耳畔会回荡起美妙的梵音，描画着彩绘的整个屋顶就像一棵硕大的菩提树。

我就是这样像孩子们热爱音乐一般，无端端爱上了学校的音乐老师，我们的第一次爱情就在麦穗金黄的时候溢满琼浆。

那天夜里，宿舍里挤着好几个单身汉，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站在金黄的麦地里热吻，皎洁的圆月把我们的胴体照得发亮，成熟的麦秸被压得啪刺刺作响，晚间到田野里捕捉青蛙的人低垂着脑袋从我们面前经过，像是怕惊扰了我们一样。不，他是从我们的新房前走过的。早醒的虫儿青蛙是我们盈门的宾客，成熟的豆麦薯粟是我们丰盛的喜宴，鎏金的麦秸是燃烧的红烛，漫山遍野的红土是我们的罗绮帐幔，今夜，麦地是我们的新房。

其实，那个去捕捉青蛙的人是学校教生物的车老师。他也不完全是教生物，在这里的老师必须门门会样样通。白天还在教育孩子们保护益虫，晚上自己就去捉青蛙了。是晚上去田野里捉青蛙的牛娃悄悄告诉大家的，牛娃还知道车老师有个常年挺着大肚子的老婆，好像是里面有个跟婴儿一般大小的肿瘤。

后来我们在麦地里的事，是我们结婚那一天，车老师自己喝醉了说出来的。平常他其实不多言不多语，是酒把他的话催出来了，他说他们结婚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当初是在玉米地里，好像没有我们那么浪漫。他还说了许多话，然后就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 禅 房

一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妊娠反应异常厉害，吃啥吐啥，吃进去是什么样子吐出来还是什么样子，到最后吐出来的就是黄绿胆汁了。上课站太久额头上便是一层细汗，整个面庞白得像墙上的石灰画像。

这时，孩子们会把凳子让给我坐着上课，两个孩子只能挤在一张石凳

上。他们背抵着背，翘着腿读书的样子，就像年画里的神童，我希望我的孩子跟他们一样可爱。

看见老师脸色不好，教室里出奇的安静，能听见窗外山羊啃食青草的声音。这只山羊是杨官家的，兴许是打小放羊的缘故，大家都叫他羊倌，村头的瞎眼算命先生说这孩子长大要做官的，所以才取名为杨官。其实，是杨官的爹事前给了他好处，让他逢人就这么说罢了。

杨官每天要牵着羊来上学，因为爹要去打鱼，娘要去拾荒，家里没有人照看羊。就只有牵着羊来上学，放学又牵着羊回家，这样，学也上了，羊也放了。

他个子特别瘦小，随了他的娘。圆囟囟的脑袋像个羊粪丸子，总是有股热烘烘的羊粪味。坐在石凳上，头还没有桌子高，就看见一撮青草样的头发从桌沿上长起来，一对招风耳把青草托得像个花盆。上课的时候，看不见他的脑袋，黑眼珠在桌沿上忽闪忽闪，像一只刚拱出土的地鼠。课桌上连书也没有一本，干净得胜过秋收后的麦地。

我瞪着眼睛站在杨官的身旁，杨官眼巴巴地说，娘把书拿去压秤砣了。我把我的书给杨官读。杨官很高兴，眼睛发着亮光，因为上面有很多我的批注，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因此杨官读书的时候就会摇晃着脑袋，就像他是语文老师。可是，做作业的拼习本却和他的衣服一样脏，别的同学都不和他坐，嫌他身上有羊膻气，他又因此伤心难过。

其实，这些气味不光是杨官的。教室后面，放着割猪草、打兔草的簸背篓是牛娃他们的，拾狗粪的簸夹子和簸箕很小，是苟蛋的爷爷为他量身订做的。好在教室够大，不过，味道跟牲口棚没有两样了。而我早已习惯这样的味道，像是手里拿着皮鞭，赶着心爱的羊群，躺在青青的草地上。

只是，杨官鼻沟、嘴角流成了鱼嘴白，像是长了白胡子的山羊。我有些担心，问懂一点医的同事，说仿佛那是鼻炎导致的，如果加以治疗，应该不会再如此。所以，我叫杨官捎信叫家里人来一趟，商量商量治疗的问

题，可过了许久都没有见到。

那时我才十九岁，跟我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工作的闺蜜鹂莺安慰我说：“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就二十，够法定年龄了。蝌蚪住在池塘，蚂蚁藏在叶下，可是，你的孩子出生后，是不是还要用麦地做产房？”

“在宿舍和教室之间，有一间放教学仪器的禅房，传言说，有个沙弥曾经上吊死在里面，所以，基本没有人愿意住在里面。不过，做人民教师的，不相信这些。拾掇拾掇，禅房改改作产房。”鹂莺叹着气，在我桌上留下一些钱。

我叫孩子父亲程辉（现在都叫他程老师）去找学校领导商量房子的问题，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处理此事。教办丁主任、学校郭校长、支部薛书记、后勤尹主任围着一个热气腾腾的搪瓷茶盅抽烟。程老师坐在正中间，紧张得搓起了手心。

大伙儿听了程老师的要求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整个气氛让人感觉有个搪瓷茶盅就烙在程老师的后脊梁上。

好半天丁主任才说：“房子比较潮湿，住人放家具都有点恼火。”程老师搓着手乐呵呵地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买块地毯铺在地上。”

薛书记的烟灰有小指头长了，他眯缝着眼睛说：“墙体裂缝多而且大，过风还能过鼠，冬天住起来很成问题。”程老师捧起搪瓷茶盅，咕咚咕咚就喝干了里面酃得像桐籽油的茶水，用手背抹了抹嘴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可以用旧报纸裱糊，家里再放上粘鼠板。”

尹主任不抽烟，用手摸着下巴上的胡茬说：“房间很少住人，里面可能有虫子。皮肤过敏的人，住着可能会受不了。”“我们可以先撒点石灰，然后去后山砍些柏枝回来放在屋子里熏。”程老师说完又把茶盅捧到手里，感觉很渴，茶水被他喝来喝去，颜色便越来越淡。

郭校长抽了好一阵烟：“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兰花（长得有点武蛮）、勤杂女工彭萍（反应有些迟钝，但心眼实诚）在里面铺了一身床，暑天里

偶尔午休，洪水天气，晚间也会留宿。不过，她们家离得不远，你可以找她们协商。”程老师手里搓着一团纸，来来回回，纸屑都被手心里的汗粘住了。

下半晌，程老师兴奋地跑来告诉我，彭萍已经答应了，兰花有点勉强，但基本算是承认把房子腾出来。

程老师连夜找来同寝室的弟兄帮忙搬器材，真是人多力量大，缺胳膊少腿的三角板、量角器、被白蚁蛀蚀的珠算演示器、小黑板很快腾空。深夜，弟兄们各自离去，扫地扫天棚糊报纸基本就是我们俩完成了。

“雁儿，你看，咱们的孩子诞生在这个飘着油墨清香的屋子里，以后肯定是个小状元。”程老师一边涂抹着浆糊一面乐滋滋地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你看，这儿还写着毛主席语录唉。”我靠在程老师的背上。

“据说是彭萍写的，她还能背诵唉。”程老师用软尺测量着房间，“长四米，宽三米，这个柱头的地方，打家具的时候告诉师傅要订做，好把这个柱头遮起来，同时还可以挡住这个过风的裂缝。”

看着程老师满脸的汗，我抱住了他的脖子，我们在满地的旧报纸间浪漫着我们的爱情。我的小蝌蚪，你在禅房里聆听，晨钟暮鼓般的梵音在菩提树下静静流淌，你在菩提树下游曳，听溪水潺潺，禅声悠扬，小小的禅房就是我们的新房。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等我们去订制家具，薛书记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我们，兰花反悔了。原因是，兰花的母亲病了，想搬来学校住，山顶上有个医疗站，方便治疗。后来，鹇莺告诉我，兰花追求程老师已经很长时间，中间因为有镇上的医生来说媒，中断了。再后来，人家见了兰花的面，事情又黄了。就这样，兰花还是又来找我程老师。

我没有说话，扑在办公桌上抽泣。杨官的母亲来了：“唉，钟老师，我们穷人的衣服不是洗烂的，是穿烂的哎。”我知道，这话是针对我上次捎信

叫她给孩子勤换洗衣物来的。我在手背上抹干了眼泪：“杨官是个讲卫生的孩子，如果把鼻炎治好了，其他的孩子就不会看不起他了。”“这个挨千刀的，放羊的时候，我就叫他不要去闻刺藜花，要生锈虫。嗨，你们学校还动员学生去挖回来种在学校，你说，这是不是你们学校的责任？”杨官的母亲真是个精明的人，我一时无语了。她们的话似乎比早间食堂的冷馍更能噎人，早上我吃的馍刚才还一股脑儿吐掉了。

于是，杨官的母亲继续追究起学校的责任来：“那个刺藜花，长在崖边上，你说孩子去挖的时候，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你说，这个责任算哪个的？”是的，我们班植树节的时候，孩子们看见花园里很寒碜，学校又掏不起钱增补花草，孩子们就各自拿主意，杨官挖的刺藜根深叶茂，现在还水灵灵地长在学校的花圃里，就这事，我还引导班上的同学们，要为杨官记一等功，同时也是树立起杨官在同学们心中的威信。杨官很感动，可我背地里还是叫杨官，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我着实是被杨官娘咄咄逼人的语气给镇住了，正当我进退两难的时候，车老师手里拎着一把篾刀站在办公室门口：“杨大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钟老师自己掏钱给你家杨官治疗鼻炎，你还好了，兴师问罪来了，真是狗咬吕洞宾嘞！”车老师是这里的老人了，有一次杨官放羊摔折了腿，是车老师天天背到山上医疗站去换药。

杨大嫂看着车老师手里的篾刀，往凳子里靠了靠：“车，车老师，篾刀没有长眼睛哦，你要拿好哦，这可是学校，伤了学生，你们学校要负责的哟！”这个身形瘦小的杨大嫂，鸭子死了嘴还硬，收荒练就了一张秤砣嘴。

一米七〇个头的车老师背上背着孩子，背带把胸前的衣服勒得高高凸起，很像一对丰满的乳房。他刚到山坡上竹林里去砍了几根硬头簧（一种韧性最好的竹子）回来，说是要过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们做几根爬杆。安爬杆的位置，他老早就考察好了，就是大殿靠近表演台（是以前僧人讲经说法的高台）的地方。六一节的时候，还可以比赛爬杆，就比往年的庆

祝多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往年六一，孩子们就是从家里拿来花雨伞在音乐老师的风琴伴奏下唱歌，跳跳舞，已经就有很多乡里乡亲的来捧场了，人山人海胜过当初寺庙里朝圣的场面。后来程老师来了，学校里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歌舞团，不过，有了爬杆，孩子们的游戏不再单是用瓦砾、田螺壳、玉米粒修房子，把花圃的水泥边沿滑得光溜溜，孩子们真是眼睁睁盼着今年的六一了。

杨大嫂骂骂咧咧走了以后，我仍然被失去新房的阴云笼罩着，继续坐在办公室抹眼泪，大伙都劝我注意胎儿。老师们大多还要回去忙农活，孩子们有的忙着割草回家，各自散去，只有杨官悄没声息地站在门边。他也许认为钟老师的眼泪是自己的娘惹出来的，我告诉他跟他妈妈没有关系，他还是不肯走，直到暮色阑珊，杨官的奶奶没见羊回家，找到学校里来：“啥子××老师，把学生留弄晚，补补补，补你娘××的课。”杨官被硬生生拽走了，程老师站在门边，我的眼泪又扑簌簌落下来，今夜，我们的新房，在何方？

## 新 房

小蝌蚪的姥爷，我的父亲，是山顶上那个医疗站的医师，中西医都会一点，但是儿科擅长一些。

每天陪着杨官去看鼻子，父亲就会叹着气说：“你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了，房子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呀。”我看了看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鼻子酸溜溜的。

杨官每天要到办公室让我给他滴鼻子：“官儿，指甲这么长，里面该有多少脏东西。”我给他滴完鼻子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指甲刀。“没有指甲，怎么干活？”杨官忽闪的眼睛像黑色的露珠，“干完活记得洗手，别用脏手抠鼻孔。”我给杨官绾着衣袖，他总是穿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很不合体，“你看，纽扣又扣歪了，以后记住从最上面的一颗扣起，就不会再找错门儿。”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杨官流鼻液的症状确实明显好转，因为我发现他袖口上擦鼻涕的痕渍越来越少。

今天，程老师担心我行动不便，陪着一起上山。父亲埋头开着处方签，瓮声瓮气地说：“程辉呀，你说你整天唱呀跳呀的，还不顶个法师？连间禅房都换不来。唉，我也是腆着这张老脸不要，找领导要了间烂瓦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们俩的婚事，你们家就两间破瓦房，大姐还经常都住在家里，老三还没有对象……”我紧紧地攥着程老师滚烫的手，杨官侧着头盯着程老师红得像个烟头的脸，用手拽了拽我父亲的衣角。父亲从老光镜上方看了看程辉，叹了口气。

其实，那就是一间挨着病房的停尸间。也不完全停尸用，有时放个杂物。这种小医疗站，停尸的机会很少，危重病人都送大医院去了，越大的医院死的人越多。这种小地方，怎么能死得起人嘛，就是生个疮受个凉的，所以也不要有什么忌讳。父亲以母亲有心脏病为由，凭着几十年的老资格，拼到了这个停尸间，这也是其他人享受不到的待遇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布置我们的新房。这一次，比较阔绰的是，屋子外面有个屋檐可以做厨房。程老师找来木楔子往墙缝里一楔，再搁上一些旧搁板，上面就可以放锅碗瓢盆，搁板下方蹲上一个蜂窝煤炉，旁边再摆一张站上廖姨送来的半新旧的办公桌，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新家了。

我一边给程老师递着榔头，一边给他擦额头的汗。他又开始唱起：“幸福的花啊啊儿悄悄地开哎哎放……”榔头居然成了指挥棒，两个手兀自在空中挥舞，两条腿有节奏地踏着地面。“小心，别伤着你的心肝宝贝。”我幸福地抚摸着自已的肚子，想像着孩子降生后，一家三口幸福甜蜜的样子。隔壁的病室里，被打米机绞伤手臂不肯转院的病友在长吁短叹，犯头风的病友用头嘣嘣撞得墙壁直落白灰，输液的病友高声呼唤着值班的护士……我从后面抱住了程老师的腰。我们的小蝌蚪，以后，这个充斥着碘伏酒精味道，墙体上斑驳着福尔马林痕渍的太平间就是我们的新房。

我们的新房在凤凰岭山坳上。

冬天到了，我的双腿已经肿得穿不上袜子，从学校到山顶，几分钟的路要走半小时。有时程老师课多，这里包班是常事，更何况还有我带的班，任务基本就落到程辉头上了。

轮到我做饭的时候，其实就是程老师做好了，我只是热热而已。这时候，像个热气球一样的肚子会顶到水缸上，就只能侧着身子去舀缸里的水。那个缸还有点矮，就得半蹲着去够，没有穿袜子的腿就像有袜子在上面绷着一样。站起来的时候，只能一只手拎着水瓢，一只手抓着缸沿。

西北风呼呼地吹，瓦房上沉积的枯树枝烂树叶被吹得掉进水缸里、菜锅里，蜂窝煤炉子被吹灭了就得撒上点盐，或是捡几块碎柴火。煤烟灌进我的鼻孔里、眼睛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落。其实，我一点也不伤心，有程老师在，再苦再累都没有关系。

有一天，鹧鸪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程老师作为校优秀教师代表被下派到柿子岭小学援教。“那个地方很缺这样的艺术人才呀，”鹧鸪模仿者教办丁主任的语气，“人才，人才个屁，他妈兰花就是丁济源亲亲的外侄女。”

柿子岭小学比我们这儿条件更差，离这里有约莫三四个小时的山路，程辉是不可能天天赶回来的。“呵呵，小别胜新婚，小别胜新婚。”程老师拧拧我红红的鼻尖，为我捋着遮住眼睛的刘海，我知道他这是在宽我的心。我知道，他放心不下。

我大口地扒着饭，努力噎着用甜地瓜炒的炼油渣，这可是我们很奢侈的食物了。程辉把地瓜夹给自己，把油渣堆在我的碗里。我埋着脑袋扒饭，眼泪就滚到碗里去了，我想，我没有抬头，程辉是不会看见的。我得把自己养得壮壮的，好去上课，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程辉，放心去，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凤凰岭柿子岭遥遥相望，宇宙就是我们的新房。”我嘴里包着饭，说话的时候声音都从鼻子里出来，像是鼓着腮帮吹笛子。

我从没有看见程老师流过眼泪，只是今天，他的眼圈通红。他揉着眼

睛，装出一副被沙子迷了眼睛的样子：“哎，风真是大，把门都吹开了。”程老师假惺惺站起来关门，我分明看见他用指尖展着眼角。

这时候，一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瘦小身影站在门口，手里拎着翠绿的渔网兜，里面还有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这么大冬天的，居然还有人打渔，想来是很不容易，程老师一边询问着鱼的价钱，一边掏着衣兜。

那个瘦小的身影利落地摘下斗笠，拽出躲在身后的杨官。

程老师将身子背了过去……我一把将孩子搂在了怀里……

我的小蝌蚪，那时，你还住在那口填满羊水的池塘里。我带你走过麦地、游过禅房、攀山越岭，柿子岭就是我们的大海……

# 她叫沈七七

卓雨桢（雨修儿）

---

## 第一章

她叫沈七七，这里是 HB 是她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

这个地方，见证了无数段经典的爱情故事。

从小，七七就想，她也要和白娘子一样，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缘分就是这么巧，原本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下一秒就成为彼此牵绊一生的人。

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小哥哥。

七七见到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一片羽毛划过了心房，痒痒的。

七七似一片羽毛，轻飘飘的，荡漾在空中，舞着，跳着，转呀转，停不下来。

她发誓，他绝对是她见过，最漂亮的男孩，他的手指是那么的修长，薄凉的嘴唇，一身白色的衣服，让人觉得清爽。

那天，七七问妈妈，他是谁？

妈妈没有立马回答，沉默在了一旁，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

她揉了揉七七的头发说：“他……从今天开始，是你的亲人，你的哥哥。”

不知道七七是开心还是难过，轻轻地点了点头。

后来，七七才知道，言之是爸爸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

因为爸爸和那个女人分开了，就如爸爸和妈妈一样分开了，所以，言之来了我们家。

妈妈告诉七七，要七七让着言之，可她偏要与他作对。

言之写作业，她就偏要缠着他玩。

言之看书，七七就在一旁弄得嗡嗡作响，让他不静心。

七七不是故意捉弄他，也不是不喜欢他，而是她太喜欢言之，怕他跑掉。

七七喜欢揉言之的头发，软软的、很顺，一点也不像男生的头发，油腻腻的。

她喜欢他发丝的味道，是言之独特的味道，好像上瘾一般，无法自拔。

她发现了言之一个弱点，怕黑，而且特别怕。

那天晚上，七七悄悄地潜入言之的房间，黑漆漆的。

七七摸着墙壁，走到他的床前，正准备吓他的时候，她惊呆了，那是怎样才能够打造出的睡颜。

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脸上，鼻翼微微颤动，长长的睫毛耷怂在脸上，在月光的照射下，他的容貌更加精致。

七七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型大陆，用她长长的辫子，在他的鼻子前挠啊挠，挠啊挠。

“啊啾——”言之打了个大大喷嚏，揉了揉鼻子，继续睡觉。

第二天，他问她是不是晚上进他房间了，她总是一脸人畜无害地摇头。

每次言之都会说：“我真是败给你了。”

遇见他之后，七七便患上一个坏毛病，撒娇卖俏。……

“哥哥，我要吃巧克力。”

吃完了怀里的巧克力之后，七七眨巴眨巴着大眼睛，盯着他手中包装精致的巧克力。

脸上还粘着巧克力酱，黑黑的，这一点，那一抹，就像地上的泥巴，

不规则的糊在了脸上。

他总是会把他自己那份巧克力让给七七吃，然后仔细地擦着她脸上的巧克力酱，脸上略带宠溺。

五岁那年，七七生了一场大病，除了言之以外，谁都不让照顾，他也只好抱着七七入眠。

那次之后，与他一起睡觉成了七七的习惯。

她叫沈七七，他叫沈言之。

她是妹妹，他是哥哥。

单纯的七七，只想着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的。

可是，世界上总有那么多诱惑人心的事，让人无法自拔。

言之，你知道吗？在屋顶上看星星的时候，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比月亮还漂亮，比星星还耀眼的你。

七七心底就像一片夜空，里面写满了星辰，言之就是其中最亮的一颗，独一无二。

从小，七七就很调皮，别人都说：呀！你和你哥哥怎么这么不一样啊！你哥哥那么安静，你却和一只野猴子一样。

有一次，七七去爬树，爬得很高很高，言之看了，立马爬上去“救她”，结果，她没摔下来，倒是言之把腿摔骨折了。

这个童年过得如此“坎坷”，看着小时候的七七，言之不禁有些“后怕”。

七岁的时候，七七终于踏上了读小学的路，言之比七七大一个年级，她一年级，他二年级。

言之把七七送到班级，再三嘱咐她之后，就到四楼的二年级 1 班上课了。

恐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七七被女生们围着盘问。

“你叫什么名字？你和言之什么关系！？”

一群女生吵吵嚷嚷的在我课桌前。

听到那个叫浅浅的女生叫他言之的时候我顿时火了。

“第一，我叫沈七七，第二，他是我哥哥，第三，我不准你叫他言之！”七七撅起嘴巴，霸气地踩在凳子上，一副小混混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七七不喜欢听其他女生叫他言之，心里酸酸的，好像什么东西被偷走了一样。

他只是她的，她永远的言之，最疼她的言之！

那个叫的浅浅女生缩了缩头，之后那群女生也没再来烦她了，或许是，那天被她吓到了吧。

下课了，就在七七特别无聊的时候，同桌说：“你叫沈七七吧，你真是个特别的女生。”

特别？什么叫特别！？他这是在骂她？

七七皱眉道：“你要骂我像混混，就直接点！你说的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他捧腹大笑道：“七七，你真可爱！”

他叫叶小潇，原以为七七与他永远都是死对头，结果，她竟和他成了莫逆之交。

由于他名字的谐音是小小，个子也挺小的，所以我们经常拿这个来嘲笑他。

也不知道他父母怎么想得，给他取了个这么娘炮的名字。

人生就是这样，因为一件不起眼的事，两个人的命运，被紧紧的栓在一起。

叶小潇问七七：“你长大后想嫁给谁！？”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嫁”是什么意思。

小潇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告诉七七道：“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最喜欢的人，那不就是言之吗？

“我想嫁给言之!”

“噗——”小潇把刚刚喝进去的水喷了出来，正好喷在七七的脸上。

“你们不可以结婚的!”叶小潇一脸正经的看着七七。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兄妹啊!?”

因为七七和言之是兄妹，所以七七不能嫁给言之吗？那我就不要言之做我哥哥了！

放学之后，她对言之说：“言之，我不要你做我哥哥!”

“七七，你在说什么!?”

“我不要做你妹妹，我嫁给你好不好？言之？”言之摇摇头，没有说话，这是他第一次拒绝七七。

为什么不可以!？言之难道不喜欢我吗？七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眼泪在眼睛里打着转。

言之擦掉七七脸上的眼泪，对她说：“七七，哥哥不能娶你，但哥哥会照顾你一辈子。”

七七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心里的委屈顿时烟消云散。

每天接送七七上下学的言之，第一次没来接七七回家，七七想知道言之在干什么，什么事比她还重要。

所以，七七去了言之的班级。

到了第四楼之后，七七看着一个个都比她大个头的哥哥姐姐们，她并没有害怕。

一个吊儿郎当的男生叫住她：“你是一年级的吧!？不知道低年级不能来高年级的楼么!？”“为什么？”七七疑问道。

“会挨打的，哈哈!”那个男生大笑起来。挨打!？在七七的记忆力，只有她打人的份，没有别人打她的份。

七七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流子，所以……

“啊……言之……救命啊！”

七七坐在那个男生身上，疯狂的扯着他的头发。

“言之？”

“嗯，对！我是你哥的朋友，林毅晟。”

“你哥猜到你会来找他，所以叫我告诉你，他在二年级办公室。”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言之没有来接她回家。

“我只想逗逗你，没想到……你这么彪悍……你快起来吧！压死我了！”

七七这才起身，说对不起。

“那……办公室怎么走！？”

“走！我带你去。”

## 第二章

“哥哥。”言之刚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七七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抱住了他。

抱住言之的那一刻，她焦躁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

言之皱眉，看着远处的林毅晟说道：“林毅晟，你在搞什么，我不是说好让你送七七回家的么！？”

“你也不问问你妹妹是怎么欺负我的。”林毅晟作势要哭的样子。

言之看向七七，她的脸，腾的一下红了：“我……我不小心……打了他一顿。”

“七七，我想，他一定先惹你吧？别理他，他活该！”七七点点头。

林毅晟哭丧着脸，捂着心脏说道：“言之，你有了妹妹忘了我这个基友，我好伤心啊！”

“基友是什么！？”七七疑惑的问道

“林毅晟我妹妹还在这里，别乱说话！七七没什么，别理他！”

言之拉着七七就往学校外边跑。

林毅晟对着言之的背影大叫：“啊……喂，沈言之不至于吧！”

读四年级的时候，七七才知道“基友”的意思。

她知道之后立刻去问言之是不是背着她做了什么“坏事”，言之说，没有。

七七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知道，言之不会骗她的，绝对不会！

从那时开始七七就一直防着林毅晟，生怕他跟她抢言之。

虽然林毅晟是个基佬，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人，很仗义！

有一次，七七把班上的班长李玉婷打了，还是他站出来，说是自己打的，害的他家长赔了一笔不小的损失费。

可是，言之一眼就看出是七七打的了，她小鹿乱撞的心和红彤彤的脸已经出卖了她。

言之问她，为什么要打人。

因为，李玉婷告诉七七，说她喜欢言之，言之也喜欢她，要她叫她嫂子。

可是七七并没有说，即使面对言之的严刑逼供。

终于，七七看见言之班的一个女生缠着他，结果，她当着他的面把人家打了。

言之严肃地教训了七七一番，七七终于忍不住哇哇大哭道：“七七只想言之属于我一个人。”

言之的目光变得温柔：“七七乖，哥哥永远是你的，没人能够抢走。”

他轻轻地摸着她的脑袋，眼神似水般柔和。

七七脸上的鼻涕眼泪都擦在他的衣服上，他没有嫌弃，而是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言之不许娶嫂子，嫂子会欺负我的。”七七吸着鼻涕，擦着脸上未干的眼泪说道。

“嫂子？”言之蹙眉道。

“就是李玉婷啊！她说她喜欢你，你也喜欢她，还让我叫她嫂子。”

七七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啪嗒啪嗒的流了下来。

“傻瓜，哥哥不喜欢李玉婷。”

“那就是说，言之不会娶她，我也不用叫她嫂子咯！？”

“嗯。”

七七笑了，笑的很甜，很甜……

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街道上，似乎整个街道都高兴起来了。

回到家后，言之问七七疼不疼，七七，傻笑着说道：“只要言之不娶嫂子，我就不痛了。”

“傻丫头！”

言之知道，虽然七七力气大，在同龄人里面，几乎没人比她力气大。但是对于比她大一个年级的学姐来说，她的力气并不算大。

那个女生手指甲很长，七七脸上被她抓出了一条血痕。

言之用碘酒小心翼翼地给七七擦着药，生怕弄疼她。

他梳理着她乱蓬蓬的头发，因为刚刚打了架，七七此时与花猫无异。

“七七……下次，不许这样了，我真的很担心你……”

言之紧紧的抱住七七，紧得让她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清秀的眉头紧蹙。

“言之……我不会了……我一定不会了！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看着七七信誓旦旦的样子，言之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

回家之后又是一顿批评，不过，七七早就已经习惯了。

自七七懂事开始，她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如言之，亲戚和妈妈也总是拿她和言之做对比。

可是，她不介意别人拿他们做对比，因为，他是言之啊！

言之总是安静坐在一旁，好似一颗蒙尘的珠宝，终有一天会发出属于

自己的光芒。

而七七是那颗鱼目，只能借着珠宝发出的光辉，让世人注意到自己。

她从来都不介意，言之也好，她也罢，她都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有言之一个人。

初二那年，七七第一次看见言之打架，她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言之担心她的心情。

那种感觉，真的很痛苦！

因为七七，言之受伤了。

……

那天，言之叫七七先回家，所以，她一个人先回去了。

“小妹妹，来和哥哥们玩玩！？”黄毛小混混说着就抓住了她的手。

七七想要挣脱他的手，可是，她根本动不了一丝一毫。

黄毛小混混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她大喊着救命。

最后，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言之来了。

他眼睛瞪得红红的，一拳一拳地打在黄毛混混的身上，拳头已经打得通红，似乎他感觉不到痛。

言之抱住七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眼睛中带着血丝。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回去的……”他抱住她的手越勒越紧，他怕下一秒，七七就会消失。

七七也哭了，他们互相依偎着哭了。

黄毛小混混趁他们不注意，拿着废弃的酒瓶往言之的后脑勺砸了下去。

“小子，你竟然敢打老子，看我不弄死你。”他砸了言之之后，扔下酒瓶就跑了。

鲜血从言之的头上流下，顺着脸颊，融入了泪水，滴在了七七脸上。

那血像曼珠沙华一样绽开在七七的脸上。

七七傻了，脑子一片空白，她才发现，除了依赖言之，拖言之后腿，

她什么都不会做。

言之张了张口，却说不出话，他用血在地上写着：七七，别怕！

他笑了，那是属于言之的笑，让人安心。

但在下一秒，他就晕倒了。

到了医院之后，看着病床上脸色惨白的言之，七七怕极了，她怕言之会离她而去。

医生说，言之只是失血过多，会好起来的，她不安的心顿时落了下来。

翌日，言之醒了，妈妈把七七骂了一通，说她怎么能这么不小心，还让言之受伤了。

言之看着眼睛红红的七七说道：“杨阿姨，别骂七七了，要不是我让她一个人回家，也不会发生这件事了。”

妈妈听了只好作罢，嘱咐好她们之后，就走了。

“言之，都是我不好，让你受伤。”

七七双眼蒙上一层水雾，她不曾在任何人面前哭过，唯独面对言之，她总是这般无助。

那次之后，言之喜欢上了郁金香，他说郁金香是一种独特的花，是春天里最独特的花，它很坚强。

他说，它的香味，让人放松。

或许……那一刻……真的很放松吧……

言之告诉七七，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洋荷花。

因为一段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它有了这个名字。

他问七七，喜欢哪个颜色的郁金香，七七想了想说，黄色的。

言之的神色突然变了，双目染上忧愁。

后来七七才知道，黄色郁金香的花语：没有希望的爱。

她后悔，当初为什么没选粉色的郁金香：永远的爱。

要不然，言之也不会这般伤心。

她知道，纵然她选的是粉色，言之也会这般伤心，因为，他们身上，血缘的枷锁不可能消失。

谁也无法改变，所以只能自己改变自己。

### 第三章

记得言之刚来不久，七七就干了一件坏事，她看着言之比女孩子还漂亮的脸蛋，心中很不是滋味。

所以，她拿着“凶器”，摸黑进了他的房间，咔嚓一声，把言之的一头短发剪得东缺一点，西缺……缺什么，是直接没有了！

第二天，因为还小，言之看见自己的头发成了一种“新型”头饰，嚎啕大哭，不用说也知道是七七干的，因为这个家，就没别人了。

妈妈狠狠地打了七七一顿，七七也跟着哭，事情就变成了这样，言之哭，七七也哭。

因为住的是四合院那种房子，邻居都站在门口看，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妈妈虐待他们。

七七哭得声嘶力竭，言之哭得也更加大声，妈妈也只好放过七七。

深夜，言之看着浑身都是伤痕的七七，拿出了一个药瓶，小心地给她擦拭。

七七眨着大大的眼睛，看着给他上药的言之，心中又生了另一个歪念头。

“哈哈——”

七七一脚踩在言之的脸上，言之又哭了，不过这次，他哭得很小声。

她似乎知道言之的想法，擦干他脸上的眼泪，脸上写满了对不起。

言之不哭了就这么盯着她看，直到沉沉的睡去。

有人说，花开得最美的时候，不是入春时的悄然绽放，也不是入夏时它开得正盛，而是入秋时它凋零的时候，每一朵碎瓣都飘洒在空中，十分

的凄美。

花，开在飘落时。

正是因为短暂而华丽的生命，这一遭才会觉得不枉此行。

……

有一次，邻居小王背地里议论言之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七七听见了，把他打成了“猪头”。

“秋姨，你家孩子是怎么的，怎么还把我家小王打了，你看小王这脸，你让他怎么出门啊！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小王他妈妈牵着顶着个“猪头”的小王，骂骂咧咧地进了她家。

七七愤怒地说道：“我就是打他了，怎的！？”

“你这孩子，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你妈没教过你要尊老爱幼么！？”  
小王他妈更加变本加厉地说道。

妈妈急忙拉住正要冲上去骂人的七七。圆合道：“这样吧，我们赔钱，行不行！？”

“这样还差不多。”

小王他妈撇了撇嘴说道。

“两百？”妈妈问道。

“什么！？才两百，连医药费都不够付，我知道你也挺困难的，就五百吧！”

小王他妈丑恶的嘴脸，让七七发怒了，别说五百，她两百都不愿意给她！

“大婶，你儿子的伤，最多就是个皮外伤，买瓶碘酒就够了，两百都是多给了，你还嫌少！？那就依法追究吧！最多也就赔个五十。”

七七正准备说话，被言之抢先了。

言之认真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小王他妈支支吾吾地说道：“谁说的……小王骨头……都断了，我看你

们挺不容易的，就拿 200 吧，打官司多伤和气啊！”

她扯了扯小王的衣服，示意他装断腿。

小王立刻抱脚痛哭，在地上呼天喊地的。

七七看到这里，真的很想笑。

他们拿了钱之后，匆匆忙忙的跑了，而小王的腿根本就是好好的。

这母子，要演戏也不做全套。

不过，之后，妈妈训了七七一顿，叫她罚站，不许吃饭，可恨的是，晚饭还是她最爱吃的青椒肉丝！已是入秋，七七站在院子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

她摸着饿的咕咕响的肚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突然，房间里走出一个人，是言之！

言之拿着一碟青椒肉丝向她走来。

闻着他手中青椒肉丝发出的香味，七七顿时精神了起来。

“饿了吧，吃这个！”

她的口水流了一地，言之把青椒肉丝递给她，她猛的抢过去，丝毫不顾及形象的吃了起来。

“嗝——”

终于，七七满意地打了个饱嗝，摸了摸肚子。

“言之，你真好！”

夜色宁静，只有她们俩还在庭院中嬉笑。

风轻轻扶过面颊，像是流水拨动了琴弦。

看着被冻得瑟瑟发抖的七七，他抱住了她，用自身的温度给她取暖。

花开了，好美好美。

花落了，好清好静。

花开过，又落下，有一种心殇久久无法抹去。

言之从小喜欢弹钢琴，可是，家里没钱给他买钢琴，七七就想，她一

定要让他弹上钢琴。

隔壁李婶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中学的音乐老师，家里正好有一台钢琴，所以七七就去借用了。

月光下，言之熟练的弹着钢琴，声音十分动听，像是每一个音阶都被他的手赋予了生命。

他弹的是贝多芬的《月光曲》，略带一丝凄清。

钢琴如人生，是一首永远弹不完的小曲。

言之终于笑了，这是他来七七家第一次笑，她看呆了，月色下，言之的笑，是那么那么的好看。

月光下，那台钢琴和言之，仿佛溶为了一体。

月色如墨，言之如光。

## 第四章

七七听言之说过蝶恋花的故事。

世上，原来还有一种花，叫蝶恋花。

虽未曾见，只闻其名已然浮想联翩。

世间美好之物皆已占全，岂不羡慕世人。

莞尔一想，这花该是如何得名的呢，思来想去，倒想出些许因果来。

是蝶，总会破茧而出的。

是花，总会含苞待放的。

蝶儿未出，花儿未放，只是缘于时辰未到。

几世等待，只为今生相逢。

终有一日，花儿绽放，笑语嫣然，等待前世的承诺。

于是，晨雾中，蝶儿翩然而至，不顾风恻露重。

因为蝶儿知道，该是来还前世的缘了。

蝶儿恋花，是如彩云恋碧空般自然，亦如鱼儿恋池水般灼烈。

暖暖的日子里，花丛中，总可见那翩翩蝶儿飞舞其中，那般灵动、鲜活。

若是有些疲惫，于那花间停歇片刻，温床软玉时已不舍离去。

蝶为花狂，花为蝶痴，蝶儿幻化成了花儿的精灵，蝶与花的爱恋，亦唯有花蕊为之落泪。

只是，这份相爱真的太过辛苦。

蝶儿恋花美，花却随春去春回；蝶儿为花醉，花心亦盼随蝶舞。

欲罢还休的情，禁不起花开花落几春秋，待到红褪花散时，唯有花落蝶飞。

如花美眷，知己红颜，蝶儿不甘于前世的等待只为这一度春秋，只盼能与花儿长相厮守。

蝶儿问佛，如何才能与花儿不离不弃。

佛曰，情海无边，回头是岸。

于是，蝶儿明白，是非伤痕累累才可相伴依依。

蝶儿愿作那折翼的天使，哪怕终了时化作春泥，此生亦只与花儿共度。

花儿无语，心底却已泪雨潸然，恨上天为何不给这份缘，问天，天却不应，原是天亦不懂情。

天虽无情，人却有情。

世人感动于这执著爱恋，祈求佛的成全。

世人的万般恳请终于还是软化了佛心，只是蝶与花的相恋实是天理难融，佛有心成全却无力回天。

蝶儿不求别他，只愿此生与花儿为伴。

佛叹，世间之事，情为最重。

佛将蝶儿融入花中，此生后世永不分离。

于是，世间就有蝶恋花。

七七疑惑问道：“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傻呢！？”

她不懂，为什么蝶儿会为了花儿折翅。

“因为爱！”

言之说着她半懂不懂的话语。

“爱是什么？”七七疑惑地问道。

言之笑着说道：“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七七点点头道：“言之长大了！？”

“比你大！”言之好笑地说道。

“哦。”七七皱眉，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花儿恋上了蝶，蝶也恋上花，蝶去知多久，花落为下一年的花开，开始孕育着含苞的花蕾，花开万里香，春天年年有，花儿年年开，花满山，蝶满山，芙蓉花下不见蝶飞来，从花开到花落，也不见蝶飞来，有一朵大大的芙蓉花，久久也不肯落，言之知道那是为什么，它是在等那只蝴蝶……

蝶恋花是无言的结局，能相恋不能在一起，能相爱不能相守，这是注定的结局，为了一点点希望的明天，为了下一季花开蝶来，为了轮回续前缘，甘心情愿去等待，今天明天，今年明年，千年万年……

为了一份缘，花开是为了蝶儿再飞回来，无数次的花开，无数次的花落，为的是蝶恋花，花恋蝶的一点心愿。

## 第五章

自言之来了之后，饭桌上的“恶魔”更加猖獗。

“言之，吃肉！”

口齿不清地说着，门牙上还沾着菜。

“七七，你吃，哥不喜欢吃。”言之莞尔笑道。

“嗯！”七七疯狂地扒着碗里的饭，一手夹着一块烧白，一吞而入。

那吃相，简直就像是一个几十年没吃东西的人。

“七七，注意你的吃相，不然以后看谁敢娶你。”妈妈好笑地看着七七。

“我不怕！我有言之。”七七说完继续吃。

在这个世界上，要说她在乎的，除了言之，就是吃了。

“言之他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你会有嫂子的，难不成，你让他在婚房给你修一个阁楼！？”

七七手中的筷子顿住了，嘴角粘着一粒米。

“哥哥，是真的么？”她看着言之的眼睛，想要从中得到答案。

“不会的，哥哥就算将来娶了嫂子，也会给你修个阁楼的，直到你嫁出去，嫁不出去的话，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言之认真地说着，七七从他眼中看到了坚定。

她知道，他绝对不会骗她，绝对不会！

很多人，因为寂寞而错爱了一人，但更多的人，因为错爱一人，而寂寞一生。

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却注定了无法相守。

不是不够爱，只是我们无法确定这爱，是不是最正确的。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个陶瓷节。

七七看着自己手中的“四不像”，欲哭无泪。

言之看了看她手中的“四不像”笑着说道：“没事的，七七，这个给你。”

他把他做的那把泥的“同心锁”送给了七七。

“言之，谢谢你！”

七七高兴极了，拿起同心锁就往火炉跑。

言之看着高兴的七七，心中隐隐作痛。

或许……这样，也挺好。

他承认，自己很自私。

若是其他人也罢，可是……那人，却是七七。

看着眼前美好的画卷，言之的心也跟着乐了。

最终，七七如愿以偿，是把质地青色的同心锁。

她高兴地捧着那把同心锁，拿给言之看。

言之的心，也跟着这把同心锁去了。

飞蛾很傻，明知火会把它烧死，它仍想试一试，最终，却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他如此，她亦如此。

初二那年，七七疑惑地看着侧过去睡的言之问道：“七七和言之为什么会是兄妹！？”

他的背僵住了，顿了一会儿才转过头来说道：“可能是上帝安排的吧。”

言之强颜欢笑，手抚向七七的脸颊。

“为什么上帝会安排我们是兄妹呢？”七七问道

“我也不知道。”

“哦。”

七七感觉到言之的手很凉，很凉，就像刚刚进冷水里浸泡过了一样。

言之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收回了手，沉沉的睡去。

月光照在他的身上，背影略显落寞。

寂寞是黑色的郁金香，在无尽的黑色里，尽情的蔓延。

他知道，他的七七长大了。

第二天，七七还是像往常一样来言之的房间睡觉。

“七七，我们不能一起睡了。”言之蹙眉道。

“为什么？言之不喜欢我了么！？”七七心中写满了委屈。

言之为什么不想她和他一起睡觉，难道……言之讨厌她么？

“你长大了，七七。”言之叹息道。

七七摇头说道：“长大了就不能和言之一起睡了么？那我不要长大！”

“七七，不可以。”言之摇摇头说道。

“为什么！？”

七七不明白，为什么言之会这样说。

“因为，我们是兄妹。”

宿命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位置，即使短暂的错位，也终要回归本位。

他……错了么？

他的心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他不敢赌，他没有资本去赌。

如果，七七和他不是兄妹，也许会很幸福。

他不信命运，可最终也得对命运妥协。

他好希望，自己是一颗星星，深邃里闪着最亮的光芒，默默守望，守望那扇窗，守着七七。

那一夜，七七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

她明白，言之是哥哥。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能是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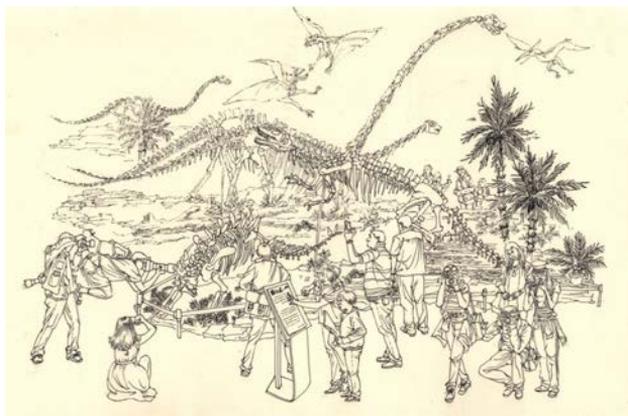
她突然觉得，自己好讨厌言之口中所说的“上帝”。

她突然好讨厌，“兄妹”这个字眼。

大安文學作品集

# 散文卷

担当 · 发掘 · 交流 · 传承





# 杭州行

曹 斌

---

记得高中课文中读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突然就对江南的温婉感到无限的向往，好想去看看江南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终于在这个炙热的仲夏，我坐上滚滚东逝的列车从巴蜀之地，直达传说中的杭州西湖。

我住的西湖景区，据说此地去年曾成功举办 G20 峰会。傍晚时分，天气已没那么炙热，我于是就近逛逛——湖畔大学、武状元坊、白堤，啊，这里每移足一步都是风景，每一次驻足都让人徊望，小桥流水，风帘翠幕，云树堤沙。兜兜转转，不觉已是夕阳西下。幸好在杭州这样贴心的城市，可以很方便地在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摩拜、小黄车等便利自行车骑行。于是我得以骑着小黄车畅游西湖夜景。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部，三面环山，面积约 6.39 平方千米，绕湖一周近 15 千米。湖中被孤山、白堤、苏堤、杨公堤分隔，按面积大小分别为外西湖、西里湖（又称“后西湖”或“后湖”）、北里湖（又称“里西湖”）、小南湖（又称“南湖”）及岳湖等五片水域，其中外西湖面积最大。在夕阳西下的西湖步行道上，我缓缓骑行，并不时驻足烟柳画桥，看荷花灼灼，亭立于西湖碧叶间；落日熔金，残阳铺水，半湖红透。远处夕照下的雷峰塔清晰的屏立于波光粼粼的西湖远处。七点正，西湖景区内不能骑

行了，我迅速将单车锁好放在湖边路旁，开始随行熙熙攘攘的西湖漫步者。画桥柳荫之上，但见枝枝翠柳随风摇曳，时见枝叶俯垂水面。步履其间，酷暑顿消，更有舟子呼唤，可坐木船一赏西湖夜色。孤山是西湖中最大的天然岛屿，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人工小岛鼎立于外西湖湖心，雷峰塔与保俶塔隔湖相映。苏轼有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真的，美丽的西湖无论风雨阴晴，无论白日夜晚总是妥妥的美丽着。

西湖旁就有雷峰塔。上塔一看，但见塔底已是断壁残垣，陶砖残损，原来这是真正的垮塌了的雷锋塔，现在只剩一抔黄土了。雷峰塔下据说曾镇压触犯天条的白素贞。今天我们看到的矗立于原雷峰塔基上的新雷峰塔，是近年按南宋时塔的外观，沿袭平面八角形楼阁式制型五面八层修复的，各层盖铜瓦，转角处设铜斗拱，飞檐翘角下挂着铜风铃，古色古韵。夕阳西下的时候，雷峰塔岿然矗立于西子湖畔，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倩影依依。

第二天和同民宿的两位女大学生一起游云栖竹径，这里是新西湖十景之九。走在竹篁幽幽的山道上，我突然有种在四川蜀南竹海一游的感觉，但这里的竹子规模不及蜀南竹海的五分之一吧。但此时在这个炙热的盛夏早晨，在这树木荫翳蔽日的林间，夏日的燥热顿然消失。行进中还看到许多高大的乔木，几棵树龄千年以上的枫香树，粗壮可容三人合抱。走到一处叫“遇雨亭”的地方，据说乾隆皇帝登此山时曾在此亭遇雨。

云栖竹径在五云山麓，和我同行的两位女大学生有同学聚会，不登五云山了，我们就此别过。五云山，海拔 334 米，地处钱塘江和西湖之间。我沿着一条颇陡的石板路拾级而上，开始登五云山，走走歇歇一个多小时，终于爬到五云山顶了。山顶，一株千年银杏赫然矗立于一座庙宇前。树皮斑驳，主干中空，干中生有石楠、水腊各一株，仿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大树基部四周萌发出许多大小枝干。树后就是真际寺遗址，进寺内一游，

这里贡奉着财神菩萨。但大部分房间被辟为茶室，环境清幽，细品由“天井”水沏成的龙井茶，实在是一种清冽的享受。

借问住持钱塘江何去？言下山左拐西行。我看也只有一条石径路可行。一个人在静谧的山路上走着，近中午的强烈的阳光也只是偶尔从树隙间洒漏下来，只有我的啾啾的脚步声在莽莽的林间回荡。一路荒凉，走了好一会儿，终于到了有民居的地方，问一大婶，据此最近的钱塘江咋走？突然从侧后传来一个热情的女声：“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了。”我看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原来她是当地人，正好与我同路，一路上我得以亲自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一方水土真的养一方人。至此管中窥豹，便在脑海里生出一副温婉动人的娇俏女子唱着吴侬软语的江南小调的图景。

据说，钱塘江有南北两源，北源从新安江起算；南源以衢江上游马金溪起算。我看到的这段钱塘江干流，流经杭州市区。伫立于钱塘江边，从仲夏骄阳似火的宽旷的河面向对岸眺望，但见钱塘江面宽约六七公里，不远处的钱江西兴大桥，据说是浙江省首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斜拉索桥梁。钱塘江两岸排列着的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大厦，凸显着杭州作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风韵。

随后我来到位于杭州市河坊街的胡雪岩故居。一代传奇红顶商人——胡雪岩，杭州人，祖籍安徽绩溪。幼时家贫，进一钱庄当学徒从杂役干起，因勤劳、踏实成为钱庄正式的伙计。后在浙江巡抚王有龄扶持下，自办阜康钱庄。又因力助左宗棠有功，受清廷嘉奖，封布政使衔，赐红顶戴从二品。在其鼎盛时，胡雪岩除经营钱庄外，兼营粮食、房地产、典当，还进出口军火、生丝等，后又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成为富甲一时的红顶商人。其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占地面积 10.8 亩，建筑面积 5815 平方米。其故居材料均以银杏木、楠木等名贵材料来建造，可媲美皇家宫殿。建筑布局紧凑，居室与园林交融，古宅内有芝园、十三楼等亭台楼阁，是一座富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又颇具西方建筑风格的宅第。胡雪岩的成功，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用人，取人之长，不求完人。胡雪岩的致富途径乃是清朝官商之间的权钱勾结，这使胡雪岩能够迅速堆积起如山的财富，又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肮脏的政治漩涡中，胡雪岩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成了牺牲品。而 19 世纪中后期的清朝，西方殖民者已经打开中国大门，胡雪岩受到强大洋商们的挤压。因而胡宅建成后仅仅 10 年，胡雪岩便因为经营失败，家资罄尽，死于忧惧与潦倒之中。不得不叹一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有的时候，富贵只如云烟，多的人没有心看云卷云舒，我只盼自己能借着后生看这段历史的便，跳脱金钱的泥泞，求一时片刻的闲心。有些景，没有闲，是赏不来的。

灵隐有仙人——第三天清晨六点多我就骑着小黄车向灵隐寺而去，七点整灵隐寺正式开门。

灵隐寺地处杭州西湖以西，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灵隐寺的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他在东晋咸和初，由中原云游入浙，至武林（即今杭州），见有一峰而叹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前建寺，名曰灵隐。南朝梁武帝，唐大历六年，五代吴越王钱缪，南宋高宗与孝宗时期，清康熙二十八年，灵隐寺都有修缮。灵隐寺确实深得“隐”字的意趣，整座雄伟寺宇就深隐在西湖群峰密林清泉的一片浓绿之中。寺前有冷泉、飞来峰诸胜。

今天的灵隐寺是在清末重建基础上陆续修复再建的，寺庙占地面积约 87000 平方米，灵隐景区总体占地面积约 2577000 平方米。灵隐寺布局建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三大殿，（天王殿上悬“云林禅寺”匾额，为清康熙帝所题）。同时向两翼布局，先后建成线刻五百罗汉堂、道济殿（现称济公殿）、客堂（六和堂）、祖堂、大悲阁、龙宫海藏（藏品陈列）；并于原罗汉堂遗址重建五百罗汉堂，陈列平均身高 1.7 米的五百青铜罗汉，堂中央另建 12.6 米高的四大名山铜殿。据说人们入寺进香，根据

自己的年龄入罗汉堂数罗汉，可据罗汉的神态和功德占卜吉凶，预测今年的运气祸福。

灵隐寺自创建以来，高僧云集，文人荟萃，儒释交融，谈禅论道，一吟一咏早已蔚为大观。寺内收藏有许多名人诗篇文献，如唐朝司空曙、白居易、宋之问各自写的《灵隐寺》诗作、宋苏轼的《留题灵隐寺方丈》等；诸多文化遗产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明董其昌手书的《金刚经》册页、在乌金纸册页上以金粉书写的经文《佛顶心大陀罗尼经》、唐唐僧贯休的《十六罗汉图》等。另外清乾隆帝的行楷书“雅宜清致”、康有为的书法、吴昌硕书法绘画、章太炎书法等，以及大量拓片都弥足珍贵。此外，寺内还存有不少年代久远的佛像、法器、御碑等历史文物。我印象深刻的电视连续剧《济公活佛》《新济公活佛》的许多场景均是在灵隐寺实地拍摄而成。

出灵隐寺，对面即是飞来峰。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登飞来峰》诗云：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据说写的就是这里。但见飞来山怪石亭岩，如蛟龙卧虎，似奔象猿啼，仿佛是一群石质动物园。怪石时不时就挡住攀登的小径。山上老树古藤，盘根错节，可攀援，可坐立，可荡秋千。到飞来峰上并未见千寻之塔，但见岩骨露脊，山石嶙峋，顶上几无一寸平坦立锥之地。且树木环绕飞来峰顶，无法俯瞰山下。飞来峰并不高，168米而已。脚程亦不过十几分钟，却为何让王丞相发出“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喟叹。我认为，人之于境界，无非心胸罢了。

傍晚，我行至南屏山北麓的净慈寺一带，八点整，净慈寺钟声响起。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南屏晚钟”吗？这清越悠扬的钟声，与我记忆中的《南屏晚钟》这首歌重叠着：“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这钟声穿越千年，穿穴回荡，翻山越谷，曾飘荡大半个杭城，如今亦让多少人梦回 80 年代。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是一座充满水韵清风山色绿影的城市，一座起源于良渚文化的精致和南宋大气的历史名城，一座拥有万向等大企业、全国首个国家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一座拥有斑马线前自觉礼让行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杭州，你傍湖而兴，一花一风景，一步一诗情，这一座人才辈出的城市满载昨日的期许，正向更美的明天行进！

# 红楼有梦，梦里无殇

曹秋玉

---

闲来细翻书，随文探红楼。红楼有梦，梦里无殇，大概只是众生的愿望吧！

宝黛的三生梦，钗黛的爱情梦，王熙凤的富贵梦，晴雯的女儿梦……许许多多、形形色色人的风流梦，梦了半生，终是生离死别。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黄土掩风流。可叹人生短，梦一场，终辜负了花样年华。

去夏道秋冬，蛰伏了大半年的我，常忆过往岁月，年少痴狂。弹指间，笑春风。虽心念美好，然人世间的美好，也就一念罢了。念念不忘，未必就有回响。走着走着，或许就散了；爱着爱着，或许就淡了；念着念着，或许就忘了……莫失莫忘，得失随缘。

从没伺弄过动物，也没耕养过花草。有幸得遇水仙，挑了一盆，回家修枝剪叶，洗尽根茎，再换上一汪清水，阳光沐浴，微风轻漾。默默凝视，静静守候，想着必会有那“亭亭绝世妆，雅意在芬香”的佳境。就这样，在梦中看见我的水仙花开放了，无比茂盛，满满地开了一盆，发出一阵阵锐利的芬芳，香气直钻心底。然数日之后，水仙枝繁叶茂，唯不见花团簇拥。我的水仙花儿啊，梦里花开几度了，它到底是辜负了我。

又说蒲公英随性，无欲无求，无牵无挂，自由自在。风动而行，风静而安。看似随遇而安，却身不由己，万般无常。蒲公英说：你若等待，自有风来。它的心愿大概就是与君同比翼，随风飘万里吧。

你不来，我不走，三生石上，木石前盟。宝黛之爱，看似荒唐言，却是心酸泪。向来缘浅，奈何情深。你转身的一瞬，就是我萧条的一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生命的旅程虽短，却充斥着永恒的孤寂。夕阳西下，晓风拂面，昏黄孤灯，寒风乍起，柳叶乱纷飞，归人意迟迟……此情此景，终如流水东逝。

当我们坐在这里，香茗在手，《红楼》半握时，可曾渐入了先生的心境。梦中的红楼，是喜，是忧，是聚，是散，透散着醉人的感伤。

我的红楼梦，我的永无殇。

# 在桑树中摇曳的童年

陈 剑

---

我国是一个农耕古国，栽桑养蚕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史记》就提到黄帝之正妃“嫫祖始蚕”，《诗经》中亦有大量的桑蚕描述。这个传统一传承，传遍神州，传入华夏子孙的脑回沟。五千年来，中华大地的田边地头就很少空着，多被一些或身负重任或闲适洒脱的桑树把守。

桑树类似无花果，不开花，直接结果。几场春雨一来，桑树就发芽结果长叶子，春夏季可以长期采摘桑叶喂食蚕子。秋风一吹，遗落在枝头的桑叶就人老珠黄，嫩蚕无法啃老叶，只好摘下入药、喂兔子；赖在树梢的也如秋后的蚂蚱，撑不了多久就会被秋风、顽固者将被冬风扫成落叶。

春风一吹，大人小孩都比较上心桑树新发的芽苞。大人们关注什么，我们小孩子不清楚，反正我们小孩子关注芽苞，其实是关注着芽苞上渐次露头的绿色桑葚，那是物质匮乏、水果不丰时代对孩子们舌尖的莫大诱惑和补偿，看着就口水滴答，忍不住摘下几粒丢进嘴里，彻骨的香酸，浑身地激灵。

掰着指头数日子，挨到桑葚发红变紫，但见桑树上、绿叶间，大小吃货指指点点。摘吃桑果，母亲最先持反对意见，说吃多了很容易拉肚子得毛病，明令禁食；有时候见母亲也摘了几个来吃，甚至院子里德高望重的黄么婆也常摘些回家，母亲才改口要我们适可而止。小孩子的自制力是不难想象的，小孩子的适可是不易自止的，一吃就不可收拾，回家被大人批

评就想赖账，但又怎赖得掉？乌黑发紫的嘴唇没有个三五天的“风化水漂”怎会掉色？我最喜欢把自己装进挂满桑果的桑枝丫盘，就像把自己丢进有足够储备的诺亚方舟，吃饱了，摇一摇，嚙囊就腾出了一些空间。就再吃，就再摇……藏身桑枝间，随手摘果果，嘴里头品的是桑果沁人心脾的香甜，心里头转的尽是要不完不差钱，有这幸福的体验，即使是父母提着响竿儿追过来，也很不想“下船”。或许是这种记忆刻进基因，每年春夏期间，只要一回农村，小女儿就总是不着家，待到千呼万唤喊回家吃饭，就见满嘴乌黑，还说肚儿不饿不想吃饭。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次舌尖上的意外经历，让我对“上船”摘果果顿失兴致，“滑铁卢”一滑就滑到冰点，滑过二十多年。好像是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割兔草时看到路边一棵树上的桑果又大又红，赶紧摘下三五颗就往嘴里灌。嘴巴还没来得及开嚼，手爪爪已经开始了下一轮的采摘。当第二轮的一拳已经摘满，就感觉嘴里出了状况——很多蚂蚁样的小虫在舌尖各处、口腔四壁乱爬，哇一声吐出去，果见满嘴的蚂蚁小虫，黑的红的都有。以毒攻毒，这些小虫赶走了我胃里的馋虫，这一赶，有效期就超过了二十年。现在，中医里说桑果是个宝，但我依然吃得很少，且吃前会细心的用盐水反复冲泡。

时过深秋，桑果早没了，桑叶快光了，甚至连桑枝也被叔伯们剪掉，只留着光秃秃的丫盘，甚是萧条肃杀。大地在这个时候开始内敛，人类在这时候开始内耗。修房造屋、结婚请客……除了出生和死亡不能自定，其他的很多大事都在此间完成，这给萧条的时令多少添了几分喜庆。我们小孩子无钱无权，但不乏喜庆，除了与大人们同喜之外，很多时候就来自于那些光秃秃的桑树丫盘。爬上丫盘，放好身子，面对众多的枝丫秃顶，感觉不逊于大国总统面对各色的核按钮，更不逊于汽车司机手握神奇的方向盘。握紧枝丫，猛烈摇撼，口中高念：“车车，嘎嘎！”顿感啥都有，顿觉啥不缺。坐在大路边的“车车”上，经常会幸运地见到挑着脚篮的嫁迎

队伍。院子里的叶六哥比我们大好几岁，此情此景，他会在队伍经过之后带头教我们念新的口诀：“人不骚，没得娃儿抱；人不坏，没得后代！”边念边摇，边摇边念。挑脚篮的听见了，重任在身，只急得干瞪眼。

桉树白杨千丈树一般直插云霄，没有丫盘；黄桷树有丫盘，但干壮盘高，只适宜躲猫猫；柑橘桃树有丫盘，几年就长得水桶粗，摇不动就缺了动感，再说了，那可是上得台面的果树，谁家会拿给你玩？只有桑树才恰到好处那么贱，不会几下长胖，不能先天参天，长到我们小屁孩高就开始分丫，就受着人类的刀剪斧砍，一砍就砍成了我们小孩子的“车车”方向盘，郁闷无聊没事干的时候，总有小伙伴提议：“走，坐车车！”这个语境中的“车车”发音与象棋中“车”一样，这样的语境把我推上“车车”，一“力拔山兮”起来，就更有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的精神错觉，可以神游千里，可以梦游万年。我父亲在重庆上班，每年春节前后回家探亲。“车车”的摇动，让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在梦中，我常和妈妈一起把父亲接回家，接人的地点不是重庆，不是车站，而是伯伯叔叔们的某个房间，那是我经常与本家哥姐们躲猫猫的地方，那也是爸爸回家后必不可少的拜访之地。“车车”的摇动，也经常让我做着地动山摇的恶梦，在梦中，行星恒星各种天体都向我砸来，它们很多像草帽，有些像紫红的桑果，有些像洗锅的刷把……暴风骤雨般向我砸来，我无处躲闪，直到蹬腿醒来。

养蚕是个技术活，是个累人活，现在的农村几乎没人栽桑养蚕去挣那几个盐巴钱，遗留在田边地头的桑树，桑条猛长，有丫无盘，再也不方便做“车车”的主演。桑叶的受宠也仅限于进了兔子的嘴巴，或者包着面团烙麦粑。不再“力拔山兮”坐“车车”的我有时候也晕动，可那不是因为地球的震动状态，而是因为面对电子屏幕工作太久。吸着田间的土气草息，摸着如往的桑叶桑枝，无邪的童年有时会在这摇曳的桑树中向我走来，我能回应她的，就是笑笑地来个嗟叹。

# 三代人，七十年，自贡情

陈凡逸

---

“我是你温暖的怀抱中，一粒小小结晶，我的爱为你闪亮，心儿透明纯净。”每当吟唱歌曲《相爱无尽》，我总是心潮澎湃，家中三代人的青春融入进了这座城市，一种“我们是自贡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爷爷是30后，出生在内江市威远县皂角湾，家中排行老六。由于家中兄弟姊妹众多，1950年，读完小学未满15岁的爷爷便走出威远来到自贡，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位于大安区盐店街进盐坝的德生机械厂当学徒，学习车工。踏实肯干、善于钻研的爷爷在学徒生涯便掌握了基本的车工技术，为终身从事机械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52年，爷爷通过招工进入到自贡轻工机械厂。凭着“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奋斗精神，技术过硬的爷爷，28岁就评上了六级工，还当上了市级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的黑白照片在市文化宫宣传栏展示，别提多光荣了。“新中国的许多大事件，我都亲身经历过；自贡市的许多工业建设，我也参与过。”爷爷告诉我，年轻时候正处于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同事们都甘于奉献，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自己更是时刻冲锋在前，“那时候，我们的精神就是：我是祖国一片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爸爸是60后，从小长在红旗下。乘教育之风，砥砺前行，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85年从自贡工业学校机十五班毕业后分配到自贡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后成长为一名党员，因为工作出色还被评为自贡

市“新长征突击手。”面对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下岗浪潮，刚工作几年的爸爸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转行当起了彩灯人。自贡灯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天下第一灯”的美名蜚声中外，自贡也因彩灯被誉为“中国灯城”。“有中国节的地方就有自贡灯。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去过了，每当看到自己和工友制作的自贡彩灯点亮城市夜晚时，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爸爸说，我们生活的自贡有 10 多万人从事与彩灯有关的行业，作为其中一份子，要脚踏实地地做灯，在平凡的岗位扎根，讲好自贡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我是 90 后，作为独生子女，从小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小时候住在自流井区源渊井社区金钩湾六组的土墙房里，读高中时随着棚户区改造搬进了现在位于高新区汇川路的高楼里。走出自贡，来到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读大学，加入了校学生会，通过学习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每当将自家冷吃兔带给五湖四海的同学品尝，赢得阵阵掌声时，就会乘机向大家宣传自贡，邀请大家来看灯会。毕业后留校团委任教，总是喜欢将自贡灯会的发展创新思维作为案例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分享，结果每到寒假就有一大批师生来自贡看观会。

如今的我，坚定选择回到生我养我的自贡工作，用笔和镜头记录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为盐都自贡的明天鼓与呼。截至目前，我已经在《四川日报》《四川经济日报》《重庆晚报》以及央视网、中国网等媒体平台发表过宣传自贡的文字、图片，并报考了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继续教育课程，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终身学习观念。

三代人，七十年，自贡情。伟大的中国梦从一个个平凡的中国人身上开始，回望前路，爷爷和爸爸都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自贡这座城市，他们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教会我做事先做人，感召我把对家乡的爱融入到平凡的工作中。而我也将承袭这份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励志耕耘，锐意进取，为自贡发展挥洒热血，为国家进步贡献力量，共同铸就辉煌的中国梦。

# 雨霁尖山游记

陈 军

---

钟灵毓秀，林壑优美，巍然屹立于自贡西南者，尖山也。时乙酉年，虽已仲春杏月，仍春寒料峭，连夜春雨绵绵不止，待清晨，犹淅淅沥沥。相约至景区，满目山青水碧，经风雨之洗，景丽人稀，却正合游兴，同学诸人，皆倍感惬意！

夫尖山者，山虽不高，然苍松叠翠，绿竹掩映。水虽不广，然如佩如环，深幽藏隐。山水之间，有桥如练，碧波之上，轻舟荡漾。红壤露于水岸，波澜微拍；石径绕山而设，渐入佳境。

沿山上行百十级，已至山脊，豁然开朗。桃林数十亩，花团锦簇，红盛白衬，如火如荼。芳草地上，落英缤纷。同学均互拍自拍，合照留影，欢声笑语，风茂之年，更显童趣！

路边一单薄少年，年约十岁，摆摊售野菌，众皆不识，无问津者。高岛甚怜之，并感其所贾，终仍购一袋，谓同学曰：此吾等午餐之汤菜也。

又复前行，有亭廊翼然而设于水池边，其内诗画参差挂饰，清新雅致，其外池面静谧如镜，池中锦鲤成群，嫩柳无语轻垂，不扰其怡然之悠游也。设计者融人文与自然相搭配之匠心，由此可见。

徘徊观赏间，不觉晌午已至，归于就餐处。待餐之时，同行皆低头发信息，评趣照，唯高岛心仍挂念野菌。入厨房，求教于庖厨，始知其为牛肝珍菌。喟然叹曰：噫！山有此珍，人却未识，惜哉惜哉！毅然再寻少年，

购其所余，以飨吃货之馋嘴也。

及开席，杯盘重叠，特色烤兔，一鸡四吃，烩野生牛肝菌，不一而足，美味珍馐，大开胃口。且燕子叶子各出红酒白酒，腐败若此，足矣。唯同行玉琴，达勇与热心之魏大哥仍需驾车服务我等而不能饮，甚憾之。因互慰道：兄弟相会应千觞，下次有约当补上！

宴毕，已微醺。漫步返回，忽视红群叶子江艳，著红衣，腮红晕，款步轻移，恍如红桃相与随行，不舍就此而别也！

至若出山门，山蒜野芹折耳根，价廉物美任凭选，满载而归，兹不累述。一言以蔽之：山肴野蔌，生态天然，尖山之馈焉。

# 偷闲一游

陈 全

---

人的一生都得在忙碌中度过：七岁“发蒙”，为学习而忙；开始工作，为事业而忙；组建家庭，为生计而忙；更有甚者还要为名忙、为利忙、为位忙、为权忙……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忙碌与闲适，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是对时间的两种不同分配而已。忙碌与闲适，小而言之，错杂于一天之中，大而言之，交叉于一生之中。二者交替，组成一道如同昼夜更替的风景线。

我坐在那里默默地回想自己所知道的以前时代，脑海里渐隐渐远，想想现代人，看起来很忙。其实，并非人们真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忙，而是现代的生活把我们卷入“忙”的漩涡中，不由自主地不得不跟着汹涌的人潮旋转起伏。因而，我们虽置身于这丰富多彩的世界，却如跟着大队游山，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地赶路，形体虽十分劳顿，内心却一无所获。

因此，如何捕捉一点不受干扰不受牵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做一做自己的主人，是很要紧的。因为只有做回自己，拥有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的时刻，才能随心所欲地撷拾到人生旅途中那些值得尝味，或值得珍重的东西。

古人欣赏“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而这“半日闲”的偷得却需要一些当机立断的果敢。要能毅然摆脱那已经陷入固定轮回的日常琐事，挥刀斩断那些牵丝攀藤、永远没完没了的俗务，腾身出来，毫无牵挂，潇潇

洒洒地脱身一游。即使只有半日，也可以涤净尘虑，使精神焕然一新。这种“偷闲之游”容易被人认为行为怪诞，可是，当你能享受别人所享受不到的悠哉游哉之乐的时候，别人的大惊小怪又算得了什么呢？

既然这种闲暇需要“偷”得，就不能早定计划，亦无须预约游伴。最好是临时一看，天气相宜，或春暖，或秋凉，或微云，或雨后，而凑巧这时又可以摆脱有关家属或上司的牵绊，体康身健，袋中恰有余钱，即可毅然成行。

你到达公交车站，任意选择一条远近相宜，乘客稀少的路线，即可买票登车，拣一靠窗座位坐定。车开之后，凭窗远眺，天光云影，远山近树即可像弧形全景大银幕般一路展开，任你观赏。此时绝不必再顾到公文案牍，也不必再分心柴米油盐，更可对人事恩怨淡焉忘怀。自己随心所欲，任灵感飘往何方，尽情领略大自然的宁静悠闲；这时，你与自然方始真能合而为一，你才能享受到返璞归真之乐。

游的真正佳境是随遇而安。既云游览，则到处都是欣赏的对象，原不必一定要到达某处之后，再郑重其事地去观赏。

我曾由牛佛至内江报恩寺，抵步之后，发现此处原不过是商贾相欺，肮脏杂乱的处所，毫无雅趣可寻。和沿途那绵绵阡陌，密密桑田，亭亭玉树，以及蓝天白云，小桥流水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当你偷闲半日之际，只要乘车至适当地点坐一往返。在目的地下车之后，如景物尚可，不妨略做逗留，随意观赏一二。万一该地无甚佳处，则回程时间一到，即可登车赋归。此时或正丽日当空，阳光灿烂；或已暮霭沉沉，晚霞似锦，原野景色，比之来时自然又另有一番值得观赏之处。

待你游罢归来，带回满怀诗意和焕然一新的精神，这时再用开朗的胸襟，豁达的态度，来看你周遭的人和事，以博大对渺小，以优容对攘夺，以旷达对沾滞，以洒脱对沉迷，定觉心情恬淡宁贴，与未去之前迥然不同。

人生原只是我们在漫漫不可捉摸的永恒中的一段旅程。我们既有机会来到这多彩多姿的人世间，也正应如一个内行的旅行家，不只是一要跋山涉水，走完我们的旅程，而且更要懂得欣赏留连，当走时走，当停时停。走时是为赶往另一佳境，停时是为领略把玩。

“闲”并不乐，懂得忙里偷闲又能善用其“闲”，始为至乐。忙与闲是一种志趣，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艺术。忙要忙有所值，忙有所得，忙有所益；闲要闲出雅兴，闲出品味，闲出境界！

# 夜自习

陈于从

---

我最尊敬的胡开基老师去世了，我匆匆赶去他老家，给老师上一炷香，叩上三个头。抬头看着老师遗像，据说是三个月前照的，面庞瘦削，脸色苍白如纸，眼睛微闭。不敢想象老师最后几个月的日子是如何熬过的。我恨自己，在老师重病期间，没能去看望他；我恨自己，曾经答应老师组织同学会，老师也特别期待，可是直到老师离开人世也没能组织。

28年前，老师已经52岁，他是一名民小老师，教我们语文。女儿刚刚高中毕业，代课教我们数学。当时小学是五年制，小学毕业升初中也要升学考试。七八个毕业班，400多名毕业生，只有50名才能考上初中，升学压力很大。在五年级上期的下半学期，老师突然说到他家去上夜自习，不收一分钱。他先征求学生们的意见，让学生们回家跟家长商量一下。统计下来有30多个学生要上夜自习。老师又计划安排夜自习同学晚上住宿的问题，老师家离学校大概4里路。离老师家近的就回家去住，远的安排在附近的同学家住，我被安排和同学李吉焕住在一起。带着些许的紧张和期待，我们要上夜自习了。下午放学，我抱上一捆麦秆，提上几斤玉米（那时家穷）来到李吉焕家。他家是土墙房子，一间堂屋，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李吉焕父母住，另一个房间被隔成里外两间，里间李吉焕两个读初中的姐姐住，外间我和李吉焕打挤。晚上六点半钟，我和李吉焕就来到了老师家，同样是三间土墙瓦房，门前有个很大的晒坝，当时还没有打成石灰坝子。

堂屋进深很长，面积大约有 30 多平米。正中墙上张贴有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华主席的像。右面墙中央贴满了孩子们（其中有两个还是我的同学）的各类奖状。左面墙上贴着一些陈旧的报纸。地面是泥土的，但是十分平整。地上早摆放好了两排“桌凳”，桌子有旧方桌，有烂条桌，还有一张“长桌子”，是用两块旧长木板当桌面，下面用两坨石头支撑起做成的。凳子，有圆凳方凳条凳矮凳高凳竹篾凳，长短不一，高矮相间。右墙中间奖状下边挂着一块黑色木板，据同学说是从一个黑色烂柜子上取下来的，算是黑板了。要到上课时间，同学们陆续到齐了。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煤油灯（那时还没有安上电灯）一个一个放在桌子上，有圆瓶的方瓶的，还有几个同学带来了马灯。有七八个同学没有带来。上课了，老师高大的身躯出现在我们面前，老师身材魁梧，足有 1 米 8 左右，四方脸，戴副老花眼镜，讲课声音洪亮。尤其读古诗文时，很有古人朗读风范。踱着细步，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声调拉得特长，就像唱歌一样。天黑下来了，老师教我们点上煤油灯，先将灯芯拔出一点，容易点燃。点马灯时先拧开马灯底座，拔出灯芯，点上后再罩上灯罩。老师要我们预防火灾，特别是女同学看书时头不能过低，不然要烧着头发。夜自习上两节课，从晚上 7 点到 9 点半。第一节上课，语文数学轮着上，因为升初中只考语文数学。第二节学生自己复习，老师在旁看着。第一节是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读书的方法：有朗读默读速读浏览等等，他还一一作了示范，并让同学们尝试着去读。时间过得飞快，第一次夜自习一会儿就结束了，老师叫大家不要慌，好在天气晴好，他先让有马灯的同学领着在他家住的同学先走，余下的胆大男生领着同学也走了，剩下的胆小男生、女生由老师及老师的家属一个个送回住处。

第二天晚上上课，昨天没带煤油灯的同学都有了煤油灯，有两个同学是从家里“偷”来的，余下 5 个是老师想办法准备的。老师问我们昨晚睡得好不好，半数同学说还可以，我没有吱声，也许是兴奋，也许是认床，

我一夜没合眼。老师要我们按时作息，最迟 10 点半必须睡觉。老师常说“饱学饱学，吃饱才学”，特别强调一定要吃早饭。我们远道的同学，一般在哪家住，就在哪家搭伙吃饭。第一节课上数学，上到一半的时候，就闻到了菜油烙麦粑的香味，真香呀，有些同学馋得差点就开了小差。熬到下课，师娘果真端着一盆子烙麦粑出来，老师让我们每个同学都拿来吃，烙麦粑我最喜欢吃了，尤其是锅底的，油最多，又酥又脆。在家我最小，妈妈烙麦粑时总是把锅底跟我留着，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多，不一定留得住。其他同学估计也有类似情况。今天在老师家里，可没有什么优待，但是都吃得特别香，特别甜。

以后隔三差五的教数学的小胡老师和师娘都会在夜自习第一节课后准备好一些吃的让我们加餐，扯麦粑，敲麦粑（和好的面团弄成坨坨煮来吃），烙麦粑，烧红苕，包谷粑等等，最高级的算是面条了，在家里一个月才能吃到一回。

天气逐渐变凉了，晴好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课间时到坝子里疯一会儿，有时疯起劲了，会超过 20 分钟，老师也不喊我们，只是不能超过三十分钟。坝子里黑灯瞎火的，但我们还会搞些游戏：“捉迷藏”“攻山应山”，“抬洋油桶桶”“斗鸡”等等。

时光荏苒，转眼春节到了。我和几个同学商量着到老师家拜年。说好正月初六去，结果那天下小雨，去约同学时，有一个说路溜，有两个去走人户了。我一个人也不敢去，我天生胆小，很少单独和老师说过话，还有我怕狗，三年级时被我们队上的一条大黄狗咬过，现在右大腿上都还有两个大大的齿印。没办法，正月十一，正好赶场，我去找写春联的给老师写了一副对子。上联：老师教我费尽心血，下联：努力学习攀登高峰，横批：努力学习。开学时把它送给老师，老师展开看看，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当时我弄不懂为啥老师有这般表情，还以为老师生气了呢。现在才知道原来那副对联特差劲。老师语言文字功夫了得，尤其擅长古诗文和对对子。他还出过一本“古诗文”集呢。不过当时老师还是夸奖了我，说我学习努

力，又懂事。

临近升学考试前的一个晚上，我们还在上夜自习。第一节课，外面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雨越下越大，屋外电光闪闪，雷一个紧接一个，像赶趟似的，雷声震得我们耳鼓发麻，好像耳膜都要震裂了。突然，一道蚯蚓状的金光向我们直袭而来，接着“咔嚓”一声震天巨响，我们好像觉得有什么东西飘进了“教室”，随即听到“啪”的一声巨响，像是巨型火炮在墙角爆炸一般，有的同学还说看到了烟雾。煤油灯被震灭无数，“哇”的一声，半数同学都被吓哭了。老师也被吓得一震，稍作镇定之后，老师说“不用怕，这是雷公公下地检查呢，你们是好孩子，雷公公是不会伤害好孩子的。”“漏雨了”，有同学惊呼。大家这才注意到，房顶半数地方开始漏雨。雨滴从房梁上，从瓦片与瓦片之间，从墙壁上滴落下来。师娘、小胡老师开始找家什接雨。脸盆脚盆缸钵土罐水桶瓷碗等摆满了教室的各个角落。老师叫我们不要怕，雨一会儿就会停。大雨足足下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小了，雷公公也收起它狰狞的面孔，回家睡觉了。晚上10点半，老师宣布放学。这是我们上得最长的一次夜自习，老师不让我们单独回家，说下了大雨之后有山洪，他要用他家仅有的家用电器——手电筒一个个送我们回家，我是11点的时候被送回的，估计最后一拨到家的得12点左右吧。

终于升学考试了，我们不负众望，考得很好。我们班45名同学，有11个考上了初中，在全乡八个毕业班中升学率排名第一。老师笑了。就在那年暑假，老师上夜自习的事迹被区广播电台广播了。

老师去世后的第三天，我再一次来到老师家，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不想老师已经上山了。天下着淅沥小雨，踏着泥泞我爬上了老师老家背后的大山，在老师坟前久久凝望。老师生前会点阴阳地理知识，安身之所是他老人家自己选的，此处视野开阔，一览众山小。老师的头正朝着他曾经任教过的学校，他要看着一拨拨的学生健康成长。

# 品味喝茶

程 明

---

做学生时，想不起喝茶。偶尔喝上一杯茶也是一口气吞下去，只为解渴。茶是涩的，留在口腔里的余味，倒还有点淡淡的苦。

后来，到机关工作，渐渐与茶接近，不知不觉还有了那么一点儿茶瘾。茶瘾，一旦成为癖好，就一日不可缺了。这时候，喝茶似乎也上了档次，不仅对茶质、水质的要求愈发精细，气氛、心态也有了讲究。这时候，喝茶已不再是喝，而是慢慢地啜，悠悠地品。茶在口腔里停留、缓缓流转，茶味，便一丝一丝从苦涩中拨出来，渗开去，含在嘴里，满口清香。喝茶，能喝到这个境界，喝成一种心境，喝入一种幻觉，大概，也算是喝出了一种茶的精神和意气。

读书，曾读到过一篇论“茶道精神”的文章，概括为“和敬清寂”四个字。这里包含着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的因素。如此看，茶在这里，物质的东西已被变换，被赋予了更多形而上学的意识。茶道，使茶脱俗而不超凡，而指向一种文化、一种情操、一种境界！

但是，现实生活中，生活更多是一幅世俗的图画。因此，茶的意味，也就更多属于物质的，喝茶的人，也是在喝一种不同的境界。大碗茶，吆喝着喝；粗叶茶，草棚瓦舍中喝；精致的茶，雅舍或者茶房中品。至于“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则喝的是茶中之茶，喝的是一份闲情，一份意趣，一种人生

境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同的人喝不同的茶，各喝各的生活，各喝各的味道。

当然，茶，可以解渴，边说边笑，说古道今，谈天论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茶，也可以独品，清思寂想，抚摸风月留痕，静听小桥流水，这都随各人的趣味了。就我而言，自以为是历经沧桑除却愁，便更喜欢于清静中独享一份茶的芬芳。

古人言，酒是水做的火，茶是水做的土。不错，喝茶至深处，便觉与大地挨得很近，就觉与世情融得很深。此时，读书能读进书里，声泪俱下；写字能跃于纸上，神行意随。直待茶水淡至无味时，天也已经泛白，此时胸怀早空成一壑虚谷，走出屋子，看薄明的晨曦升起，听鸟语啾啾，心魂便轻盈地飞临于整个世界之上。

# 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情结

代飞燕

---

节日总是能让疲惫的心灵得到稍稍的停泊。今年的五一节，电影院似乎成了放松心灵的好场所。清晨八点，九鼎太平洋影城楼下就挤满了排队的少男少女们，正值豆蔻年华的小女也不例外，一大早就拉着我挤进了这股青春的浪潮中。

已经多年没有再认真看过一场电影。除开这几年为敷衍女儿勉强看过几场外，最后一次迈着欢快的步伐迈入影院应该是在二十几年前了。电影和电影院，仿佛已是一个历史名词，即使是试图从尘封的岁月中打捞出来，却也无论如何都回不到从前。

电影，在二十世纪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上一辈人的心里，它和深巷中一声悠长的卖糖葫芦、卖冰棍的吆喝声，和瓦屋屋檐下摆放的五彩斑斓的小人书一样，都是抹不去的记忆和眷恋。这种眷恋中有爱，有憧憬，有悲喜交集的情感，有人生的风风雨雨。

那时候人们看电影的热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往往是在一个几百平方米的露天操场或是大坝子上，一块立在天空下的长方形大白布，像块天幕一样地把肩头挨肩头的人群分隔成两半。一位电影机放映员手持电影机站在操场尽头，远远的对着这块大白布一拨拉，就射出万丈光芒，白布上随即蹦出许多活生生的人影，神奇地奔跑起来。在放映员这一头的人们看的是正面，背对幕布的人们则伸着脖子看反面。解放前，电影极少光顾乡村，

即使在城里对于处于下层的贫民们也是奢侈品。解放后，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看到电影了，人们争先恐后一睹为快。人们拎着大大小小的板凳，争着占据一小块空间。没有占到位子的，只得抢占高位，石头上，树上，操场边上，人山人海，只能见到人头攒动。每到剧情精彩处时，人群中总是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喝彩声。电影，是那时人们除了书籍、收音机之外的第三大精神享受。电影带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对文化的向往。多年以后，已是四川师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晓峰老师，在自贡师专任教时曾对学生们深情地讲述，少年时代的他，为了能看到一场露天电影，跑过一座又一座草木丛生的山……电影，印上了人们的人生足迹，融进了淡淡的一缕乡愁。

电影以露天放映的方式走进了那个时代，也走进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留下了许多趣闻逸事。父亲生前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云南某少数民族乡村放映《南征北战》时，乡民们一边敲锣一边打鼓，看完电影还送来热气腾腾的米饭，对惊诧的放映组的同志们说：“大军（当地群众对解放军的尊称）打仗辛苦了。”——电影给纯朴的乡村刮去的是一股新鲜的风，这股风吹开了新世界的面纱。

在成长的岁月中逐渐接触到的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上一辈人高尚的人格理想，无私的奉献精神，朴实的生活态度早已渗进我的灵魂，使我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中不会迷失方向。在成都 784 厂被舅妈带着看《万水千山》时，幼小的我第一次因为感动而流泪。片中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修建成昆铁路时，解放军战士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毛泽东时代的英雄群体，以无畏的牺牲精神，对祖国无比的忠诚，用生命的代价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绝的贡献。几乎每三百米就有一位英灵长眠于此，他们对名利一无所求，凭的仅仅是“不再是为北美铁路修建卖命的悲惨劳工，不再是被日本奴役的奴隶”的民族自豪感和“与帝国主义争分夺秒抢速度建成祖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和战略后方”的坚定信念。我有时总在想，当人们坐着

旅游列车惬意地穿梭于各地，在西昌观看卫星展览，在攀枝花观看钢花飞溅时，是否该看一看这些发黄的影片，是否拥有感恩的情怀？

幼时的我被奶奶和母亲带着，在东锅电影院、市委礼堂、自流井盐厂俱乐部观看了许多数不清的电影。有两部影片让我至今仍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部是苏联影片《牛虻》，另一部是罗马尼亚影片《奇普里安·波奥莱斯库》。斯特里尼洛夫所饰演的牛虻，以他钢铁般的坚忍力量，刚强和无畏在年幼的我心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他和我后来稍大一点所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促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以坚强的意志披荆斩棘。这两部影片中的不少片断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让我热泪盈眶。《牛虻》中琼玛读到“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的情景，已经成为我心中永存的画面；《奇普里安·波奥莱斯库》中，身处异国他乡的诗人，在多瑙河边，投入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深情地拉起他创作的不朽名曲《波依娜》，周围的异国百姓不胜怜悯地看着他。一个老人问：“他是谁？”一个青年人凝重地说：“罗马尼亚人。”“这是什么曲子？”“波依娜。”一个小姑娘以纯真的童音答道。诗人用悲怆坚定的目光最后一眼环顾美丽的天空，此时影片响起了诗人的心声：“祖国呀，请把我的《波依娜》带回罗马尼亚，我的故乡。”诗人纵身跳进波涛汹涌的多瑙河，爱国主义情操却震撼着人的灵魂，留在我三十多年的心灵深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自贡的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焕发出勃勃生机。东锅电影院，人民电影院，大安电影院，再到檀木林电影院。檀木林电影院建立时的规模在自贡可算是屈指可数的了。从檀木林大街正面望去，一栋三层楼高的大厦，横向距离足有好几百米。左，右两边各自修有斜式的楼梯，形成对称。从马路大道上远远望去，气势宏伟。影院分楼上，楼下，常常是座无虚席。我们当时在广华小学读书，学校常组织班级集体去看电影，两分钱三分钱不等。一张印有檀木林电影院图像的小小电影票，往往能让我们雀跃欢呼。《四年级三班旗帜》《少年彭德怀》《阿混

新传》《主犯在你身边》《七品芝麻官》《夜半歌声》等不同题材的影片百花齐放，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隔壁邻居丁松大叔，每个周末都要光顾电影院，谓之“长知识”。

文学伴随着我们成长，电影作为文艺作品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深受我们喜爱。即使是在高中学习极为紧张时，我们也会忙里偷闲到电影院走一遭。记得高二的一个星期，自贡各电影院举办“苏联电影周”，放映《怀念的冬夜》等一批优秀苏联影片。在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后，为了看到新上映的苏联影片《合法婚姻》，我和同学李想顾不得吃晚饭，一下课就背着书包直奔檀木林电影院，马不停蹄地到售票处买到票后，急不可待地找到位子放下书包，一抬头却发现其他同学早已坐在我们前排……处于青春年少时的我们，对于文学和人生充满着激情和探索，对于怎样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们讨论《伤逝》《雷雨》，曹禺，谢晋，于是，也讨论《战争与和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邦达尔丘克，梁赞诺夫……电影和文学一样，充满着我们对人生的追求，对真善美的渴望。那时峨眉电影制片厂的老专家曾到我校作专题讲座，对如何欣赏电影作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全市的高中生作了让人受益匪浅的指导。

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电影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文艺作品的商业化，电视等传媒的多样化，都对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电影院门庭若市的局面不复存在，甚至不如街头巷尾闪烁着阴暗红光的镭射厅。追求感官刺激成了时尚，人们不再有耐心去细细评为每一部作品的内涵和艺术特色，电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电影院变得沉寂了。为了生存，电影院也开始媚俗，被迫放映一些平庸之作，后来，有的电影院甚至不得不办起了歌舞厅。

已故的余文祥老师对这种现象不无忧虑。在上历史课时，曾沉重地对同学们谈起，他曾找到在川剧团的朋友，请他们放映一些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电影作品，如宣扬爱国主义思想的印度历史题材影片《詹西女王拉

克西米·巴伊》。川剧团的朋友无奈地对余老师摇头：“老师哟，你不知道，这些影片有谁看哟……”余文祥老师出身名门，是自贡名人余述怀先生的侄子，一生视教育为己任，桃李满天下。他上历史课时分析得极为深刻，课后又和蔼地与学生一起探讨文史知识与人生。对于同学们在多元文化中对文艺欣赏的迷惑，他总是用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们。记得有些女同学问他对于《还珠格格》等琼瑶版影视的看法时，他笑呵呵地说：“你们想想，在封建社会，八旗子弟，有那么专情和重情义吗？”课余，他提及，若是将来有条件，可以搜集一些优秀影片，放映后再讨论，评论，教会学生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优秀的影片比比皆是，但并没有人去教孩子们如何欣赏。人们喜爱印度电影中极富民族特色的歌舞，却忽略了印度左翼剧作家拉巴斯创作《流浪者》和《贼先生》时的进步思想；人们赞美日本电影中纯洁坚贞的爱情，却没看到日本还有《啊，野麦岭！》这样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优秀影片；人们对史泰龙拍摄的越战影片耳熟能详，却不知道《嘉莉妹妹》《美国的悲剧》这种出自美国作协主席、共产党员德莱赛之手的杰出作品。二十多年过去，我从未忘记过余文祥老师的话语，也曾满怀激情地把学生带到图书馆去，并试图把电影作品与文学欣赏结合起来，比如给学生放映影片《青春之歌》，又让学生们阅读杨沫原作，并让学生们了解时代背景，展开扩展思维的讨论，如女性应该有怎样的人生追求？又如怎样去多方面体会以国学大师张中行为原型的余永泽人生之路？人无完人，余永泽不顾一切下河救人，世人能都做到这点吗？这样引导学生思考，应该具有良好效果。我对诸如此类的计划与设想很多，要想付诸实践却并不容易。在单位上，教学的压力，同行的倾轧姑且让人喘不过气来，与同事谈起自己的思路，还会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疯子，又有什么条件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这二十多年间，电影院也曾作了一些努力和尝试，试图用经典名片来挽回人们对电影的美好回忆。九十年代早中期，自贡各电影院曾有短暂的

辉煌，《牛虻》《简·爱》《莫斯科保卫战》等一批影片又重新被翻出来播放。川剧团是当时最受师专学生青睐的剧场，被称作“师专剧场”。可是由于诸多因素，各影院，剧场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倒闭的命运。曾经宏伟的檀木林电影院，在一声巨响中成为废墟。

近年来涌现的各类私人小电影院，影院规模难以与从前的各大影院相比，价钱也贵了几十倍。想一想从前看过的前苏联一流优秀影片，不过三毛钱，如今成了一种心底温馨的回忆。每当走过“师专剧场”，被紫檀国际取代的檀木林电影院旧址，我不由在想：如果当年那些电影院的经营者能够拓宽思路，与各学校，高校联手，从培养学生，观众的文化素质，欣赏水准入手，广阔开展各种文艺讨论会，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难道会不如时下这些私人小电影院？

眼前的小女和周围的少男少女们一样，被杨幂、晓明主演的《何以笙箫默》中青春浪漫的爱情故事感染得快乐洋溢。如果时光倒退二十年，我会斥之为“肤浅”，但如今，已坦然能包容。或许，我不应以一种偏激的观点来看待时下的文化和生活；或许，时代赋予了青春不同的内容，而我的青春里，隐含了对理想和美的追求。

迈出影院，一股清新的微风拂过，回忆和思绪轻柔地飘进天空，如云如雾。

# 仙山环抱庙坝场

代家明

---

朋友，也许你不知道，在自贡市大安区境内有个坐落在沱江畔的小集镇——庙坝场。

说起庙坝场，因有摆不完道不尽的“龙门阵”而闻名川南，它的神奇和神秘给人们留下无边无际的遐想和猜测。鬼斧神功、天造地塑的葛仙山，碧水蓝天、风景如画的洞子沟水库，香火缭绕、游人如织的老观音阁与蜿蜒的沱江构成了一道靓丽的旅游风景线；古老而神秘的取卤制盐遗迹和 48 口老盐井还在诉说它沧桑的历史，水轮车正在溪河边散发着它古老而灿烂的光彩；勤劳朴实的庙坝人捧着资格的农产品迎接八方客人……

庙坝的由来和庙坝场的形成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因庙坝海拔相对较高，明朝初年，在现在的庙坝场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内，就多达 30 余处庙宇，故而称庙坝。

什么禹王宫、岳王庙、观音阁、岳灵寺等，常年香火缭绕，游人如织，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商贸逐渐繁荣，自然形成集市而取名庙坝场，后来各朝各代名称各异，上世纪末改名庙坝镇。在民国初年，庙坝场属富顺、隆昌二县各管半条街，民国末年划归富顺。2005 年 8 月 1 日划归大安区，镇政府驻地庙坝场。

庙坝镇地处内江、大安、隆昌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有“一脚踏三县”之称，三县交汇处还有一桥曰“三县桥”，有的朋友风趣的称庙坝场

为“小香港”。这也不假，繁荣的商贸，热闹的集市，优雅的休闲场所，齐全的服务实施，引来了毗邻市县和大中城市客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庙坝的旅游景点堪称川南一绝。古时号称西蜀名山的“葛仙山”，古老而神奇，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30 余处，唐、宋、元、明、清的摩崖石刻造像和文人墨客留下的珍贵手迹还在见证千年的风云变幻，1988 年被富顺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山上完好的寨门和部分寨墙、庙宇、亭阁和秀丽的山川在绿郁葱葱的松柏陪伴下格外壮观。

葛仙山因葛洪道士在此修炼成仙而得名，不少人曾认为葛仙山的故事纯属虚构加“天方夜谭”，恰恰相反，此山美丽而神奇的传说是有依有据且可以考证的，至今还保留有与葛仙山相关联的小地名、文献记载和人文记事。如大脚仙、脚仙坝、脚仙村、征龙坝、炼丹亭、洗马池等。从东方望仙台眺望葛仙山，酷似一尊仰卧而沉睡的大佛，巍峨壮丽，气势磅礴，登上仙山，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势。山上森林密布，绿树成荫，奇花异草随处可见，使你倍享大自然的芬芳。葛仙山占地近 3 平方公里，由若干山峰和独具一格的自然景观构成，无处不使你留恋忘返。

朋友，当划着小船荡漾在人们称之为“小三峡”的洞子沟水库时，岸边的湖光山色使你倍感心情开朗，消除心中的烦恼和疲惫，还能目睹罕见的悬崖石窟和“千年神龟”的风采呢。雄伟壮观的水库大坝真实反映了庙坝人的聪明才智与冲天干劲。如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贾石村去看一看 48 口密集而古老的盐井。朋友，说来你不会相信，在如此地方会有如此古老的盐业文化。上世纪六十年代都还有几口井在用老工艺采卤制盐，至今还保留有遗迹。

# 再见如初见

邓春燕

---

因为外婆家在何市，我的幼年、童年以至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何市度过的。算来，我在何市度过了整整十二个春秋。后来长大成家，凑巧，我的婆家也在何市。即便如此，我对何市的了解，也不过是那隔三差五才热闹一回的场镇和绕镇奔流的长滩河。听到大安作协组织文友到何市采风的消息，看群里提前上传的资料，我恍然。深处其间那么多年，我居然不知道这个小镇有十六景，更不知道意蕴生动的十六个地名传说。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和好奇，我毅然报名参加此次采风活动，果然不虚此行。

有故事的地方就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作协的精心组织下，30余名文友兴致勃勃地奔赴这片平凡而富有灵气的土地，我和多数人一样，为故事而来。车子在蜿蜒的乡间公路上行驶，透过车窗望去，满眼的绿色，令人心醉。庄稼地里，整齐排列的玉米林，顶花吐蕊，腰间挂果，椭圆的玉米棒子像极了装在育儿袋里的小袋鼠，紫红的毛发中透出青春活泼的气息，棕色的毛发则预示着孩子已经长大，就要离开妈妈。放眼望去，低洼处便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翠绿的秧苗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阵阵波浪，我的心也随之荡漾，闭上眼睛来个深呼吸，空气里弥漫着的泥土芬芳夹杂着玉米的清香一股脑地钻进鼻孔，钻进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立即感到无比的舒爽与惬意。

此行第一个景点是长滩河下游一个叫鹅迷沱的地方。下得车来，站在鹅迷沱口山嘴的观音阁上，聆听何市通万德友老师讲解“飞钟罩怪”的传说。在传说里，我刚才还为之深深震撼的一片绿色庄稼地在黄帝时期被铁甲鹅糟踏一空，听来令人唏嘘。于是，瞬间便对小天鹅沦落为的铁甲鹅充满了憎恨。

一路走来一路听，站在长滩河桥头，遥望龙门山，听鱼跃龙门的传说。回头看，位于桥头的自贡市第三十四中学里清清静静，附近众多学生正在这里参加中考。不知那考场里的莘莘学子可曾在进入考场之前朝龙门山望望，在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小小的何市镇，平凡的乡村，这么多鲜活的传说，这么多正义和良善的精神滋养。参观后是协会组织的研讨，在赶往会场的路上，“九老修仙”“葫芦遗韵”的传说就在脑海中鲜活起来，儿时记忆中的七眼洞居然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水晶别殿”，耳熟能详的龙源寺传说和大山铺恐龙扯上了关系，还有修建富顺文庙的奠基石是从何市墨香湾带去的……我不禁被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震撼。想来，每一方土地，只要有充满热情的人群生活，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精神积淀。

有的地方你去过千百次，或许也会迷路；有的人你见过多次面，或许也不知心；有的书你看过无数遍，或许也不懂。正如此番踏访曾以为熟悉的何市，只要心在热情搏动，很多地方，很多人，再见亦如初见！

# 难忘的浑浆豆花儿

邓 杰

---

2010年上半年，我还在区政府工作，几乎每天中午都会从广华那边过来，沿着檀木林街到灯杆坝附近，原二十八中旁边有一家浑浆（花生浆）豆花。女老板挺漂亮的，尖尖的下巴，鹅蛋脸，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头发梳成一个马尾，看着挺干练的，基本属于我们自贡女生的典型类型——娇小可人。她爱人是个光头。据说，这个店子是她的母亲留给她的，一直经营得不错。

这家店面不大，占两个门面左右。浑浆豆花四块五毛钱一份儿，你吃豆花，就着甄子饭，可以吃好几碗饭，毕竟豆花还是比较下饭的。花生浆水是可以叫老板随时添加的，这个免费。我喜欢咕咕地喝着花生浆水，白净的，很舒服，沁人心脾。那时，我手头不是很宽裕，常常到这家吃饭。灯杆坝这一片，毕竟还是有不少小炒店的。这家除了豆花，还有烧菜——土豆烧排骨、竹笋烧牛肉。还有特色的是粉蒸牛肉，那时候是九元钱一份儿，肉很烂，却不乏嚼头。锅里蒸的时候，是用搪瓷碗装着的，由于加了一些蒸肉粉，看着就特别有食欲，特别诱人，油浸浸的、红润润的。你点了，老板就端上来热腾腾的一碗，倒扣在一个盘子里面，撒上些辣椒面儿、香菜、葱花儿，吃得咸的，可再撒点盐或味精。粉蒸牛肉，那时算比较实惠，主要是吃了特别扛饿。不过，那时，对我来说，还是很奢侈的。偶尔吃而已。

由此，我想起了，荣县旭阳镇柴巷子，临近旭阳镇人民政府旁边那家叫江津豆花的，浑浆豆花很一般，蘸水也一般。但是，回锅肉和凉菜确实不错。尤其是凉菜，例如凉拌猪耳朵，凉拌猪头肉，那个油辣子，有点糊糊的香味，回味无穷啊！凉拌猪耳朵切得薄如蝉翼，那薄薄的一片片，或许只有我们自贡的牛肉片和达州的灯影牛肉可媲美。

在灯杆坝这家浑浆豆花吃完饭，离下午上班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到临近的中华路文轩书店或者金钥匙书店看书。那是一段大好时光。我很怀念。

由此，我想起2006年上半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慵懒的、倦倦的感觉，花五毛钱乘车从内江师院到市中区。坐在车上，看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城市的喧嚣。

到卓越书城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会员卡，买书可以打折。往前走，街对面就是内江市文轩书店，若是看书，显然要大得多。而我还是愿意常常到卓越书城，那里更安静、更自由。有时候，人们踏遍千山万水，最后却往往发现，他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欲望的满足，而仅仅是灵魂的片刻安宁与相互依偎。那种在你不经意间，时光悠然从你指尖溜走的悸动。人太多，往往是读不进书的。

大学里，喜欢那种徜徉于书店的感觉。如果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话。其实，书可以算是红颜知己。它不会因为你的贫贱或者富有，而在你最需要时润物无声。大学里，心情不好时，女生往往是要么逛超市，要么嚷着叫男友买大堆零食，大吃特吃，很过瘾，却鲜有人去看书。的确狠狠地吃，就把忧愁当作你的敌人，但减肥的计划恐怕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现在，周末，偶尔，我一个人也会从住家的汇东走过去，去吃灯杆坝那家的浑浆豆花。不为别的，总觉得那个地方有我曾经的青春在流淌……

# 田野采风狮子村

邓 科

---

2019年3月24日，好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应大安区作家协会主席王典平邀请，我和牧羊君赴三多寨镇狮子村田野采风考察，助推乡村振兴文化建设。

早上8点半，我们来到上车地点周家冲时欣然见到老朋友，市商务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作家、诗人“巴雨”吴定权先生，市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半间堂主人”宋光辉老弟，还有大安作协陈剑、胡林姝、黄鹏春、毛进、雷健等诸君。最令人愉悦的是，巴雨先生和林姝女士各以自驾爱车全程服务接送我们。

车上，典平告诉我说：前几年“精准扶贫”期间，区作协在民谣多、故事奇的狮子村，通过送书、送文艺作品下乡等“九个一工程”建起了大安作协文学创作基地，达到了双赢效果……闲聊间，车进三多寨南门，走马观花后穿寨出西门而去……

狮子村与内江凌家场山水相依，田土交错，过去是三多寨镇贫困村，全村1425人，其中劳动力899人，75%的青少年外出打工，是典型的“老弱病残村”。经过几年来多方面的协同扶贫，现已基本脱去贫困帽子，正在朝着“金光大道”继续前进。知道我们要来，狮子村扶贫帮乡原第一书记肖良、现任第一书记罗超早已领着村干部和当地老农在村口等候我们了。两位书记指着狮子山和鸡公岭对我们讲：这两山夹一冲的地盘就是我们狮

子村的全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错落有致新建的村民房舍、规划有序的田土山林，我不由得心中一喜：好一副新农村锦绣画图！罗书记说：这些都是肖书记给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

接下来村组长和老农领着我们沿盐马古道边走边介绍：那是狮子水库，这是乌龟凼、牛滚凼，转弯过内江地界还有天星凼。说乌龟凼古时栽有五棵大桂花树子，又叫“五桂凼”，有民谣“五桂凼，五桂凼，宝地就在山包上”。老农又指着高处有自贡这边的“太阳山”，指着内江那边低处有状如弯月的“月亮山”；盐马古道翻越的山坳口叫“跨门坳”，有民谣“跨门坳，跨门坳，出门三大炮，白天太阳照，晚上月亮照。对面山头有乌纱帽”。老农感叹说：“富顺才子内江官！”“人不出门身不贵，跨出农门路子宽！”

看到三岔路口标牌上写有“卢家沟”，喜欢每事问的我突然发问：“卢家沟有啥故事没？”一位年长的老头说：“写错了，不是卢家沟，是尸家沟。”

“咋会有这样怪诞吓人的名字呢？”我又刨根问底。老头说出了一段惨绝人寰的荒唐故事：话说当年张献忠落魄江湖，搞骡马贩私盐路过内江史家街，马拉屎被街坊刁难，张献忠承认挑水冲洗街道，街坊偏不借水桶，只借给他一担菜篮，要他“竹篮打水洗街道”……受尽诸般屈辱的张蛮子暗发毒誓：“一朝权在手，杀尽史家街！”后来，张揭竿起事，追杀史家街人到凌家场杀掉了大部分，至今留下“杀人坝”之名。另一部分人逃到狮子村史家沟，张献忠率领人马追到，又杀了个尸积成山，血流成沟，从此叫“尸家沟”……

史书志书未曾记，民间草根代代传！数百年历史，几朝代迷幕，是耶非耶？谁能说得清楚？我等离岗闲散之人，姑且暂不管它，也管它不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和平盛世千般好，动乱群黎遭苦难！……一时，我心久久不能平静，思绪良多。想写点什么，似乎又不知写什么。哎，难啦！说不明白就不说吧，还是写诗，诗曰：

寨外两山夹一冲，狮村景色不雷同。

乌龟牛滚天星幽，月亮太阳鸡岭峰。  
最惨尸家堆骸骨，欣逢脱困成富翁。  
文朋田野采风碌，不负春光赏杏红。

# 彝族妈妈的小推车

邓 莉

---

冕，是冠的意思。还不仅仅是如此，冕是指古代士大夫的礼帽，后来专指皇帝的皇冠。可见，冕宁是一个爱好佩戴礼帽的地方。彝族的女性的帽子很有特点，像清朝的宫廷女子的头饰。高高的，颜色一般都是蓝色。

如果你走在街上，会遇到佩戴着这样的帽子的彝族妈妈。她们很多手里都推着一个推车。

小推车有两个把手，紧紧地握在彝族妈妈的手里，连着把手的是一个铁架，稳稳地将一个竹编的大簸箕撑起。下面是两个与地面垂直的铁杆。铁杆一触地，小推车就稳稳当地停下，这个时候，彝族妈妈就开始叫卖了。“卖——豆——混儿——”长长的声音，在空气里飘着，就像食物的香味，贪婪地走街串巷，浸到每一个角落。

小车上绿油油的蔬菜，有的粗壮得让人惊讶。这里的人喜欢长得壮的菜，所以都要以大小将菜分类来卖。小推车只有一个轮，推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并不尽然。你看，推车的人姿势像是扎马步，要不，晃荡着车上的菜啊、果子啊，不就撒了吗。

我喜欢买小推车上的东西，因为便宜。不需要讲价，不需要过多地挑选。最开始我还不太适应。这里的人怎么不喜欢讲价呢？卖东西的人也不怎么热情。有一次，我很想尝尝这小推车上的一种用糯米粉做的饼，外面裹着黄色的豆粉，热气往外冒着。我靠近小推车，车子的主人，一个彝族

的老妈妈正在忙着做饼。“麻烦你给我一个饼嘛。”我说。彝族妈妈头也不抬，看也没看我一眼，“自己拿嘛。”我咋子能自己拿呢？用什么拿呢？我站着没动。是不是不愿意卖给我哟。我正愣着，旁边的一位也是卖东西的搭话了：“你自己拿，把钱放在那里就行了。”我很不习惯地自己拿，“多少钱呢？”我问道。“五角。”哦！我看见车上是有好几个五角放着，看来大家都是要自己拿的。

在菜市场也能遇到这样的小推车。凡是时令的蔬菜、水果，都能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

现在新的菜市场建起来了，彝族妈妈的小推车能看见的越来越少。整齐的摊位，熟练精干的商贩，但是却永远比不上彝族妈妈的小推车。也许，正是小推车越走越远，才走出这样繁荣的市场，走出了这山外的世界吧。

# 寻风寻味大安寨

付向明

---

我是在大安校上的小学。记得每次跨进教室落坐课桌旁，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推开窗户，眺望对面那高耸蟠伏的大安寨。细数那漫坡林立的天车，嗅着盐场乳白升腾的盐卤味，老人们津津乐道的奇闻轶事总在我的脑海里萦回缠绕。面对黛绿的大安寨，在我心智未开的年龄段，对那密林遮掩下的古寨堡，充满神秘，心存幻想。近在咫尺，多次从它的山脚下经过，也未能如愿攀爬，一揭面纱。

如今闲下来，在回想生养地时，一个地域之名，再次勾起了我对古寨堡的向往。

这是一个阴沉晦之日，季末老人以它那幅严酷寒冷之气，将大地装饰得如此僵硬。万物枯萎，万象阴沉，万千生灵在大自然的淫威下寂寞喘息。

我和道杰兄迎着扑面刮骨的寒风，伴着粗重的喘气艰难地朝大安寨走去。

沿山道路两旁被拆建的围栏遮掩着。昔日那山坡上林立的天车早已无踪。好不容易登上大坳口，来不急喘气，两人便急着找寻起来。

当年的寨墙早已无踪，那寨门在何处无法寻迹。经人指点，一条石板道蟠曲地伸向山顶。那途陡的石坂道犹如天梯，难道这就是通往寨子的必经之路？没有想象中的崎岖和一夫当关隘口之险。

我曾经在盐业历史博物馆看到一幅画，内容是农民军攻打大安寨，场

面很惨烈。从画面上看知道有那么一回事，至于胜败如何不得而知。寨子留存到今日，说明农民军没有如愿，否则会有些异样的历史留痕。

落脚石板道上，边走边寻。抬眼望去，上面的山坡地上，一棵百年老树孤零地挺立一处，那苍劲挺拔的模样俨如一位伫立的哨兵。四野空旷，阡陌纵横，一洼洼菜地在这天寒地冻的霜打下，呈现出碧绿的勃勃生机。

绕过老树，石板路进入一片树林。树木掩映下呈现一栋栋大宅院，一共七座宅院。七座宅院如同天上的北斗星，坐落在一个沟壑的边坡一侧。这就是大盐商，民间传诵的大善人王德谦的宅院。

为什么寨堡取名大安？我想它肯定和三畏堂及王大善人的为人有关。这是专家们的事情。我只知道，当年将东盐场大坟堡地区设立区政府取名大安区，其“大安”二字由大安寨而得名。可想而知这大安寨的名气之大，也让世人认可和接受。

带着儿时的那份好奇和心愿，我和道杰兄厚着脸皮贸然探访那些宅院。偌大的宅院显得十分冷清，能容下二、三十户人家的宅院，余下三两户人家。有几处宅院甚至大门都封闭了，没有人居住。那残破和摇摇欲坠的场景，无比凄凉沧桑。面对这些破败的宅院，虽说残垣断壁，但它却保持着原始规模和风貌。这些古老的民居建筑，就它那种规模和风格，不得不让人考量着寨主人当时的富足和奢侈。

现今保存得略为完整多少还有一点生气的是下天心窝。它坐落在沟底一侧。站在高处往下看，整个下天心窝呈现在眼里。这是一处方正规矩的四合院。一色小青瓦，偌大的天井尽收眼底。天井正中有一粉黛琉金骑墙（北方称照壁），骑墙两侧留有两扇半月门洞。进入宽大的槽门，便见骑墙。此处为一天井，坝子上有防火所需的大石缸。穿过骑墙一侧的半月门，这里另一翻天地。这里的院坝比骑墙外的坝子要大，几级台阶上面便是正厅。正厅两侧的厢房都建有木楼。厅房一侧有一后门通往外面。后门一旁邻山，此处有一条石砌的石池，岩壁上有浸水，长年不断。

这下天心窝住着六七户人家，显得还有一些生气。再加院坝上种有许多花草，虽说宅院有些老旧，许多屋子光线不足，给人以阴沉晦气感，但做为养生的人来说颐养天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两个陌生人在院子折腾了半天也没见着一个人。除了几家人门前晾晒的衣物显示这里住有人家以外，连人花花也没见一个。

走出宅院，站在高处放眼一看，古寨堡雄姿不见。这是一处被人们早已遗忘之地。它的衰落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传下来的故事让世代传诵。

站在这古寨堡上，让人不无感叹！如今的大安寨是一块清静之地，这里乡风乡趣、乡情味浓。远处菜园里一两位躬耕的老人在辛勤地劳作着。见他们那份专注样，不忍打扰。我想，他们也许是这里最后一批留守者吧！

# 打开黑暗的光

龚 伟

---

满天细雨从冷漠的天空洒下来，它把这个世界厚厚地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把春节的热闹喧腾冷却在盐都的每一个角落，让人感到一股逼人的寒气。今天是大年三十，诗人李加建、蒋蓝和我邀约，决定下午去看看李宗吾先生的墓。

自流井凤凰山荒凉的坡地，更是被一片冷清和迷茫的雨雾所笼罩，隐隐透出一抹萧瑟。此地也称青龙山或竹林湾，山角下就是“李家老房子”的所在地。偶尔有鞭炮声穿透层层雨雾从远方传来，那妆点节日气氛的鞭炮在这样的场景里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把这里反衬得更加凄凉了。在半山处，一堆矮而小的圆形土丘上布满了枯草、蔓藤、凋残的芭蕉叶，也稀稀落落地长有一些野草。它静默地躺在芭蕉林子里。坟头立着一块墓碑，上面用篆体字清晰地镌刻着“李宗吾之墓”字样。这就是李宗吾先生的墓地，一座无人看管的衣冠墓。

光线暗淡，烟雨濛濛，不时有雨水从芭蕉叶子上滴落下来。两粒晶莹剔透的水珠在凛冽的寒风里，在这荒凉的山坡上面静静地倒垂着，它悬空在一片青色的芭蕉叶底部边缘，它仿佛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偶尔地扫视着这雨雾里苍凉而迷茫的山野，也注视着几位前来扫墓的陌生人。他似乎在说：“你们是谁？你们因何而来？你们认识我吗？”

1943年宗吾先生逝世于汇柴口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一部《厚黑

学》，是这个世界黑夜里的光，它把黑暗的世界打开了；把一部悠长的黑暗历史照亮，让那些“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东西没有了藏身的地方，让它们赤裸裸地显露出来。黑暗只能在黑暗里才能显示其厚黑的力度，打开黑暗的光，则自然会遭到黑暗的反击、围剿，于是被之为称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先生被蒋介石钦定为“堕落文人”。于是，他一生寂寞，身后亦寂寞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敢于翻出阴谋的底牌时，他不但立即就触怒了一批阴谋家，而且连那些阳谋者对此也十分恼怒。宗吾先生就仿佛一个“搅局”之人，打乱了历史预演已备的厚黑戏剧。

水珠在慢慢地开始拉长，它把我从历史的时空拉了回来，它终于像眼泪一般掉落下来，“啪”的一声，滴落在墓碑的顶端，弹开一朵水花，很快就消失了，似乎转瞬之间便浸入了碑的骨髓。墓碑上爬满了青苔，两道雨水从墓碑中央的顶端滑了下来直到地面，形成两道细痕。它就像被刀锋划开又重新愈合留下的痂。

我走过去，凝视着墓碑。我俯下身子，无意识地把略微有些体温的手掌贴在墓碑上面。突然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感到一股奇异的冷刹那间控制了身体的每一根神经；又似乎这只手触摸到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空茫的没有生命的阴冷世界。我感到浑身冰凉，把手抽了回来，掌心粘满了青苔的碎屑。

蒋蓝是个细心人，他的目光在墓碑前面不停地画着问号，他好像在寻找一个未知的答案。不久，他俯下身从墓碑前拾起两样东西，那是一点残存的蜡烛，还有就是一块发了霉的泡膜，上面插满了坟香的残枝。显然这是祭物，它孤独的守护在李宗吾先生的墓前已经不知道有多久了。

李加建老师静静地注视着这块墓碑，这位历经共和国几十年风雨已年近七旬的老人，这位在岁月的烽烟中历经坎坷，遍体鳞伤却依然高扬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著名老作家沉默了。的确，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

语言是多余的。他只是偶尔叹息一声，抬起手里的相机……周遭格外的沉寂，除了雨水的嘀嗒声，和那无声的细痕外，偶尔有几声犬吠。风裹挟着寒冷，细细的雨一阵一阵地向我们袭来，就像无形的刀刃从脸上划过，我有一种被刀锋划伤的痛感。

在烟雨濛濛的山坡上，我不知道呆了多久，我带着一种失重的感觉离开了墓地。那两滴明亮的水珠，始终悬垂在的心里，飘浮在的眼前。

雨停了下来，天空终于敞亮了起来，而心却沉甸甸的。

汇柴口，位于自流井釜溪河南岸张家沱险峻的山脉上。如果把那条山脉比作一条雄踞于釜溪河畔的青色巨龙，那一片串架老房子也就是巨龙肢体上深深地插探入大地深处的鳞爪了。宗吾先生辞官以后便隐居在这附近。

脚下是一条石板路，这条从汇柴口老房子中间穿过的石板路被称为“古盐道”。这条凹凸不平“古盐道”，在大半个世纪前，常常有一位先生从这里走过。他身材不高，鼻梁上挂着眼镜，背着手。他总是在冥思之中从这条石板路经过，去到一个名叫“车马店”的茶馆。他，就是李宗吾先生。“车马店”是他和歇脚的挑夫们喝茶、聊天的地方，也是他著书立说的地方。眼前的“车马店”已是人去楼空了，古式楼阁早已被现代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所取代。门前的石碑上有一则碑文，还有一幅李宗吾先生的画像，不难理解，这是后人对李宗吾先生的敬仰。面对宗吾先生的画像，我伫立良久。他面庞显得有些清瘦，但目光锋锐。这是一双有着极具穿透力的目光。可以想见，李宗吾先生曾经就站立在这里，在这釜溪河南岸高高的山崖上极目远眺。他锋锐的目光曾经停留在釜溪河流淌的水面，停留在那些脸上淌着汗液的盐工、挑夫的身上，停留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古盐场。这锋锐的目光，也曾经把那些厚黑的皮无情地一层又一层地拨开。它也是一双忧郁的目光，它似乎流淌着让人不易察觉的复杂的情愫。这是一种只能够体会到的，但是，无力借文字把它显形出来，就像我能感受到冷风在不断划伤和刺痛我的面庞，却看不见摸不着……

黄昏已近眼前，釜溪河的流水，在静静地流淌。河水不很清亮，它在汇柴口北面张家沱的沱湾处缓缓的一阵回流之后折转方向，就像被粗壮的巨人手扭弯，然后，迎着黑夜决绝地向东远去……

# 女人四十

李俊（含笑）

---

二十岁的时候，觉得三十岁很遥远；三十岁的时候，觉得四十岁不可思议。然而一眨眼，四十岁的日子就滑到了眼前。

女人四十，对镜自览：青丝中已开始夹杂白发，粉面上正浮现细纹，曾经清纯如水的那双眼眸哦，再也寻不到昨日痕迹。容颜已不再年轻，矫健的身姿也慢慢开始往臃肿、笨拙那边走去。四十岁啊，人生岂止已过半。

女人四十，审视内心：曾经执着的梦想是否早已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否正是所追求的？对父母的关心与赡养、对孩子的疼爱与教育是否坚持不懈？对爱人的言行乃至生活中的琐事是否宽容、淡定？对自己，是否仍旧关心身体健康、容颜靓丽，是否怜爱如昔？

女人四十，有成功的事业是好事，但温馨的家庭生活更能使人安心。年少轻狂的岁月已经远去，辗转红尘的酸甜苦辣已经尝尽，温暖的怀抱才是栖息的幸福之地。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份相对稳定且不厌烦的工作，有一个能够交流的爱人，有一个知心的朋友……用锅碗瓢盆烹调文字，让茶米油盐散发出诗书的香气。

女人四十，终于学会了淡定与从容，即便内心怒海狂涛，也会用微笑或淡漠掩饰。不会再用直言去伤害爱自己的人，不会再为了未实现的心愿耿耿于怀、念念不舍，不会再……在不断的自我约束与纠偏中，有别于三

十岁时的楚楚风情，四十岁的女人越发沉稳。

女人四十，不一定精致，但一定雅致。不再纤细的腰肢还算灵活，依然敏捷的步伐更添稳重。在岁月的历练中，曾经内秀的增添了一些开朗和大气，曾经豪气的多了一些柔情与妩媚。如秋日盛放的菊，不一定娇艳，但一定尽情舒展身姿。

在趑趄前行中行来，四十岁的女人褪去了青涩和浅薄，自然而然散发出淡淡的“知性”气息……

# 三个孩子，一个父亲

（家访日记选）

胡林姝

---

2014年9月4日 星期四 阴 家访学生：小君

从三年级接到这个班，到四年级，小君似乎没有什么变化。11岁的他，不到1米2的身高，黑黑瘦瘦的身子，穿的衣服又脏又黑，使我常想起他的眼睛来。乌黑的眼珠，像算盘珠儿似的，想着怎么玩就滴溜溜乱转。一颗心却不用在学习上，平时考试，多停留在七十几分。唉！提到学习，我就为他摇头。

去年刚开学不久，爱心人士来到我们学校献爱心，送来一些学习和体育用品，还与家庭困难的孩子结对子。当时我刚接手这个班，对孩子的情况不了解，我问大家：“我们班，谁家里最困难？”大家把手指向坐在前排的小君，议论纷纷起来：“老师，小君家里有很多兄弟。”“老师，小君穿的衣服最烂。”“老师，小君经常说他吃不饱。”……爱心人士走到孩子身边问：“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小君把头埋得低低的，闭着嘴从喉咙里冒出一个字：“是。”于是，小君成了结对子的孩子。我想，得到帮扶的他，生活会好起来吧。

四年级开学了。那天，有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在教室外的墙边坐着。他穿着一件灰黑的短袖T恤，也许之前是白色的吧，衣服上东一团脏的，

西一团脏的，看上去也就成灰黑色了。小男孩朝我教室里喊：“哥哥。”我明白了，这是刚上幼儿园，等哥哥放学回家的孩子。当我问这是谁的弟弟时，小君不好意思得站起来，说：“老师，这是何四娃。”我大吃一惊，“四娃？”之前知道小君有一个弟弟，比他小两级，也在我们学校，这怎么又跑来一个四娃？小君告诉我，他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大哥20岁了，两个弟弟分别是9岁、5岁。

我想，一个家里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养哦？小君接受资助已快一年了，这一年，他家里的生活到底发生改变没有？我决定去他家里家访一次。

从学校到小君家里步行大概需要20分钟。那天下过雨，小君带着我走的大路，我笑他：“你这么聪明，平时怎么就不用到学习上来了？”他咧着嘴笑，我看见他额头上因为玩耍摔伤留下的印子。远远地望见小君家的房子，一栋两层楼的砖房，外墙糊了水泥，抹了白色灰浆，但一些灰浆已经脱落。

小君的母亲，看见三个孩子回家了，赶忙去热菜、热饭。我对小君说：“你带我到各个房间看一下吧。”一层有4个房间，堂屋左边是一间卧室，床上乱七八糟。小君说，三兄弟晚上就和母亲在这儿睡。堂屋里没有摆放吃饭的桌椅，只是堆着今年新收的谷子。堂屋的右边是楼梯间、厨房和猪圈。他父亲住在二楼，父亲的房间也是很凌乱，其他空着的房间，凌乱地散放着一些饲料、肥料的塑料口袋，已经很久没有人收拾的样子。我心里暗暗叹气，这个母亲怎么把一个家庭照顾成这个样子？

没过一会儿，传来一阵脚步声，小君说他的父亲回来了。循声望去，父亲？还是我听错了？一个看上去60多岁，头发花白，个子矮小，穿着很旧的白衬衣，裤脚卷上膝盖，赤着脚的男人。他忙招呼我在堂屋里坐下，他有些尴尬，“老师，你看我这屋头，啥子都没得，让你见笑了。”我为了缓和气氛，说：“哪里嘛，你这修的两层楼的房子，是我们城里人想要都没有的。”小君父亲招呼我去厨房吃饭，我说吃过了，不过我倒想看看，他们中午吃的什么。厨房的灶台上摆着简单的午饭：豆花，还有可能是昨晚吃

剩下的竹笋炒肉。我问小君母亲：“你们吃饭在哪里吃呢？”她说，堂屋放谷子了，就在厨房站着吃。

我等他们吃完，再和小君的父亲聊了会儿。小君父亲说：“小君的母亲是从泸州古蔺县嫁过来的，今年40岁，没有工作，也不务农，就在家里负责洗整、做饭。”我又将目光投向那个比小君父亲高半个头，皮肤黝黑身体臃肿的女人。她走路的时候，脚有些跛，小君父亲告诉我：“是今年过年才开始这样的，因没有钱去医院检查，就这样一直拖着。”我说：“还是应该去医的，这么年轻，要是废了可怎么办啊？”小君的父亲指了指自己的妻子，又指指自己的头，我突然明白他想说什么了。我点头，不语。我开始理解这个母亲，从那么远的地方嫁到自贡农村，而且是一个比自己大20岁男人，为什么只在家洗整，可是房间和孩子还是那么脏，为什么负责做饭，孩子却有着一副营养不良的身子。

用小君父亲的话，最大的儿子已经“嫁”出去了。大哥今年24岁，14岁就去厦门打工（在工地做建筑），后来认识了厦门的一个女子，就结婚生子了，如今户口也迁去了厦门。小君父亲谈到自己大儿子时淡淡的，他说大儿子过年的时候回家，从不给家里拿钱、拿物。

我问小君父亲家里的收入情况怎样。他指着堂屋里的谷子，说，自己家有1.5亩地，还出了100元一年捡亲戚的1亩地种粮食，今年的收成有1000多斤谷子，要分给亲戚600斤谷子，剩下的400斤谷子打成米有280斤左右，这些米，够家里吃一年。我问他：“你没有出去打工，家里还有其他收入吗？”说完，小君父亲带我走到挨着厨房的猪圈。我记得刚开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不愿意和小君同桌，说他身上很臭，原来就是这猪圈的味道。猪圈有2个槽，其中一个槽养着一只大黑母猪，另一个槽是母猪下的猪仔，我数了数，有7只呢。小君的父亲告诉我，母猪的品种叫“苏泰”，已经买了五六年了，母猪每年生两窝小猪，一窝14~20只左右。每只小猪如果行情好的话可以卖400元左右，除去成本，每只能赚150元。我算了

一下，养母猪每年的纯收入有 5000 多元。2013 年，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8464 元，而小君一家 5 口的年收入却不到 6000 元。

在我问爱心人士对他家的帮助的时候，他有些激动，说：“谢谢这些好心人呐，来过几次，每次都拿 100~200 元，我把这些钱都存起来了。”

家访结束，我回到家又搜集了好些我儿子和大人穿过的旧衣服，让小君带回去。那天下午，我接到小君父亲的电话，让我在回家的路上等他，他要送一些东西给我，我拒绝了。我想我能在经济上给予这家人的并不多，也不需要他们给我回报。希望三个孩子能快点长大，希望小君的父亲不要那么快老去，希望……

# 追梦的路

胡康英

---

在新闻行业，她是我的前辈。只是，在我进入媒体人行列时，她已经远赴北京，开始了追逐梦想的路程。

因为曾经供职于同一个单位，几年前，我有幸见到过她，而当时只是匆匆一瞥。她的经历，我在同事和领导的只字片语中略闻，当时，她在我眼里，仅是一个经历不同寻常的前辈。

再见她，是今年春寒尚未褪去的三月，当时，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书画大赛。在自贡短暂停留的那段时间，大赛正在北京进行紧锣密鼓的评选工作。四月，传来了她在大赛中获奖的消息。五月，她再次回乡省亲。在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相约南湖公园，波光粼粼的湖边，我第一次近距离的与她侃侃而谈。

透过镜头，我仿佛看见，隐约泛黄的纸页被清风撩动，轻轻浅浅的成长记录在字里行间徐徐展开……

上世纪 50 年代末，她出生在富顺美丽的西湖塘边。因为父亲被认定是解放前的土豪劣绅，也因为自己的一位堂哥是国民党高官，所以，从小她们一家就被反革命家属的阴影所笼罩。虽然与周边的小伙伴一起，她一直有抬不起头的感觉，但是，母亲给她讲的历史上的女英雄和女性励志故事却温暖着她幼小的心灵。特别是母亲不用画笔，只用指甲轻轻沾上墨汁在纸上就能勾勒出一幅好看的花鸟画。虾子、荷花被母亲信手拈来，无论母

亲画什么，每一幅画，她都要仔细的端详着涂鸦并学上一个月。

受母亲积极思潮的影响和绘画熏陶，几岁时，她就师从著名画家刘克刚学习国画创作。13岁那一年，她成为四川嘉州画派著名花鸟画家李道熙的学生。因为李道熙老师的家在乐山，为了学画画，数年间，她数次往返于富顺与乐山之间。有一年，因为总画不好琵琶，李道熙把她叫到琵琶树下，仔细地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才让她回到画室重新拿起画笔。如今，虽然过去了近四十年，当年李道熙老师教授自己画画的场景，她仍然记忆犹新。

数年后，当年的小姑娘，已经出落得婷婷玉立。因为家庭成分关系，母亲早早做主把她许配了人家。儿子出生以后，她重新拾起画笔，想继续实现自己的画家梦。她的艺术之路与家庭需要有了冲突，阳春白雪注定与世俗无缘，仅仅维持两年的婚姻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至此，她仍孑然一身。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取得了大专自修文凭。为了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她办理停薪留职并远赴深圳。两年后回到自贡，先后从事过记者、美编、广告设计等工作。

从事任何一种职业，她都能得心应手，然而，成为一名职业画家的梦想却始终在心底暗涌。2004年，刚过完春节，带着读书和增长见识的想法，她只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而这一年，她已经年届不惑。

来到偌大的京城，看着茫茫的城市，如何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经过短暂的思考以后，她开始走进京城各个艺术馆，看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作品展览。进了多少次艺术馆，她早已记不清楚了。然而，在众多中外名画展出中，她却清晰地记下了值得学习借鉴的绘画技巧。同时，走进闻名中外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看画作，也成了她提高绘画技艺的必修课。

在这里，她结识了琉璃厂的一些画商，在与画商的交往中，她因此有机会结识更多京城绘画界的前辈和朋友。

为了提高自己，2006年她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进修。2009年，进入荣宝斋画院刘大为导师工作室人物画高研班学习。刘大为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当代中国美术界成就卓著的艺术大师。

由于当时她只创作花鸟画，还没有进行人物画创作。在班上所有学生都不理解的情况下，为了迅速提高人物画创作基础，她除了睡觉的时间，白天、晚上都在画画。在班上，她被公认为是全班最努力的学生，在这里，除了来自全国一流的画家教学，作为当代中国人物画杰出的代表画家之一，刘大为的教学内容对她后来的绘画之路有了很大的帮助。

从刘大为的研修班毕业以后，她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这个时期开始，她走进大西南，在偏远的云南、贵州等地写生，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奇貌山川挥于笔下。近年来，她创作的哈尼梯田和花腰傣作品成为经典之作，在书画艺术界的各类大赛中，她获得的金奖和银奖多达10多项。

在她的川南风情系列作品中，川南地区春天的美丽景色跃然纸上。弯弯的小河傍山而过，渔舟在河中轻轻荡漾，满山遍野盛开的油菜花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小桥、流水、人家依傍在山水之间，组成了一幅幅美妙的画卷。作为一名从自贡走出去的女画家，也许，在万籁俱静的夜里，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曾经有过既悲且伤的记忆，然而，透过自己的笔端，浓浓的思乡情怀仍在笔下静静的流淌。

近几年在工作中，我采访过很多经过自身努力一步步成长且颇有成绩的成功人士。然而，与她的谈话间，她爽朗的谈笑声让我无法想象她曾经受到过常人无法承受的打击和挫折。她说，今天的成绩，得益于当年支持和反对过她的人，无论怎样，自己要对这些人表示一声感谢。

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在徐徐清风中，我轻轻问她。她短暂的沉思后表示：在艺术的道路上，自己有很多想法还没完成，所以不敢停歇，现在仅是一个开始。只是，如果能遇到一个可做伴侣的人，可以成个家。

虽然眼角已经泛起皱纹，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仍然能想象她年轻时

的美丽。分明是一个温柔且心细如发的女人，二十年间却独自扛起生活的风雨。作为一名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她的执着与坚持，很多人无法企及，也许，就是这一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支撑，才能让她走得义无反顾，且铿锵有力。

# “吃”的味道

华祥利

---

“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这是人们的共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管地域和民族，不论饮食习惯怎样千差万别，吃都是人们最大的人生乐趣。吃文化从古至今源远流长，从如雷贯耳的“民以食为天”到和风细雨的“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它的肚子”，“吃”从原来最基本的“果腹”，到现在的“滋、补、养”，吃文化博大精深，现在人们不但追求色香味俱全，更追求一种精神品质。

在济南，见很多餐馆以“把子肉”命名，“老济南把子肉”“济南绝味把子肉”“新济南把子肉”等等，纵使店名中没有把子肉，但其大门或橱窗的显要位置上都有“名吃把子肉”的提示。这几个字，随处都在映入我们的眼帘，仿佛不提把子肉，餐馆或老板就 out 了。游客多看几遍，由不得不把这把子肉产生浓厚的兴趣，连我这个对美食反应迟钝的人也不例外，找到一家“军哥哥把子肉”，坐下不一会儿，服务员就端来一大盘黄澄澄、油亮亮的肉来。这肉被麻绳一圈圈地绑着，有拳头那么大，共四坨。解开麻绳，我小心翼翼地咬上一口，第一个反应便是自贡卤肉的味道。两者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自贡卤肉的鲜香。这把子肉，济南人用声势打造品牌，我吃的是好奇和见识，揭开把子肉的面纱，济南的形象在我心中丰满起来。

面条是拥有食众最广的食物，耳熟能详的牛肉面、炸酱面、肥肠面、鸡杂面等随处可见。上海镇江历史悠久，人来客往，家家店面的装饰各有

特色，但“老莊锅盖面”几个大字还是尤其醒目。“锅盖面？”我第一次听说，走进整洁的店里，小碗十九元，大碗二十五元。在等待店家煮面时，我阅读了餐桌上的“老莊锅盖面传说”。乾隆于 1772 年第一次下江南时，来到上海镇江名气最大的庄嫂伙面店吃面，那天早上不知什么原因，跳面慢、灶火小、水不开，庄嫂越着急越乱，在下面时，汤罐的盖子掉进了面锅。还没等庄嫂调好作料，锅里的水已要溢出，庄嫂忙用勺子舀了两勺汤罐里的温水浇到面锅里，锅里平静下来。水再一开，在客人的催促声中，庄嫂忙将面捞进碗里，乾隆的随从把面端出去了，庄嫂长出了一口气，耳边传来“味道不错、味道不错，不烂不硬，喷香爽口”的赞叹声。庄嫂正要再下面，身着便装的乾隆踱步进厨房，一声惊呼“你怎么把锅盖扔进面锅里？”这时庄嫂的丈夫也进来说人人都讲今天的面格外好吃，回过神的庄嫂说“怕就是面锅里煮锅盖吧？”于是乾隆光顾镇江伙面的故事传播开来，这“面锅里煮锅盖的技艺”使镇江伙面名声远扬。我细细欣赏这锅盖面，面汤虽然麻辣十足，但今天碗里的面硬而不软，好在这个传说赚足眼球，取长补短，它的文化内涵耐人回味。

在青岛游览的第二天，导游很神秘地说她中午要带我们去品尝一道名菜，犒劳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辛苦。赶到餐馆，菜已摆满桌子，中间那个特别大的白色圆盘美不胜收，栩栩如生的张果老、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汉钟离八位神仙，服饰鲜艳、姿势各异地站在盘中，每个神仙旁边是一种凉菜。导游给我们作着介绍：“这道菜是镇店之宝，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道菜分别是用猪肚、牛里脊、鲍鱼、大虾、鸡脯肉、鹅胗、鹌鹑、鸭蛋秘制的凉菜，吃了它，各位朋友将各显神通多多发财！”我们这桌十人全是女士，北京来的居多，除我小小惊叹一下外，其他美女个个高冷不语。桌子的转盘不知转了多少圈，盘中所剩无几，也没有一人发表食后感言。我拈起一小块鲍鱼，却并没有吃出鲜美的味道。一桌不熟悉的人或形同陌路的人，即使是吃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这种吃

纯粹是迫不得已的应景或果腹。

如果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在一起吃饭，那就是另外一种画面了：自然又惬意，轻松又自在，你一言我一语，不论是特色美食还是家常便饭，不管味道如何，都吃得满面春风、兴高采烈。这种吃，“吃”的是氛围和心情。心旷神怡的氛围，连同喜闻乐见的人，即使桌上是粗茶淡饭，也胜过可口的美食、香醇的美酒。

成都的一些火锅店，每在冬夜的彩灯交相辉映时，店门前便有食客或坐或站排队等候，旁观者有人不屑、有人惊讶，不知是因为店家的噱头新奇，还是美味佳肴让食客们蜂拥而至。但各有所爱，这种吃，“吃”的是一种体验和闲情逸致。

菜名也颇有讲究和寓意。状元肉（红烧肉），鸿运当头（白灼基围虾），独占鳌头（清蒸鲈鱼），大展宏图（虫草花炖鸡），万象更新（时新蔬菜），白发齐眉（粉丝蒸扇贝），寿比南山（甲鱼炖鸡），富贵满堂（鲍鱼什锦），手到财来（红烧猪蹄）……这些菜名结合食客的心态，让食客享受美味的同时还“吃”下美好的祝福。

吃有慢嚼细咽、津津有味、温文尔雅、有滋有味、风卷残云、狼吞虎咽、饥不择食、大快朵颐、馋涎欲滴、海吃海喝、囫囵吞枣等等吃相和吃法，但不管怎样，只要吃得心安理得、痛痛快快、心满意足、回味无穷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也是吃的真谛。

# 听钥匙声响

黄明鑫

---

“爸爸，雨下得很大，我给你送伞来了。”

“哦？谢谢儿子，你真勇敢！我们这就回家。”

上一年级的7岁的儿子又干了一件“伟大”的第一次！在2012年春天的第一场骤雨里，两个多月前刚能够独自乘公交的他，居然从家里把伞送到办公室，“接”我回家。

我被惊喜、温暖、感动、欣慰包裹在一起。看着儿子一脸兴奋，一路萦绕在我脑际的是我们父子之间的这份期待：我期待儿子健康茁壮成长，儿子期待我早点回家。

我期待儿子健康茁壮成长，源自对他本应该健康、快乐的童年的一份歉疚。

这些年，儿子多病、孱弱的身体始终绷着我们两口子的神经。4岁之前，儿子上医院的次数是“只隔天天，不隔星期”，病历本一大摞，药费收据叠在一起足有5厘米多。那时我们还在郊区乡镇学校工作，随着儿子看病的“药底子”逐渐提高，只有到市区医院才有疗效，一家三口是经常在30多公里的路往返。4岁之后，儿子看病的次数虽少，但庆幸之余依然隐隐作痛。

同时，在儿子快速成长、需要我的时候，我们父子之间的嬉闹却常常成为“奢侈品”。他1岁起，我熬更守夜、尽心竭力地创办校刊《黄桷树》，组织策划、文字录入、编辑排版、印刷发行一手把关，把刊物看成了又一

个“宝”。他4岁时，我又上挂到局里，参加轰轰烈烈的迎省教育督导评估、“两基”迎国检工作，“5+2”“白加黑”的工作状态让我们经常不打照面。隐约中，我感到我们之间产生了一条疏远的鸿沟，他对我只有敬畏、少有亲昵。幸好儿子有一位温柔细腻、丰富深沉、勤勉朴实的妈妈，时时精心填平我们之间的这条鸿沟，并让这些点滴化作生活飞溅的浪花。

迎检后，稍稍歇下来。每天早晨我陪伴儿子上学；下午放学，他先来办公室做作业，然后与妻子一道先行回家。下班后，我又尽量找些乐子接近儿子。有空闲的节假日，我们仨就把诸多共同的记忆洒在骑游、野炊、暴走和逛乐园的路上。

儿子为期待我，真还练就了一番“听”钥匙声响的功夫。

我们一家三口住进这套下有商户位于三楼的二手房快三年了。忘了从哪天开始，晚于回家的我正取钥匙开房门，房门应时打开，调皮的儿子已经蹦蹦跳跳、满心欢喜地迎我回来。

为了“探秘”和“较量”，在单元楼下，我还尽量把取钥匙、开报箱、取晚报、锁报箱、开单元门、上二楼、开房门的习惯时间缩短，儿子居然也能在做作业、玩玩具、乃至上厕所时“一心二用”，把握好这短短的一两分钟，甚至还能“逮”住我的蹑手蹑脚。

我知道，下午6:00开始，儿子不仅是在用耳朵听我特有的钥匙声响起，更是用心在营造一份父子间的欢愉。

“咳、咳、咳——”

“爸回来了！”当年，每每夜幕降临，我们小兄弟俩再熟悉、再期待不过的声响。只因那是患有哮喘病的父亲大老远就开始的“回家信号”。

“客（咳）人回来了。”在母亲眼里，她对忙于村委会琐务的父亲又是另一番叨念和期待。

是啊，儿子、妻子于我的期待，就如同当年我们母子对父亲的期待。

时空变了，但家人间的情怀亘古不变。

# “凉水井”来历小考

雷 利

---

从大安区桑海井往恐龙博物馆的桑海井路的第一个红绿灯口地段，有个公交车站叫“凉水井”，是以这一段的老地名做的站名。自贡是举世闻名的盐都，与制盐相关的井灶甚多，凉水井正处于当年产盐的集中区内。凉水井，是盐井，还是水井？它与盐业生产有着怎样的关系？

在原自贡纺织厂大门附近，右边堡坎下面，是刚撤销不久的大安区上田坝小学。两个单位之间，有一条 30 余米长，1 米多宽的小巷，小巷的尽头，有一口水井，这就是大约有 300 年历史的凉水井。周边区域被叫做凉水井，就是以这个水井而命名的。数百年来，这口水井历经风吹雨打日晒，井口和井台已经显得非常古老。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经是很多人的饮用水源地。直至 2015 年的时候人们还在使用它的井水，不过由于环境污染，水质遭到了破坏，当时已不能饮用，人们只能在此洗洗衣服。在凉水井这片约有 1 平方公里的区域，现在居住着 1300 多户居民，属凉高山街道办事处上田坝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

康熙年间，自贡市盐业生产兴盛，特别是大安（旧称大坟堡）井灶林立。由于生产生活需要，人们打凿了许许多多水井，好些水井的水都是咸涩的，不能饮用，只能拿来作“打杂水”。当时的这个地方，全是老树林子，没有人居住，因此小地名老林冲。这儿有一个水凼凼，流出来的水甘甜可口。大约在道光年间，一个姓雷的石匠从湖北麻城县来到四川叙州府富

顺县邓井关谋生。怎料当地贼盗蜂拥，为害作乱，雷石匠为避难，来到老林冲安家。雷石匠一边在井灶上帮忙求生计，一边利用祖传的石匠工具，在石灰岩上打石头，把那涌漫清冽泉水的水幽幽慢慢磊砌起来。又过了许多年，人们把水井清掏一遍，用比较规矩的石头重新砌筑，配上井圈，形成一口水井——凉水井。

逢天干年间，到处缺水，只有凉水井的水，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用这口井的井水做豆花，豆花特别鲜嫩可口。由于水质好，在饮用水紧张的时候，凉水井的井水是被附近盐业井灶上的管事管制的。老百姓要用水，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挑水，也催生了这一带专门给大户人家挑饮用水的职业。

在凉水井不远处，还有一口饮用水井，叫杨柳井。其水质不如凉水井，也没有凉水井的历史长，在1980年代修建自贡纺织厂的时候被占用了。凉水井附近，还有一口100多年前打的盐井，叫六火灶，用六口平锅烧盐。这口盐井卤水不是很好，天车只有几十米高，废弃于1950年代。六火灶的饮用水就长期依靠凉水井的井水。在较长历史时期，凉水井的井水是很著名的。饮用其井水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井台也重新进行了修缮。50多年前，我居住在荆花湾，看到这口井，又深又大，约七八米深，水质甘甜。

同样是在100多年前，有一王氏大户人家，因为看好此地，来到这里建了王家祠堂。房屋修建比较高大上，大门刷黑漆，所以人们将其称作黑漆槽门，后来成为一个新的地名。这个王家，与著名的自贡珍珠寺王家分支惠周支祠有密切联系。在这里，王家建了一个私塾——俊明小学，就是上田坝小学的前身。如此算来，上田坝小学如果不撤销，该有百岁高龄了。

1980年代，这里新建自贡纺织厂后，周边住户逐步用上了企业的转供自来水，这口井的重要作用式微。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淡忘，甚至不记得它了。有人说它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不如填埋了，但有的居民不答应，因为它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上田坝社区也坚决反对填埋它，为的是留住

点滴乡愁。笔者思忖，大可在今后的“盐都之心”景区建设过程中，对凉水井加以修缮利用，作为历史传承的地名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乡土文化宣传。

# 读 山

李觉英

---

我因为爱山而读山。

山高人为峰，登上才算；地阔天作界，走到方知。如你真做到了就是极限了吗？未必！人们不是常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吗？鲁迅先生不是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吗？雨果不是诗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大海，比大海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吗？为此我们只能说：世上可谓的“极限”，那只是人们新的想象的开始，并由此产生新的冲动，去开始新的征程；它只是昨天历史的定格，对今天生活的凝视，对明天企盼的思考而不是终结。

我因为爱山而倾情于山，因为只有她才够资格配以“屹立”。一提及山，她总让我联想到“伟岸”“沧桑”“凝重”等词；山，她总使我看到一种来自四面八方一个焦点聚集的力量；虽然在这种力量的延展中，或陡峭、或险峻、或深壑、或缓平；时而飞瀑击崖，时而溪流潺潺；虽曲曲折折、坎坷不平，但她柔韧、坚挺，她仰天无言直冲云霄；俯地无愧容生灵繁衍，总给人以无坚不摧的人格力量。山的这种精神无时不刻地碰撞着我的思绪，我的情感，使我力量倍增，使我对山久久地仰视、慕拜和神往。

我因爱山而读山，是因为她遥早于人类社会而卓然挺立于我们这个星球。山，是凝重历史的见证，具人格的魅力，因此人们常以她作为崇高事物的象征，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寓生命之价值；又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寓以成功者的骄傲而傲视群雄的英姿；而“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给人以哲理的思考。至于“高瞻远瞩”“一览无余”“站得高看得远”等等无不与山有关，于是乎，山便成为这一切的载体而令人提升到对生命的敬畏。

我因爱山而赞山，赞她卓而不群的峰峦和野性；我因仰视而登山，不知留下多少“那山高”的感叹；我因慕拜而倾情于山，舍去许多附庸于我的殷实；我因对山的神往而读山，多少回让我沉缅于历史的凝重之中。山，给我以启迪；山，给我以力量；山，催我奋进。我从心底发出“我离不开山”的呼喊！

由于我对山的痴情，不由想到在历史长河中占有独特地位那五岳之尊的泰山，并由此联想到两座千百年来令多少文人雅士、迁客骚人趋之若鹜，也令世人瞩目的无字丰碑：一座由一代女皇武则天早于唐代立于长安的无字丰碑，一座现伫立于泰山岳顶的登峰台下。上千年来对它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留给世人多少无尽的遐思和难解之谜；使多少人对它们由新的想象开始而以不解告终。我为此无力也无能诠释其任一，但有一点我敢断言：这两座无字碑的立意和所包蕴的内涵有天壤之别，它们的历史价值只有以能否定格来注释：武则天所树的无字碑，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后人对她（它）的书写、评说，只能定格于这位女皇昨天所做的一切，因她不可能有自在的今天，更不会存在明天，为此人们只能发出“俱往矣”的感叹罢了。而那泰山之峰的高6米、宽1.2米、形质方而非方，四面狭窄不等、古朴浑厚，莹白色的无字丰碑，谁人而立？为谁而立？立于何时？昭示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来定格？怎样定格呢？正因于此，千百年来它尽得风流而成为千古圣迹，也因它留下给人们的空白而在人们心中它已融入于山，与泰山混为一体了。它与极顶石一样虽仰天无言而已俯地无愧了，也为此我更凝神于它的厚重而震撼。

我爱山，我赞山。我为读山而读山，也由此而读人生。在对她的慕拜而神往中，我似乎领悟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永恒、什么是尊严、什么是坚定、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品行，怎样做人才是仰天俯地、无愧于心了。

# 山上的野菊花又开了

李 英

---

山上的野菊花又开了，金黄金黄的。曾经嘻哈蹦跳的采花的小女孩已经长大，身后曾经陪伴的身影却悄悄离开了她。

再次回到熟悉的土地上，重新拾起您遗落的花儿，拾起那份沉甸甸的牵挂。捧一束摘下的菊花儿，带到您的身边，说一声：爸，让我们再一起嗅嗅它的芬芳，一起回忆那夏天里最美的一幅画。

那颗颗桑葚，您还记得吗？那一年，烈日炎炎，您为了摘到它，差点儿摔下悬崖，翻身起来的那一刻，您微笑着双手捧着它，问我：“娃儿，甜吗？”惊魂未定的我搂着您，高兴地说：“好甜哇！爸爸，我们一起吃吧！”桑树迎风摇摆，仿佛微微含笑，满身是泥的爷儿俩，树下嘻嘻又哈哈。今天，我又重逢了它，只是甜里，微微带着点酸，可是，爸，我多想和您一起再次尝一尝它。

爸，您看，硬要在鸡窝前守着母鸡下蛋的调皮的小女儿，如今已经懂事了，鸡窝面前也不去了。城里教书之余，只愿，迎着母亲的笑容满面，常回家看看，替你拥她入怀，替你好好照顾她。

擦干不舍的泪花儿，回望：那山上有个他，那水边住着个她，那山那水的人，永远是我心中最深最深的牵挂！

# 偷得一份闲

李莹

---

下午要去很远的地方开会，中午没有睡午觉，早早就赶到会议地点。所幸会议早早就结束了，才三点五十分。回家还太早。无意间瞥到会议室楼下有一个书吧。心想去里面坐坐吧，为自己觅得一分清闲。

长长的书柜里摆了各式各样的书，有讲营销的，也有一些管理类的，还有一些会计人员的专业书籍。这些书，都是我早年在私企工作时最喜欢读的，自律自励自己的读物。不知不觉间，自己慢慢地退化成了一个社会闲人，这些书是再也不会看了。

书柜里，还有一大部分是散文随笔和讲诗词歌赋的杂文。这些是我喜欢的，不会随着年龄、性情的改变而改变。看得出，书吧的主人也是一枚文艺青年，有一颗很文艺的心。

长长的书目，一本本瞄过去，有亦舒的，有余秋雨的，有林清玄的，这些都是散文大家。还有白落梅的，有很多本，她是近几年畅销书作家。可是这些都不是我今天想读的书。我渴望在这么多书里面，找出一本《张伯昏散文集》。

最近迷上了张伯昏的文字。读了他的一些散文和随笔，让我一颗浮躁的心渐渐安静下来。他的文字，娓娓道来，行云流水一般，抒写的却是心灵深处最质朴最安宁的声音。

我有很多年都不读散文和随笔了，近一年更没有再写过什么东西。最

近受他“少一些美学多一些美”的思想的影响，我才用手机代替笔，碎片化地利用时间在手机上敲打出点点滴滴。

还有四十五分钟的空闲时间，我选好一本书，临窗坐下，定好闹铃，开始我心灵的滋养。其实许多人并不能真正深悟禅的道理，也不懂得菩提花开，却甘愿让自己封存在一卷书本里，在辽阔的书海里自在往来。

时间和快乐都是偷来的，难道不是吗？

到了这个年龄

能感动我的大事已经越来越少

反而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让我为之心神荡漾

买了一个木质的衣架

移栽的茉莉开了白色的小花

你说龟背竹又长了新芽

——摘自张伯昏《那些小事》

昨天傍晚

在109国道上

一个落后的村庄旁

我看见两个拉着行李箱的小姑娘

她们兴高采烈的样子

像是要去远方

以前，我也是这样离开了家乡

如今，我对它心怀向往

——摘自张伯昏《家乡》

# 夹竹桃花染书香

廖春燕

---

儿时的校园里，夹竹桃花随处可见。

每一个清晨，朗朗的读书声飘出教室滋养着夹竹桃墨绿的叶子。夏日的黄昏，晚霞里红蜻蜓低飞、有孩童背着书包穿过夹竹桃的花间小路回家。

因母亲任教的缘故，我家就住在学校里。学校坐落在山丘下，屋后泥地大操场就是“我家后院”。弧形操场大半都种植的夹竹桃，也不知栽了多少年，完全长成了夹竹桃树林，很自然地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天然屏障，极像一卷展开的竹筒，每到花期，一片红霞流翠、笔墨丹青。那时我总喜欢坐在花下看连环画，书中花花绿绿的人物和景致在不经意间悄悄走入心窝，夹竹桃花盛开在头顶，偶有花落钓人头，粉红亦或是雪白……自此，那景象一直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温暖记忆。

多少年了，而今学校已不复存在，然而那些记忆里无忧无虑的快乐和启蒙教育却影响了我一生。

那时上课，有着半壁江山翠罗帐、万千桃红伴书声的壮观。孩子们清朗的读书声在操场回荡，朵朵花儿映衬着一张张稚嫩、懵懂的面庞。是书香滋养了夹竹桃花的清艳、繁华，还是这桃红朵儿撩起了儿时朦胧的诗意？还记得上语文课时老师评讲的期末试卷“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含义。随着老师铿锵有力的声音，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同学们，诗人描写的就如同你们现在看到窗外景致的意境，细细体会将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窗外夹竹

桃树下一片稀疏草地，那是初夏雨后的新绿，昨夜悄然而下的细雨润泽了地面的小草，绿，原是如此的灵动鲜活，远远望去一片葱茏，走进一看却再不是远观的浓绿了。我领悟着眼中的诗意，文字的优美却在不经意间深深种进了心底，也萌发出探寻更多书籍的冲动。在这样的教导里学到的诗句，此生再不可能忘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位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实在是优秀而且非常疼爱我，因为我称她为“妈”！

家母是小学语文老师，也是教我六年的班主任。我从小混迹在学校的每个角落，学校就是我的家。记得当时住在学校陈旧的存书室，真的好感谢那半间小屋，淘气累了随手拿起一本就开始迈不动脚。高兴时翻看画报，安静时拿本字都认不全的厚书消磨时光。母亲从不刻意要求我每天看几页、每周写个读书笔记什么的，她都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管我这碎事。地是泥地、墙是石灰墙、厨房在外面属于教员公用。活泼又淘气的我每每听到教师子弟的一声呼喊，就会一溜烟混进了捣蛋的大部队。成群结队的小伙伴们在玩耍时总不知疲惫，也从不会惦记网络游戏。那些年月连彩电都少有看见，就更别说什么“苹果”“梨”“爱疯”啦！那时我们就是爱疯！岁月如梭、时光不可倒流，那些日子却成了生命中永不可复制的单纯快乐。

还记得，家中没上漆的老木头窗下有一张课桌，那就是俺家的写字台。推开两扇木窗一眼就看见后操场上的夹竹桃花，心就开始飘起来哟！时常一拿起笔做数学题就开始走神，诗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心中念想江水是怎样融化在波光潋滟的暖阳里，眼前满目的夹竹桃花是不是竹外的桃花呢？不觉中数学填空题竟写下“三、两”。

夹竹桃花年年开得绚丽，我在风中奔跑、在风中成长。在那些最简单、平凡的日日夜夜，半壁书香化为夹竹桃花香，陪伴我度过了最快乐、幸福的童年时光。记忆里的夹竹桃花朵如花瓣雨坠在我的梦里，我咯咯笑得梦醒。毕业的时节正是夹竹桃花开的时节，花儿为谁开放已不重要，小伙伴们不知离别的忧伤。照毕业像那天，我穿着有桃红色裙边的白色连衣裙欢

天喜地地站在中间，就如同一朵小小的夹竹桃花。尽管占据了有利地势，却仍不太惹眼。多年后翻看相册，一张张粉红、稚纯的笑脸如同身后的夹竹桃花般鲜艳、干净。

时过境迁，如今的母校早已不复存在，我却在无意中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床头也会放置一两本书随手翻看。书籍在我人生最寂寞的时候抚慰、安暖我心，在最浮躁焦虑时清宁头脑和心绪，在困顿彷徨时指引我走出迷茫……

总还是忘不了多年前夹竹桃花陪伴我读书的美好时光。细长的绿叶似书签，粉红的花朵是书中美妙的字句。情雅成诗、爱淡成词，但在花下看诗词的曼妙清雅也可谓是一种修为，淡泊闲情有所寄，恬淡寡欲，清风自来。

没有言词来辩论看书好的大道理，只想静静地看书，细细体会书中的一颦一笑一个眼神，不知不觉走进书中的角色里，为之喜悦、为之感伤。

因儿时的记忆鲜活，对夹竹桃情有独钟。然，自古描写桃花的诗句太多，每每都为夹竹桃花鸣不平，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夹竹桃一种，花则可取，而命名不善。以竹乃有道之士，桃则佳丽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合而一之，殊觉矛盾。”也许这就是此花不受宠的原因。我感激夹竹桃花染了书香伴我童年时光，今自创小诗一首聊以寄情吧：

春浅桃红影妖娆，初夏此桃非彼桃。

花幻流霞品修筠，静夜书香月下庭。

# 家庭音乐会

廖时利

---

偶闻二胡、笛子、琵琶独奏曲，不禁驻足倾听，旋律幽幽袅袅，将我的思绪牵到那遥远的刻骨铭心的时代……

3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没有电视，看部电影看场戏都异常困难，除了8个“样板戏”，一无所有。观看乡土文艺宣传的演出，都会挤得水泄不通。在镇上，在全区，我们家庭小乐队颇有名气。区里组织演出或参加县汇演，都少不了“廖氏父子兵”。无排练或演出时，我们就在家里演奏。有时父亲兴趣一来，说声“来几曲”，便各自拿出乐器，吹响定音器校好音，家庭音乐会开始了。

几曲终了，满屋男女老幼，门口台阶上都人头攒动。“廖勋几爷子又在欢喜了！”街上偶有路人自语。

父亲拉高胡、二胡、板胡，我吹笛子拉二胡，管弦弹拨皆备，清一色民族乐器。我们合奏、齐奏、独奏，演奏当时流行曲子《子弟兵和老百姓》《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广东音乐《步步高》《金蛇狂舞》《雨打芭蕉》，二胡齐奏《奔驰在千里草原》……欢快、高亢、激越、辽阔、舒缓幽远的旋律充溢空间，博香满堂喝彩。一曲终了，父亲便眯缝着眼，沉醉于我们制造的美妙乐音中。

“老廖，拉一曲高胡独奏。”父亲将高胡弓轻滑一跳，四根指头在两根弦上缠绞，追逐，魔幻般流动，乐音明亮、娇柔、欢愉，如鱼戏水，如鸟

噪林，如蝶穿花，如柳荡波，如烛摇红……人们听痴了，有的颌首微笑，有的闭目聆听，似乎都屏住了呼吸。曲子拉完，一瞬间的寂静后，旋即爆发出一阵欢呼……

“廖大娃，吹一曲《牧民新歌》。”有人点我的“菜”。我支起谱架，翻开乐谱，便吹出一段引子，没有扬琴，琵琶如碎珠般滚来为我伴奏。我哪里是在吹笛子，眼前分明是一幅油画般的草原风光：蓝天白云，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清清的昆都仑河，雪白的蒙古包，成群的牛羊，纵马追逐的蒙古牧民……

廖二的压轴戏上演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赶来了，是《春江花月夜》：轮、扫、捻、抹、拂、挑、扣，音符绿盈盈，包孕着生命的汁液，十根指头在四根琴弦上穿梭，跳跃，挥洒：明月高悬，春风拂面，江水涟涟，好一幕春风沉醉的夜……骤然，旋律急转，古战场上兵戈铁马，刀枪迸裂，战马嘶鸣，《十面埋伏》惊心动魄。

音乐美的最高境界是沉静、恬淡、忧郁、缠绵。音乐，在我的少年时代给予了我莫大的慰藉，让我的心灵永远纯净、健康、年轻、善良，让我回首往事，憧憬未来而壮怀激烈。家庭音乐会已不复存在，但将永远用纯洁无邪之灵光照耀我在生的历程。

# 我家门前有座桥

林 凤

---

去年春节里，发现很多朋友在圈里晒网红桥，哦，竟然就是我家门前那座桥——仁和路立交桥人行观景天桥。貌似天桥已经成为了大安的新地标，成了无数市民和游客竞相打卡的网红地。怪我宅得太久，out啦！

华灯初上，我沿着梯步拾级而上。在五光十色的彩灯映衬下，天桥犹如一位盛装的新娘，顾盼生辉。站在桥上，一眼望不到头。桥面由红黄蓝三色塑胶铺地，对比以前走过的人行天桥，感觉有点小奢侈。

咦，地上哪来那么多恐龙？各种各样的恐龙，栩栩如生，满地撒欢。原来，这是桥上第一个观景棚——时空隧道。就像小猫不能抗拒自己的尾巴一样，小孩子也不能抗拒这些可爱的恐龙。几个小孩子追着恐龙，瞅准目标，一脚踩下去，恐龙已经跑了。再追，再踩，踩，踩，踩……可是哪里踩得到啊，恐龙跑得可快啦！踩不到也没有关系，小朋友们仍是乐此不疲，兴奋得不愿离去。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恐龙来自棚顶的投影仪。这得感谢设计者们，是他们匠心独运，以艺术的手段，让远古恐龙通过“时空隧道”穿越到桥上，和小朋友亲密接触。

告别“时空隧道”，来到“步步生花”。满地的花朵，白的，粉的，黄的，玫红的，间杂点点绿叶，随着音乐，投射在地上。那情景仿佛地上开出花来，片片绿叶又似调皮的鱼儿般游弋在水面上，让人不忍践踏。当你小心翼翼从花丛中走过，花朵就会轻轻地吻着你的头发、衣袖，也吻着你

的心，让你的心变得柔软，让你仿佛置身于童话梦境里。爱美的女孩们流连其间，摆好 pose 不停自拍，仿佛想要把这梦境永远定格在心间。

穿过花丛，往前走便来到了“激光炫影”。这根本就是一个小型的灯组啊，棚顶的每一根拱形的龙骨上都装饰着彩灯，投影仪投射出幻彩的激光，红橙黄绿青蓝紫，激光幻化成不同的形状，演绎着一幅幅渐变的图画。银发的奶奶牵着老爷爷的手，喜气洋洋地从桥上了走过；儿子骑在年轻的父亲肩上，得意洋洋地从桥上走过……

欣赏完桥上的风景，转身沿着梯步下桥，仍是惊喜不断。供人休憩的桥心花园有长椅，有花草，还有一棵火红的彩灯树。树上“长满”茂密的枫叶，其间装饰着无数彩灯，周身挂着一串串细细长长的银色灯链。一棵棵光秃秃的银杏树、掉光叶子的蓝花楹，也变身为彩灯树，仿佛夜空的星子一颗颗聚集在树上，闪着银光，装扮着这梦幻一般的天桥。

站在桥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从前，每次从仁和立交桥上经过，总要在车流中穿梭，在岔路口，总会回头判断身后的车子是转弯还是直行，总是战战兢兢地过桥。有时候，为了避免这种不便，哪怕只有一站地，我也宁愿坐公交车去买菜。那时候就想，如果有座人行天桥就好了。没想到，居然在 2019 年的元宵节梦想成真啦！原本我们只是需要一座人行天桥，不料却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份新春大礼——一座精心打造的观景桥，一座梦幻般的人行天桥。

俯瞰天桥，一条蜿蜒的卧龙，呼之欲出。在画龙点睛的绚丽彩灯映衬下，更显其夺目的神韵。

这是一座以龙为骨，以灯为魂的高颜值的观景桥，也是一座与众不同、高难度的异形桥。在它的背后，有一群可敬的人，是他们设计了它的造型，建成了它的骨骼，装饰了它的皮肤，创造了它的梦境，塑造了它的灵魂。让我们记住这些数字吧，313 个日日夜夜诉说着工期的紧张，36 个出状况的桥桩知晓主体建设的艰辛，12000 多张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铝单

板懂得装饰工作的挑战。为了装饰这座造型独特的异形桥，设计、施工人员跑重庆、广东、杭州、湖南等地考察桥梁装饰，挑选装饰材料的生产厂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把一条卧龙般的桥，骄傲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它早已成为大家心里的明星桥，大安的新地标。它是所有人的明星，所有人都喜欢它。但私心里，我把它称为我的桥，我家门前的桥。阳光明媚的春天，我喜欢在桥上看蓝花楹，在桥心花园的长椅上晒太阳。即使在骄阳似火的夏天，去附近逛街、买菜、健身，我都想要从桥上走过去，因为它激发了我走路的欲望。无论哪个方向都有就近的出口，根本不用过马路就能做到。

在我心里，它不只是一座桥，它象征着大安精神，不畏艰辛，勇于创新；在我心里，它就是一条龙，正在默默积蓄力量，一飞冲天指日可待！

# 我的记忆我的年

罗 林

---

今天正月十二，年将渐行渐远。

今年 2019，年味尚存几许？

依稀记得，儿时的年，是日日盼望的年。有大年三十，全村人集聚一起，杀一只过年猪那种热切、兴奋；有除夕夜母亲炸酥肉，油锅里热气的腾腾、吡吡；有大灶膛里柴火热舞的熊熊、烈烈；有初一早上那碗只有过年才吃得上的，内容、能放点猪油的水面的幸福美美；以及拿着几毛压岁钱，急冲冲跑去街上买回地蜂子放起来的呜呜、嗡嗡……物质匮乏的年代，加深了我们对年的热望，也烙下了我们对年深深的记忆。

岁月不居，习俗更替。而今的年可以家人围坐，挑剔春晚；可以呼朋引伴观灯会、逛大街；可以盼天盼日、昏天黑地打麻将、斗地主；还可以举家或几家去温暖的地方，把酒临风，遥寄乡愁……

而我，蜗居七日，独坐老家庭院，晒晒暖暖的春阳。看着重疾中的老父亲倔强的白发、安详的倦容。看着忙里忙外的老母亲蹒跚的步子、永不疲倦的身影。听村里远归的年轻人欢声笑语、笑谈异地他乡的艰难与收获。看大黄狗慵懒的蜷睡着，间或伏在地上伸展伸展懒腰。

也可到田间地头走一走，吹一吹乍暖还寒的迎春风，嗅几口次第开放的油菜花香，望几眼含苞欲放的櫻桃李子花骨朵朵……

无酒局，无牌局，安安静静。自有一种孤独而满足的闲适。

不管时序怎样前行，过年方式怎样改变，总有一种记忆挥之不去。那就是中国年。那是绵绵几千年，融入一个民族血液骨髓的传统习俗。有记忆，才能有年味；有年味，才没忘初心。

愿 2019 以及更多的未来，一切安好！

# 长江略笔

罗士成

---

## 一

在东半球，在中国版图的南部，有一条磅礴的生命从西到东蜿蜒地奔泻歌唱。这就是壮丽的长江。

我曾两度漂行长江，特别是一九九六年仲夏，我与南下勤工俭学考察小分队自重庆出发，几乎读完了长江的整个干流。在长江下游，在江风猎猎之中，回望长江，我实在是为长江的无比雄浑伟大所强烈震撼。你知道长江有多长吗？我们的长江自遥遥以极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各拉丹东冰川雪域淙淙而始，穿云破雾，曲折而前，滚滚东下，长达 6300 余公里，流经青、藏、川、渝、滇、鄂、湘、赣、皖、苏、沪等 11 个省市自治区，几乎自西向东横贯了整个大中国；你知道长江水流量之巨大吗？它每年入海流量近 1 万亿立方米，占整个中国河川流量的百分之三十，是黄河流量的 20 倍。如是，长江成为中国第一大河，以仅仅次于美洲亚玛逊河、非洲尼罗河而雄踞世界长河之第三位。在长江下游，汪洋浩瀚，水能巨大的长江让我胸襟开阔，豪情奔涌。

## 二

航行长江，我发现我们的长江青春永驻。长江随地球旋绕了亿万斯年，伴人类文明史走过了五千年，迄今依然神奇般的生命活力如日之升，一年

三百六十五日，碧汪汪大水奔泻不息，润泽着几乎半个中国。在长江碧流上漂行，我自然联想到北方的黄河。黄河与长江一样有着辉煌的古典文明，黄河文明之始祖是黄帝，长江文明之始祖是炎帝。如今，黄河似乎业已衰老，黄河水流量逐年减少，近年几乎每年都出现“断流”，为了挽救黄河，一个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已经启动——即从长江上中下三段分别将长江水引注黄河。虽然如此，人类的力量目前终究渺小，面对黄河流域日趋恶化的生态，似乎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也许要不了几十年，黄河上中游将使人类难以生存与发展。我们眼前的长江呢？长江竟是如此的美丽与博大。它畅扬着碧波，翻卷着雪涛，浩浩汤汤，一往无前。无论是在重庆、丰都、万县，还是在宜昌、武汉、九江，无论是在长江主干的上游，还是在长江主干的中下游，我们的“庐山”号都是耕犁在深厚的汪洋之中，万里长江，绵绵两岸山峦叠翠，平畴铺碧。

长江生命力之强大不仅在于它那么豪迈地生产着壮大着当代共和国的繁荣——流域内 185 座新型城市日新月异，工农业成为国家的重要基地，以上海为龙头以重庆为龙尾的长江主干现代化经济带蒸蒸日上，而且在于它推出了举世瞩目的两大水利枢纽工程，一是葛洲坝水利枢纽，二是将于二〇〇三年投入运行的三峡口“三斗坪”长江水利枢纽。特别是后者，总投入人民币 500 亿，工程之巨大与科技含量之高都为世界之最。当我们的“庐山”号驶过“三斗坪”工程，航行时间竟达半个小时，这真乃又一个“八百里连营”！

在万里长江航行，面对全球生态失衡，面对全球都在呼喊“缺水”的焦灼背景，我们无比的骄傲：我们有一条何等丰沛、何等了不起的长江呵。长江，如果说北方的黄河已是我们民族衰迈之母，那么你便是我们民族的正值盛年创造力无穷的父亲！

### 三

航行长江，可亲可敬的长江为我们徐徐展开融雄奇险秀与水光山光云

影为一体的天下大画图。

我们的庐山号在稳稳地前进，两岸的崇山峻岭一派嵯峨伟岸，江涛拍击两岸抒情着激越或悠婉，阳光白云与瓦蓝的高天静谧着辽远与明丽，苍松了望于峭壁，江鸥逐轮而翔，岩鹰在江面低回。

在进入三峡之前，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让思想与情感沿长江上游漫溯。长江上游的上游有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金沙江。金沙江又来自那么遥远又遥远的雪域冰川，那几何其洪荒，那几何其苍凉，堆积着亘古的阒寂与缥缈。长江，在我们面前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云纱。

面对三峡，我们惊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瞿塘雄，巫峡幽，西陵险”。三峡以各自的鲜明灼灼的美态构成了一条神奇的画廊。今天，我们再也见不到酈道元时的“原生”三峡，再也见不到李白时的“原生”三峡，但是三峡的美与妙依然。江轮行进瞿塘峡，高崖大壁，波涛沸荡，雄风凛冽；江轮行进巫峡，碧流九回，阴晴变幻，神女缥缈；江轮行进西陵峡，滩多浪急，江速若奔，岸景如掠。三峡美景似乎是其它水域不能比拟的，它的惊涛、湍流、漩涡、岩礁、险滩让你惊心动魄，豪壮盈膺，它的碧波、银浪、幽壁、秀峰、水光、云影又让你目愜神怡，情丝袅袅。不仅如此，它还是并非只一山、一水、一景，而是绵绵邈邈 193 公里“泼墨”，浏览其间，走走停停，需要晨昏而兼程，好一幅“百里长卷”！

出三峡，自宜昌始，进入长江中游，境界陡然是天朗江阔，“极目楚天舒”。这时的长江，更浓重的是现代风景：沃野千里，都市毗连——武汉、岳阳、长沙、沙市、南昌、南京……水泽纵横，洪湖、洞庭、鄱阳、太湖……再往前，长江便演绎出如梦似幻的烟雨大江南了。

#### 四

长江焕发着多元之美。长江的雪浪永恒闪烁着民族丰厚文化的灵光。漫漫五千年，它翡翠的飘带飘曳着“江源文化”“康藏文化”“巴蜀文化”“江

汉文化”“楚文化”“吴文化”“六朝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哲学、文学像它拍岸的雪浪花一样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在它的两岸历史烟云之中，大起大落的社会悲喜剧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我们的庐山号徐徐驶过张飞庙，驶过白帝城，驶过“火烧连营处”，驶过孟良梯，驶过“赤壁”……特别是驶向六朝古都金陵，我的眼底便烽烟横生，鼓角盈耳；我们的庐山号驶过香溪，驶过屈原沱……我的眸畔，美丽的王昭君一化为和平之云飘飘而向塞外，伟大的屈原披发仗剑，行吟泽畔，弥天的悲愤气冲斗牛。庐山号在波涛声中前进，唐、宋、元、明、清迎着我们接踵而来，呵，多少名达贤流、庞臂巨子让长江更哲学，更抒情！王勃的歌吟：“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李白的歌吟：“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杜甫的歌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流”；杜牧的歌吟：“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白居易的歌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李煜的歌吟：“问君能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东坡的歌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王安石的歌吟：“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萨都刺的歌吟：“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而近代长江之畔又战云叠起——《南京条约》丧权辱国，江流呜咽；太平天国，江北大营喋血饮恨；日寇南京大屠杀，震惊中外；大江南北抗日烽火，国人共愤；改天换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

庐山号在伟大长江怀抱里乘风破浪，迤迤东进。甲板上眺望大江，我久久地感喟于长江哺育出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我又感动于它“见证”了那一千英雄儿女，他们是民族的真正“脊梁”，他们酌酒长江，壮怀激烈，为着主义与真理，前仆后继。就现代而言，仅巴蜀一隅便有吴玉章、郭沫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一大批经天纬地的“盗火者”，沿长江奔赴伟大征程！

“天下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逝者如斯乎，伊人已远，在走向强大的现代中国的版图上，“文化长江”正焕发着新美。

## 五

大江奔泻。

江风浩浩。

我们的长江之行继续向着前方，向着远方……

# 儿子高考

倪仁彬

---

儿子十一年的寒窗苦读，今逢高考之时，作为父亲自然便添了几许期待！也油然而生出几许忐忑的心情。妻更甚，但因忙于为大量农村患者服务，常敦促我花大心思关注儿子思想和学业动向，我知妻心。故在工作之余，将精力集中在儿子的生活和思想上了。应该说，面对高考，儿子是释然的：进入大学只能代表一种能力，更多的能力还需要在社会和工作中来展现。

儿子的基础不是太好。因为工作和受社会环境影响，儿子上小学便三次转校，先是在妻子老家鸳鸯乡中心学校，后来随我到了我工作所在地何市镇中心学校，考虑儿子今后进入市内好的中学就读初、高中，小学四年级时又转入市区檀木林小学，并且由儿子的姨妈代我们管理。几经转学，虽适应不同的环境，可儿子都受到老师的好评：听话、守规矩、有礼貌、肯学习。进入市二十八中学，每次班主任交换意见都同样予以儿子非学习上的好的评价，可就考试就成绩而言都说：基础太差，学习抓不住重点，学习缺少方法，成绩提高不大。这个问题，自进入高中开始自儿子姨妈接管照顾之后，一直到今天儿子高考，都是我的心病，可能，在儿子学习管理上，我真的是没有做到尽父亲应有的关心和辅导责任吧。

记得去年中国梦作为主题教育活动时，班主任安排作为班干部的儿子和其他同学一道制作了班上“畅想未来，备战高考”的 PPT，尽管成绩上不是特别优秀的他，在表达自己的梦想时，让班主任和我感触到一种惊异：

18岁是成熟的开始、亦是我面对高考的年龄，我将用我的成绩来展现我的实力；25岁是我必须完全脱离父母开始自力更生的年龄，我会收集丰富的实践和阅历开启我的社会和工作探索；30岁是我完全成熟标志，我会用成功的个人企业和完美的家庭组合来发挥对社会的作用；60岁以后，或许，我会考虑退出企业管理，经营我的后半生涯，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应该说，儿子的一生规划甚为长远，但在面对高考这道命题时，给我的感觉是泰然的。班会之后，我与儿子探讨了一下高考的人生，儿子说：在每一个阶段，我会低视困难和问题，但我会全力以赴迎接挑战而取得胜利，正如这高考，即便可能不是理想的，只要对我将来工作有利的专业，我一样会选择并学习好。

我面对了许多工作和社会上的考验，对儿子较多的教育是如何立足和踏实做事做人。作为高中阶段的学习，儿子是认真并非常努力的，在成绩上的优劣，我没有过多责怪，所以，面对高考，儿子没有多少压力，我亦不想给他太多压力。即将高考，各种关于人性化服务高考的新闻报道和专家讨论铺天盖地而来，学校校讯通亦将各种信息发送与我，我关注着，但没有刻意去干预儿子的复习进程和思想动态。考试前晚，我面谈儿子，儿子说：我会全力考试，但我不会像其他考生那样压力山大，条条大路通罗马，高考成功只是其中一条，如果这条道走不通而失去信心，那人的经历也太单一了。在蜀光中学考场大门口，与儿子班主任见面，班主任这样说：倪霜心理素质好，可能在考试中还会超常发挥，即便发挥不好，就今后，他也有自己的梦想。两相结合，对儿子的如此心境，我没有多语，唯望儿子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来对得起他日常的努力。

儿子高考的两天，我全程接送。妻在村卫生室工作之后也早早赶回家中，与儿子一道享受高考中的生活和心境。应该说，儿子的晚体和午休非常踏实，健康参考绝对不成问题。每一场考试结束后，我最多的话是：走，回家吃饭，休息一场接着再考。作为父母，我不知道，儿子面对高考时是

过多关注关爱还是当作日常对待，在人生节点上，我更多的只是想让他自己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此，才会获得丰收后的幸福和快乐。高考两天，儿子对父母陪考、公路交通状况、防暴警察巡视、考场提供各种笔及茶水服务及志愿者爱心送考的情况给与了关注，他说：如今高考，国家、社会、家庭表现出的是空前一致，在考我们高中毕业生的同时，是在考我们的父母、是在考我们国家的服务、是在考我们未来实现梦想的途径。从儿子如此的关注点和理性观点之中，我感觉儿子是开始成熟了，正如他的梦想一样，他在享受高考带来的健康心态和快乐追求，正如今年四川省考生的考题一样：人，只有在自己站起来之后，这个世界才能属于他。面对高考，儿子是自己站着的，未来世界的兴盛，一定会属于他这一代人。

儿子，2014 高考快乐！儿子，高考后幸福！！

# 路边的紫薇

裴建成

---

紫薇在自贡很普遍，小时候我们叫她痒痒树，用手轻轻抚摸树干，期待整株树都能怕痒痒似的枝颤叶动。后来不知咋的又淡出了视野，或因嫌其树干瘦骨嶙峋，树枝歪歪扭扭，或因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四季常青的松柏，那些迎风傲雪的红梅逐渐成为了心中的偶像，就记不得紫薇了。有一年听说她竟是自贡的市花，也没有十分在意。

直到去年盛夏的一个午后，乘车从东盐都大道前往大山铺镇江姐村。酷暑难耐，百花藏匿，树叶低垂，在死寂般的沉闷之中突然看见路中隔离带燃放着一排排盛开的花朵，姹紫嫣红，娇艳欲滴，花团锦簇，如火如荼。司机回答我：“这就是紫薇哒！”哦，原来害羞的痒痒树竟有如此的倔强风骨，不像此刻躲在池塘偷凉的荷花，而是一尊“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的女神。热浪越是滚烫，绽放起来就越是奔放。

自此，紫薇花在我心中再也挥之不去，常常念想，时时留意。今年第一次见她是在5月的初夏，那是在宜宾南溪长江边一个制作和销售豆腐干的小区，我兴奋地告诉身旁的小外孙这是痒痒树，就像当年家里老人们教我一样。前不久见她是在国庆节前一天，那是从桑海井到恐龙馆的路边上，在一群身着橘黄色坎肩的环卫工人身旁，依然是那么的烂漫，欢快。这时我才猛然察觉，从暮春到盛夏再到初秋，紫薇花竟然生生不息，长开不衰，一如南宋诗人杨万里举证：“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只是无声

无息，不登大雅之堂，少有花的芬芳。

于是，不禁暗自思忖：紫薇为何顶着暑天生长，迎着热浪开放？为何路边抱团而立，花期坚韧绵长？我想，面对春天的桃花和高贵的玫瑰，紫薇内心一定深藏着无需攀比的理性和坦然，在专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坚守着、熬练着，用自己吃苦耐劳的秉性和顽强不屈的意志，始终保持了内心的执着与独傲。那扭曲的枝干像劳苦人瘦骨嶙峋的身躯，杂乱的树冠像劳苦人未经梳理的头发，而盛开的花朵则是劳苦人脸上乐观的微笑了，这大概算得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吧。如果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寒梅是雪中碳，那“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的紫薇就是暑中风。寒梅和紫薇都是可敬的。

就在紫薇依然绽放的时候，耳闻大安朝天寺的“中国玫瑰海”又培育出了七彩玫瑰，这是花中的皇冠，是每个女人心中炽热的梦。作为男人，我却很少也懒得去恭维，人家娇柔富贵，高不可攀。其实，紫薇的亲戚——紫荆花不也是香港的市花和象征？只不过紫薇从不炫耀其高贵的血统，低调随和而已，你看，轻轻抚摸就咯咯“笑”起来了，像一个坚韧的母亲更像一粒糖就能满足的小孩，既顽强不屈又淳朴天真。

我还是喜欢路边的紫薇。

# 一直往前走，千万别停下！

彭 斌

---

天色渐渐暗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恰好是下班时间，各色人等都在急匆匆地往家赶。从昨晚开始，我的心就一直沉甸甸的，阿绢突然离去的消息，让我日渐麻木的心着实疼了一下。

阿绢是我儿时的玩伴，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成年后，却疏于联系。好不容易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没想到却是噩耗。

下午，我一片茫然地到阿绢的灵前祭拜了一下。阿绢的姐姐伤心地向我哭诉着阿绢这几年艰难的处境，以及离去时的惨状。我木然听着，任凭久违的泪水恣意地亲吻我干涩的眼眶。

一个曾经如此熟悉亲近的人，就这样轻飘飘地走了。我麻木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眼前不时浮现出阿绢遗像上灿烂的笑容，耳边回响着她曾经爽朗的笑声。阿绢走了，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她是否留下几多依恋和不舍！我也该走了，回到我那简单而温馨的家。

阿绢住的地方比较偏僻，是一个破产企业留下的旧房子。这里也是我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对我而言，一切显得熟悉而陌生。一样坑洼不平的街道，依旧破烂不堪的房子，时间没有让这片土地改变什么。阴沉的天、烦人的雨、悲伤的人……一切都是灰色。这厚重的灰色，让我的心不断地沉下去、沉下去。

我真的想快一点离开这个让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但麻木的身躯似乎已

经不受大脑的控制，脚步只是在缓慢地移动。我没有像来时一样选择乘坐出租车，以加快离开的速度。一是因为内心对这片承载自己年少时欢笑悲哀的土地有着几分难以言表的感情。眼前这成片的灰色，让我备感压抑，却又有几分“快意”。我愿意让这感觉慢慢地延续，因为它会让我对生命的可贵有更深刻的认识。面对痛苦，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尽管让它狠狠的折磨吧，你且在一边漠然的看着，看它究竟能把你怎么着。除了死，还有更坏的结局吗？活着咱都不怕，还会怕死吗？更何况生死的决定权，其实并不掌握在“痛苦”手中……看着有那么多生活困难的人，在这片“富人们”眼中的“贫民区”里默默地坚持着，我会有许多感动。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不时提醒“囊中羞涩”的我，要“正确对待”日常开支。有时我想，我的生活就像今天的行程一样，只能“负载”单边的出租车费用——这多少让自己有些悲哀。但有时又禁不住暗自庆幸——总归还不是一无所有。这算是我的宿命吗？我无言以对。浅薄的知识，使我无法用哲学的眼光辩证的看待“命运”。但喜欢胡思乱想的习惯，又使我不能满足于用“造化弄人”“命运不公”等俗语，来简单的发点慨叹。我想，人生其实更像一场规则不全的“赛跑”，上帝只统一划设了一条起跑线，对于赛跑的路线和终点，却没作规定。出发时，我们彼此手牵手、肩并肩，然后各奔一方。有的人遇上了一条坦途，一路绝尘而去；有的人选择了山路，坎坷崎岖成为必然；有的人中途停下来，不告而别……这场比赛有胜者吗？我不知道。我只想说，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应该在这条漫无止境的路上一无反顾的“行”下去，千万别停下！

淌过一路的泥泞之后，我终于坐上了公交大巴。身后的一切慢慢远去，我克制着自己，没有回头。或许是巧合，或许是上帝刻意的安排，就在刚刚经过的街头，我又见到了一个小学时的同学，那个曾经练过武术，还教过我几招的亲爱的同学。在萧瑟的街头，瘦小羸弱的他独自前行着。这样的一幕，每天都在这个街头重复着——自从他疯掉了以后。和他相比，阿

绢算是幸运的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已经接近这座城市的中心商业区了，霓虹灯挡住了黑夜“入侵”的步伐，大街上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乔装打扮”的红男绿女们，正在穿梭忙碌。有时觉得自己离这个世界很远，但我喜欢看到这种热闹的局面，它可以让我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仅仅几分钟的车程，窗外竟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忍不住有了几分笑意——虽然内心的悲伤依旧！或许这就是生活，它是一场几十亿人共同上演的大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作为“群众演员”，被拥挤的人潮所淹没，丝毫不为人注意，更不可能出现在演员表上。但是，如果这部戏里，没有了跑龙套的人，那又哪来主角呢？每个人都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吧，人与人可能生活质量不同，但生命最根本的意义其实都是一样的！

窗外的风渐渐有了几分寒意，车已经驶过这座城市的“母亲河”，离我亲爱的家已经不远了。这是一片正在开发的热土，几年前刚搬来时，一切繁华都显得有些陌生。生活在不断的继续，身边的道路一天天的变宽敞了、绿色多起来了、商家也更加热闹了……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送走了一生操劳的父亲，迎来了活泼可爱的儿子。其实，人到中年以后才猛然醒悟，生活本身无所谓公不公平。我或许没有辉煌的事业、没有值得炫耀的财富，但我所拥有的健康的体魄、温馨的家庭和知心的朋友，不也引来许多羡慕吗？

陶潜说过：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以歌。人来到这个世界，可以用眼看、用耳听、用心感受到许许多多。累了的时候，会不自主的停下来，回头看一看，屏息想一想。但“生活”永远不会停步，那些逝去的人也许就在不远处凝望着你，祝福着你，希望你继续走完他们未竟的路途！

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人生终点是否拥有美丽的风景，但我会一直走下去，纵使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我也不愿停下脚步，因为我始终怀有

一颗感恩的心。我愿用一生的执著前行，来感谢过去、现在和将来关注我的人们！

我亲爱的朋友们，和我一路同行，好吗？

# “公正廉明”碑： 镌刻检察官的民国范儿

屈荫先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百花争艳，青山如黛，和风轻拂，好鸟和鸣。父亲带着我们沿釜溪河一路走走停停，指指点点。那时的釜溪河像秀美文静的“丽人”，从火井沱、石滩坝、六厂坝、上桥、张家沱一路袅袅娜娜款款而来，不经意间，被王爷庙拦腰一抱，揽于怀中。“丽人”嫣然扭肢，欲去还留，回眸送去一泓秋波——唤鱼池，以回报王爷庙的多情。

唤鱼池湛蓝如镜，镜中美轮美奂，雕梁画栋，经声佛号，暮鼓晨钟。岸边山崖上草木葳蕤，微风过处，绿波翩翩，在这前仆后继的绿波黛浪之中，在古朴深邃的法藏寺右侧，有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着四个隶书大字——“公正廉明”。这碑在满坡蓊郁葱茏的掩映中，在黄瓦红墙的陪衬下，显得分外古拙、肃穆、沧桑、厚重，宛若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倚杖伫立，似在沉思，又像是在向人们讲述着什么。

父亲带着我们来到碑前，然后掸衣脱帽，恭敬如仪，向碑深深三鞠躬，嘴里不知喃喃着什么，使我们顿然生出敬畏之心。父亲礼毕，遂叫我们向碑三鞠躬，几个沙弥脑壳在父亲的示意下，朝着石碑捣蒜不迭。父亲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碑吗？”认真的脸上凭添了几分严肃。几双小眼睛鼓得像“油皂儿米”，懵然复茫然，张着大嘴等待父亲的诠释。“这是功德碑！”哦！几张学舌黄口同奏和声，似有所悟实则不知所云。“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功德碑吗？”几个尚未涉世不知所以的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此时，两鬓微斑

的父亲，眉宇间渐展喜色，认真解颐，严肃开霁，眼中风景异常亮丽，嗓音激动微带颤抖：“这是你们爷爷的功德碑！”几个小脑袋追着父亲的话尾巴频频地点头，齐声“哦——！”这一声悠长的哦，却是一次真真正正的顿悟，懵懵懂懂的心灵这次是实实在在感到了骄傲和自豪，许是血缘亲情和人性本能共同点亮了这盏心灵的航灯。自此，几十年向往，憧憬，无限遐思，憾不能穿行时光隧道，一窥究竟，亲沐祖先辉煌。倘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岂不大可异哉！

父亲说：“你们的祖父稚丹公中举后，遂专攻法律，并于清末民初赴成都继续求学，在其兄问兰公（你们的伯祖）创办的成都益都政法大学深造。学成后，于民国初年至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两次由政府委任为自流井地方法院的推事（审判员）和检察长。在旧社会，这种职位都是肥缺，生杀予夺，权力是很大的。但你们祖父秉承先祖遗风，耿介拔俗，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公正执法，对送礼的，坚辞不受，对说情的，婉言谢绝，恪尽职守，秉公断案，以绵薄之力，造福桑梓。多年来官声精金粹玉，口碑载道，颂声盈耳，不虞之誉，纷至沓来，地方民众感其功德，共襄义举，用口碑铸成眼前这块石碑。”父亲说，这块石碑背后有很多故事：

“一九一三年夏天，你们祖父接手一件很棘手的案子。高硐一年轻媳妇儿几月前无疾而终，下葬后夫家才通知娘家，娘家人一直不服，认为自己女儿遭了黑办，但又拿不出证据，这次已经是第三次起诉了。资料显示，仵作验过尸，没有外伤，未发现中毒迹象，结论是中暑猝死。‘好心人’对你们祖父说，这是有结论的铁案，并以官场忌讳相告，以锦绣前程相诱，一时压力如磐。”父亲巴了一口烟，顿了顿接着说：

“你们祖父如依据案头材料，曲笔数行，等因奉此，尸位素餐，四平八稳，舒适闲雅不是不可以，而这也正是上下左右所愿。惟有自家良心，虫咬鼠噬，终日难安。此案疑点明显：一是暮春时节中暑的可能性有多大？

二是下葬后才通知娘家，有违常理，有悖人伦。一颗敬业心，满腔正义感，化为你们祖父心底波澜：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没有证据，从何入手？夜雨绵绵，灯盏闪闪，苦思良策中，你们祖父从民谚中受到启发：‘毒人心，门斗钉，有好长，钉好深。’民间流传有把铁钉钉入人的脑壳，致人死命的案例，会不会……”

“得知要开棺验尸，被告方连夜备厚礼来访，旧社会谚云：‘吃人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又云：‘钱官司，纸道场。’但来人蚊子咬菩萨——认错了人。你们祖父一面命家里人不准开门，一面隔着窗户对来人讲：‘有什么话，明天到法院去说。’开棺验尸那天，高硐后山荒塚上围观者甚众。尸身已高度腐烂，恶臭扑鼻。先验看头部，未发现异常，你祖父想一不做二不休，但又恐惊扰亡灵，遭祟受厄。常言道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于是你们祖父手持香烛，对死者三叩首，祈求原谅辱慢之过，祈毕，遂命人除去死者衣裤。验至下身，赫然发现高度腐烂的阴道口黑糊糊锈斑斑小指头粗钉帽样东西，作作费了好大劲才拔出来，原来是一颗一卡多长的钉棺材的大铁钉，原告方一声惨叫：‘我的女儿呀！’当即昏厥过去。醒转来后‘苍天啦！我的屈青天啦！苍天啦！青天啦……’不停地哀嚎，其状惨不忍睹。自此，你们祖父公正、能干的名声就在自流井打响了。”

“你们的祖父于一九一八年底调泸州地方法院工作。自贡民众非常怀念，联名向地方当局请愿，强烈要求调你们祖父回自流井法院工作。当局体恤民情，顺天应人，这样，你们祖父于一九二一年春寒料峭时节被调回自流井地方法院担任检察长。你们祖父回自流井当天，地方民众自发敲锣打鼓到‘接官厅’迎接。从此你们祖父再也没有离开自流井，在地方法院一直工作到三十年代中期。”

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一时半会儿关不拢：“一九二四年，‘金子函’有两家人因争边边角角引发聚众械斗案件，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花红脑髓，鼻青脸肿。原告方自恃亲戚是保长，儿子又在军阀队伍上当连长，

平时横行乡里，很有势要。恶人先告状，并送来厚礼。你们祖父照例以闭门羹相拒。审理中，被告方有界石为证，现场勘查中又经证人指认土地原貌，人证物证均证明原告方以蚕食方式侵占被告方土地，遂判原告败诉，令其退回自己原有边界，并当众埋下界石。双方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医药费，由原、被告方各自负责。”

“公生正，廉生威。这一案胜诉方欢喜，败诉方‘服气’，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你们祖父的好名声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多年来，‘公正廉明’在自贡市民心中‘十月怀胎’，此案犹如催生剂，半年后呱呱然一朝分娩，瓜熟蒂落，自此‘公正廉明’碑同这块热土风雨同舟几十年，铭载了古老盐都沧桑巨变。如今‘公正廉明’喜结善缘，经声佛号作伴，暮鼓晨钟相陪，蔚成文物一件，风景一道，令我们屈氏子孙倍感欣慰。”

父亲看我们面有得色，眉宇间流露出向往的神情，越发来劲：“‘公正廉明’碑最先拟立在兴隆坳（即现在的龙凤山公园旁）。当时的兴隆坳是自流井的要冲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前方，下陡梯坎与‘关外’相通，反背，经竹棚子我们老家与八店街相连。八店街有八家盐号，是当时自流井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兴隆坳是富商巨贾，引车卖浆者的必经之路，把碑立在这里不是没有道理的。碑都抬到现场了，有人提议立在现在这个地方，此议甫出，众谋金同。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现在碑的所在地，是解放前自流井至富顺县古官道的起点和终点，古地名叫‘接官厅’，是专门迎送官员的地方。将碑立此存照，就是要用‘公正廉明’凝聚的道德风骨、人格力量和启迪世人的指向，对迎来送往的官员进行警示、激励，用心良苦，无声胜有声，别有一番深意。”

看我们若有所思的样子，父亲抖了抖烟灰，继续他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讲解：“你们祖父几十年安贫乐道，坚持操守，不收受贿赂，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因此家境清贫，穷蹇困厄在所难免。那时家庭人口多，你们祖父微薄的薪金每月入不敷出，难以养家糊口，你们祖母还要

帮竹棚子周围的邻居洗衣服挣钱来贴补家用。捉襟见肘，窘迫难堪之时往往前门来客，后门典当东西，我们家传的一只花瓶，我曾拿出去当过至少三次，用典当来的钱，迎宾饗客。三十年代中期，你们祖父迫于生计，辞去了法院的职务，自谋职业。一是‘自贡私立初级中学（即现在的自贡二中的前身）’仰慕你们祖父的名声，聘为社会学科老师，教授公民课（即现在的政治课）和历史课。二是为裕商银行、盐水公司、白水公司，另外还有几家井灶共七个单位做法律顾问。这样一来家庭境况明显改善，并开始有了积蓄。富裕起来以后，你们祖父仍一如既往，古道热肠，代穷苦人写诉状，有求必应，分文不取，以自己的法律知识造福桑梓。”

讲到后来，父亲眼中带了几分伤感：“一九四二年你们祖父病逝，拉肚子拉死的。现在看来可能是中毒性痢疾，现在处理也比较简单。当时你祖父崇尚中医，自己亦通医道，他不相信西医，自己处方吃中药。俗话说壮汉禁不住三泡稀，拖了一个星期，撒手人寰。世态炎凉，自古皆然，谚云：‘太太死了扎断街，老爷死了无人抬。’扎断街者，打的是活人的主意，今后好求老爷办事。为何老爷死了无人抬？因为今后再不用求他了。你们祖父死后，这种病歪歪的社会常态被彻底颠覆，灵堂若市，人满为患，社会各界奔走相告，前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更令人感动的是众多蓑笠褐衣者争先恐后为你们祖父的灵柩引幡执紼，扶柩恸哭。此情此景，生动有力地证明了你们祖父用公正廉明赢得的人心经受住了死亡的另一种考验——人走茶不凉！”

“办完了你们祖父的丧事，我们就用四百块大洋押下了岩坡井黑漆财门这座宅院，离开了竹棚子老家，那个让人伤心的地方。”

# 写给《童年》

屈 佳

---

2014年夏季，父亲开始写《童年》。起初只有一页文稿纸，记录了一些散碎的生活场景，而记忆总能穿透纸背，潜入岁月的长河，打捞出一幕幕鲜活往事，无不历历在目，于是，由最初的一页文稿纸，历经整整一年的反刍、深挖和甄选，那一点一滴的深情回忆和娓娓叙说，竟变成长达20万字的纪实作品。

我在为父亲做文字录入工作的过程中，曾因书写习惯的不同而不能接受父亲的某些叙述方式，又犹豫着不敢与父亲交流，怕他不高兴，只好自己生闷气罢工几天不打字，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口舌去叙述一件在我看来只消几句便可说清楚的事。但当我读到奶母、金斗井的老牛朋友等篇章时，我才明白，太过澎湃的情感，需要一个出口，这个出口不可潦草，须得有一个庄严的仪式。我才开始怀着歉疚和对一个深情缅怀旧时光的老人的崇敬，用心去阅读。

原稿“奶母”一章中父亲从十哥儿怎样依恋奶母，怎样度过那些美好时光，一直讲到奶母去世，悲恸之情如在眼前，不免令人落泪感伤，我曾不止一次看见父亲写着写着就掩面痛哭，思念奶母之深，心痛之切。我也曾问父亲：“关于奶母的文字就这些吗？我很希望能多读到关于奶母的故事，我感到失落，我不想就这么与她分别。”父亲沉默不语的片刻，我知道他喉咙哽咽了：“后文还能再见到奶母的……”果然，在“偷桃木李果”一

章里，我跟在“十哥儿”身后，从金斗井到高山井再到骑坳井，我终与奶母重逢，收获了一份失而复得的喜悦，虽有泪，心却温暖，父亲以这样的方式再见奶母，是对奶母最为深切的怀念。

当父亲病重的时候，躺在床上痛不欲生，我们在他身边着急又心疼，却没法让他好受点，他挣扎着含泪呼唤：“奶母，奶母救我啊……”

我深深体会到，当病魔一路追赶片刻不得放松时，即使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外公，他只想要的角色是奶母怀里那个仗势的十哥儿。

天花井屠宰场和金斗井的老牛朋友，也是催人泪下的篇章，使我想到了，人在幼年时期最易与动物亲近，最易看见生命的本质，看见灵魂深处的忧伤，而铭记一生。父亲对牛的感情确实深厚不容置疑，但成年后的父亲却是一边感叹牛的苦难，一边坦然吃着牛肉，就在本书“打兔草”一章里，兔子的死却得不到像牛被杀那样的同情，这又让我不得不感叹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我好奇地问过父亲：“同样是生命，您那么心痛牛，咋就没同情过兔子？”父亲没法回答。后来我们父女俩一起想到，可能是因为牛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宏大，杀牛跟杀兔子相比，牛在绝望的境地发出的呐喊，奋起抗争和哀伤的泪，比兔子的挣扎更容易撼动一个人的情感。蚂蚁也是一条命，踩死它，什么感觉？

《童年》，是我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因她自萌芽至今天成书，我母亲和我是她的成长的最忠实的见证人。《童年》成书的经过贯穿于父亲生病的全过程，就在父亲知道自己病情的那一刻，母亲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我们三人坐在沙发上艰难地把泪水忍了又忍，短暂的惊愕和悲伤之后，父亲又拿起笔坐在桌前，目光坚毅，我仿佛看见了那个英姿飒爽，意气风发的年轻的军人，他瘦削的背影，是一座巍峨高山。父亲曾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引文：“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我为这句话哭了。说她陌生，是因为关于她的内容，即使年代久远，对于我却是新鲜事物，磁棒棒、过山号、竹叶琴等等，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不记录下来，真的会被

时间淹没，或许，已经被淹没了，现在看到的，只是它们安静沉睡于时间的湖底的样子！

《童年》，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那个年代一帧帧热气腾腾的生活画面，有人声鼎沸的喧闹茶馆，有走街过巷高声叫卖的小贩，有河边洗衣的朴实村姑，有赤条条无知欺水的顽童，有端坐院落讲鬼故事的老家婆，有臭得熏人的五谷轮回所和倒桶子的吆喝声，有吉祥喜庆的闹热年，有各种好玩到随便秒杀各种网游的土八路游戏，《童年》里的人物或变老，或死去，但高山井老街、金斗井、香炉寺、营盘山还静静地在那片土地上坐看人世沧桑，她若有情，会因物是人非而感到孤独吗？

2016年夏末，距《童年》写成已过去一年多。一天，爸爸拄着拐杖站在我家窗口，远远望着日益干涸的釜溪河水出神，他的头顶异常光亮，是因为一种消耗极大的治疗，使他的头发一根根全部脱落，头皮毛囊萎缩，再难长出新发。他吃东西越来越困难，人日渐消瘦，身子比往日小了很大一圈，西斜的阳光里的父亲，因虚弱而轻盈而变得缓慢，原本强壮的身躯渐渐往后退去像一个影子。我走近问他在看什么，拉着他的手，他的手也是那么轻，微微发凉，即使很热的天气，他的手也很难暖和。他对着张家沱方向噜噜嘴，说：“那就是下桥，我小时候问奶母，什么是河底下，就是站在那里问的……”

希望《童年》能被读者喜爱，被温柔对待。

# 银杏飘黄

舒 毅

---

窗外几排银杏树整齐列队。

几个月前由光秃秃的枝桠变得玲珑剔透、鸭脚杂陈，如一位位身着翡翠长裙、婀娜多姿的少女踏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春天。

盛夏来临，满树绿色葱郁，生机盎然，如一个个健壮的青年站立两旁撑起一把把折扇似的伞叶将强烈紫外线遮挡，让屋内的人们少了几许炙热，多了几分清凉。

银杏树连同附近的其他树木一道把那两百米开外的高耸枯燥、遮天蔽日的钢筋水泥森林阻挡在视野之外，于是水泥森林变得遥远，像是淡去的一片远山，消失在充满生气活力的叶片之外，让人少了几许烦躁，多了几分惬意。

步入深秋，开始飘黄的银杏树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鸭脚叶黄乌柏丹，草烟小店风雨寒。”秋天真的来临。翠绿的鸭脚叶片边缘渐渐褪去绿意，转黄。鹅黄边缘向辐射状叶脉里蔓延。逐渐整个叶片变得通黄。深秋银杏叶黄之时，山林尽染，一阵凉风一阵雨，你可别有别有悲秋的伤怀，此时银杏树和其他植物一同勾勒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烟雨美景图。请看那空廓苍穹中的枝条横空挺拔，给予人一种强大振奋的力量。秋阳杲杲，满树披金带黄，简直就是传说中的摇钱树，甚是好看来。

暮秋凉风乍起，寒冷降临，然而叶片却黄得更加彻底，黄得更加明显，金黄叶片翩翩起舞，在风中盘旋之后停留在了在了树下低矮的灌木丛和草坪

上，远远望去，俨然花园了开满了金菊，或像嬉戏于花丛的只只金蝶。畅想古杏山村：远眺古杏山谷，地面、茅屋、山丘全是一片金黄，是多么耀眼的金黄、摄目的金黄，这可比故宫的琉璃黄、公园的菊花黄黄得纯粹，黄得灿烂；几株状如虬怒、姿如凤舞的古杏挺立于山丘之上，在寂静的天幕下，俨然就是只有幽蓝苍穹、金黄树叶和棕黑枝桠构成的一幅震撼心灵的画卷。脚踩一路金黄，路在金色中延伸，金色在路两边伸展，迷人美景中人们的心理总是洋溢着敞亮的温暖和喜悦。

“暮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秦柏汉松皆后辈，根蟠古佛未生前。”蓝天如洗，任思维纷飞。人们都说，奉献是人生最美的诗句，银杏不也正是，怒放的生命只求对大地的回报和自我纯粹的吝啬。古老的身躯在风霜、雨雪、骄阳、劣土中煎熬上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为的是赋予人间无数个春秋的美景。正如王维赋诗“文杏栽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当作人间雨”是也。

“等闲日月任西东，不管霜风著鬓蓬。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金黄铺满大地，落去半树金叶的银杏树在暮色中俨然负水老妪，即将走向远方，却让人感到生命尽头无穷的价值。平齐无常银杏叶虽没有菊花的娇艳，没有枫叶的飘红，也没有秋柿的张扬，但它却是那样的美丽与纯洁。五彩缤纷之际的人们在这一片金黄前思想却变得单纯起来。深秋的人们如飘黄的银杏，回望自己曾经历过的风吹雨打、沧海桑田，也冷静地分析今日所处境遇，为来日做出美好的规划。

初冬来临，瑟瑟寒风中停留枝头的杏叶陆续摇曳飘落，虬曲的枝干就像一位位瘦骨嶙峋的老者，但它并不懦弱，任凭寒风呼啸、霜冻冰雪也依然挺拔，傲立苍穹。但并不孤单，它有泥土的召唤，也有树根的呢喃；秋风一定会记住它那金黄灿烂的笑脸，也会留给人们最深情的视线。

银杏飘黄，它是如此的震撼、如此的辉煌。正如作家王蒙所说：“落叶善舞，因为它本来是绿过的。而且它一点也不怕被遗忘。”

来年，人们的视野中它将又会是一片葱郁！一片金黄！

# 行走时光深处……

宋冬梅

---

## 2014年初夏

“蓝蓝的天，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脸……” 浅浅低诉的《细说往事》轻呼我掀开又一个夏初微凉，细细暖阳的晨日，轻披细碎绢花轻薄的睡衣，习惯安睡前细品还待续读的王宇的《狼道》，那些濡染强悍进取，坚韧刚毅的书页在安宁温软的凌晨生生有些喧哗的光晕，我惯性的哑然的将泛着深蓝的骨子里定点时段钟爱的书籍和着一周来的喧嚣、忙碌、责任、投入、用心静静安放，释然……轻掀纱帘，微风浅袭飘逸，素净，清凉有些许平和的光束轻拥房间，散落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休闲厅错落的灯组，深褐的地毯，茶几上伴随心情的花束，泛着质感的美，窗台上相随我们的兰草简单轻疏的枝条，依然简约高贵诠释自己的人生……一杯香草兰婉转在手，重低音的音响浪漫的倾泻着孙露的《落花泪》“落红泪，谁能懂。月光清辉中静静淌。轻柔的冷，轻柔的痛……静谧的清流啊，悄悄带走我的落红吧……”浅揽清芬，静怡，宁静入怀，在晨曦里呼吸……

轻开卧室，欣然我每一个晨日流泻音乐于满屋的爱人，总是深夜饱读钟爱的书页，不停息的丰厚着人生，深刻继续的路径……用疼爱理解责任幸福的驮负着我们……

书房散落着，儿子昨晚放松自己的气息还荡存，年岁的增长，坚信聪颖的他慢慢懂事在成长中会一步步走过自己……我们总会用爱抚期待关

注……

独爱写满现代气息线条质感的客厅，不张不扬内敛着一份无以言说的大气，花园里的青翠和着清新淡怡的一缕夏初晨日的柔柔凉风在我轻掀玻璃门的刹那拥门而入，一丝惬意，一份舒怡包围……

修枝，拨弄完每一依花草，心濡染在绿色轻拨的希望里……想起一句刻记的话：只有一个修养与智慧并重的女人才懂得把美丽练成自信，把年龄化为宽容，把时间凝为温柔，把经历写成厚书；在岁月的淘洗中日渐绽放珍珠般的光华，时间和经历锻造成为骄傲的资本，在轻描淡写中微微一笑，流露出令人难以抗拒的温柔与从容……学会静若幽兰，芬芳四溢……

喜欢将爱融入香浓四溢的豆浆，一份精致的蛋糕，小资的调制一杯温馨咖啡，轻呼父子俩，一起在温情中品读周末的一个晨日……一起在夏初的晨日呼吸岁月……

## 2015年初春

风柔柔的，一份清芬和着淡淡的一丝花香缱绻在我们相挽的呼吸间，我微微的浅吸着，和爱人随性的低喃着一些细细碎碎的心事和深深浅浅的悟透……伴着风中飘曳的纯美音乐“天好蓝要和你一起看，起风时由你来温暖……”我恣意着袭来的温暖，脚步轻轻放慢，微醉在片刻感悟的由来幸福……“要谢谢爱让你在我身边守护我的未来……要谢谢爱让我学会宽容学会体谅关怀，像阳光陪着大海是平静还是澎湃都是爱……有眼泪也因为你灿烂，你微笑因为我盛开……”像娇美的花瓣随风飘来，轻落心间，低诉着心语——一份久违的熨贴时光多想就这样静静守候……

翻阅了无数，我们约定好捡拾简单，学会简约，还我们心灵的闲适，相拥静美的熨帖时光，我们努力着不刻意负累，我们呵护自己的内心行走中取舍，我们深爱我们的儿子但我们不强加意志让他不离快乐，我们用信任牵系他的未来，人生由他自己体悟……我们享受生活，一起健康着，一

起品读惬意、浪漫、人生的高低起伏，一起去看大海，一起去草原，一起慢慢变老……我们约定不做工作的俘虏，留一点时空我们相挽悠步于绿丛、花间、溪前……我们要贪婪的索求生命里最熨帖的时光，虽然我们已不再是花样年华，但我们却独爱这人生中途经淬炼懂得拨除人性中粗糙成分返回内在明镜灵台的时点里，我们渐进平和，想独自与生命的纯真本质对谈，把一生当做是对它的盟誓，我们静静与时光相对……静静守候一生的幸福……

我们相携着，惬意漫步在柔风的夜晚，缝剪了一段舒怡静美……

## 2016年初夏

夏。雨后的南湖，静谧、清丽，像极一个知性的女子，安然、平和而独立。

舒展在绿色满盈的清欢里，惬意、随性慢踩沿湖的小径，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泥土清香……轻抚着岁月衍生的浮躁和困顿，找寻生命的出口，让安宁栖息在每一段路途中，且行且惜……我企图刻记下每一拢茂密的树木，我期冀能解读每一种花语，那些鲜亮的花朵都能一一盛开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悠然于栈桥的迂回里，“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行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静静读读年轻时的李清照笔下的清秀淡雅，静中有动的画卷与今夕是如何的契合……粉荷卓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份景致是如何的舒怡和和婉……心可以在此处安顿、释然……

沿栈桥的出口，我徜徉在了畅想广场，空阔、空灵，沿石级而下，湖边，浴后的芦苇、垂柳、迎风荡漾的湖波，太阳伞、茶几，一幅几近唯美的休憩地，我驻留在这里，叫来一杯徐徐氤氲的飘雪，拿出随身的《不畏将来不念过去》，让时间安静在这样的微波轻漾的湖边，一本书、一杯茶、一段思绪……我喜欢一些哲思而散落的语言，喜欢读隐世才女白落梅的《岁

月静好 现世安稳》《陈迹清欢》。她说：我的心，已被光阴打理得清澈无尘，所以人世浩荡，于我亦可温和相处。不喜繁复事物，不愿与人争执，随心写字，平静修行……多么澄澈的人生悟语，我们是入俗还是随俗，总是希求人生有一条通透的路，直抵你来时的初衷，不被左右，在笃定的信念中因势而起，顺势而为，把自我可以彰显……可现在的我也违拗自己，试着读读十二的书，她不儒雅在岁月之河，她总在最适合的时候说你最不爱听的话，她的文字更像针，又像一颗温柔的种子，为你的心种下平静，在急急忙忙的世界里不再慌张。掩卷而思，茶几上醇香的茶叶，伸展、释放、弥漫、成像，茶叶渐渐舒展出完美的弧线，轻品，道不尽的滋味……每个人无论浅走深行，都须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去潜心笃行，保持一种姿态，慢慢收获一生的美丽……

沿湖而行，浅浅呼吸，散惬着脚步，慢慢走慢慢感受，探春径、樱花谷、白桦林、玉兰径、琴声桥……不同的小径，不一样的风景，各异的人生……心缓缓默然灵透、静怡、平静、旷阔的南湖……

我在这里用半日光阴倾慕时光：云清月朗，淡然宁静，历久弥香。

## 2017 年夏

屋子里每一个角落弥漫着质感、回味无穷的《草帽歌》，萨克斯音乐洒满一地……直抵灵魂的深处，空灵而唯美，空气里茉莉花沁香四溢……我迷醉而清醒叩问滞留、空落的日子，无论轻奢、无论闲适、无论茫然……或是忙碌、或是浮躁，一直在反复的都是想说服自己，安宁或是知足吧，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可是心境未达时，会执拗的沿袭慢慢老去的价值观，会反复蛰伏生活的角落，时不时的被敲击和触碰……让你一次次撩起过往而沉淀丝缕失意……做一次内存清空吧，让生活重新归零，缩起优雅、从容、诗意、接纳，不卑不亢，自信淡然，与自己，握手言欢吧……

那些各色各样的匆匆路人，无论虚晃着崇尚抑或是欺伪……一笑而过，

屏蔽那些虚晃的光和影，过滤出原汁原味的那些轻奢、清简、柔和而淡美的靓丽，遵循内心，做一个生命的修行者，渐行渐远……

轻品一口咖啡，苦涩耐嚼的滋味弥散……信手翻阅一本杂志，不经意释惑：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做梦想；一条用脚走，叫做现实。心走得太慢，现实会苍白；脚走得太慢，梦不会高飞。人生的精彩就在于总是心走得很美，而与脚步能合一。

我们每日所看到川流熙攘，凡尘荣辱，其实都只是一场戏。一个修行者要有足够的禅定，才可以走出人生逼仄的路径，看云林绿野，落雁平沙。这是白落梅的禅茶一悟……毕淑敏曾说，“人生的重大决定，是由心规划的，像一道预先计算好的框架，等待着你的星座运行。如期待改变我们的命运，请首先改变心的轨迹。”因此我们需要修行，修一颗沉静从容的心，让自己的内心变得豁达而强大，让自己的生命状态呈现出气韵和生动来。而这样的人，必定是一个冷静而清醒的有智之人，即便身处困境，也会游刃有余地去理清那些枝枝蔓蔓，未来终会云开雾散。

是的，我们需要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修行没有时空的限制，而日常生活就是最佳的场地，从中洞悉细微之处一点一滴的美好。在洋溢着生活气息的茶米油盐中感受生活的热烈和温度，在厨房里煲汤熬粥看那缕缕升起的烟火气，在书房中捧书阅读把岁月珍藏，或在旅途行走，寻一片草木情深，看夕阳在下山，黛青色的远山淡入云层……随清波婉转，赏风光霁月，千帆过尽依旧是万种风情。

无论身居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试着心怀虔诚欢喜意，学习如何与当下的每时每刻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种主客相融的共振和愉悦感，最终在自我与外界中达到一种灵动相谐的平衡，心平气和地走向期待中的样子。

去保持拙朴的天真，去进行温柔的试探，去慢慢靠近天地光阴的美好。以安静沉凝的生命状态，度繁复的人生，活出生命该有的样子。

终是不惧不浮，不悲不弃，沿着心路亦步亦趋，与生命言欢……

## 2018 年初冬

阳光澄净，柔媚，少了些许的热烈。散淡的时光轻捎了一丝细碎和浅浅感怀，我驱车前往卧龙湖畔，临水而栖，凤凰单丛的果香温润喉咙，初冬的端头，开始春、夏、秋倏然滑过的流年的回望，一路相伴爱人笃定的司考直至今日告一段落，途经的那些默不作声的努力我们自知，无需张扬或炫耀，那是我们一生坚守的信条：遵循内心，无需艳羡，平实的努力，追求人性意义的优秀，如此而已。

不惑之年，我澄澈的打量着这个世界和洞察淡然而安宁的自我，喧嚣、浮躁已渐行渐远，我安然的享受着工作，享受着自加压力给我们平添的奋斗也如此快乐，欣赏儿子的成长、成熟和奋进……修养自己、妥帖内心……读书，在饱览诗书中沉淀自我，丰盈内心，慢慢接纳周遭的一切，信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开始温柔对待世界，平和的与自己和解……日子风轻云淡，柔和而唯美，读自己喜欢的书，码自己钟爱的文字，学学茶道，与爱人一道享受与大自然亲近的舒怡和沉醉……不再与世界争夺什么，不再苛责自己，淡定而温和的行进，一切都会美好的迎面而来……

我在冬阳里徜徉，晒无尽的心绪和禅悟，所有的澄澈和了然在一杯一盏间鲜活而灵动，轻盈的裹着淡淡花香的气韵在湖边漾开，深深的吸一口，轻醉而舒畅……

## 2019 初春

樱花开始飞舞，甜润的风中稍带着清新的花香，慵懒而澄澈的阳光斜洒进窗纱，温和、柔美而舒怡……我轻轻的微闭上眼睛，微醺眼下一切，安宁、轻舒的空气弥漫，生机勃勃的绿植安静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水彩画似的树木在窗前绿意葱茏，视野所及的蜿蜒水域丰盈着遥遥的期许……

此时的心安然而静默，思绪却已然飞扬，一路走来的过往倏然在心迹晕染开……

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开始欣然接纳周遭的一切，那些过往的浮躁、困惑和不解已然渐失在亦行亦远的时光里，已然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价值取向，学会了与自己对话，内观自己，与人与环境恰如的妥协，诗意、智慧、豁达、遵循内心、笃定而行，不负自己，不负此生，把每一个当下都轻盈而细腻的安顿，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去禅意的碰撞茶道，去浪漫的邂逅花艺，去瑜伽里寻觅身心宁怡，去把灵魂浸濡在阅读和音乐里，去融入大自然疗愈视听……“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从生命的谋生境地到生命的发展荣生层次，一路行进到生命的自在，真正实现乐生，让日子淌着润泽和泛着光晕……简约繁复的人生，安安静静中优秀寂寞欢喜……清晰明白敞亮的活着，把控每一个方寸，度一个有价值、有质地、有弹性的感性理性相融却一直自带节奏的独特人生……

# 时空隧道大安街

王典平

---

眨眼间，大安新街已路阔任车驰。据说，新街的诞生，是为了留住老街的历史文脉。大安街，繁盛百年，风雅百年，本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地方。沉寂多年后，终于要以崭新的姿态面对关注它的人们了。

在数百年的盐卤氤氲中，一个叫做大坟堡的地方，一直是千年盐都的盐业主产区。大安街，一条狭长的街道，串起了繁茂的一大片“流白玉”“走黄金”的宝地。这条街，伙着左近众多井灶视号，争先恐后地生发出巨额的财富，肩并着肩孕育了厚重的文化、杰出的人物，至今仿佛仍能神情夸张、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些年的惊心动魄。说“大安形胜，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那真是恰如其分。如今，历经岁月淘洗的老旧大安街，虽然不合时宜地落魄在 21 世纪的高楼大厦的夹缝里，然而，一旦走近用心细看，仍有不凡风韵。从北向南走过大安街，就滑过了一段时光纵轴，穿越了一条百年时空隧道——从清朝，经民国，到现代，奔未来……

北端，翠绿的桑海公园两座山头隆起，像一把富态的椅子。椅子正下方，一眼举世闻名的桑海井，正是大安街的起点。走进那三个颜体大字所在的院子，就进入了停驻的清朝时光。这口不凡的井，凿成于清道光十五年，至今已 180 多岁高龄了。它的身形并不十分高大，根源却足够深透：井深 1001.42 米，乃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张锐锋说，那是祖先的深度。它的深度，它的意义，奠定了崇高的江湖地位，是最能

表达盐都概念的几口名井之一，当之无愧地成为自贡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试想，假如没有它的贡献，盐都乃至中国的井盐文化，貌似会逊色一筹吧？

灶房里，火焰熊熊，卤水蒸腾，前清的土法平锅煎盐生态而绿色。账房内，戴着瓜皮帽、留着长辫子的先生一手握毛笔，一手拨算盘，正在细细对账。大车旁，几头水牛绕着圈，带动大车吱吱呀呀，输送着生产动力……

桑海井对面，原本有一口叫长堰塘的古老水塘。盐史专家陈星生先生的发现：那是工业的堰塘。原来，当年凡有井灶处必有堰塘。有别于乡间农业灌溉、生活浆洗的功能，为盐业生产提供化盐的白水，为井灶上的动力——牛儿们辛苦劳作后提供洗澡降温、玩耍休息的“浴室”，所以又称“牛滚凼”。这样，这些水塘也因为贡献当时世界上最大手工业工场，而华丽转身沾上了工业的荣光。

走出桑海井，挥别大清朝，路过左手去往荆花湾的长长石梯岔口、右手去往马冲口的大高路口，民国风情已然映入眼帘。曲曲弯弯的马路，青瓦白墙的房舍绵延一公里许，间或有些耀眼的洋楼。漫步陈旧的街道间，还能感受到70年前的生动气息。人声鼎沸于市，骡马不绝于途。街边底楼商铺，竖着大大的招牌，引来火火的生意。马路上，堆满盐包的架架车飞快地溜过。老字号文君茶馆里，袍哥在判断江湖是非。众康药房内，先生把脉，伙计捡药。街道边，总有热气腾腾的盐味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馨香……热闹喧嚣景象，源于以大安街为轴心的大坟堡地区，亮晶晶的盐巴滔滔不竭涌出，运销各地。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回流，堆满府库。集生产贸易消费于一体，街道怎不人流物流资金流丰沛？那是民国版的汇东、南湖、华商。汇东、南湖、华商是2.0、3.0版的大安街。

岔路口的大坟堡盐垣——自贡盐场规模最大的盐交易市场，无数的盐包等待依序过秤。1938年，我国现代影视技术专家孙明经先生莅井所摄“大坟堡盐垣”那幅照片，再现了它的身影，已成为老盐都的经典记忆。高大的牌楼上，几个苍劲有力大气厚重文字的书写者，是本地望族珍珠山宝善

祠后裔王伯乔先生。如今，这位晚清驻藏大臣衙门参赞、民国川边经略史署参赞、著名书法家手书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对联还悬挂在青城山天师洞天师大殿上，为青城山楹联之首，被广为传颂。而在他深爱的故土，他留下的具有深厚文化意蕴和标志性的少量手迹却早就踪迹全无，令人唏嘘。

富荣东场的这处核心区、聚宝盆，被称作大坟堡岩盐体，1.2平方公里土地上拥有198口盐井，密度罕见，产出惊人。这儿也是古盐道东大路的起始区域。大安街密布的井灶视号间，留下了一串串浸润着盐味的地名：上盐井、清江井、骑昌井、咸涌井、洞口井、长发灶、洪发灶、余庆视、进盐坝、长堰塘、牛滚凼、马草山……

踱步到大安街的尾端，经过大冲头路、金龟山巷路口，来到洞口井、扇子坝一带。聆听着古老传奇故事，遥想着世界奇迹雄姿，大安街随同我们的脚步迈入了当代工业文明。

大安寨下的扇子坝，可不像扇子一样轻盈。之前，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手工工场的代表地，“富甲全川”的财富在密集林立的天车间涌动，无数扣人心弦的盐商故事在井灶间流淌。这片逼仄的土地上，生发了盐卤的蒸腾，燃起了捍卫财富的战争烽烟，涌现了抗日献金全国之最的义举。若不是被称作世界五大土木建筑工程之一的、见证盐史辉煌至1960年代还高耸入云的“大坟堡天车群”这一世界独有奇迹被拆除，古老盐都定然拥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天然的宝贵筹码。

往事已往。之后，延续“盐脉”的自贡市工业支柱、著名的大安盐厂、机二厂（轻工机械厂）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自贡盐场的第三次辉煌中，红火鼎盛数十年，创造出令人称道的功业，吸引了多少艳羡的目光。大安盐厂厂部早就成为工业遗址，理所当然地享受了应有的殊荣。列车从火车站爬坡而来，开到站台路，接运无数整装待发的盐包。铁路两侧，形成小小的文教新区，省盐业学校、二十九中、大安小学、书店，盐味与书香的

养料，滋润充实着盐工后裔渴求知识的大脑。

有识之士比较过四区两县盐的儿女的个性特征。大安街两边的盐井密布，形成盐工部落。烟熏火燎，肩挑背磨下，大安汉子有着吃苦耐劳，勤巴苦挣，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的传承；女子则拥有自立自强，精明能干，勤俭持家，不攀高枝的基因。难怪无论是哪个时期，都会涌现一些出类拔萃的女豪杰。1980年代大安街中段无人不晓红极一时的人民餐厅、三八餐厅，以及繁华地段的糖果厂、照相馆、旅馆等70多个场合，都是同一个大安奇女子的手笔呢！娶妻要娶大安女，厅堂厨房旺夫相，是对大安女子的最高评价。

大安街是条闪光的金链，链接了百年繁华，串起了百年沧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雄威百年的大安街老了、累了，终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停下来歇歇脚。它就像一位年迈的母亲，皱纹满面，华发丛生，面对疮痍，孤寂守候，颇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凄凉心境。它的状况，让盐工儿女夜不能寐。它不能倒下，因为母亲不在了，家就不在了。远方的游子归来，见不到乡愁，心灵将无所归依。众多儿女无不期待它再度容光焕发，这才有了兴建新街挽留老街的抉择。

好了，伏枥蛰伏又二三十年后，大安街正重新振作，于万众瞩目中，将蓝图徐徐铺开：“文旅融合核心区”的雄心，盐龙灯食“四片叠加”的组分，“旧城复兴”的高端建设理念，“见证盐都历程，复合盐都记忆”惊艳亮相的老盐场1957，“盐都之心”、盐业博物馆、盐文化博览园的大气规划，“三横两纵”的新道路骨架……无不令人欣喜。记得本世纪初，地方领导曾不无自豪地为城市进行区域定位：老城区是自贡的过去，汇东新区是自贡的现在，南湖生态城是自贡的未来。一晃十多年过去，未来已来，未来将去，更新的未来在东部新城。这不，连通大安旧城与东部新城、连通现在与未来、延续大安街历史文化意境的具象时空隧道——大安寨隧道刚刚贯通，人们将走过它玩一回穿越……

一条大安街，百年盐业史。告别旧时光，奔向新未来。大安街蓄势待发，曾经潜龙在渊，就要飞龙在天。在此过程中，新建设者的智慧、眼界与功夫将经受考验。期待不久的将来，新大安街片区给人惊喜，既有古韵，又有新意。期待岁月在，街道在，盐味在，可以诗意栖居。期待它不留遗憾，牢牢地留住根、留住乡愁、留住灵魂。

# 老家的枣王树

王和国

---

枣王庄有棵大得可以称王的大枣树，树盖如天，酷热天，几十上百的人都可以在树下躲阴乘凉。过路的人都会望着它前行，回望着离去，驻步赞叹是肯定的了。由于离城市不远，近年来，城市人把去看那枣王树作为休闲的一种方式了，似乎没有去看过枣王树的人就少了见识。没有人知道这树有多高。人民公社的时候，年轻人爱在这里比爬树，把绳子的一头扎在腰上爬上去，说民兵连长爬了七丈多。肯定没有上到树梢。

小孩子总要拉起手去围，可是要十个八个才围得过，不过他们围的是根，真的树干在一两人高的根基上面。

不只是高大，枣王树结枣多，人民公社时候，队上的上品枣要交供销社，就单这棵枣树的剩下的湿枣各家也能够分上十多斤。枣熟季节，一阵大风刮来，满地都是。但不许捡，那是集体的。保管员带着一群弱劳（生产队里不能够下地干农活的人）去捡，队里评工分。边捡边吃没有人说，但要夹带回家是要重罚的。品质好的选来晒干，交国家的，其余就分给社员。

枣王树南两三百米有口大堰塘，风大时，许多枣子会吹进塘里，浮在水面，有时多得满水面都是。水里的枣子可以个人捡回家去，捡水里的枣子主要是各家孩子们的事情，秋凉了，不敢下水，他们发明了不少器具把水里的枣子捞起来。收枣的时间很长，家家都有收获，孩子们也收成不菲。

这棵枣王树和那大堰塘就是我故乡的记忆，此外就是记得故乡很穷。我出息后在很遥远的海滨城里买了房子，把父母接来过上了城市生活，家里的老屋和承包地都托给了亲戚。父母经常念叨些故乡的事情，但没有说要回去，因为父母已经适应城市生活了，他们买菜、煮饭、帮我带孩子，还挤出空去跳坝坝舞，现在可以上网选电视连续剧看了。

本来城市生活就已经很惬意了，天上又掉下了馅饼来。

接到亲戚的电话，说老家被占了。老家那个城市的高速路的口子要修在枣王庄，整个枣王庄要作为城市的门户来开发。父母回去了。情况比想象的还好不知道多少倍。土地，房子，草草木木都要算成钱。如果不要房子可以抱了钱走人；如果要房子，可以去指定地方按实际面积选安居房；如果要购买商品房的，只是补够差价。枣王庄的大枣树和大堰塘要留下，以枣王树和那大堰塘为中心，修豪华住宅小区。小区名字先叫“豪斯宝”，因为枣王树名气实在太大了，最后取名叫“枣塘苑”。去了“枣王庄”的土包气，借了点“豪斯宝”的洋雅味。全是电梯公寓，最低二十四层，高的有三十多层的。那棵大枣树的照片在电视，报纸，墙壁，传单，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出现。那些描绘语使大枣树的王者之气比它那千年的根还傲霸。只要补差价，枣王庄人可以在这里购房。因为太在乎那棵大枣树，我决定在离枣树最近的一栋买一套房，离枣树最近的那栋房买的人特别多，我买到的是二十三层。我很高兴，我突然想到我从此就比枣王树高了，我可以俯视它了。然而我抬眼望去，更高的高楼竣工入住了，枣王树此时渺小得就只是悬崖绝壁底下的一棵草了。我父母愿意住在这里，我回到了我工作的城市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每次都会发现枣王树老了，天盖般树枝大都不发新芽了。摇落的枣也没有人捡，大堰塘的装饰及周边的花草很美。

枣王树过去是我故乡的记忆，这个记忆就将留不住了，写此文来留住我的记忆。

# 盐城美食赋

王 劼

巴蜀有国，据崔嵬而称王。川菜有源，怙灵光而流芳。盐城美食，华夏名满。远播海外，近驰中原。囊九州精华兮根本，聚五湖璀璨兮荣光。

若夫盐城美名者，饮食文化悠久矣。是时，万贾群聚，盐船漫合。四极肴系，麇集盐都，后谓之河邦。于时瀉池星列，盐井辄千。汲卤不胜，饭牛汲卤。牴牛役病，犗犗为殃。乃引牛为羹，烹以为肴。后谓之火鞭。

至乃陟彼高冈，泛彼柏舟。赏太白“肆觴”之句；品子畏“桃舍”之章。嗣宗坠乌，醉乎尖山之华；渊明罢里，陶然釜溪之畔。历代迁客荟萃，千秋骚人璀璨。庖丁解牛，布黎频称道；易牙调味，闾阎屡流传；豆腐水粉，四处可见；富顺豆花，四海闻香。盐城火鞭，紫皇俯首；牛佛烘肘，佺偃顿足。荣森水粉惊四座，李记卤菜振九霄。是时，阮孚弃酒，仲叔舍豕。斯地之美味者，非松楮所能尽矣！

况复今日之盐城，遐而闻之，苾薰霭云之上；迩以啖之，醇溢藪幽之间。至如水煮牛肉，名扬九州；香辣鸭唇，醇美非凡。梭边火锅，大快朵颐。葱香鲜兔，香满肆溢。跳水腩蛙，美不可言。

讯曰：嗟夫！美食于盐城，仙味在人间。看拔地而起之殿宇，泻雾出楹；听挂轡正疾之玉鸾，换罢人间！溪浚缠绕，琼榭连绵。釜溪根蒔于九垓，天车灵秀于八埏。钟灵之宝地者，盐城焉！毓秀之苑圃者，盐城焉！纷至沓来兮，英招荣纳；复还归乡兮，盐城巨变！故邑换颜兮，祐我盐城；星璀璨兮，耀我辉煌自贡！

# 我的梦

王晓英

---

“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那是人民幸福之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我的梦是什么？虽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答案却一直很模糊。

我是70后，不能拼爹，不是富二代，小时候跟着勤劳本分当老师的父母在乡村学校长大。那个年代的老师很朴实，讲的是奉献，图的是良心，过年过节孩子们送来的一个鸡蛋、一捧花生、一束野花，都会让母亲红了眼眶、暖了心窝，调皮捣蛋的、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是家里的常客，补课从来不收钱，家访从来不间断。记忆中，父母的工作很忙、工资很少，母亲又是家里的老大，还得贴补家用照顾娘家七姐弟，生活有些拮据，倒也三餐无忧、不愁温饱，不过童年回忆中也只是跟着外婆在田土里游戏，跟着母亲在学校里晃荡，跟着一群农村孩子在野外爬墙上树、打仗掏蛋，母亲说我就整个的一个野丫头，头上长虱子、脸上像花猫、还挂着鼻涕牛牛，这让她彻底打消了给我添个弟弟妹妹的念头。那时我也常常望着星空做梦，梦想着能有一件别着漂亮蝴蝶结的公主裙和一个会眨眼睛的卷发洋娃娃，然后牵着父母的手去幼儿园。

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搭上所有的积蓄并借了好几家亲戚凑钱在镇上买了套旧房，我也跟着父母辗转读完了小学，依照就近入学的政策顺利考入镇上有名的职校初中部，并且以中上的分数分到让多少老师、

同学都眼红的 1 班，语数外三科的老师都是全校非常有名的，班主任也是带人无数的资深女将。可好景不长，在高兴和窃喜过后，却发现初中生活并没我和父母想象的那么顺利。初一两学期班主任也就是数学老师变着方儿的生病（上学期是面瘫、下学期是心脏病），几乎全中学部的数学老师都来给我们代过课，有次还劳烦了职高部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高级教师，结果让我们在云里雾里迷登了四十五分钟以后，再被残酷地摔回到现实。初一下学期有个调皮的男同学把英语老师的手给弄伤了，结果后半期的英语课我们都差不多是自习，赶着老师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们几个女生单独开个小灶儿，后两年的英语我几乎都是自学。初三时我们悲催班主任的老公病逝，她承受不了打击又病倒了，学校安排了一位刚从凉山工作 20 多年回来的“黑煞神”给我们，每次他在上面讲得是唾沫横飞，结果我们在下面经常是要在他重口味的方言中回味半天。到后来没几个人愿意来给我们班上课，班主任换了一个又一个，退学转班转校的同学走了一茬又一茬，有些代课老师的名字我们都记不清，只觉得那三年过得是无比的漫长、纠结。那时我还好，比较自觉、上进，没有随波逐流，一来是家教甚严，二来是从小就聆听“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才有出路”的教训，树立要成为有用之人的远大理想。那时我也常常躺在阁楼的摇椅上做梦，梦想着能像《十六岁花季》里的白雪、陈非儿、欧阳严严和韩小乐她们那样，早日拥有高中亦或者是大学校园里的五彩生活。

初中毕业那会儿，我遇到了人生中最痛苦的抉择（那时是这样的感觉），那时候最牛逼的是读二中考大学，最现实的是读师范上中专，最残酷的是复读再战斗一年。那年运气也差，本来以为“臭老九”的职业没几个人惦记，结果参加考试的人是其他中专的两三倍，加之初中那几年基础不扎实，差了几分没考上师范。父亲很老实，也没去走后门、想办法（这是他这后半辈子一直都后悔琢磨的事情），没成想开学了才听说还有一种方式叫计划外招生，或者叫委培，说白了也就是要多出那么一点钱，毕业时也跟计划

内的学生一同解决就业。最后父亲无奈却也绝决地给了两个选择，要么技校解决就业，要么复读再考师范。说实话，我骨子里真不希望当老师，看着父母辛勤耕耘半生，付出的太多，收获的极少。当时我多希望父亲能再给我一个选择——读高中考大学（当时的政策是报了师范就不能报重点高中，我中考 650 分上了一中的线，学校说可以开个小门让我进去），可是我的想法被忽视了，抗议无效、抗争无力。因此，带着一种被遗弃的失落，更带着一种被放逐的报复（你要我考师范当老师，我偏不），携着一颗受挫的心，在技校与钢铁啊、模型啊、机械啊、熔铸啊、热处理啊、行车啊相伴了三年。那时最怕的就是碰到读高中的同学，总担心别人问到自己的近况，也不想听到令自己羡慕嫉妒恨的美好校园生活。那时我也常常躲在马鞍山顶的大树下做梦，梦想着技校毕业的时候也能考大学，也能昂首挺胸、骄傲自豪地走在菁菁校园的小径散步、坐在阶梯教室的角落听课、挤在女生宿舍的铺上聊天。

在技校的三年里，我超级逆反，与父亲的关系也极度僵化，甚至产生了自暴自弃、自生自灭的念头，因为只要一想到毕业后就一辈子当个工人，做车间里的“空中小姐”飞到红颜老去，然后跟那群挺三八的女人们一起东家长西家短，我真的就要发疯！很混沌、迷茫地过了三年，所幸，我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梦想，虽然那时并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但却努力想改变我的轨迹和命运。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我知道了有种方式叫自学考试，也打听了全国自考文凭还挺过硬，从此，便开始了漫漫的自考路，从高中课程到大专再到大学，从夜高到西南财经大学再到四川师范大学，从经济管理再到汉语言，前后整整八年抗战，个中艰苦，掬把辛酸泪，再回首更感揪心。有很多一起开始自考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因为受不了那非人的折磨、长期的压抑，仔细回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好像憋着一股子劲儿，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儿，也是想向父亲证明什么。那时我还是做梦，面对繁星夜空、面对未知前路，

梦想着能凭着一纸文凭解决下岗的现状，做一个美丽、自信、时尚的白领丽人，不会再因为没有铁饭碗而受到冷落、歧视！虽然，后来自考的文凭在统筹公选遭遇全日制的嫌弃，在填写简历承受在职的尴尬，不过，即使面对那些优秀的80、90后硕士研究生、选调生们，我也从不自卑，因为，那求知求学的梦想、那一步一步的追寻，极不容易，却毕生为傲。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全面小康也不日就能建成，因此，我们的下一代是幸福的，受教和求学之路越来越宽、也越来越多，不会再像我们那时那样艰难、坎坷。只是，不知是怎么了？孩子们的负担是越减越重、营利的目的是越挑越明、责任的底线是越喊越浅……也不知从何时开始，自贡名校的口碑越来越差了，到外地读书的孩子人数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了，成都、重庆、绵阳、泸州……以至许多家庭在孩子读初中时就开始分离、奔波，像一场马拉松式的拉锯战，战线拉得好长好长、战事修得好远好远。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也极其担忧、焦虑，却苦无应对之法，送出去，不仅靠经济实力，更要堆时间精力；不送出去，又怕自己孩子的未来只是梦，也怕像父亲那样后悔纠结一辈子。

记得“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在国家层面大力提倡，如果民办能解决教育的现实问题，那我真心希望家乡能早日建成像成都、重庆、绵阳、泸州等地那样的教育航母，因为我不想女儿那么早离开我的身边，不希望她们受教求学之路还像我们那时那般曲折，如果这是我的梦，那我真心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早日实现。

# 菜篮里的父亲

王秀英

---

中午回家的时候，父亲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叠零钞，地上是洒落的菜叶和泥土。他看起来很疲惫，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运动。我不忍惊醒父亲，拿了件衣服为他盖上。看见那副陪伴他多年的菜篮，我有种想哭的冲动和难以言表的心痛。

10年前，父亲和母亲告别故土，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开始了新的城市生活。母亲大部分时间在我们兄妹几家轮流帮着带小孩，成了我们兄妹几家的贴补队员。父亲不嗜烟酒，也不喜喝茶打牌，他依然眷恋着伴他大半辈子的黄土地，也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播种希望，寻找快乐。终于有一天，父亲发现了房屋周围荒芜的大片土地，如获珍宝，开始种些蔬菜和粮食。

传统的种菜和卖菜是个十分辛苦的工作，风吹日晒地等待买主的光临，还要面对顾客的挑三拣四和讨价还价，同时还得提防收到假钞。对于父亲的辛勤劳作，我们兄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劝他种菜只为活动筋骨，别太劳累，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一季接着一季不停地插幼苗，一到收获季节便到我居住的小区叫卖。

我每每下班，都会经过父亲卖菜的地方，他坐在那里是如此的瘦小和普通。和其他菜农一样，他总是用期盼的眼神望着前来买菜的城市人。父亲没有商贩特有的那份机智和油嘴，也没有专业菜农热情的笑脸，甚至面

对顾客的挑选，他也没有过多的吹嘘和劝说。他总是静静地任凭顾客拧着蔬菜翻来覆去的挑选，最后以虫眼太多、摆放凌乱等为由而放弃购买。父亲的蔬菜从不施肥，种出的蔬菜长势不太良好，在颜色、个头方面显得有些营养不良。父亲自称的绿色蔬菜经常无人问津，他永远不懂城里人为什么不喜欢带虫眼的蔬菜，为什么总去选购那些价格昂贵的时令蔬菜。他便开始哀叹城市人的傻，因为那些看起来水淋淋、活鲜鲜的蔬菜其实是被水浸泡了一晚上的，他还向我们透露了菜贩子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坑人行为。

有几次下班，我绕开了父亲卖菜的地方，躲避着那些熟悉我的菜农，我可怜的面子在我内心隐隐做怪，担心遇见好心的熟人和我谈论父亲，那不是对父亲勤劳的夸奖，而是对我这个做女儿的讽刺！有时我会给父亲买些糕点送过去，迅速离开，我躲在远处看见父亲用沾满泥土的手拿着糕点大口的吃着，脸上很幸福，周围的菜农向父亲送去了羡慕的目光……

为父亲种菜一事，我们兄妹没少和父亲争论过，我们都希望他别太劳累，好好安度晚年。可父亲却逃不出菜篮的藩篱，依然辛勤而又快乐地经营着他的“事业”，依然会出现在菜场，和那些菜农谈笑风生，享受着另一番乐趣。

# 儿时花香

王 赞

---

昙花和香花都是儿时喜欢的花，伴随着我的童年时光。在我的记忆中，昙花的“香”是一种变化的香味，不因绽放产生，而香花的“香”是一种直接香气，持久而浓烈，沁人心脾、让人陶醉。这两种香味到现在还深深地刻在我心里，藏于记忆中。有“闻香回童年”的感觉，就如有人听歌、见物、遇人，就会触景生情，昨日重现。

小时候我家住在大安金龟山轻机厂厂区宿舍的二楼，老式通堂结构，有一个长长走廊，功能简单。走廊和房间很局促，仅仅够一家四口居住，没有多余的空间。母亲是爱花之人，父亲就因地制宜，做了一个悬空式的花架，铁质结构，悬于窗外，平面放花，也可以晾衣。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养鸡、种花、钓鱼、喂鸽，甚至纳凉吹牛都是一种爱好。其中种花、养花、爱花、品花还别有一番滋味，属于高品位爱好和享受。于是，昙花、米兰、香花就从田间来到花架，成为我们的朋友。

儿时，我对植物知晓不多，属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种。母亲告诉我和二妹，那个叶子大一些的叫昙花，每年6至10月开花，不开白天，开在夜里，开花到凋零很短，仅有三四个小时，来去匆匆，所以称为“昙花一现”，它娇羞、美丽而短暂，也落下一个“月下美人”的称谓。母亲说很少的人能够见证它花开花落，能见者多有运气。昙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用处，就是能吃，昙花炖肉，汤汁鲜美、香气扑鼻。所以有很长一段时

间，我和二妹总是耐心地等待“昙花一现”，更等着接下来的食补。那时，我和妹妹最喜欢母亲做的“嫩姜克猫”——鲜辣到心，“昙花肉汤”——喷香到肺，昙花的香在不在鼻子里，是在胃里。

母亲说开着小骨朵的那几盆叫做“香花”，也叫茉莉，前者夏天一月一次，后者一年一回，真是“物以稀为贵”，花开于每年5至8月，花期一至两周，这种花香盛开时香气逼人，味极香，花开时茶农采摘可制成花茶，在其他茶叶里面加上几瓣，也会香飘满屋、回味无穷。但它不耐寒不耐旱，也就是冷不得、渴不得也淹不得。冬天还要适时把它从屋外搬到室内，到了零度，户外霜降，必冻伤，会死。逢年五六月是它开花的主季，之前要注意补充营养、加强照料，肥料为鱼腥水或淘米水，最好用发酵的淘米水施肥。

为了让这它能如期开花，五月开始家里的肥料就定时补充，发酵后的淘米水，味其“鲜美”，闻过的人必定永生难忘。为了花香扑鼻，只能隐忍！那时用肥料简单而原始，先要“鲜美”一月，然后才能换来两周的茉莉香。估计现在的肥料已经“改头换面”，可以不再使用那种“发酵神水”。当时我和妹妹也向母亲提出过异议，说能不能换一种其他肥料，避免这种“正负抵消”，但被母亲断然否决，说你们小孩子不懂，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效果好，你外婆就是用的这种办法。

去年假期里儿子去奶奶家待上一个月，回来听儿子说如今奶奶浇花施肥仍在用这种“古法”。

那一段时间，每日晨读前，我先要看花，期待花开。没有绽放前也能感受到若有若无的淡香，当然也有发酵后淘米水的“奇香”，现在想来这种感觉着实奇特，是一种“奇香”到“极香”的历程。有年冬天，收音机天气预报说某日将降温至零度，当时没有冰箱，顶多见过冰糕，更别说见证水冻成冰的过程，心理非常的期待，但也没忘母亲说的，香花不受寒，于是每日夜间还要将这几盆花搬回屋里，以防不测。

就这样这几盆花陪着我走过了那些年的春秋冬夏，小学到初中。

直到那年自贡地震，厂里的房屋成了危房，我们被迫搬到了厂区临时“串架房”暂住。花随人走，几盆香花就在临时居住的小屋旁边静悄悄地等候，静悄悄地开放，那年几乎已被大家遗忘，所幸那年冬天还算暖和，没有让它们受冻。

危房拆后重建，一年后我们终于搬回了金龟山，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新房，这几盆花也再次随主异地。母亲闲暇以后又启动了“特别关注”，五月发酵的肥料和六月浓浓的花香又开始交织着那种独特的“混合味”强势回归。

那种独特而久违的香味又陪伴着我度过了高中三年，那是一种记忆的味道，闻到茉莉香就闻到了儿时的童趣，闻到了成长的滋味。

# 翻越命运的珠穆朗玛

魏家强

---

时光如春雷滚过，二十多年的光阴一眨眼间，只在岁月的长河中打个滚，就转眼即逝了。而婚姻则需要历经生活的雕琢和折磨，方能在人生的历史天空煜煜生辉的。

我与夫的婚姻并不是学生时代的浪漫恋爱，也不是公交车偶遇相逢，更不是公司同事间相互倾慕的产物，而是经过古老而淳朴山村的媒妁之言而闪电携手的。一路走来，我们的婚姻经历过无数次的苦难，沐浴过 N 次地辛酸，也有过相敬如宾的幸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像两株枝叶相互交叉牵绊的大树，互相纠连，不离不弃的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我本是个文学“祭坛”上的殉道者，怀着十五岁少女的浪漫情怀，我总梦想着写点东西出来，然后发表，然后——然后——于是便开始模仿写诗歌，一首一首；于是，一个少女应该有的所有浪漫、梦想和青春，全都被我编进一页一页的纸稿里。可是，一瞬间七八年的光阴就被我编了进去，文学路上艰难跋涉的我终于一朝梦醒，才发觉自己根本无路可走了。此时，老姐的一封说媒信，就把我这个连灵魂都破灭了的人，送进了婚姻的殿堂。于是，生命中除父亲外的又一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也许，就从新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准备好与我共度一生的，所以，新婚之夜，他毫无保留地向我袒露了一切，他有过多次恋爱史，就在我们的婚期头一天，他才和他的前女友抱头相对哭泣，无奈分手。而我，根本还没适应过来，他实在太

高估了我的承受力，何况我觉得自己从未恋爱过，圣洁得像一张透明的白纸，他却拥有过那么多的“曾经”。于是，我心里不平衡了起来，几年的光阴就这么在那磕磕绊绊的吵闹中一晃而过。

人们常说，婚姻是一坛纯净的老酒，时间越长越是香醇有味。我对夫的彻底改变，也就是那一场灾难的降临过后。

1998年，那是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我的一只眼睛突发性失明。年轻的我们害怕双目失明导致整个家庭陷入无可逆转的绝境，所以，我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眼睛。于是，我和夫就在那个深夜，开始了四处借贷的旅程。

那一夜，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地下满是泥泞，为了争取抢救我那只美丽眼睛的时间，我们在风雨中摸索着前进，山间路烂，十几里崎岖的乡间小路上，我们相互挽扶着。而那只病眼给我带来的疼痛和昏晕，也在我们与恶风暴雨的对抗中，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的精力集中下，似乎也暂时减轻了一些。而雨水则顺着那被风吹坏了的雨伞把钻进了袖管里，湿透了整个上半身，脚下却被溅起的污水打得透湿。由于病眼的疼痛与昏晕，本身就不会走夜路的我，在黑暗与闪电的交替中，不时踩空田埂土坎，在刚下雨的硬头路上不时摔倒在路面上。夫不顾自身滑下水田和摔下土坡高坎的危险，死死攥住我不让我倒下去。那把早已经被大风吹破的雨伞还一个劲地往我这边移，以图挡住那瓢泼大雨，而他早已经成了一个落汤鸡，浑身找不到一片衣服，一根发毛是干的。就这样，直到天明，我们才踩着泥泞一步一步，空着借钱无果的双手，悲哀的回到了家里——可眼病还在继续加重，我的心情也像那下雨的天空，一阵紧似一阵的阴沉了下来。

是啊，我还年轻，二十多岁的年纪啊，就这般的让一只眼睛失去吗？我的心是那么的不甘啊！想想在人前那个丑陋的样子，心中不由得恐惧和抽搐了起来。然而，面对那一张张冷漠的嘴脸，我的自尊心就膨胀壮大了起来。做任何事都把自尊放在第一的我，平静而违心的对夫说：“算了吧，

既然借不到还医什么？不是还有一个眼睛吗？”可他坚持说：“再去试试，你不要管。”

接下来的日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只知道他四处借钱，但他们无一例外的没有一个肯借给他，尽管他们当时手中有那么一笔看来是小小的几千元钱。借贷无果，夫偷偷地躲在厕所里哭泣，苍天啊，什么叫亲情啊？难道这就叫亲情吗？他擦干眼泪，在我面前装作轻松无事的样子。暗中，却为我那只眼睛四处借贷奔波着，而那时的我们，刚成立新家不久，人际关系也不是很好，娘家的兄弟姐妹也和我们的境况差不多，只足温饱并无过多余钱向外借贷。总之，我们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一天，不知夫从哪里借来 3000 元钱。后来才知道是一位认识才月余的魏姓朋友把置办年货的 3000 元借给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有些激动而又兴奋地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内江市眼科医院。到医院一做头部 CT 放射检查，医生告诉夫说可能是脑瘤所致，治愈机会微乎其微，他几乎是跌坐在地，狂奔出检查等候区的大门，汹涌的泪水不住往下流（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也许，有人会说，你怎么会有个这么爱哭的丈夫，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吗？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爱人肯为你一次又一次掉泪，那么，他还不够可爱、可敬、可亲吗？

书归正传，不管夫怎样哭泣，但路还是要走下去。那时的我，由于拖延了最佳治疗时间，病情未能及时控制，所以病情变得复杂恶化，因此我几乎成了个站立不稳的路倒，随时都躺在医院的过道边，头痛和头昏致使我不能站立，已经达到了半瘫的地步，经历过 2008 年 5.12 地震的人都能体味那种感觉，就算你平躺在地面上，你都会感觉你像躺在一条疯狂颠簸不定的船上一样，呕吐、头昏、头痛，那个难受劲，简直比别人拿刀一刀一刀割你的肉还难捱。但是，不管你感受如何，医院的程序没走完，结果没出来，哪怕要死，你也得等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中终于等来了结果，万幸不是脑瘤，但也没说出个子曰来，医生说还要进一步检查。看到我的

状况，夫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于是他又开始借贷，然后就是我们辗转于泸州、自贡、内江、成都和我们当地的小医院之间。几经转院也未知病因。最终，在医院无法保守治疗的情况下，无奈的我们，接受了医生切除玻璃体的建议，于是我们就在成都华西医院住了下来，那一年，我们在人们祝福新年的鞭炮声中，在医院里度过了这一生最难忘的年关。

回想起夫背着我从华西医院急诊底楼一梯又一梯，一层又一层的艰难地向十九楼攀爬的情景，真是血泪双流啊。那时，我们农村出去的乡巴佬，还不会使用电梯，又不好意思请教他人，怕人笑话。于是，便采用那原始的办法，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爬着。我一次又一次的要求他把我放下来，然而，他还是坚持着，个子矮小的他，几次差点滑倒，又几次稳稳的驮住了我，在举目无亲，毫无援助的情况下，我们攀爬着人生的珠穆朗玛，向着我们曲折的人生进发……

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我也同时失去了那只会看人间万象的眼睛的光明，债台也从此高筑了起来。

这种眼睛光明的失去，这种精神打击和经济的压力和窘迫，致使我从此倒了下去，想着女儿那面黄肌瘦、天天趴在阳台张望急救车离去的方向、想着她那一对幼小、懂事、孤独和乖巧又渴望父母回归的期待的大眼睛，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从此，幼小的女儿就要跟随她的父母，在贫困和艰辛中度过，后悔和绝望无时无刻不撕扯着我的灵魂！后悔不该看眼睛，绝望这张面孔从此就要丑陋的呈现人前！我痛苦、悲哀、无奈，我像溺水将死的幽灵，我的灵魂游弋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着、犹豫着，我算什么？我就是个家庭累赘！我一次又一次责骂自己，怎么还看眼睛，失去也就失去了。反正都要失明，让它自然生灭还不会花去一大笔钱——就这样，在混沌中我只吃不做，悲叹命运的不公，孤独的在家中闭门关了12年，没了哭，没了笑，我走进了自己的心灵监狱，那沉重的枷锁拷了我12年，这一跤，我摔得一点也不轻松。

然而，夫却默默无闻，照样做着他的事，洗衣做饭，毫无怨言。多少个有风有雨的日日夜夜，他陪在我身边，而我，就在他的默默无闻中，在我儿子出生后，又慢慢地站了起来！追求一生的幸福啊！原来就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平凡而黯淡的日子里，触手可及，在这之后的漫漫几年，突然感知幸福包围的我，无论什么样的打击，什么样的困苦，都没打到过我，我坚韧地划行在尘世人海的喧嚣里，与夫相拥幸福，共同走过每一个即将失去的日子，迎接着即将来临的明天。

为了我这一灵魂的新生，我觉得必须说点什么，为那个在我人生路上，风雨之中，帮助借钱给我们的魏姓朋友；为爱我、珍惜我的丈夫；为那仙逝而去的善良的婆婆；为了那三个懂事乖巧听话的儿女；我写下这一篇文字，以纪念我的新生；纪念背着我走过风雨路的丈夫的身影，我写下这一篇文字。

## 马来纪行二章

温 星

---

### 学论语，说糟粕

话筒递到面前的时候，我正工工整整地在笔记本上誊写“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这个“恕”，最通俗讲，便是“做人要厚道”。于是，我终究还是忍住了，没发言，更没“发飙”。

这次以学员、代表及义工三重身份，赴马来西亚出席“论语与儒学讲座会暨论语国际交流会”，亲身感受到海外华人推崇推广祖国传统文化的虔诚，切身感佩于主办方多年坚守于此的不易之余，更叹息于这边长期片面追求应试教育、忽视甚至摒弃传统文化的状况，深以为忧。

听了首席主讲嘉宾、台湾中华无尽灯学会主席、台北故宫博物院秘书唐瑜凌老师多场讲座，不乏高论，颇有受益，也有些观点无法苟同。这当然并不太重要，求同存异即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但他有一个说法，我认为不能听之任之——他强调：《论语》没有糟粕，因为都是孔老夫子的话或思想，全都是精华。

客观而言，《论语》虽是孔子思想集大成亦即儒家学说集大成之典籍，但由于历史和阶级性等因素，必然精华与糟粕并存，所以，我们学习和继承时，应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去思考究竟应该学习什么，继承什么。从这个角度说，唐瑜凌所贩卖的“论语全精华论”太过偏颇，有神话《论

语》之嫌。

这方面，随手便可举出几例。

《论语·微子篇》中，孔子与子路论“隐”与“仕”。子路在途中遇一老者，次日向孔子禀告相关情况，夫子判断此人乃“隐者也”。于是，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并批评此老“不仕无义”，因为“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欲独善其身而“不仕”，即不入体制为统治者所用，便是“无义”，便是乱了“君臣”之“大伦”？

《论语·述而篇》中，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子曰：“知礼。”此问背景，是鲁昭公娶了同姓女子，有违当时礼制之大忌，对此，孔子不敢批评，反而肯定昭公“知礼”——孔子违背自己的良心和礼教（当时的价值观），如此愚忠和权力崇拜，也是精华？

此两例，就孔子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来看自然没错，但在以推广和传承为宗旨的国学活动中不加筛选、批判，反而津津乐道，无疑极其迂腐，乃至极其荒唐。尤为严重的，则是后者所倡导的思维模式：1.权力和当权者至高无上，绝不会出错；2.即便出错，请参考第1条，同样绝不能批评。往大里说，中国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恐怕与孔子学说中这种对权力的绝对崇拜不无关系。

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普遍存在，譬如在这次论语国际交流会上，我就忍住了没发言驳斥“论语全精华论”（主讲嘉宾此时的权力表现为话语霸权）。而纵观整个会议，即便主办方和与会代表中有不少是我尊敬的朋友和老师，我还是要指出，这样一个定位为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其整体氛围实在过于“厚道”，过于“和谐”，真正学术尤其学术争鸣的东西几近于无。

只说好话，“自宫”思想，毫无锋芒，这，不得不说是治学理念和方法论的一种糟粕，也是冬烘先生的做派——当革之，不可“恕”也。

## 马来见闻点滴

去了一趟大马（马来西亚），见闻颇多，兹录二三。

天天看大马四大华文报纸，《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尤其是前者的言论版面，对开大版，每天两个整版。当时大马恰好被一小股外敌军事挑衅，政府和军方的处置方式备受诟病，各报章对此连篇累牍地进行质疑、批判。对一个中国媒体人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作为同行，更是令我感到无比艳羡。

华裔张伟慈先生创办的丹江弟子规教学中心，是一个纯公益的国学推广机构。中心的素食馆也免费对学员和市民开放，仅此一项，每月便是数万元开支。外界猜想他何以贴钱坚持几年？殊不知，这素食馆开起来没几个月，他的善举义名便传了开去，捐各种粮油菜蔬以为“功德”之人纷至沓来，甚至，连厨房的活计都有不少大厨排着队来打义工。说白了，就是他不必要再花一分钱，美名却远扬日盛。

其实，张伟慈是当地首屈一指的黄金商人，算是以“金”养“学”。曾经，有一个同行陆续将他金店左右和正前方的三家铺面都买了下来，并大量投广告做宣传，气焰嚣张，成合围之势，欲灭之而后快。亲友们无不惊惶，皆以关张投降劝之。张伟慈却心平气和按兵不动，只管狠抓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产品体系和培训员工。数月后，嚣张跋扈的对手自己焉儿了，上门求和。因为，同行的战线拉得太长财力不支，持久作战未伤敌便已自损三分，产品和服务不觉中都打了折扣。正因如此，下血本打广告吸引来的人气，相当一部分都直接进到了张的店中。

和当地许多华裔一样，张伟慈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除了佛教，还有祖国的国学。这样的人，方能虔诚做事，不计得失，却自有福报。

我在大马期间，一半时间都是在张伟慈的公益教学中心听《论语》讲座，同学中的王雪晶是大马一线当红歌手。素颜的雪晶每天都和上百学员一起听课，并在素食馆排队用餐。是好几天后当地华文报纸做了大篇幅报道，我们才发现了她。原来，她也是华裔，这次是自己报名来学《论语》充电，同时，也寄望于能为国学的推广起到一些带头和示范作用。

我并不意外于能有这样一位明星同学，而是意外于她的真诚、低调和务实。在国内，明星或公众人物伪善、高调和作秀的例子实在太多，就如如来听个讲座吧，那绝对是不会认真的，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浅薄确实需要来听，而且，绝对是接受完采访便走人，怎么可能把走穴拿出场费的时间耗在这里？

那之后，凑热闹去参加当地盛大的素食嘉年华，市长也出席了。这位市长真是平易、亲民，着便装，活动是在夜间进行，他却不带一个随从，还随时在人堆里跟市民打招呼。

结束大马之行，我需要先从这个海滨小城飞到吉隆坡，再飞回国。在第一趟飞机的小机场出口，见十来名警察，从制服可以看出级别较高，却并无半点队形可言，似乎都在闲聊。问机场工作人员，说是本地有警员刚刚在外敌挑衅的军事冲突中殉职，首相亲自护送遗体回来，专机大约半小时就到。

这下我可真是没法不惊讶了，首相护送因公殉难为国捐躯的警员魂归故里，此举已是难能可贵，更可贵的则是，这位首相竟平易、亲民到了如此程度，到一个远离首都的偏远小城，竟允许当地的安保措施如此简单，乃至简陋，在我看来，安保措施几乎等同于无。若在某些地方，一个小官出行也必前呼后拥兴师动众啊！

由于必须立即登机，满怀好奇的我没法等着亲眼看看迎接首相的场景。走进安检口前，我扭头朝那边看了最后一眼，没错，依然只有那十来名警察，依然在面带微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还不时有人从他们中间穿过来、走过去。

# 雨中即景葛仙山

吴定权

---

葛仙山位于自贡市大安区庙坝镇。这里地处内江、大安、隆昌三地交界处，有“一脚踏三县”之称。在离庙坝几公里远的沱江边上，便是俯卧昂首的雄虎文峰骏（即葛仙山）。葛仙山独峰临峙，江汇灵气，文史厚重，风景宜人。早详其名，也曾多次过往，但总是因工作等原因，惜乎来去匆匆，没能前往。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那句话来，就觉得过而不登近在家门口的葛仙山，那就枉自在第二故乡自贡生活了几十年，更好像是对葛仙山那悠久的文化和历史欠下了一笔情债似的。

今天，在市邓科、宋光辉、袁继伟、王典平等文友邀约下，也为响应“助推乡村旅游文化及经济的发展”的号召，便满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心情，驱车前往心仪已久的葛仙山。

川南地区进入六月便是梅雨季节了。不过，川南的梅雨少有一天到晚下个不停的。即：时下时停。按照天气预报的是“晴间阴，有部分小雨”。昨晚几位约好，只要不是大雨滂沱，行程不变。早起，果然无雨。天虽明亮，但民谣“有雨天边亮，无雨顶上光”，那天边四处光亮着呢，看来还是有雨。车至牛佛镇，天突地阴暗，俄顷，淫淫飘起雨雾来。那小雨淅淅沥沥不像是飘洒在车窗上，倒像是飘洒在我的心上。此时，天是灰灰的，心是沉沉的。没办法，只好在牛佛镇停车，一边品尝当地最美味的“牛佛蒸笼”，一边实则是“等”天晴。这一个“等”字，其实就是憋屈，心里在抱

怨天公呢。为此，从没喝早酒习惯的我和光辉兄便要了两个牛肉蒸笼，一海碗石磨豆花（光辉吃早餐），我便请了“二两烧酒”作陪。约莫“等”了半个时辰，天色才由暗转白。看来，天公还是会做美的。

车沿沱江江边上行几公里便是庙坝地界。庙坝镇的镇长王峰及“庙坝通”向导代家明老师早已在路口等候。从这点就看得出镇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文化的重视程度，作为从事过旅游工作多年的我来说真是倍感欣慰。车过生态科技园不久便看到了远处连绵的一道青峰翠岭，代老师叫停了车，指着远处横亘的山峦说，你们看，那就是葛仙山。那横卧的山峦像什么？抬眼望去，从西向东横跨着一条绿色山峦，山峦起伏，酷似一尊仰卧而沉睡的大佛，身形灵现，气宇饱满，气势磅礴。那就是俯卧昂首的文峰骏山岭，即葛仙山了。未到葛仙山，却被这恢弘的气势给震撼住了。

天空又细雨霏霏。

烟霏云敛，这就是四川这个季节特有的“梅雨”。烟雨中远眺葛仙山，云里雾里雨里。是烟是雾是雨我们辨认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清清凉凉把一溜绵绵青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裹了一个严实。葛仙山由一岭八峰组成。长越岭上的主峰文峰骏、葛仙峰，葛仙峰左右六个青峰又排列拱卫，让青翠的葛仙山就更加显得崔嵬壮观。我不禁连声感叹——好山好山，好灵好仙，真不愧“西蜀名山”。

才识葛仙山，就已经感觉到了几分仙气和灵气。车前行至一山崖处，悬崖峭壁上“葛仙山”几个石刻大字豁然眼前。那苍劲有力的隶书又有几分“魏碑”的笔锋，让人一下感触到其字的厚重和沧桑。

由于岩石风化厉害，字迹有些模糊。但石刻从左到右为“山仙葛”，仙字为繁体又像“倦”且“倦”上又不像是两点，像是个两口字。究竟是“倦”还是“仙”，这只有待专家们去考证。但我想，把倦的单人旁加在山的一边还是读仙。人走到葛山前累了，疲倦了，人依山还是个“仙”字，何况这山本就有灵气，还是读作“仙”吧！从这几个石刻大字，也可读出“仙人”

的玄妙之处。只是石刻下面有几个现代的“森林防火”小红字，虽有些煞风景，但也反映出人们“保护森林”的宝贵意识，相宜得彰也无妨石刻大字的古朴苍劲。

过石刻“葛仙山”石崖，汽车盘旋而上，一路苍翠。虽细雨濛濛，但却风光宜人，让人仿佛游弋在绿色的碧浪里。很快就到了葛仙山顶峰文峰峻。

这是一片约几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坦之地。在这片平地上据说有座辉煌的崇菓寺。崇菓寺建于南北朝时期，香火持续兴旺了一千多年。有书记载这里是：白昼千人拱手，夜点万盏明灯。原来的崇菓寺，坐东向西，背靠主峰文峰峻，从千佛门上来，便到了山门。山门内是一占地 700 平方米的庭院，庭院广置花卉树木，其北侧设有石焚香炉，其香炉年代已不可考，但香炉尚存。经过花间小径，便到了主体建筑。佛寺一共三进二院，双侧厢房成对称状。可见当年的崇菓寺是何等的壮观。可现在的峰顶上，除了新修的一座“天王殿”外，四周空空如野。雨雾霏霏，袭人心脾，让人心寒，伫立空坝的雨雾中，我沉思良久。

我们来到原来的山门处。现在山门已不存在，只是修了石栏围墙。山门处的香火台仍在。往山门左石径下是一道杂草丛生的“城门”，说起其险峻，还真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险。据说这样的“城门”有七道，是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当地绅士联合修建的山寨。如今“城门”依旧，破败不堪。雨雾中，沿着湿滑的小径往山门右下便是“葛洪炼丹”处的炼丹亭。亭台尚在，但亭宇破败。只是亭台处的香火炉还满插香烛，看来还有些香火。炼丹亭下便是悬崖峭壁的千佛岩了。站在炼丹亭台上，举目远眺，濛濛雨雾中，沱江波光粼粼由北而来，围绕葛仙山转了个大圈又向南汨汨远去，将两岸的青山翠岭和十里沃田装扮得花园般的秀美。江对岸远处是内江的龙门镇，镇上，楼宇重重，炊烟点点。再往远处，看得见几十里外白马电厂的高塔时隐时现在雨雾里。真是一湾江水汇出人间灵秀，一座青

山映衬人间仙境。我突然感到：在细雨中观景也别有一番风味，她能让你感受到另一种别致的美。这种美能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踩着青苔打滑的石梯，我们拜谒了“千佛岩”。虽雨雾点点飘洒在脸上，可我们还是虔诚之至。看到千佛岩，我的心就像那雨雾一样阴沉。这里是有岩无佛，有佛无头。佛岩不远处有一石窟，里面刻有明朝礼部尚书李长春的醉酒诗，叫玲珑纽石或尚书石。可惜呀，罪过呀，如此精美的石刻，如此厚重的文化和历史都被那些人为的疯狂而尽毁。可喜的是，佛身尚存，石刻还在，还有保护的余地。只是风雨飘摇，缺乏些保护措施。

千佛岩前最为别致的景观是“飞仙台”和“将军石”。这是大自然的化身，他的险和峻，美和善，只有亲临其景，登上其台才能体会得到。雨雾笼罩着险峻的飞仙台，旁边守护的将军石仿佛在向我们重述着久远的过去。虽然大脚仙的故事有些凄美，但却是人们美好愿景的寄托。雨雾中，听葛仙山的传说，我们感怀。

诗人宋光辉即兴吟出七绝一首：

但乘酥雨步天街，群岫江风共入怀。  
骑鹤登云人去后，空留石屐对青岩。

诗人邓科有诗云：

仙山隔水对龙门，我辈重来已过春。  
纽石玲珑依旧在，寨墙破败未翻新。  
禅林欲建千秋月，游客兴隆万壑云。  
道长飞升天外去，回眸葛岭可成真？

诗人袁继伟也赋诗：

庙坝地处大安，内江，隆昌  
三地的边缘，像一朵空谷幽兰  
坝不是平整的坝，抑或丘陵绵延  
云雾缭绕中，隐藏着一座仙山

导游高山仰止的神情  
引起我极大的疑窦和探奇

葛洪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潜心修道，立志  
做一枝摇曳红尘之外的青莲  
爱慕的女子心灰意冷  
投崖的瞬间  
药师飞身相救，坠下悬崖  
化为仙人柱石

从此，一座山以人命名  
一座庙，敬拜的香火如星星点点  
为一枚粉碎的玉  
为一场舍身的义举和悲悯良善

站在飞仙台前，我伫听风雨声。风雨中，景致和传说撞击着我的心灵。  
虽技痒但不才，只填得小令一首与诗人们商榷：

#### 干荷叶·题葛仙山

葛仙山，水云间，日照烟霞淡。炼丹亭，大脚仙，千佛依旧佑人寰。  
纽石玲珑叹。

初访葛仙山，虽有雨雾，但一路走来，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更有厚重的历史景观和美丽传说，让人陶醉。雨中观景，朦朦胧胧，思绪万千，自然也就格外感到意兴盎然了。

# 雨润彙柴口 遐思古盐道

吴远福（巴骄）

---

一个细雨纷飞的春日。友人突发兴致，要去感受那湿漉漉，沉甸甸的古盐道。

在雨中，行走于青石板道上，呼吸到的是一份厚重和深沉。那些经由岁月磨砺出的凹坑，正盈起一汪汪清水，折射着悠远的足痕。过往的历史，仿佛随雨丝飘落，湿了头发，润了思绪。

自贡的历史看得到摸得着，并且还有滋有味，它就结晶在银白的盐粒中。因盐成邑，因盐建市。1939年自贡设市。自贡两个字，就是由“自流井”和“贡井”这两口盐井的名字合成。自贡的历史，分明就是一部浓浓的盐文化史。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历代先后开凿了13000多眼盐卤和天然气井，遍及自贡的山山水水。自贡井盐生产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名列前茅。所产食盐遍销于川、滇、黔、湘、鄂等地200余州县，供应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食用。

早在东汉章帝时期（76—88），在今天的富顺县城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义盐井，自此开始井盐生产。因富义盐井产盐多获利丰，南北朝时期被称为“富世盐井”。到北周武帝时（561—578），开凿于今天贡井旭水河畔的大公井也闻名于世，与富世盐井并著蜀中。因大公井所产食盐色洁味美，在明嘉靖时被作为贡品，大公井亦被更名为“贡井”。

随着掘井和制盐技术日趋成熟，井盐产量日渐增大。到唐贞观年间，

月出盐已达 3660 石，大量井盐需输送到外地。及至清康熙 36 年（1697 年）疏凿釜溪河河道，开航运盐，逐步形成了以水路外运为主通道的格局，于是有了釜溪河橹船云集、千船竞发的壮观场景。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挑马驮的陆路盐道，则是自贡井盐外运的主要途径。

釜溪河由北向南而来，至张家沱折而往东。

张家沱是运盐装船的起运码头。贡井长土、青杠林、鹅儿沟、艾叶滩、黄石坝、蜂子岩、虎头桥、土地坡等所产食盐，都要人挑马驮到这里装船发运。送盐的、收盐的、运盐的、赶骡的、挑担子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多成市，茶馆、饭庄，酒楼，小卖铺等应运而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家沱还形成了牛角、骨器、饰品交易的专营市场。由于井场大量使用牛力，牛口众多，因而以牛骨制作的器皿也品种繁多，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张家沱南岸，观音崖下，有一小地名叫做水井湾。据老人们说，这里原有一深一浅两口水井相邻。深井须下十三级台阶方可放桶汲水，浅井则几近与路平，持盆即可舀取。两口井水均澄澈甘醇，方圆百姓和过往人等取而饮之，而井水终年不涸。水井湾的位置即在现今残留着的石板道开始处附近。

这甘醇之泉不知浸润了多少岁月，亦不知哺乳过多少生灵。

循石板道而上，即达彙柴口。彙柴口曾是出入自流井的要隘。历史上，在隘口还设有查禁私盐的“盐卡子”，凡发现携运私盐者，一律罚没并课以重刑。

彙柴口，北临柴市，南罗糠市。从水井湾向东，釜溪河岸边那一片开阔地，原是木柴烧料的集散场所——柴市。彙柴口之得名，来源于此。“彙”字，在自贡方言中至今读如“类”，其义则略近于“垒”，犹谓薪柴堆积。自水井湾而上，古盐道越隘口而过，蜿蜒数百米南至洗脚河边，即达糠市。糠市即是从前粮食谷物交易之所。在彙柴口这一带，有炊有米有盐，居家

过日子则无大碍矣。

盐担子、挑脚、马伕由彙柴口鱼贯而出。

行经彙柴口，盐担子、挑脚爬坡上坎之后大多会停下来歇脚喘息，或冲几句壳子摆上两个玄龙门阵以养足精神。偶或还有人哼着小曲走过：“抛抛起闪哟，闪闪起抛哟，闪起那些好，越闪越轻巧；闪起又不重，越闪越轻松。幺妹你请坐，瓜子由你剥；瓜子你在剥，看你那双脚；幺妹年纪轻，手拿绣花针；幺妹年又大，明年要打发。打发婆家去，喂奶带娃娃……”

彙柴口的茶馆、酒肆、饭庄生意兴隆，坐客满堂。自称“厚黑教主”却不厚不黑的李宗吾先生，晚年时也偶尔到彙柴口的茶馆来泡上一盏盖碗儿茶，坐上两个时辰，看南来北往之客，听东长西短之论，揭古厚今黑之秘。

李宗吾以“烛破奸诈，引人入正”的《厚黑学》揭穿了官场的腐朽黑暗，而自己则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在尝遍厚黑官场的酸甜苦辣之后，1939年4月，届满花甲的李宗吾便和家人悄然离开成都东胜街37号寓所，回到了故乡自流井，隐居于小竹湾。

曾经不少人据李宗吾在《迂老自述》中的叙述“……故我现在住家仍在彙柴口附近。”误以为李氏故居即在彙柴口。实则不然。经考证，故居地名小竹湾是李宗吾先生自命，其址在今富台山隧道南端老长途客运站前的公路穿过处，后来被用作红旗乡卫生院。1990年因建设汇东新区，这座厚黑宗师的故居被轰然拆除了。李宗吾之所以在《迂老自述》中说彙柴口而不提小竹湾，是因为在当时彙柴口无人不知，而由他自己命名的小竹湾知者甚寥。

凭栏彙柴口，釜溪河两岸景色尽入眼底。

山脚下，有一座飞檐翘角，灰墙黛瓦的庙宇。这便是建造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烧盐帮会馆。烧盐工人因与火有关，于是成立了“火神会”，后改名为“炎帝会”。因此，这座会馆也就有了“火神庙”和“炎帝

宫”两个叫法。

盐场除了有烧盐帮，还有其他各帮。自贡的近代盐场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内部分工日趋细致。按井盐生产过程分为井房、笕房、灶房三大部门。各部门内部又有复杂的技术分工。到民国初年，自贡盐场按工种不同，分别形成了十大帮——山匠帮、机车帮、车水帮、山笕帮、烧盐帮、牛牌帮、转盐帮、捆盐帮、装盐帮、扛运帮。

我常常流连于自贡的历史，感怀着先人们留下的闪光点。

抗日战争时期，富顺一县（含自流井）八年抗战期间就有三万五千多名抗战将士出川参战，其中绝大部分将士都已经阵亡和失踪。不仅如此，自贡各界人士还多次慷慨捐款，创造了空前纪录。1942年，自贡盐工积极响应《新华日报》发起的“献机运动”倡议，捐款购买了“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1943和1944年冯玉祥来自贡市倡导的两次“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中，盐商、盐工和各界人士累计献金高达1.2亿元之巨，创下22项之多的全国纪录，仅金戒指就达800余只，个人捐款在10万元以上的就有101人。盐商余述怀除参加团体献金外，还率先捐献1200万元，盐商王德谦捐献1000万元，双双突破全国个人献金的最高纪录。冯玉祥多次称“自贡市是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发祥地”。蒋介石也多次传令对“慷慨捐输，造成空前纪录”的余述怀、王德谦、黄学周、宋俊臣等自贡绅士予以嘉奖。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自贡人担负起了挽救危局的历史重任。

这湿漉漉的古盐道，其实就是一部厚重而深远的历史书。唯有用心，才能解读。

# 父亲的苦乐年华

邬永红

---

父亲，您像川南丘陵中一座小小的山，露出半个头顶看人间，坚实地撑起我们这个家。

父亲年近七旬了，黑瘦的脸上写满人世间的沧桑。岁月压弯了他的脊梁，然而他依然挺立在我心里。父亲爱喝酒，喝完酒后总是唠唠叨叨叮嘱我和儿子，仿佛我们还没有长大。这时，我从不打断父亲，这种絮叨，是爱，儿子太小，他还不懂，但我懂。

父亲爱热闹，看到眼前儿孙满堂他很知足。他常说：我是一个孤儿，差点早就饿死了……每当这时，父亲就会陷入沉思，我的思绪也会随着他的诉说，把时间推回到那些艰难的岁月……

父亲的父母都是高硐的农民，家境非常贫寒，父亲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父亲5岁和7岁时，奶奶和爷爷相继撒手人寰。父亲只读过几天书，因爷爷去世，再也无法读书了，父亲变成了一个流浪儿。那时他大哥不在身边，14岁的二哥四处找零活做，自身难保。于是年仅7岁的父亲，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东家分一点，西家给一点。那个年月大家都艰难，吃不饱肚子。他哥哥只能偶尔带点吃的给他，但改变不了经常挨饿的境况。冬天来了，天寒地冻的时节，父亲只能躲在父母留下的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在又饿又怕之中，冷得瑟瑟发抖的身子蜷缩着再裹着破被子……

1958年开始，全国范围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家家户户砸掉铁锅

“炼钢”，到生产队吃“大锅饭”。父母双亡的父亲，是乡亲们照顾的对象，队长看年仅9岁的父亲实在可怜，就安排他去伙食团打下手。每顿做好饭，乡亲们打走饭菜，父亲才开始清洗锅碗，父亲的吃食，就是粘在锅上的剩饭菜和锅粑。虽然如此，父亲已经很高兴了，至少每天不再饿肚子。

16岁时，张化厂招工，父亲被乡亲们推荐去做工人，这在当时，是多么珍贵的机会！很多家庭为了争一个名额，争得头破血流，但大家都毫无异议地把这个难得的名额留给了父亲！

从此，父亲成为一个有单位的人——国营企业的职工，在当时好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父亲的孤苦和勤奋，终于美梦成真了。父亲的好日子来了！因到适婚年龄，有乡亲为父亲热心地介绍了母亲，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先后有了哥哥和我。父亲从小失去双亲成为孤儿，自从有了自己的小家，很是珍惜。

父亲很爱子女，特别钟爱他的女儿——我，在我身上，父亲倾注了他全部的爱。记得我五六岁时，身体很瘦弱，父亲有一天买回一粒打虫药，我们叫“尖角糖”的，叫我吃下，那种药实在难以下咽，于是趁父亲转身离开的时候，我悄悄把它扔在了柜子下面，父亲几分钟后问我吃了吗，我撒谎道：“吃下去了！”也许我的眼神出卖了我，父亲并不相信，说“你吃得这么快，你丢到哪里去了？”我只好指着柜子下面，父亲先是蹲在地上，而后单腿跪在地上勾着身子，终于找到了那颗小小的药丸，拿水洗净，耐心给我解释只有吃了打虫药，我才长得高的道理，于是在父亲的劝说和鼓励下，我吃下了那粒药。我至今还记得那种药怪怪的酸涩味道，但伴随那种酸涩味的，还有暖暖的父爱的味道。亲爱的爸爸，您的鼓励和包容，伴随着女儿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进步。

父亲非常疼爱孙辈。儿子出生后，我带儿子回高碛做“月子”。父亲每次回到家，第一个事就是看外孙，陪伴在儿子床前的当时才9岁的侄子还不懂事，有一天把父亲挡在门外，说“不准爷爷看，他的手很脏！”父亲并

不生气，反倒笑咪咪的，“我要看我的老外！”我请父亲进来，并制止侄子，侄子终于让步“那你只准看，不准摸！”父亲答应“要得，只看不摸，我的乖外孙……”，并趁侄子不注意时，轻轻并飞快地拧了一下儿子粉嫩的小脸，而后笑哈哈地快速走开，脸上写满了自得和满足。儿子一岁多时，喜欢坐“摇摇车”，有次父亲只带了两元零钱，儿子坐了两次却哭着舍不得离开。父亲正一筹莫展时，正好有个熟识的邻居路过，父亲就给他借了五元钱，儿子那天足足坐了七趟摇摇车，才满意地离开。也许父亲溺爱晚辈的做法并不全对，但父亲喜欢孙辈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 16 岁参加工作，一直在最辛苦的张化厂五车间，后来因身体不太好，调到了保卫科，直到 50 岁时，父亲光荣退休。退休后，爸爸开始种妈妈荒废掉的地，有板有眼地学着种菜。每次我们回家，父亲总是推销他种的无公害蔬菜，得知我们喜欢吃他种的菜，父亲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却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如今已是儿孙满堂。他像一座无名的小山，阅尽人生风雨，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用无尽的爱守望日出日落的日子——那里，有他的希望！

# 窗外的声音

肖 堃

---

那年夏天硬是有点热，晚上看电视时都必须关上窗子。因为家家都在开空调，窗外一片轰鸣的声音，早上 7 点过都没有减小的意思。不知是真的比原来更热了，还是人抗御自然的能力更弱了。我怀念小时候没有水电气的老家，怀念老家窗外夏天的声音。

老家在凉高山一个独立的院落。虽是平房，但有一个一百多平米的院子，用竹竿围上，院外是一条公共通道。院内种着无花果、葡萄等水果，栽了几笼竹子，零星植了些花花草草。有个石板桌，既可以洗衣，又可以打乒乓球，是一个难得的休闲角落。

夏天是这个院子最热闹的季节。每天早上都是被窗外竹林里的鸟鸣音叫醒，推开木窗，一股清心空气扑面而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如果是暑假期间，一大早窗外就是我同龄人就叫嚷着要进大院，有的打乒乓球，有的在玩扑克，更多的是孩子们眼睛盯着院子里的水果。记得阿婆在世的时候，看见有人进来了，就端只小板凳坐在窗下“监视”大家的行为。那时城里饭都吃不饱，那有吃水果的口福哟，所以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揪几个无花果、葡萄塞进嘴里是常事。阿婆倒不是很“小气”，关键是娃娃们把未成熟的果子都消灭了，有点可惜。院子里充满着孩子们打闹声、阿婆的制止声、知了的蝉鸣声，好不热闹！

下午坐在窗前做作业看着窗外下班人群，人人都拖着沉重的步伐为生

计奔波，压得石板“吱吱”着响。

晚上，窗外同样热闹。由于没有电，热天晚上都在院子里摇着蒲扇，铺上凉板，点上掺了六六粉的纸蚊香，伴着青蛙的鸣叫听阿公讲三国的故事。那时一晚上都可以在院子里睡，用不着担心被盗，唯一的家电是手电筒，有什么好偷的？！

好在暑热终于熬过去，立秋了，越来越凉快了，窗外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小了。但愿今后被窗外的鸟鸣音叫醒，而不是被空调的轰鸣声闹醒。

# 父亲的讲台

肖 良

---

在山村寂静的深夜，彻夜通明的煤油灯光耗尽了他生命的光辉，但一个高耸的灯塔，照亮了一个个田间地头、满山奔跑的农民孩子前进的道路……

——题记

近来忙碌，许久未曾联系双亲，心下难安。上周六回去探望，打开家门，习惯性喊一声：“爸，妈，我回来了。”不见母亲前来迎接，却在厨房里寻见难得下厨的父亲正手忙脚乱地炒耳子肉片，“噼噼啪啪”的爆炒声，溅起数滴油汁，落在躲闪不及的父亲手上、脸上，痛得他一哆嗦，我连忙上前覆上锅盖。

“小良，你回来啦。”父亲这才看到我，“这个菜炒好就可以吃饭了，你自己吃吧，你妈生病了在医院输液，我去医院陪她吃。”“妈妈住院了？”我愣了一下，“怎么没给我说？”

“七十几岁的人了，经常三病两痛的，再说你们都要上班，都忙，我是有体会的，就没有跟你说，免得你们牵挂……”

父亲收拾好保温桶，便迈着缓慢的步伐出门了。望着父亲的背影，深感这无情的岁月，苍老了年轮，染白了青丝，刻下满脸的皱纹。父亲是真的老了，当年那位激情活力的老师已渐行渐远……

父亲 17 岁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勤奋耕耘了 20 多年后转正为公办教师，燃烧的青春在 40 余年的“舌耕”的生涯中逐渐失去所有的温度。

记忆中，父亲总让人觉得他有使不完的精力，就像一台停不下来的发动机，因此毕业班就成了父亲的“专利”。在校园里，随时都能听到他激情洋溢的讲课声。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去他班教室外等他一起回家，只见教室里学生还是满满的，父亲正站在讲台中间大声讲数学题。他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自信的步伐，斩钉截铁的手势，漂亮规矩的板书，挺拔直立的脊梁，和蔼中透露着威严的目光。父亲全身散发着激情与活力，以及对三尺讲台的热爱，俨然与讲台、教室、学生们融为一体。

“大家再复习一下今天的上课内容，过会儿进行检测，过关一个走一个！”父亲向学生们提出要求。随后对站在教室外的我说：“你先回去做作业，可能要晚点才回来。”说完又转身走上讲台。这种结果我是预计到了的，当天的知识学生不过关，父亲是不会回去的。母亲念叨了多少回了，谁谁下班就回家，帮家里干农活，某某对自己的子女比学生更上心。可是父亲呢，呵呵一笑“家里有你我放心，孩子学习靠自觉，可是我却不能误了班上几十个娃子的前程……”

夜色逐渐朦胧，天边绮丽的晚霞已褪去多彩的霓裳，煤油灯欢快而温馨的火苗在房间里轻轻摇曳，柔和的光芒溢满整个房间。“再等一会儿，你们爸爸马上回来了。”望着几个饥饿的孩子，已经热了第二遍菜的母亲无奈地轻轻说道。

终于，天彻底黑尽的时候，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父亲背着一个鼓鼓的帆布包，拖着疲倦的步伐回来了。“我躺一会儿来，你们先吃。”父亲说完，就往床上一躺。看不到一丝在讲台上的活力，原来他是知道疲倦知道累的啊。“吃了饭再睡吧？”母亲一半是不满，一半是心疼。拗不过的父亲还是胡乱吃了些饭后，便和衣而卧，我们立即就听见沉沉的鼾声。

当我们准备睡觉时，父亲已经起床了，因为他还要批改帆布包里背回

的当天作业和试卷，也许昏暗的煤油灯要照他到深夜……白天，他要包班满负荷上课，整天的辛劳，连轴的运转，耗费掉了他所有的精力。晚上要备课、批改作业、在钢板上刻写单元测试卷。若是农忙时节，还要披星戴月地播种收获……

缤纷的岁月，平凡的坚守，默默的奉献。无论多坚强的血肉之躯，也经不起岁月的蹉跎，年龄的摧残，父亲身上落下诸多病痛。这个在学校讲台上的铁人，师生心目中的“不倒翁”，只有家人眼眸才能看到他柔弱的一面。60岁退休时，父亲全身的零部件已经支撑不起他倔强的身体。在他生日那天，也是正式退休那天，这身躯被人抬了几十里山路送到了医院……父亲，他是不得不离开那魂牵梦萦、日夜牵挂的讲台啊！

身体稍微恢复之后，父亲以学校缺老师为由，说服母亲，又神采奕奕踏上了讲台，不计报酬地代了两年课。期间，他那柔弱的身体再次焕发出青春艳丽且夺目的光彩，居然没有出一点儿状况！

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春风为学校注入更多新鲜血液。离开三尺讲台的父亲就像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其它兴趣爱好，不知何去何从。身为子女，我们挖空心思，为他准备钓鱼器械、纸牌、菜谱，始终引不起他丝毫兴趣。只有偶尔聊起当年的学校轶事，他双眼才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随着年龄的增大，父亲的讲台或许只有厨房里、在心底里、在依稀的梦境里……

# 那些年，那些事

杨 莉

---

一位外地朋友曾对我说过：“当你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你不知道哪里才是故乡。”当时的我深以为然，因为对于自贡，我就是异乡人。我是十多岁迁到自贡的，先后在五星街、高山井、马冲口居住，现在定居南湖。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随着岁月流逝，那些人生中经历的最重要日子都发生在自贡，自贡之于我、我与自贡早已无法割开，自贡亦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其中有 16 年的时间，我生活在大安一个叫马冲口的地方。

我与马冲口的缘分基于诗歌。

记得那时，我是一个热爱诗歌的 18 岁女孩，像许多同时代的女孩一样，工作之外，写诗交友。

1980 年代，诗歌风潮席卷全国，全国有数不清的诗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自流井、大安、贡井、沿滩、富顺、荣县都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诗社，而比较大的两个诗社，一个是自流井文学青年创办的盐泉诗社，一个是大安文学青年创办的黄桷树诗社。另外，有伊夏她们的三月草诗社，蒋蓝的天狼诗社，贡井的一个什么诗社，名字记不清了……

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1986 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工作之余与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往来密切。一次偶然的机，我们几个人相

约加入到盐泉诗社。盐泉诗社准确地说是一个文学社，人员主要是一批鸿化厂电大毕业生和自流井地区的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核心创作成员 20 多人，创办有自己手刻胶印的诗刊——《盐泉》（后来我成为了诗歌编辑之一）。作为盐泉诗社的活跃分子，我将坐落在高山井的一栋独立房子提供给诗社作为固定活动场所和活动总部。每到周末，诗社就在那里举办文学聚会，讨论当下作品和大家的新作，有时还有个人的诗歌朗诵会、吉他表演、越剧表演等。盐泉诗社虽以诗歌创作为主，也有写小说、散文、评论的，还有弹吉他、唱越剧、搞摄影的，年龄有大有小。随着盐泉诗社在自贡文学青年圈中的影响力加大，陆陆续续加入这个诗社的人很多，外地的诗人和大学生也有加入，如果同时聚在一起的话有一百多人，是自贡当时最活跃的诗社。

而以大安文学青年为中心的黄桷树诗社，也颇有影响力。当时，成员除了张化厂读书会成员，还有三月草成员、以李勋为首的师专大学生文学社成员，还有游建慧、沙地、杨杨等，都是黄桷树诗社主创成员，他们利用张化厂广播站、手刻胶印《黄桷树》诗刊作为诗歌阵地，吸引了一大批大安文学青年。

那时的青年们对文学、社交、外界新鲜事务表现出强烈的渴求，各诗社之间互动交流也很频繁，王爷庙成为当时最热闹的文学青年社交场所。通过与诗社间的互动，我认识了伊夏、水莲、渔夫、沙地、李勋、游建慧、杨杨、南帝等人，再后来，认识了越来越多写诗的、写小说的人。那时大家大凡有新写的作品总要拿出来到处找人讨论和交流，可见其时的虔诚和认真。交流地点除了王爷庙，还扩展到龙凤山、桑海公园、张家坝、大安寨、贡井张家花园等地，这些地方都曾是文学青年讨论作品和聚会的地方，那时的我们，热心创作交流，青春而懵懂，既充满活力又满怀对世界的期许。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诗社活动从躁动期逐

渐平静下来，有的人离开，人越来越少，但真正留下来的，都是那些坚持梦想和潜心创作的人，盐泉诗社和黄桷树诗社也合并在一处。

在桑海公园的一场中秋诗会上，我与一个忧郁的、写诗的男生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后，与那个男生结婚便搬到了大安马冲口居住，这是我与大安缘分真正的开始。

生活从期望开始，既经历美好的也经历艰辛和磨难。写诗从本心开始，既有寂寞也有欢愉，既有失落也有坚持。恋爱、结婚、生子，每一步都是在经历人生的成长。当回到现实生活中，因为诗歌，有些人渐渐远去；因为诗歌，有些人成为你的挚友和知己。

如果将诗歌比喻为一把锁，那它封存的将是生命之诗，在这首长长的诗里，有欢乐，有忧伤，有痛苦，有幸福，而某些地方、某些人，某些事则永远无法忘却。

正如马冲口，那个我曾居住了16年的地方，在那里，有恋爱的甜蜜，也有婚后的磕磕碰碰；有做母亲的喜悦，也有生活的不易。在那里，我从一个女孩变成了妻子、母亲；在那里，我与水莲、伊夏、杨杨、张奇志从诗友变成了闺蜜和朋友。那段日子，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经历紧紧地与马冲口联系在一起，成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

记得那时，除了住在大安寨的杨杨、住在高砭的水莲和沙地外，我家、伊夏家、渔夫家同住在马冲口。因为相距不远，几家人来往频繁，水莲一家也时常到马冲口来找我们。几家人聚在一起，有时谈诗、谈生活、家庭、孩子和工作；有时携家带口到大安寨杨杨家，把那里的山头、寺庙和油菜地当成一次次旅行；有时走过马冲口街到桑海公园脚下的渔夫家去吃一顿家常菜。有时在我家聚会，有时又在伊夏家。我们时常在马冲口、大安寨、张家坝之间往返，觉着诗歌不仅让我们相识，还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它带给我们无数的生活乐趣……

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中，马冲口街道、马冲口的铁路、医院、小学、商

店、茶馆以及大安寨的山花野草，桑海公园秋天的黄菊花都是那么熟悉和亲切，伴随着我们流逝的青春，混合着汽车扬起的马路上的尘土，掺杂着人生的各种滋味，将我们变成了妻子、丈夫、母亲、父亲。那时，我们路过的每一个路口，每一盏路灯，每一个夜晚都记载着我们的生活轨迹和马冲口的变迁。马冲口的夜，大安寨的月以及桑海公园的山，像极了一个巨大的青瓷，静静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我们或许曾将美好生活的期盼寄存在某一段平凡的交往中，或许又将某一段过往埋在某棵大树下，或许把谁的忧伤藏进路灯孤寂的阴影里。

16年里，孩子们在那里从婴孩长成少年，他们每天从家去到学校，又从学校又回到家中，重复着我们走过的路，经过那些商店和街口，然后把这些经历印在他们的儿时的记忆中。马冲口则日复一日记录着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故事。16年的我们，16年的马冲口，我们的快乐是马冲口的，我们的幸福和不幸是马冲口的，马冲口如同一个年迈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后来，我和伊夏、水莲因为各自的原因，陆续搬离此地，马冲口则作为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永远封存在我心底的某个地方。

随后的日子，我们从80年代的诗社形式转到了网站诗歌论坛，QQ群以及论坛的火热不仅将我们重新聚在一起，让你知道，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坚持笔耕默默写作的大有人在，他们通过各种创作形式将自己的理想、追求、生活的状态表达出来。再后来，从诗歌论坛转到博客、微博和诗歌微信圈。我总想，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如写作形式的变化，交流形式的变化，都与社会发展的变化息息相关。

2017年，因为工作原因被公司委派参加大安作协年会。年会开得很成功，组织内容既严谨又蕴含活力，我被深深吸引，于是申请加入大安作协，成为大安作协的一份子……我相信这是我和大安的另一种缘分，也预示着一场新的旅程开始。

现在的我们，依然热爱诗歌，热爱现在的生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诗、写职场文、喝茶、旅行，只是在与老朋友相聚时，那些青春时的往事，时常还会在心底溅起串串涟漪。马冲口、大安寨、桑海公园已成记忆，它们既美好又忧伤。而我们的生活已过成了另一种样子，即便作为单身女人，那又能怎样呢？那些远去的人，他们的面孔随着时间逐渐模糊，他们已有新的生活。往事、青春、人或者某个地方，如果将它们写进诗歌的某一章，那他们一定是一支支跳动的青春舞曲，在岁月里旋转着，旋转着，那么美好，那么动人。

# 恰如三月花

袁 丹

---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这美丽而忧伤的文字，又让我似乎看到那个因贤而美的班婕妤，似乎听到那马嵬坡最后的一声“三郎”。瑟瑟夜风中，容若倚着窗幌喃喃低语。园中的夜合花依然芬芳，那闻香的人儿去哪了？

若，人生只如初见，该多好。你仍是活泼的表妹，我仍做寡欢的表哥，才子佳人不相侵。没有开始，我就不会在辗转反侧的梦寐中，听到你的哀戚：表哥，我负你。

山盟虽在，咫尺天涯。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是的，咫尺天涯。追随皇帝出入宫廷院落的时候，却一步也迈不进那禁忌森严的院落。一道城墙，改变你我的身份。一入深宫，旋成陌路。表妹，我要见你。一定要见你。

在漫长的等待中寻觅机会。遇上，却终究只是“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近近地互望，一诉离愁。表妹，我负你。曾经允诺“一生一代一双人。”如今，却娶她人。回廊轻扣的玉钗声，轻轻地祝福。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卢氏，这个从容大度的妻子，温柔地轻抚容若心坎儿的悲痛。夜夜同眠的丈夫心有别恋，她可知否？她只是不说，不争，只是等，等着这个多情而深情的男子归来。

她的等待，容若可知否？他只是不语，默默接受，尽心尽力地爱着。

西风冷冷，黄叶萧萧，“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是梦吗？三年，三年，又三年，梦中你清丽的笑颜，梦中你的嘘寒问暖，梦中醉酒春睡，梦中赌书喷茶，梦中……

卢氏，我欠你。如果当时多爱一点，如果当时多关心一点，如果当时，了悟：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昏鸦尽，小立恨因谁。

随着这温婉的女子离去，愧疚充斥容若的生活，缠紧容若的身心。直到那位江南才女的出现，消褪了容若的伤心，封锁了容若的寂寞。久慕到相逢，迸射爱的火花。这一次，容若决定把握自己的人生，他要迎娶这个汉族民间女子。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他们的爱遍体鳞伤，他们在幸福中痛苦，他们在痛苦中幸福。这一次，容若仍未做成那塞外飘飞的雪花。社会和家庭依旧禁锢着容若。恨！因谁？

冷处偏佳，别有根枝，不是人间富贵花。

最后的最后，这个多情而不滥情，伤情而不绝情的容若，如愿去了空灵的塞外，如愿成了那抹纯洁的雪花，如愿高空飞翔。

阴柔地轻语“不是人间富贵花”带着他的痛，带着他的悔，带着他的恨，溘然长逝。

不是人间富贵花。

这个权相之子，这个康熙的宠臣近侍，这个横绝一代的词人，不是人间富贵花？一个男人该有的他都有了，何来委屈？

容若，纳兰性德。

他的才气，惊人眼目，“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他的真诚，肝胆，仗义。

他的忧伤，令人心碎悸动。

我喜欢容若的词，“如鱼得水，冷暖自知。”

但我恨这个完美极致的男人，分明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勺，分明没经历过宦海沉浮，分明没经受过挫折打击，何来愁苦？

我恨这个作茧自缚的男人，对很多人，很多事放不开。

我恨这个因女子而抽干刚烈之气的男人，本可大展抱负，却活在风花雪月里。

在我看来，活在三百年前的男子，应如曹操，宁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的霸气；或如岳飞，扬起战刀驰骋沙场；又如多尔衮，立于庙堂膨胀野心；再如……

直到我读到《浣溪沙》，才顿悟，我错了，错怪了容若。

我是人间惆怅客，

知君何事泪纵横，

断肠声里忆平生。

容若有着凌云万丈志，不是不想，只是无奈。

深谙权术的康熙，不许。

权倾朝野的明珠，阻碍。

容若，身不由己地成了皇帝与父亲政治较量的牺牲品。

幸也，容若，征服了三百年后的人。

# 永远记住的日子

詹云霞

---

2009年11月4日，永生难忘！

“嘟——嘟”，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吵醒了熟睡的我。我揉揉惺忪的眼睛，拿起电话。“霞儿，你——姑妈——走了，就在今天5点10分。”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哽咽的话语。“啊！”我愣了！呆呆地拿着电话无力的坐在床上，“走了？姑妈就这么走了！”我自言自语道。

回忆一幕幕再倒带，泪水霎时间分崩离析……

## （一）

姑妈长长的脸蛋，显得很是饱满，洁白的脸上不时透出点点红晕。她，不善言谈，但却很喜欢笑。她啊，很不喜欢哪个孩子哭鼻子。小的时候，因为我很调皮，所以经常受到父亲的责罚，当然也免不了受到皮肉之苦。那时的我特“鬼”，每当父亲将要扬起鞭子时，我就大哭大喊：“姑妈啊，快来啊！”住在隔壁的姑妈，哪里听得惯孩子哭，于是会大步流星地赶来扮演一幕“老鹰保护小鸡”的剧目。而且她还会严厉地批评父亲：“孩子嘛，应该让他们过得高兴点！别动不动就打，调皮的孩子将来才有出息！”因为有姑妈的保护，才让我小时候躲过了多次“劫难”。因为姑妈总是喜欢维护每一个小孩，在小孩们受到责罚时总是第一个跳出来“救驾”。所以渐渐地，她在我们孩子心中就成了“保护伞”，谁要遭大人的惩罚了，谁就会大叫姑

妈来护驾。

## (二)

10月25日，我陪同父亲再次探望生病的姑妈，此时的姑妈已是面色苍白，双目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单薄的身体在病痛的折磨下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生病至今，才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姑妈已经一滴水都不能喝进了，仅靠液体来维持生命，看着昔日精神飞扬，而今奄奄一息的姑妈；似乎有千言万语而今却一句也不能说出，原本想好的安慰词，此刻却硬生生的卡在了喉咙里。我惟能静静地坐在姑妈身边。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吃力地对我说：“我啊，时日不多了！”

“不！姑妈！”我眼里噙满了泪花。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已经没法医了！可能就在今天，也可能就在明天……”姑妈轻轻地替我擦去泪痕，“我啊，希望你们在我离开的时候，不要哭，这没什么。人啊，都要走这么一条路的！”姑妈说得是那样坦然，那样平静，似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般。望着身边这个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农村妇女，望着这个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是如此坚强的农村妇女，我哽咽了，想不出多少安慰的话语。我知道，此刻的姑妈就像一盏只剩下微弱亮光的油灯，随时都可能熄灭；但透过她憔悴的面容，我依然能感觉到她正顽强地和死神搏斗，直至最后一分钟。

无助的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我坐在姑妈身边，只能默默地为她祈祷，希望在她临走之前，老天能够怜悯她，让这位已经一个月没进过食的勇敢女性能饱饱的吃上一顿！哪怕就一顿！

## (三)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不久，我急忙放下手中的工作向学校请了假，匆匆

地和丈夫赶往姑妈家。走进姑妈的灵堂，她的棺材前拥满了我的亲人们，我的父亲抱着棺材痛哭流涕，哥哥姐姐们围着棺材泣不成声，而我，悄悄地站在他们身后早已泪流满面。我，我不敢去看她最后一面，因为我不想看到姑妈那骨瘦如柴的样子；我，我不敢去看她最后一面，因为我没有做到自己对姑妈所说的“不哭”的承诺，我更是没有姑妈那般的坚强。

我们姐妹们抱在一起哭了，姐姐悲痛万分的告诉我：“你姑妈已经一个月都没沾过水了，连输液都找不到地方下针了，她自己都叫我们不要输下去了！呜——呜——”

“她叫我们不要浪费钱，人早晚都要走这条路的，你们已经尽力了。她走前很安详，她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叫我们不要铺张，姊妹要互相帮助。呜——”

“你姑妈从生病至今，她每一次吐痰都不让别人帮她，她都是自己拿纸将痰吐在纸上，然后扔到垃圾兜里，哪怕是今天早晨她翻动起来已经很困难了，可是她还是指挥着一件件的把老衣给穿上了。早晨她走的时候，还——还叫我们不要看着她，自己努力地翻过身，背对着大家悄然离去的。”

“呜——呜——”天地有情，万家呜咽……

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人面临死亡会是一番怎样的挣扎？”是会继续贪恋这个世界，不忍离去而痛苦恐惧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还是潇潇洒洒，平静安详地等待死亡的来临？还是……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吧。毕竟死亡是令人却步的！而我的姑妈却用她平凡的生命诠释了生命终结的篇章，她是一位真正解读了人生的人！

而今我望着姑妈的遗像，相信此刻的姑妈应该不会再疼，也不再有饥饿了吧！她将会吃到她想吃到的水果，尝到让她感觉舒服的甘泉。

姑妈，我亲爱的姑妈，别了！永别了！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不会孤独，不会再有疾病，也不会再痛苦。

2009年11月4日，永远的日子！姑妈一路走好！

# 小区那个背影

张 洪

---

时针滴滴答答，走到今天，转眼已是年末，又到辞旧迎新的时候了。人们的日子终归是越来越好，吃穿住行越来越讲究，特别是老百姓的穿戴，都是干净得体、整整齐齐的。然而，小区里有个背影，却显得那么不和谐——她就是小区的那个保洁阿姨。那是一个弱小、驼背的女人，背上总是背着一个背篋，背篋里装满了各个楼梯间人们扔掉的垃圾。也许是背篋太大，或是她的背太驼，以至于背篋几乎打在了她的小腿上，背起来有些摇晃。混在她身上的衣服，似乎没在清水里清洗干净，总感觉所有颜色穿在她身上都是“乌色”……相信所有看到她的人，都觉得她很“造孽”。

有一次，她正半跪在楼梯间，用抹布擦地。我无意看到了她的脸，原来有一只眼睛残疾。脸是没有光泽的，头发黑白相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用的抹布、拖把是“乌色”，人也跟着“乌色”了。

我的妈妈和她年龄相仿，经常和我们说“那是下力人，不容易”，说者有心，听者却无意，我们总也不太放心上。有一次，家里的碗打碎了，妈妈用报纸厚厚地包了一层，说这样她把垃圾捡到背篋里不至于划伤手。妈妈的言行默默地影响着我们，后来，家里的垃圾，都是随手带下去，扔到垃圾桶里。

每次她碰到我带垃圾下去，都会感激地向我点点头。我问她为什么做这份工作，她说她是农村的，没有养老保险，每月负责好几栋的楼梯间卫

生，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才一千多块钱。真是“造孽”呀！每天四十多，换其他人，都不得干，没办法……

楼下邻居是一个留着短发、戴着眼镜、身材瘦高的退休教师。她和妈妈聊到那位保洁阿姨，也是觉得比较可怜。唯一能够为她做的，就是自己带垃圾下去，减少她的一点劳动量。

渐渐的，我们这栋楼，出门自己带走垃圾的人越来越多，随手扔在楼梯间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小女儿，每次出门，都会提醒大人带好手机、钥匙，和垃圾。

我想起一首很老的歌，韦唯唱的《爱的奉献》，想起那个很老的主题，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有自己的命数，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和职责，不需要别人无谓的同情和可怜。但就在你我身边，真的有那么一些弱势群体，真的就有那么一些特殊背影，他们需要帮助，需要你我伸出手，哪怕只是举手之劳，哪怕只是带走一点自家的垃圾……

# 童年的小事

张善奎

---

和父母一起欢度春节，饭桌上，妈妈又摆起了我小时候差点走丢的故事。“你呀，从小就不让人省心，真是个调皮孩子。”妈妈拍拍我的头说。

“真丢了，您不就省心了。”我笑着说。

那是我4岁时候的事。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父亲到我姑妈家去了，去帮她家收稻谷。我和妈妈在家。早上起来，吃过早饭，妈妈要去山上干活，怕太阳毒晒坏我，不让我跟着。又因为最近村子里小偷特别厉害，妈妈怕我守不好家，就把门锁好，让我在院坝里玩。

我一个人玩了会儿泥巴，很是无聊。那天正是逢场，同村的三嬢一家去赶场，打我家门口经过。“么儿，你一个人啦？”“嗯。”我无奈地点点头。“好可怜哟，要不然跟我一起去赶场嘛。”三嬢逗我。“好啊！”我开心地跳起来。

话已出口，三嬢不好意思再让我不去，只好牵起我的手。

酷热的天，虽然才上午，地面已经滚烫。我光着脚丫，走了一小段路就觉着难受。三嬢俯下身子，把我背在背上。一会儿工夫，三嬢已经大汗淋漓，又换成三叔背我。他们俩换来换去，我也偶尔下来走走，就这样过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街上。

我们直接到了位于街中心位置的乡卫生院。其实，三嬢他们主要是带儿子来看病的。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为三嬢的儿子简单地做了检查之后，

拿出了针筒。站在一旁的我立刻紧张起来。我怕疼，以前几次打针的经历让我心有余悸，幼稚的我以为接下来就会轮到给我打针，趁着三孃两口子注意力在儿子身上，我悄悄地溜出门，跑出了卫生院。

街上人潮涌动，我随着人流漫无目的地溜达。

妈妈干活回来，发现我不见了，吓了一跳，立刻开始寻找。当然找不到。于是妈妈发动全村的人都帮着找。村子里各个角落都找遍了，也没有。大家又开始拿着工具在池塘、水库、厕所里捞，还是没发现。“今天逢场，会不会是被坏人抱起走了哟？”有邻居说。“麻烦你们顺着赶场的路帮我到街上找找嘛。”妈妈说。又惊又怕又悔，妈妈早已是泪流满面，全身无力。“好吧。”邻居大勇、小浩两位大哥哥不辞辛苦，立刻撒腿往集镇跑。

再说三孃三叔给儿子看好了病，一回头发现我不见了，也吓住了。在像无头苍蝇般匆忙地找了几圈之后，三叔想起我姑妈家就离街上不远，会不会我是往姑妈家去了，于是立即赶到我姑妈家。那个时候爸爸正在水田里割稻，听说我不见了，连腿上的泥巴都没擦，拔腿上岸，飞一样地往集镇跑。

我一个人瞎转，最终转到了车站。两天没见到爸爸了，我突然挺想他。“爸爸！”我小声地念叨着。车站人来人往，大家行色匆匆，偶尔有人瞅瞅我，说这娃好乖哟。

就我在车站呆烦了，准备离开的时候，大勇、小浩两位大哥哥大汗淋漓地跑来了。“在这儿！”他们俩高兴地惊呼着，“你妈找你都快找疯了，快跟我们回去。”大勇哥哥把我背到背上，还给我买了一把糖。吃着甜甜的糖果，我心里特别高兴，觉得今天运气好好哟，还有糖吃。

在场口，正好碰上气喘吁吁、脸色发青的爸爸。爸爸一把抱过我，眼泪刷刷的流了出来。

小时候一直没觉得那是多大个事，当我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才体会到那一件天大的事，才明白了当年自己的行为给父母带来的惊吓是多大。养儿才报父母恩，正是这个道理。

# 感悟教师节

张小乔

---

又是一年教师节的来临，各种祝福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校园，鲜花、礼物、短信、问候……似乎就在这一天，教师成了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人。开车送女儿上学，格外的拥堵，透过车窗望出去，满大街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拿着塑料花束，或提着礼品的纸袋，一脸喜悦的往学校走去。发现后座的女儿异常的安静，趁着堵车的劲儿，悄悄地从汽车后视镜观察她：只见小小的她半弓着上身，膝盖上放着那盆即将送给老师的小绿植，双手微微合拢保护性地罩着绿植上的小花蕊，眉头微蹙，目光专注地盯着膝盖上花。我刚想问她为啥皱着眉，车流动了。几乎在我松开手刹，发动汽车的同一时间，后座女儿紧张急促地向我喊来：妈妈，开稳一点，不要抖着我送给老师的礼物……霎时，我明白了那蹙眉的由来。心里的某根弦，被女儿的认真撩拨起来，思想的涟漪，波及到深处……

我的外婆是老师，我的妈妈也是老师，按理说，受此影响的我，从小的理想就应该是长大以后当一名受人敬仰、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可翻遍妈妈为我保存的学生时代所有关于理想和梦想体裁的日记、作文，汽车售票员、医生、律师……这些职业在不同的时期都被我想了个遍，却从未提及想做一名教师，真的，一个字也没有。并非对教师这个职业有所鄙夷，而是长在教师家庭的我，更能看到他们“桃李满天下”以外的辛苦和不易；更能感受到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爱留给了自己的学生，而疏于照顾

自己孩子切身体会……

妈妈是个特别敬业的小学语文老师，为了不让我的学习和她的工作交叉影响，硬是拒绝让我就读她所在的学校，大费周张的将我借读到别的学校学习。妈妈说，那是为了提高我的学习能力，不让我有特殊感和优越感。于是，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所有家长会、老师谈话、校园比赛都是爸爸出席和参加的。因为同一时间，我的妈妈或许正在召开家长会，正在与她的学生家长交流，正在为她的学生参加校园比赛加油打气……那时，特别不能理解妈妈。所以，我总会挑爸爸出差的日子，将做好的作业本偷偷地藏起来不交给老师，或是故意让班里的同学看到我莫名其妙地擦掉教室后面自己和同学们辛苦办好的黑板报向老师报告。然后，期待班主任老师打电话通知我的妈妈，请她到学校来，一起教育我这个调皮、顽劣的女儿。可是，我的这些小把戏从来没成功过，妈妈没有像我期望那样出现在我的学校。而我总会红着眼眶，向我的老师承认错误，再默默地从书包下面抠出那本藏得皱皱的作业本，或是在老师的陪伴下修复被擦掉的黑板报。那些不会隐藏的小心思，被我的班主任老师轻易地看穿，她轻轻地扳着我的身子，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孩子，你要理解你的妈妈。或许其他同学的妈妈只需要照顾和教育自己家里的一个孩子。可是你的妈妈却需要照顾和教育除了你以外，她班级里的另外几十名孩子，所以她比别的母亲承担了更多的辛苦和付出。就好像我为了陪你一起修补这面黑板报，而错过了到幼稚园接放学的儿子的时间一样。因为，在老师心目中，所有的学生都是我们的孩子，更是容不得我们放弃和需要我们细心栽培的孩子！”合着眼泪，我似乎明白了老师、妈妈这两种角色的联系。然后，逐渐懂得和理解了我的妈妈和她所从事的教育行业。

我原谅了她在在我生日时因为护送学生回家，忘记给我买生日蛋糕的粗心；我原谅了她在在我第一次参加区级“故事大王”比赛没能来现场的遗憾；我更原谅了她在每个寒暑假都把我送到荣县小姨家，自己去教师进修学校

学习的自私……我开始赶在妈妈下班回家前完成所有的作业，然后帮她一起炒菜做饭；学会主动承担刷碗、扫地的家务活儿；学会悄悄地在妈妈熬夜备课的书桌上放上一杯菊花茶；学会在妈妈躺在我身边睡下的时候，为她捶捶背、捏捏肩……我明白了老师的伟大，明白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谛。可是，越明白一些，就多一份心疼，很多很多的心疼叠加在一起，让“教师”这份职业直接摒弃在我的理想心门之外。

现在，妈妈已经从教育战线上退休好几年了。慢性咽喉炎、轻微听力障碍这些教师附属的“职业病”贴心的提醒着她，她曾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那双长期被粉笔灰侵蚀的手，一到冬天还是会迸裂，她依然习惯自己用创可贴将一道道血口包好；她还是会坚持在家里用爸爸给她做的小黑板练习粉笔字，写课教内容，然后巴望着每周末小小妞去看望她时，向她请教一二；她喜欢戴着老花镜翻看着从前学生们送给她的礼物，一封信、一张树叶做成的贺卡，都是她最美好的记忆；她最高兴的就是每年春节，遍布各地的学生总会有那么一拨儿，相约来家探望她，吃她做的家常菜，一起聊聊学生时代的糗事。妈妈常说：当老师苦了一时，却幸福了一辈子。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桃李满天下”，更是“儿女满天下”！

如今，我也成为一名小學生的妈妈。当了妈妈的我，依然是一名老教师的女儿。将两种角色并在一起，加倍的体会到了老师的辛苦和不易：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学生家长们的关注和电话、学生学习内容接受情况的掌握和分析、学生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或是突遇学生家长护犊情结的不理解……这些辛苦和委屈，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理解和感受，那些暖暖的祝福和关怀希望不只是迸发在每年的教师节。

絮絮叨叨写下这有关教师节的感悟，或许有人会说我矫情，有人会嘲笑我笔顿。但如果你的妈妈是一名老师，如果你也是一位学生的妈妈，那你一定会懂得我想描述的那一份感情。

# 祖孙三代的盐都梦

赵午生

---

东经 104°，北纬 29°，有一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她就是被誉为“盐之都、灯之城、龙之乡”的自贡。

小时候，我是随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是大安盐厂的一名普通的烧盐工，从昔日的私人小作坊到后来的大安盐厂，爷爷一生和盐打交道。烧盐成了爷爷一辈子钟情的产业，他见证了自贡盐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单一到形成产业链的过程。在这平凡的岗位上，爷爷也因烧盐而出彩，五十年代就成了省级劳模。

爷爷除了热爱那份烧盐工种，还特别憧憬古代制盐过程中那“……人声、牛声、车声、梆声、放漕声、流涧声、汤沸声、火扬声、铲锅声、破箴声、打铁声、锯木声。其气有人气、牛气、泡沸气、煤烟。气上冒，声四起，于是非战而群器贯耳，不雨而黑云遮天”的壮观景象，这壮观博大的场面，堪比自贡版的《清明上河图》，而爷爷所在的燊海井无疑是其中最为强劲的亮音。

正因为如此，爷爷把自己在盐厂的工作履历作为他人生的光鲜点来珍藏，五十年代的劳模奖章也因被他日积月累的抚摸而锃锃发亮。只要说到自贡的盐业历史，老人就显得格外的气宇轩昂。

长大后我才渐渐地知晓，爷爷为什么如此钟情于盐巴，为什么如此挚爱他的盐业工作，是因为这是先辈留下的生存基业，也是他生活的全部，

更是他生命的细胞。

若干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强壮，步履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的矫健，但即使这样，他还会继续他一生的习惯，早晨起床泡杯茶，“喝够”后来到了桑海井，用他枯萎的右手遮挡住冬日里的阳光，久久凝视那“高耸入云”的天车，尽情地陶醉在充满着厚重盐味的晨风里。那时候，幼小的我也总是跟屁儿虫似的黏在爷爷的左右，仰望的不是那厚重的天车，而是爷爷那堆满了皱纹的脸庞，那密密的皱纹里，仿佛嵌满了盐的尘埃……

爷爷临终的时候，全家人围绕在他的身旁，期待老人能够挺过这一关，继续享受他有盐有味的生活。我当时无法读懂爷爷最后的眼神，但我却发现爷爷最后一个肢体动作居然是艰难地将他的食指挪到已经干枯了的嘴里，吮吸着他那仍然带着盐味的手指……我终于发现这是爷爷临终时对人世间唯一的眷恋，也成了我对爷爷最后、最深、最难忘的记忆。

父亲没有继承爷爷的工作，在自贡灯贸公司当了一名灯组设计者。没有了爷爷那时的艰辛，但同样充满了挑战。年年有灯会，年年不相同，他的脑海里装着的是创新和夸张的思维，每当设计出一个别致的灯组，他会一改平时那严肃的模样，整个脸上写满了惬意与满足。

他曾带着他的作品远赴北美，走进欧洲，落户南洋，而每到一处，他都会用相机记录下其恢弘的灯会场面，用镜头刻下他创新人生的点点滴滴。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走进了自贡恐龙博物馆当了一名讲解员，面对每天接踵而至的游客，我的每一次解释仿佛都是穿越时空的独白，更是和远古生灵的一次次对话。

我庆幸，我家祖孙三代所从事的工作，闪动着代表自贡城市形象的三个不同的符号。爷爷任劳任怨的耕耘和对盐巴的倾情与挚爱，父亲孜孜不倦的创新与探索、对灯组制作的情有独钟，还有我那跳动着的不再苍白的娓娓解释，演绎的是劳动的美、创新的魂和民族的梦。

是啊，今天的自贡，千年盐业形成国内最完整的盐产业链条，千米地下卤水作为高分子材料伴随“神九”飞进太空；自贡灯会犹如一幅流动着的“天上的街市”，镶进了盐都这张靓丽的名片；而亿万年前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群化石，正在将自贡这座有着厚蕴文化的城市不断翻新……

这就是美丽的自贡，川南城市群中一颗耀眼璀璨的明珠！这就是我的家乡，半边山水半边城的古老盐都！

作为新一代追梦的自贡人，站在这充满着勃勃生机的沃土之上，回望三十多年的改革与耕耘，三十多年的汗水挥洒，千年盐都已经成为了川南城市群的中心走廊，三百万盐都人正用他们饱含盐味的汗水打造这片属于盐商后裔的美丽家园。

# 我的老师

赵 英

---

初一（2）班教室里鸦雀无声。

新生们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等待新老师闪亮登场。

铃过二巡，一干瘦矮个子老头快步迈进教室，踏上讲台，自称是班主任。哇，我等人怒目圆睁：之前听说是一高挑白净帅哥当我们班主任。这差别实在有些大。

此老师站定，小眼环视一圈新生们，开口讲道：“我姓谷，名声友，意思嘛，就是‘山谷里呼唤朋友’……”边说边用手撩一下额前的头发。我定睛一看，这种发型着实特别：额前光秃秃，脑袋中后部稀稀拉拉的头发足有十来厘米，像一座桥，横搭在对面。每讲几句话，“桥”就会垮塌，这就需要用手撩一撩，加上一个轻轻的甩头动作，“桥”便重新搭建好了。

“我个子矮，这一点，你们一目了然。”谷老师轻轻咽下一口沫，撮起两片薄薄的嘴唇，像嚼东西似的，卷起舌尖顶了顶口里松落的假牙，接着说：“那是因为我长身体的时候，对，就是你们这个年龄，在码头当搬运、下苦力造的孽啊！不过，矮个子好处多，第一点，做衣服省布料……”

一群少男俊女聚精会神地似懂非懂地聆听着谷老师的故事。无疑，这个可爱的小老头此刻开始俘虏了他们的心。

谷老师任教语文学科。他最得意、我们最享受的课便是关于《水浒》和《三国演义》的。他讲“武松打虎”，不是看着教案、教参照本宣科，而

是口惹悬河、倒背如流“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大叫一声：‘呵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似滔滔江水汨汨奔涌向前，又似一挺机枪“嗒嗒嗒”射杀无数“白额吊睛大虫”。每每背到动情处，他便一手叉腰，一手半握拳头露出食指，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将手一点一点。我们一个个睁大眼睛屏息凝视，脑海里升腾出“武松打虎”的壮观画面：乱石丛林中，一英武彪汉揪住老虎顶花皮，抡起铁锤般拳头，兀自砸将下去，老虎凄厉惨叫，却是动弹不得，顷刻便呜呼哀哉了！

谷老师的字不算漂亮，但横平竖直，规范端正。他从不妄谈“书法”，只教我们把字写工整、写干净。偶有一天，几个自以为是毛孩写起了“绞绞儿字”，以为眼下的字叫做“行书”一类。谷老师见了，皱眉，摇头，摆手，叹气。“为师愚钝，曾专门练习书法，但头发花白之际却也只写得一手‘老实字’。才明白所谓‘字如其人’——你的字，就是你的心。为师一辈子老实巴交，当然只写得出‘老实字’。我眼见你们的‘自创体’，张牙舞爪、浮躁花俏，随心所欲，不知你们的心里可在想些什么？”轻轻一席话，却似重重一把掌。从此，我便记下了：心正笔直，字如其人。

不见谷老师已近十载，不知是否安好？甚是想念他。

大  
安  
文  
學  
作  
品  
集

# 诗 歌 卷

担当 · 发掘 · 交流 · 传承





# 不朽的化石碑

蔡昌利

---

我的嘴唇  
常沿着那些被岁月弥缝的伤痕  
吻了又吻  
我的目光  
常洞穿那些被历史封存的阴影  
钉了又钉  
翻阅那些迷雾重重的星云  
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和质问  
我一次又一次地提审月亮  
我一次又一次地复议太阳  
从潮起潮落的事事沧海  
打捞起一枚枚  
千古的沉冤

浪花飞溅  
惊涛拍岸  
为荡激那些漩涡里正义的歌声  
面对子弹飞来的仇恨

我以挺身而出  
不倒在永远的刑场  
站成  
一座魂灵不朽的化石碑

当……

陈家华

---

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请不要悲伤  
那远方的天边  
或许就是你的天堂  
从抑郁中抬起头来  
走出彷徨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的花蕊又馥郁芳香  
漆黑的夜晚  
有灯光  
那远方  
有等待着你回家的  
爹娘  
那一片油菜地  
泛着金光  
那一方藕塘  
莲叶飘香  
故乡的屋顶  
有白云荡漾  
故乡的山脊

诗歌卷 | 297

有山歌悠扬  
希望和故乡擦干你的眼泪  
送你远航

# 凤凰花语

陈 萱

---

燕子在永胜广场盘旋  
欢享凤凰乡的绿水青山  
它们殷殷呢喃，祝愿大安

暖心室，融消人设的坚冰  
让畅达顺遂地沟通  
引开春天的花朵姣姣，满园

阳光照进收藏栏  
风气留芳的养分  
晒出富足的根源

乘着涅槃的翅膀  
一路谋划的新篇  
正在凤凰坝上构建

# 燊海井

陈学华

---

端坐在北纬 30 度  
一块土地安静地冥想了 2 亿年  
心底潜藏太久的热情  
突然被一个数字点燃

1001.42 米  
是一口井的深度  
是自贡先民智慧和想象力的深度  
是劳动人民毅力和创造力的深度  
更是一滴黑卤瞬间喷薄重返人间的深度

1 公里，能够转换成多少微米  
淬火的金属  
就多少次叩问一块土地的内心  
每一次冲击都憋足了劲  
每一次叩问都直指石灰岩层积蕴的机缘  
冲击 冲击 冲击  
必须让石头开口

说出收藏在时间里的秘密  
最后的突破 注定会  
叩开财富和滚烫的生活  
叩开 遥远的朝廷深不见底的眼睛

从此，13000 余根笔直的血管  
以盐井的形状 次第长成  
70 种内涵 70 种魔力  
浓黑的血液，暖暖涌出  
道不尽，一块土地仁厚的内心  
没有人可以准确说出  
一粒盐抵达生活的深度  
牛和挑夫，灶和码头  
疯长的天车，马蹄下的青石板  
滚锅般热气腾腾的号子 以及  
成捆的白银和丰腴的历史  
所有的一切似乎波澜壮阔  
所有的一切又那么恬淡自然

一座叫自贡的城市就在井灶边孕育  
被汨汨的盐泉喂养  
栉风沐雨也好，烽火连天也罢  
时局可以瞬息万变  
不变的，只是骨头越来越硬的走势  
只有洁白闪亮的精气神，以及  
永不退色的正义和肝胆

# 大安，我魂牵梦萦的家乡

（朗诵诗）

陈永春

---

甲：清明时节，松柏静默。一丝丝纷飞的细雨，一双双湿润的眼睛。

乙：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雕像里，一张清秀、坚毅的脸庞，格外清晰。

甲：江姐，我又看到了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始终坚强不屈！

乙：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选择舍身取义！血雨腥风中，你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谜一样把我吸引。

甲：满怀崇敬，伫立在你的面前，读解你的内心。隔着时光的沉默，我读解黑色墓碑上，一行行深深的镌刻，读解你曾经风华正茂的岁月。

（江姐）大安，我魂牵梦萦的家乡。大山铺江家湾那间破旧的茅屋，藏满了我儿时的记忆。每当江家湾的红梅花香扑鼻，我就会想起故乡山上的天车林立。

乙：我们用大理石塑造成你坚贞的模样，把你的坚定雕刻，将你的从容定格。

甲：江姐，你回家了！静静地矗立在家乡的山巅，守望着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江姐）王爷庙旁，扇子坝上，放牛山下，桑海井边，马蹄声声，商贾云集。一对山、二王庙、三多寨、五星店、九安寨、十字口……“扯不空的牛儿渡，填不满的大山铺”，到处洒落着盐的故事。

乙：釜溪河，渔舟唱晚；三多寨，梨花飘雨；华丽转身的1957老盐场，

枯枝发新芽，焕发出勃勃生机。

（江姐）家乡啊，九岁起，我就离开了你！华蓥山上，雾蒙蒙，山重重，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惦记。老虎凳上受酷刑，渣滓洞里绣红旗，只为期待最后的胜利！

甲：当细细的竹签，粗暴地钉进你的指尖，你，你不疼吗？在敌人狰狞的枪口下，一排排的难友倒在血泊之中，你，你，你不怕吗？

（江姐）我痛啊！十指连心，怎能不痛啊！难友们患难与共、亲如手足，锥心地痛啊！可是，比起新中国的诞生，比起民族的解放，我的痛又能算什么！

甲：“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的那个黎明，歌乐山上一声枪响，将你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

甲：岁月无痕，流水有声。恐龙徜徉的地盘，新添无数现代气息的驿站。

乙：始祖鸟嬉戏的海滩，已成为高速公路的起点。

甲：弹指一挥间，新中国进入新世纪，新大安迎来新时代，江姐，你看，你美丽的家乡已经日新月异。

（江姐）我看到了：看到了苍松翠柏下，团团的小花开满了圣洁，孩子们轻轻拾起地上的落叶；看到了少先队员飘扬着鲜红的领巾，共青团员举起“五四”的火炬，共产党员把镰刀和铁锤的旗帜高高托起！后来乡亲多努力，捷报频传创奇迹！我听到了……

甲：因灯闻名，因灯结缘。投资275亿，未来几年，中华彩灯大世界，将在江姐村建成；

乙：因龙闻名，因龙腾达。规划1000亩，紧邻恐龙博物馆，方特恐龙王国公园，大手笔挥洒纵横；

甲：江姐，你看，沿着你曾经脚步，一座以大山铺为中心的新城轮

廓已经形成；

乙：江姐，你看，随着城市蓝图的延展，亭台楼阁、湖光山色，闪亮呈现。

（江姐）啊！我魂牵梦萦的家乡。春雨绵绵，我闻见泥土的芬芳；春风徐徐，我看见奔跑的阳光；春雷滚滚，我听见奋进步伐的铿锵。

甲：“推动振兴发展 决胜全面小康”，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生命在生机盎然中律动。一个老工业基地，在深化改革的春天，迸发出蓬勃生机。

乙：“幸福新大安 奋进新时代”，奋力崛起，追赶跨越，新大安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

甲：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在中国梦最强音的和弦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中，“精一优二兴三”，江姐故里，一座开明开放的希望之城正在崛起！

乙：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张开双臂，（合）共同拥抱美丽大安更加灿烂的明天！

# 死者发来 Email

李加建

---

历史，将不断重写/性质，将不断重新认定/恒定不变的是/热血的真实  
与信念的真诚。

——引自旧作《秋思赋》

## 1

凌晨 03:45，风雨大作，我心血来潮，  
鼠标自动指向 outlook，绿莹莹的猫眼眨动不停，  
一封邮件赫然在目。  
邮件的开头写道：“Qs 战友，你好！……”

呵，我先说明一下：

这“Q”，是我的姓“秦”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s”是我的名字“桑”  
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

我们在军校的时候，都爱用这种简写，标在属于自个儿的物件上。

当然，你要一下把“Q”联想为“阿 Q”，把“s”当作英语单词尾的复  
数，也行；

说到底，我们原都是“阿 Q”的子孙。

让我们继续读信：

“Qs 战友，你好！

一别十六年，阴阳阻隔，音讯断绝。

昨天，一个老同学到越南考察项目，特地到麻栗坡烈士陵园来看我，  
烧给我

一台 TravelMate 350 电脑、一张上网卡，和几声叹息。我，这才能够  
试着与你联系。

收到邮件后速回一信。——林甲。”

呵！这是一封死人发来的 e-mail，从麻栗坡烈士陵园。

十六年前，我是老山前线部队里的一个小小副排长，  
我们连牺牲了的官兵里，一共有十三名姓林的，可没一个人叫林甲。  
林甲？林、甲……？……哦，想起来了这家伙该不是林果？我们的排  
长！

那年中秋之夜，713 高地拔点战斗，他在胜利返回途中被地雷炸飞了半  
截身子，

“果”的下半没了，现在就只好叫“林甲”。

林果，呵不……林甲，我的搭档，我的排长，我的好兄弟，  
十六年了，这些日子你怎么过的？在我们掩埋你的山坡，  
在那一片松林里。泥土阴湿，草丛里有许多蚂蝗和毒蚊……

十六年前那个中秋夜。天很高，月亮很小，像一颗霰弹里的钢珠，  
因此，四周的山影也就格外狰狞。

我们坐在大帐篷里，看完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节目（一大堆脂粉与奶油的欢笑），

关了电视机，坐下来默默抽烟（你也来一支吧，很贵的“大重九”呵！）

个人物件已经打包好了，家庭地址也写好了交给了文书，

（司务长也悄悄地，准备好了那些收敛我们遗体的塑料袋子）。

突击队员们坐着，抽烟，（去他妈的电影里的豪言壮语），

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偶尔互相对一对表。

凌晨两点，排长林果一声令下：“列队！”队伍站成一行，

指导员和连长，递给突击队员们一人一个酒杯，

（这就开始了我们注定有人死别的告别仪式）：

“好酒！”指导员说：“泸州大曲，我老婆托人捎来的。”

连长说：“干！”

你们，全都得给我活着回来！”

天很高，月亮是一颗钢珠，队伍悄悄出发，

走出营区，有人回头张望，有人头也不回，

林果，林果，你真的有预感吗？

你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对我说：“伙计。我牺牲了，你就立即接替我指挥……

别说了，这是规矩……你小子命大，没啥可怕的！

另外……另外……以后你碰见她……哎！”

你终于一挥手，把我推回队伍里……

林果，呵不……林甲，你现在，该能够把那些没讲完的适，继续讲下去吗？

我在收信人一栏中键入了林甲的 e-mail 地址，这是

一个存在于物质之外的空间：lg-0.5@maliupo.net.yinjian

我在信里简单地谈了这些年我的经历：

负伤，住院，转业，一直不敢结婚，

在一个没有“合法抢劫”权力的机关，做一名抄抄写写的科员……

发完邮件，我独自对着空白的桌面出神，

我这前半生，细嚼起来，还真是说甜不甜说苦不苦说酸不酸

当年在军校学的《步兵操典》的操法在此完全失效，

也好！没资格出洋去欧美和新马泰公费旅游，

也就没有染上艾滋的危险……

我用手指在桌上敲着 Haydn 的《Military symphony》里的鼓点，

沉醉于遐想在官场商场情场上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这时候，Moden 又啸叫起来，呵，真快，

e-mail 里响起 L.G 的声音（以后我们就叫他 L.G 吧，

免得想起林果变为林甲的半截身躯）。

L.G 在信里说道：“呵哈！你小子真还没忘记我，这叫我高兴。

现在，先来回答你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停战后的第二个月，他们把我那半截身子搬到了烈士陵园，

而我的灵魂，依然留连在这块浸透我鲜血泥土里。

甭担心，我已经没有体温了，

也就感觉不到酷暑与严寒，

我已经没有呼吸了，

也就感觉不到坟墓的窒息。

倒是在一些夜晚，我会顺着树的根须升腾上来，

藉一缕林间的风凝聚成形，去那条从胜利通向地雷的战争小道上徘徊，

去探寻

我那一串飘忽凌乱的足迹。

你还记得那条小道吗？”

日子如一片片黄叶不断飘落，

有什么能不被遮盖？不被遗忘？

倒霉的网友，既然你不慎鼠标一点击陷入了我们的故事中间，

而且停留至今，那就得让我邀你一道行走。

我们一起去那条小道……天很高，月亮是一颗钢珠，

拴紧你的旅游鞋，再带上一瓶矿泉水，

（这一路沿途只有被瘴气污染的水潭）。

你不能抽烟，不能咳嗽，刮伤了就忍着点吧，

跌倒了就悄悄爬起来。

月光从树叶间散落，闪闪烁烁，

每一片阴影里都潜伏着死亡。

你背心出汗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皮肤绷紧，

神经尖锐成一支枪刺，大脑里一切图像都被删除。

呵你，21世纪的网上浪游者，别太紧张，

来，我借给你一些勇气——把战友的血

染上你的衣襟。再加上边境这边被炮弹击毁的民房。

这就够了！走吧，

通往前方越军据守的713高地，

我们必须从死神的牙缝中通过。

我们在饮下指导员的那杯泸州大曲之前，早已经喝足了

一瓶又一瓶

“爱国主义”这味道甘美色浓如血的葡萄酒——

因之，我们能毫不手软地杀死敌人，自己也视死如归。

L.G 写道：“我常常去峡谷转弯那个地方，  
站在那块岩石前面……”

注意！前面就是他所说的那块岩石，挡在路口，  
半边被树影遮暗，半边被月光照亮，  
今夜中秋，国境线两边平静如水，  
鸟睡了，树睡了，林间的雾纱也悬垂不动。

嘘！别出声。蹲下！

隐蔽。我们有行动了——

看见了吗？就在那岩石后边，  
有一名越军的哨兵。他正昂首向天，边陲一片安宁，  
天很高，云很淡，他把月亮看成水晶大圆镜，  
反映出家乡今夜的山川……

我熟悉这样的刺杀。有人专门训练过我：

右手握刀，从背后悄悄靠近，

左手迅疾捂敌口、鼻，右手由后用刀横割敌喉部，切断其气管与颈动  
脉，

很快致敌死亡。

有人训练过我，我又训练我的士兵——为了此时此刻：

！X）！

……唔，好啦！结束啦！

我们继续前进。

转过头去，别看这活人刚变成死人的尸体，

：—0

他那瞪大的眼睛里，不是恐惧而是震惊：

为什么这温柔的明月一下变成了匕首！  
此时，几只黑蚂蚁，  
已经迫不及待地爬上了他的瞳仁……

喂，你怎么了？面色苍白呼吸局促，  
你累了？走不动了？  
那就退出屏幕到外面休息吧。

21 世纪的网友，这原本不是你的小路、你的战争！  
明天，当你睡足了觉，端一杯咖啡和朋友们闲聊，  
你会偶尔谈起这一小段经历，像是谈论一场化装舞会。  
你会说：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儿戏，  
而血腥里的兴奋，有一种奇特的回甜…

L.G 的 e-mail 戛然中断。  
此时，正值凌晨 03:46，  
中央气象台宣告：云南南部有特大雷雨。

## 2

屏幕上一片漆黑。我一阵晕眩，  
趴在电脑桌上不知不觉就迷糊起来。  
能在夜色里安睡的人有福了！我的梦却总在颠簸、嚎叫……  
现在我和林果正带领突击队冲上 713 高地东坡，  
藉着灌木丛和土丘投下的阴影作掩护，我们的冲锋枪和 40 火箭筒猛烈  
开火，  
摧毁了越军前沿两个火力点，我们正冲过炸开的鹿柴……  
突然，一团热乎乎的粘稠物扑上我的脸颊，嘴里立即又咸又腥，

冲在我左前方的喷火兵，后脑被一串曳光弹斜斜地削去了，  
他舞动着双手又向前冲了几步，这才脖子一歪摔倒下去。  
在我们的侧后，隔着一条干沟，  
半山腰里有一门高平两用机炮正向我们凶猛地开火。

我熟悉这种武器，它是我们国家制造的；  
为了对付假想中的敌人——它要炸开飞机或是人的胴体。  
这不是越军的战利品，而是我们国家送给他们的礼物，  
在不久前“同志加兄弟”的时代，用它来“援越抗美”。  
现在它正向我们猛烈开火，红色的曳光弹亮成扇面扫过山坡，  
我们被压在一片开阔地上，背心冷彻骨髓，  
堑壕里的越军乘机也发起反击。  
手榴弹和机炮弹一直在我们中间爆炸，喷溅出一簇簇呛鼻的泥土与恶  
心的血肉碎片……

林果命令我带领一个战斗组，迅速消灭侧后敌人火力点。  
月亮偏西，照着东南方干沟那边一座山崖，  
那里杂树丛生，喀斯特岩石如森森白骨凌乱地矗立。  
崖壁半腰一个山洞里，一门双管机炮吐出两条长长的火舌，叫人想到  
蛇的信子。

这山洞工事缩在凸出的石崖里，隐藏在浓密的灌木丛中间，  
我们从下面发射的六〇炮弹和40火箭弹，都无法直接命中它。  
我的两名战士刚跃进到崖脚下，就倒在从上面掷下来的手雷爆炸火光里。  
一股滚烫的热流，从我的脚板心升起直冲脑门，  
（若干年后，我明白了  
鲜血也和葡萄酒一样，喝多了能够使人沉醉、使人发狂）。

我转身跑回牺牲了的喷火兵身边，  
扒下他的火焰喷射器，  
命令我那战斗组剩下来的最后一名士兵掩护我，  
从崖壁一侧迂回到山洞右上方一棵大树后面，  
在冷冷的月光和机炮口闪闪火光的映照下，我只看见两支伸出山洞工  
事来的双联机炮管。

（对于火焰喷射器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嗒”，一朵小小的火苗在喷枪枪口燃起。  
我慢慢移动瞄准具，套住那个黑黝黝的洞口——猛扣扳机！  
一串串熊熊吼叫着的火柱直奔洞内而去  
叭叭叭的岩石爆裂声接连响起，  
几乎就在同时，我听见了洞里传出来一阵女人的尖叫，  
那声音撕心裂肺，恐怖中浸透女性的柔美，  
随即有几个燃烧的人体从洞子里奔了出来，  
在工事的沙袋上、在洞口边沿舒展手臂，扭动腰肢，双腿不断弹跳，  
在人肉烧烤的吱吱声中和刺鼻的焦臭里，越南女兵  
作最后一次惨绝美绝的舞蹈——S.I.V.C.Z.\*\*\*I.C.V.S.Z\*\*\*Z.V.S.I.C\*\*\*  
和牺牲了的中国士兵一起，将自己  
献上各自的祖国的祭坛。

（这下你该明白了吧：为什么  
我一见烤羊肉串就恶心呕吐，  
至今也不敢触摸女人的身体。）

### 3

一连两天，我和林果联系不上，

第三天凌晨，他的 e-mail 终于又出现了。  
他写道：“前次给你的邮件刚发了一截，  
我们的 ISP 就被雷击坏了。  
现在修好了，咱们接着聊：  
哦，我说过，我常常乘着夜里的风飘浮，  
有时落脚在  
峡谷转弯处那块大岩石旁边，  
和那名越军哨兵比手划脚交谈。  
那次夜袭，他的喉管被我们三班班长一刀割断了，  
至今脖子是靠一根木棍缠了绷带支撑着。  
当兵之前，他是谅山中学一名音乐教员，一位擅长演唱中国民歌的著名歌手。  
他曾经试图为我演唱一曲《兰花花》，刚一清嗓子，  
脖子上的创口就哧哧漏气直冒血泡。  
“哎，不行了”，他摇摇头（绑着的木棍吱吱作响）  
“我曾经参加越南艺术团到过昆明；  
你们的军队到了我的家乡谅山以后，我才参了军……”  
有时候，那年中秋的月亮升起，  
国境线两边一片宁静，我和他长久相对默默无言。  
如果这场战争没有发生，我们各自相隔万里，  
互不相识。纵使相逢，  
也该是在友好的欢笑与歌声里……  
（以下是一大串乱码，约两千字节。兹删除。）  
接下来，林果的信文又逐渐清晰——  
“……卡拆掉了，地雷全部排除了，  
当年的血渍也早已被岁月洗冲干净。”

山下公路上，满载客货的车队日夜来往不停。  
又是“同志加兄弟”了，友谊和财富的道路条条畅通。  
这真好呵！如果我们能学会遗忘，这真好。  
这些老板们，旅游者们，  
他们根本不会想起  
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残酷的战争，为了国境线固若金汤。  
你们也很少会……（以下又是一长串乱码。兹删去。）  
你明白吗？有什么使我感到比死亡更为恐怖？

……唔，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是活人。  
所谓活人，就是能为自己的思考结果去行动的生物。（这真令一切死者  
羡慕！）

而我，死在我二十三岁的第五十八个黎明里，  
永远年轻，永不衰老，却也永远僵硬在生前的历史之中有如一块鱼化石，  
一切波涛的声音都在梦境之外了……

林果的邮件又戛然而止。

#### 4

一切迷惘、困惑与悲哀，都消融了，  
屏幕上赫然出现一行白森森的大字：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Care Von Clausewitz

（老山前线归来十五周年作。2018年11月14日重订）

# 因一座天车我爱上整个盐场

(组诗)

辜义陶

---

## 盐井河浪花让天空更明亮

世界上所有的河流  
都没有盐井河这名字响亮  
盐井河，是  
盐业工人一首流动的歌

河面上徐徐吹来的微风  
撩拨起沉于河底千年的相思  
每一朵浪花  
都闪烁着盐的洁白，晶莹  
每一滴河水  
都融注了盐业工人的深情

那曾经满载盐巴的船驶远了  
在天空留下一张张赭色帆影  
挽住太阳，挽住流云

一首唱了千年的船歌  
摇响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河

那些，  
打井的人  
构水的人  
担卤的人  
烧盐巴的人  
正排列成队从河边走过

一千年，只不过一瞬间  
命运使他们总是行色匆匆  
太阳从他们的左肩升起  
月亮从他们的右肩落下  
一朵朵晶亮的星辰  
系住他们深情目光  
盐井河的源头，传来了  
一首古老苍凉的盐工号子

## 因一座天车爱上整个盐场

站立时间的深处，仰望盐场  
因一架一架高耸入云的天车  
我爱上了整个盐场

一个叫做扇子坝的地方

那密布的天车群  
因它的高度，因它的数量  
成为了盐场的骄傲  
成为了盐都的风景线

你这东方的埃菲尔铁塔  
自从你横空出世  
就像一个巨人，屹立盐场  
飞鸟与流云，花朵与星光  
簇拥着你，你  
成为了盐业的一个高度

在历史的底片上，我  
每一次仰望都多了一份沉甸  
你承受了多少风雨  
承受了多少艰辛，与苦难  
无论起风刮雨  
无论电闪电鸣，你都像  
一名老盐工一样站立盐场

哦，谁在扇子坝山岗高歌  
天辘辘转罗，地辘辘圆  
让人联想到盐场过去，现在  
多么蔚蓝的天空  
古老的天车，古老的盐场  
你是我生命全部的所在

因天车，灵魂多了一种仰望

## 老盐场 · 1957

曾经红红火火的老盐场  
如今，沉寂了下来  
惟那一支古老的盐工歌谣  
还固执的在这片土地迴响

当盐场的兴衰，沉浮  
已经成为厚重的历史  
老盐场，以它风雨中的屹立  
见证了盐业的岁月沧桑

一个老盐工拄了拐杖  
从黄昏的时光中走来，他  
弯腰捡拾起那些遗落的往事  
在这片浓浓的盐碱地  
生长着蒲公英，生着铁剪草  
这些植物连根都是苦的咸的

一座老盐场  
是一部浓缩了的盐业史  
每天升起的太阳  
拍摄下这些珍贵的镜头

一个老盐工，以

一座老盐场为背景  
为我们讲述风雨  
诉说盐场的如烟故事

## 大山铺恐龙群窟

关闭已久的心扉如一扇门  
阳光猛然撞击着我的心扉  
我听到一亿五千万年的雷声  
在我的头顶轰然炸响

我久久凝视着恐龙化石  
凝视着宇宙深处的奥秘  
星星眨着眼睛的苍穹深处  
是不是这些恐龙栖息的居所

它们的生存与死亡  
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是否，在某一个早晨  
它们还会活过来  
与我们一道在晨风中漫步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月光下独白，把灵魂打开  
我们再一次倾听大海的巨浪  
撞击礁岩，撞击时间  
发出的那种惊天动地动迴响

# 雨夜随想

华伯清

---

雨夜的一盏盏路灯  
聚集一束束白光  
照临柏油路面  
湿漉漉的安全护栏  
不停地滴着雨水 滴着  
辛劳苦累

雨下个不停  
一把把雨伞 撑开  
一片片湿淋淋的天

路面 象小河淌水  
湿透了夜归人  
脚上匆忙的鞋面

那旋律优美的小提琴  
正演奏着雨夜的浪漫  
这浪漫是灯光和雨 从弦上

来回飘荡的景观

行道树上

所有低垂的叶片

承受不起超负荷的雨量

而不断地滴着

雨水和泪

那只旋律优美的小提琴

仍然演奏着雨夜的浪漫

这浪漫是 雨在弦上低吟浅唱

缭绕夜空的风景

雨夜的浪漫

摸不着看不见

雨 聚集在路面

象浅水小溪

又被天上掉下的雨滴重击

溅起一圈又一圈

沉默又拥挤的涟漪

那只旋律优美的小提琴

继续演奏着雨夜的浪漫

这浪漫是雨的渴望 憧憬未来

从琴弦上飞跃而出的

一道风景线

我不能准确地猜测 想象  
另外个雨夜的心情  
是否这样激情或静平  
另外个雨夜的心情  
是否这样沉寂而又简单

# 给生活时间

黄 婷

---

当厄运对你拉长了脸  
别难受  
请等待  
请坚持向前  
怀抱你的信念  
你将得到应有的回答  
给生活以时间  
将纺出你看不见的命运之线

# 父亲就是那株不再年轻的黄玉米

雷 健

---

曾几何时，这片温存的黄土地  
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玉米林  
那时，都有一双勤劳的手  
都有一副扎实的肩  
把自留地和包产地  
刨成圈里的猪，檐上的鸡  
灶头上的油和盐  
陶瓷碗里涩味的红苕酒

玉米从秧苗开始  
亭亭玉立，风姿绰约  
最葱郁的时候  
枝头挂满金黄果实  
依旧挺拔，随春风夏雨摇曳多姿

如今，果熟蒂落，玉米老了  
接近干枯的黄叶子  
随着冬季来临，随风而逝

父亲和玉米一起，也老了

父亲就是那株不再年轻的黄玉米  
和结实的母亲一起  
在城市的风雨飘摇中安度晚年

#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李程煜

---

跋山涉水寻您  
风风雨雨寻您  
走走停停寻您  
一种信念，一种精神  
一种境界的召唤  
井冈山我来了  
我看见流淌的红色在风中飘扬

穿上红军装  
心中无比豪情  
我依稀看见您  
在茨坪故居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在黄洋界大败蒋介石  
在挑粮道上谈笑风生  
在艰苦的岁月里  
谋定而后动  
视苦难为磨砺

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此

中国革命化腐朽为神奇

一步步走向成功

当红旗漫卷西风

您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重宣告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举国欢腾，华夏一统

您的伟大就是党的伟大

您的神奇就是党的神奇

抚古思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们将传承伟人和先烈

的遗志

在基层一线深深扎根

为谱写美丽中国梦的自贡篇章

为建设

开明开放幸福美丽欣欣向荣

新大安

矢志不渝，鞠躬尽瘁！

# 故 乡

李飞鸣

---

有故乡的云卷过  
远方开始深陷  
那一次，真的于千里之外  
因为从未离开，试着小别  
不是理想主义  
试试  
故乡到底可以失恋多久

只是不小心  
望了一眼异乡的云和脚下的泥土  
顷刻，崩溃，遍地是归思  
粘湿故乡的老街  
还有我的白色马丁靴

所有情味一团团塞满故乡入口——  
那个盐泉喷涌的地方  
轻轻打捞起那些陌生  
都是熟悉  
恋，不恋  
也无法回头

# 那些过去的明天

李绍银

---

我是如此这般的幸福和快乐  
我是如此这般的痛苦和寂寥  
无比欢快的梦  
汇成记忆长河  
我想我是海  
容纳百川  
去向百川  
倒下的风  
飘着的云  
有过和我一样的幻想  
在千万个唯美的世界  
做着唯美的梦  
曾经执着追寻的向往  
被不屈的灵魂  
痛楚地酿成了  
坚持不懈的生命  
具有了  
白天和黑夜承认的

日子和生活  
在无边的天际  
有个玫瑰盛开的地方  
说是爱神常常临幸的去处  
我把一生虚掷  
寻觅在期待中  
化作了  
平静祥和

# 半城青山半城楼 千年风雨古盐都

李霞

---

自贡，以美丽的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而闻名于世，是川南腹地井盐文化孕育出的璀璨明珠。自贡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因盐设市的城市，以盛产井盐而闻名于世。

自贡的盐业，始于东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两次“川盐济楚”的历史机遇中，商贾云集，富甲巴蜀。

自贡——千年盐都，无处不透露着盐的痕迹，随处可拾盐的记忆。

## 西秦会馆

陕西商帮关帝庙  
龙凤山旁隐骄傲  
亭台楼阁雕龙凤  
走壁飞檐在其中

千年以降献文物  
蜀地精华传美誉  
穿越历史论盛衰  
气势恢宏话沧桑

武圣宫 献技楼  
纵横交错道古今  
议盐事 论盐经  
天下盐商把盐兴

悠悠岁月无限荣光  
重塑辉煌兴盐帮  
还看今朝

## 王爷庙

琉璃亭  
神道碑  
川剧清音唱古今

王爷庙  
唤鱼池  
千帆竞发展豪情

天生峡口尤奇险  
依山傍水龙凤山  
釜溪河畔好题诗  
“还我河山”好风光

## 桓侯宫

古庙生辉桓侯宫  
步步登高拜张公  
盐业兴旺牛羊忙  
侠肝义胆建祠堂

世事轮回事无常  
繁华落去无独享  
独坐绿荫听鸟唱  
世外桃源有清凉

## 陈家祠堂

刻满岁月的痕迹  
嵌入青砖瓦房  
打开黑漆的大门  
看到古朴的向往

你是一个宗族的精神  
却化为历史的见证  
在千年盐史演变的进程中  
留下了你深深的足印

## 贡井

你是在展现你的挺拔  
还是在述说你的洁白  
或许你只是告诉我  
你曾经过去

大公井  
曾是你的名字  
皇室贡品  
也是你的骄傲

今天  
你要在风雨中  
站成一截影子  
让我们永远记得——你的故事

## 桑海井

我在千米之下  
寻找你的影子  
当我找到你的时候  
你已苍老不再言语  
但我看到了你的灵魂  
如精灵般向远古飞去

你劳作了一个世纪  
如今也该歇息  
和陪伴了你一百年的  
天车 喃喃私语  
述说着我们不解的秘密

## 天车

气势磅礴戟指蓝天  
高耸入云端  
岁月流逝几度轮回  
沧海变桑田

望天龙 川马褂  
两脚天车牌坊架  
天车高 天车长  
我家住在天车旁

# 下午茶

李 阳

---

江边独坐  
泡几片青山  
品一方绿水

一口恍惚  
一口清醒  
俯仰间  
淡了岁月  
净了浮尘

何需添新叶：  
壶内止水  
杯中无影

# 故 乡

刘 义

---

纷纷扰扰，  
世事犹过眼云烟，  
是谁暗淡了少年理想，  
不得不背井离乡？

分分秒秒，  
人生如似水流年，  
是谁蹉跎了青春模样，  
还我以百炼成钢？

今夜，  
唯有乡愁伴我流浪，  
窗外，  
是月亮的承诺，  
一直经年不息的守望，  
坚毅而又馨香；  
梦中，  
是故乡的拥存，

从来不离不弃的滋养，  
虔诚而又闪亮。

归去，  
依旧是生活的月亮；  
归来，  
终究是生命的故乡。

# 云门阔开

(组诗)

马筱燕

---

## 思 归

误落尘海  
索居 寡情 漠言  
一块陨石 仰望流星的来处  
夕阳下 背对群鸦  
另类目光

野外 闲云 水草  
一只孤鹤 拍动白亮的羽翅  
飞过古寺上空  
醉香 阳光  
起伏 星光

## 天 路

天路 是一朵

妙 莲 花

苦海的菩提  
在佛光里熏蒸发酵  
直上云梯 利剑高扬  
把内外的乌黑  
封杀成白骨的白  
白 神变五光十色  
满世界琉璃的事和花

当痛 不再喊痛  
得失 白昼的梦  
莲 已在空茎的碧枝上开花

## 回 家

以血研墨 剖骨制笔  
玉成天书

无字行间 浸染  
烧成灰烬  
陨落尘沙的苦痛  
远古寻音的葵花迎合天籁的遥唤  
回.....家.....  
回家!

刀尖上行走  
火焰上翻滚  
悬崖上攀爬  
一颗金刚救心丸  
解毒骷髅窟情迷的瘴  
破门执念重重幻化的牢狱  
泪的天雨 洗尽尘埃

循着 头顶的蓝光  
云门 阔开

# 手机与网络

倪革辉

---

你带着复兴的梦  
努力走进了千家万户  
不经意间  
夺走了手表、相机的欢乐  
替代了书写、书籍的作用  
抢走了网吧、电话亭的风头  
改变了交流、购物的习俗  
……

人们逐渐爱不释手  
居然  
亲情同你争宠  
钱夹和你吃醋

渐渐地  
你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诉说着柴米油盐的故事  
传递着喜怒哀乐的情愫  
改善着工作的环境

变革着创业的维度

于是

世界在我们眼里近在咫尺

看得那么清楚

地球就巴掌大握在我们手中

随时都能环顾

遥远不再是距离

陌生也能相守

轻轻呢喃便可情满天下

手指轻舞瞬间意达五洲

你是春风

吹绿了祖国科幻大地

唤醒了创新蠢动沃土

你是犁犁

翻开了丝路的旧梦往事

耕耘出希冀的一带一路

从此

让东方霞光万丈

穿云雾优雅起舞

# 桂 香

邱志君（秋枫）

---

世事太迷茫  
无力揣想  
只能贴你胸前  
倾听你心声  
远比你高举酒杯  
说爱我更具真实  
没有房子车子  
连稳定的职业都没有  
我一样嫁了  
嫁给知我爱我的人  
爱真的是与物质无关  
心灵的感受就这么奇妙  
平平淡淡的忙碌  
忙碌中  
我寻觅大脑储存的  
一个永不消失的电波  
写飘逸的桂香  
写秋高气爽

稻收的欣喜  
黄黄的  
小小的桂花  
芬芳袭人  
我愿人如桂花  
诗如桂花  
整个天地  
桂花一样飘香

# 我的空中楼阁

——写给那些住上电梯公寓的人们

温莉群

---

我的空中楼阁  
在离地面 40 米的高度  
闻不到泥土的气息  
感触不到地表的温度

泥土里蠢动的迹象  
四季缤纷盛开的花木  
水面涌动的旋律  
地气升腾氤氲的光色  
在俯视的距离里暧昧模糊

我的空中楼阁  
侥幸绕过扬灰层的侵袭  
却无法避开 PM2.5 的随访  
侥幸躲避汽车尾气的扫荡  
却无法拒绝电磁辐射与噪声干扰

呼吸着浑浊的含混的空气

吸收着高处稀薄的轻浮的养分  
啜饮着几经加压反复净化的水  
每每乘坐上下升降偶然病态的电梯  
时时体会拔地而起凌然架空的感觉

我的空中楼阁  
没有开发商描绘时的壮美开阔  
公摊面积努力挤压出逼仄的空间  
也没有梦想家规划中宜居的蓝图  
目光穿射不透建筑物坚硬冰冷的躯壳  
钢筋水泥的森林屏蔽了自然生态的眷顾

土地的征战何时才能偃旗息鼓  
任那些被物欲膨胀的野心撕裂分割  
被赶进压垮劳苦贫穷被阔人抬高的居所  
乡村的萎缩成就了城市浮肿似的扩张

人类文明向太空施放示爱的丘比特  
纵向延伸空中发展也堪称科技的进步  
那上天揽月摘星不啻为一种神话传说  
扶摇直上漫步云端没来由高处不胜寒

我的空中楼阁  
不完全同于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时而有花香袭来和鸟鸣蛙声的欢乐颂  
与无孔不入的风唱着四季枯荣交响的歌

给我的神经和想象一丝丝幻觉的享受  
和那么一丝丝温柔的慰藉和养护  
让我还能写出城市生活已经陌生的诗歌

# 在釜溪河岸遇见落霞

鲜晓东

---

怎么，丫环孤鹜没有陪你来  
但独自下凡也并不孤单  
釜溪河岸边所有的臣民  
会迎接你幽幽的身姿

金黄的吟唱，多么灿烂的音律  
遍布河岸水面街口，还有过往的人群  
被你歌声抚摸过的  
都觉得离美更近了一步  
此刻笼罩这个词语，端坐在字典里  
暗自发光

在水涯居与黄昏一起遇见你  
喜欢你的不请自来  
可爱的你，优雅的你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回天庭卸妆  
明早恢复晨曦的样子

在人间，美，往往都有多重性  
而且美，一般都高于头顶

# 豆花

杨兴亮

---

躺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怀里  
犹如午后慵懒的阳光  
不要以为我一身素白就不妩媚  
不要以为我没有叶就不是花  
我是一个生长在泥土里  
开放在生命中的童话  
关于成长的记忆  
有许许多多辉煌的故事  
而我只是一粒平凡的豆子  
在岁月里发芽  
在时光里开花  
在春夏秋冬里忙忙碌碌  
在自己的命运里走来走去，上上下下  
关于变幻的传奇  
有许许多多跌宕的故事  
而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觉醒  
蓄满水的澎湃，蓄满力的研磨，蓄满热的沸腾  
我从普普通通的植物  
成全了饱含蛋白的人生

# 初心

叶 敏

---

前行复前行  
残夜将尽未尽，三两颗星星  
挂在梦境与黎明之间  
空旷中，风吹出呜咽  
萧瑟的树枝  
和丢失温度的手，指向  
一个被深藏的隐言

没有什么可以永恒  
真理和谬误俯仰对视，相隔于一叶之间  
绯红的心绪里长出萌芽  
爱恨转瞬即逝，遗落在路上  
只有前行的脚步和脉搏  
栩栩如生，固守最初的韵律

把岁月揣进行囊，一路绝尘  
沿着千山万水的守望  
那被初心照亮的，若不是归途  
必然是春暖花开的远方

# 酒

游成良

---

杜康  
漫不经心的一坛子高粱  
倾倒天地  
醉了春秋  
醉了无数英雄情怀  
痴情阳刚  
杜撰了多少传奇  
戏说鸳鸯  
编造了多少理由  
红杏出墙  
黛玉和宝玉少年的故事  
永不成长  
不就是因为  
少了一杯敬天地的酒  
才会在那个深秋的夜里香消玉殒  
残留至今的情泪  
一直在无数痴男怨女眼中流淌

陪昭君出塞的骏马  
已奔腾成记忆的彩虹  
诗仙李白的长剑独断了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鸾帐  
《满江红》冲冠一怒气势如虹  
风波亭 满腹冤屈风斜雨注  
成吉思汗的金弓  
劲射出元朝雄伟的版图  
引清入关的吴三桂  
倒于蜀道尘垢  
乾隆下江南的龙船  
固执地停泊在  
洞庭湖深邃的眼眸

今日  
那支写史的笔  
蓄谋已久  
从古书的缝隙逃走  
只有桌上那瓶高粱  
站立悠久  
一如既往伴着月光杯  
在岁月长河里  
畅饮  
万古风流

# 三月，还是三月

游建慧

---

三月，是苦楝树最好的时节  
祥云如花遮蔽窗棂  
三月的繁荣是万物的繁荣  
赤足的父亲  
不设防的父亲  
早已被毒物盯上。

父亲临走也不知为谁所害。  
毒汁侵害的父亲  
胸膛的风还是三月的  
开出叮咛的花瓣  
盛放得吃力而耀眼  
呢喃的气息  
有苦楝花的芬芳。

父亲走的中午  
布谷没有聒噪  
它安静站在树梢

举着两个灯笼为父亲照路  
像泪水。  
一闪一闪。

之后的 22 个三月  
它的鸣叫变调成：不苦不苦

# 大安的故事

(组诗)

袁继伟

---

## 盐的荣光

残酷的大扫荡，梳篦一样  
之后，退守深山老林的豪杰英雄  
餐风露宿，枯瘦  
如风雨中飘摇的斑竹  
而缺盐少米的肠胃  
累及羸弱的身体，虚脱成  
一条条蠕动的生物  
濒临绝境，白骨低于泥土  
残忍不停地拷问  
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

云贵高原隐秘的盐马古道  
险要关隘，一场争夺食盐的搏杀  
腥风血雨扑来  
密集的枪声，闪光的刀剑  
生命匍匐，鲜血迸溅

凝重了一粒盐的价值与内涵

特殊的战争年代，盐的晶莹  
胜过金银财宝耀眼的光芒  
当战斗砥砺寒潮时  
盐，犹如一粒革命的种子  
为举起燎原火炬，抗击外侮的臂膀  
强健筋骨，注入彪悍的战斗  
力和鲜活的生命力，以及  
中华民族的大义

盐的胸前，无须披挂  
功勋章或红色授带  
也从不炫耀，曾经川盐济楚的  
荣光  
只是默默地行走，平淡的  
柴米油茶之间  
低调地深掘，挖潜，不遗余力地  
捧出，如梦的未来

## 龙的故乡

因为光，解除了囚禁你  
一亿六千万载光阴的黑暗  
世界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  
川南自贡大山铺的奇观

嶙峋的石头，露出峥嵘岁月  
深刻的痕迹  
再现喧嚣的侏罗纪时代  
剑龙，翼龙，霸王龙  
觅食，飞翔，奔跑，嬉戏的风情  
那一刻，阳光明媚  
桫欂，棕榈，沙滩，丛林同样明媚

也许没有比地狱魔鬼  
更疯狂的暴戾  
也许没有比世间的纷争  
残酷的杀戮，惹天怒神怨  
灭顶之灾的命运  
掩埋一个万古之谜

因为梦，沉睡的巨龙苏醒  
千年盐都复活龙的乐园  
龙的故乡，生生不息龙的传人  
龙的血脉汨汨注入  
科技，化工，高铁，古镇  
繁花锦簇的新城日新月异  
腾飞的龙，依旧是昂扬的王  
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

## 灯的光亮

灯城的彩灯源远流长  
从汉时一路走来  
民间艺术巧夺天工  
扮靓城市，辉煌成一座  
晶体的月宫  
荷花灯飘流釜溪  
熠熠闪光，一条美丽的银河  
美仑美奂，惊艳地蔓延  
大江南北，五洲四海  
人们从繁忙疲惫中  
重返清澈明亮  
一扫日子里的阴霾

视觉的盛宴，像磅礴的朝阳  
给每一个观灯的人送来光亮  
灯城的人，人人心执一盏灯  
从发光的涟漪里汲取光明的能量  
在不断延伸的光芒中  
清洗灵魂的尘埃

彩灯从草根蚕茧玻璃陶瓷中生长  
经历火与土的洗礼  
自成发光体的源  
璀璨一座光明的精神堡垒

黑暗和污浊落荒而逃  
南国灯城的前景辽阔灿烂  
奋力走向新的辉煌

## 致敬！仁和桥的建设者

冒着烈日，挥汗如雨  
挖掘顽痼的土质  
种植一注又一注钢筋水泥  
与梗阻堵塞的瓶颈之路博弈

粗糙的手掌，结出一方又一方茧疤  
深蓝的工作服，涂鸦一团又一团汗渍  
夜幕降临，我们与家人围坐餐厅  
品味美味佳肴  
而高高的脚手架上，一朵一朵焊花  
依然绽放  
双休的日子莅临，我们衣着光鲜  
游逛公园欣赏美景  
如火如荼的工地，钢锹铁铲  
追星赶月，繁忙地舞蹈

他们，朴素的劳动建设者  
收敛起羡慕的目光  
克制流窜的心猿意马  
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

早日架起立体的桥梁  
为老幼的生命躲避  
飞旋的车轮  
为过往的行人提供  
安全便利的通道  
为南来北往的车辆  
无忧无虑地畅行远方  
为城市的居民  
提升幸福指数的含量

今夜，仁和大道  
矗立一座精美的立体景观  
一抹炫丽的色彩亮相盐都的画板  
银鳞闪闪的恐龙，匍匐广华大地  
星月黯淡无光，游人欣喜如潮  
穿越时光的隧道  
透过苍穹之眼，我看见  
大安的土地意气风发  
古老的霸王龙，腾空飞跃  
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梦想路上  
仁义与和谐，像春风  
吹拂我们的家园

# 在山水间练太极拳

周祖国

---

在小桥流水间转身摆莲  
在松柏翠竹花树旁白鹤亮翅  
山头见着抱虎归山的人  
高探马野马分鬃舒展了云手

远离喧嚣放开杂念  
真气浩气充盈。松成一阵清风  
身轻如燕如行云流水  
七彩霓裳在霞光里飘逸  
时光进入神奇气场  
仙鹤千年灵芝得道高人若隐若现

有形无形。太极拳，不再是  
凡俗闹市间动手动脚意义上打拳  
高人不动声色，一侧风生水起  
我感受到花草树木呼吸摇曳  
岩石有了灵性谁在坐禅  
太极拳如鱼得水  
相融于河山锦绣里

# 家山忆旧八首

邓遂夫

---

## 大坟包

家山竟曰大坟包，拥翠城中映碧霄。  
自古相沿名此域，官书“文堡”哄吾曹。

## 无头石雕

民间又叫阮家坟，确有环山大墓门。  
外列石雕兵马卫，作怪兴妖头尽掀。

## 四脚牌坊·八脚牌坊

墓门遥对二牌坊，八脚呈凶四脚祥。  
凶者被摧堆乱石，祥成文物永留芳。

## 长堰塘·月亮坝

山之侧翼是吾家，长堰塘边小坝巴。  
此处人称月亮坝，童年旧梦忆芳华。

## 一初小·桑海井

家门斜对一初小，母校书声伴幼年。  
更有近旁桑海井，叮当天辘润心田。

## 小学频转校

小学居然四转迁，合江新校曰鸡喧；  
一初旋接财神庙，毕业校名为大安。

## 扇子坝吟诗

扇子坝宽名更扬，盐都缩影最辉煌。  
天天上学横穿过，第一首诗吟故乡。

## 大安寨

威风仍数大安寨，借作城名品自高：  
顿显吾乡新气象，从今不喊大坟包。

# 农舍

郭荣成

---

柴门半掩农舍宽，老翁闲逗狗儿欢。  
未有少壮拎包归，但是老妪负薪还。

# 暮色天鹅堡

毛德君

---

夕阳西下冷面风，浓雾朦胧锁群峰。  
登高远眺苍穹顶，漂渺云海暮色中。

# 龙乡四咏

万德友

大安区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谨以小诗四首向协会及会刊《龙乡文学》勋劳卓著的四个龙头致敬。

## 陈玉高

二十年前树一坛，龙乡展卷世同看。  
只今庆典联欢日，可遣诗心聚大安？<sup>①</sup>

## 罗士成

驱驰一笔任风生，几度长征万里行。  
收拾远山和远水，云窗高卧听涛声。<sup>②</sup>

## 陈学华

自觅新诗媲大家，殷勤捧出一盆花。  
导游桑海鱼龙跃，惹得文坛说学华。

## 王典平

积步文坛揽大同，欲将大纛树龙峰。  
满腔心血酬同志，笑迓东西南北风。

注：① 玉高先生因颐养天年不能莅会。

② 士成兄曾赐我大著《远山远水》和《卧听涛声》。

# 题狮子村

宋光辉

---

狮峰临碧水，鸡岭护炊烟。  
故道穿今古，仁贤种福田。

# 满江红·龙湖印象

万兆麟

---

移居龙湖已有时日，得闲畅游一周，携壶酌友以待月。

问讯烟波，凭谁把、瑶池分切？凝碧处、一川高下，玻璃重叠。王羽  
银鳞来复去，云楼雾壑明犹灭。扑泠泠、嬉鹄激惊涛，堆晴雪。

杨弄眼，花舒叶；蝶炫翅，莺调舌。记年前今此，烟霞留别。把盏临  
亭疏酒兴，移情夺景裁歌阙。醉湖天、西钱绮霞归，东呼月。

# 拙词疏令小辑

王发庆

---

## 鹧鸪天·腊八望七

昨夜星辰昨夜风，亲人聚散各西东。粥含腊八家萱意，莲祀观音禅院中。

临七秩，叹途穷，如烟往事一场空。成书浮白非吾事，返本归元做学童。

## 临江仙·碌碌经年如过隙

碌碌经年如过隙，小楼人去杯残。窗前滴碎仲秋寒。桂香犹自放，叶落正翩然。

静照来尘心更静，无端再续书翰。稀龄未老更枝繁。萧疏头上发，笑作柳丝观。

## 画堂春·读辛弃疾闲居词

带湖浩淼起烟岚，孤舟此去瓢泉。江湖退隐效前贤，手把锄镰。

醉里不忘收复，醒时难诉忠肝。英雄迟暮竟这般，异样悲欢。

## 眼儿媚·小井沟库底采风

盘桓村道已迷离，峡谷渐高低。青黄稻菽，灰蓝天宇，四顾依稀。  
断壁残垣烟瘴里，玄鸟忽东西。巍巍大坝，泱泱水域，乐见安栖。

## 南歌子·木桥沟忆旧

船引轻绸舞，山随叠树移。湖汉螺屿两相宜，濯足清流溅玉乐忘归。  
万顷碧波在，廿年岁月回。相逢笔会论修为，可叹人生苦短各纷披。

## 蝶恋花·尖山观桃源桥赋忆良曦

再访尖山春已晚，点翠裁红，为有东风暖。信步虹桥弧影浅，桃源巨  
赋观书翰。

可叹人生何暂短，昨日勋劳，今日惟空念。碧水环山云缈远，韶光怎  
与流年换。

## 渔家傲·谷雨潇潇连夜雨

谷雨潇潇连夜雨，昏光薄酒牵丝缕。伫立长街人不语，同陌路，灵台  
梦醒归何处。

遥想西湖桥半吐，舟中避雨心相许。毕竟雷峰神塔怒，痴男女，残荷  
断藕逢刀俎。

# 北川行三首

王正凯

---

近日去北川参加全省晚霞杯桥牌赛，亲见其灾后重建的新貌，感慨万端，摄了几张照片，觅得几首小诗。

大爱无疆异地建，平地矗立新北川。  
中华儿女创奇迹，浴火重生更胜前。

清晨漫步北川城，瀑布飞溅似雷鸣。  
河中芦苇遮望眼，一行白鹤舞轻盈。

花光异彩照北川，篝火歌舞喜空前。  
巴拿恰<sup>①</sup>里生意火，禹王桥<sup>②</sup>头绽新颜。

注：① 巴拿恰，羌语意为做买卖的地方。

② 禹王桥，此地为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

# 太阳雨

夏代华

---

清晨毛山空气鲜，群鸟歌唱飞满天。  
东边日出西边雨，阴阳调合天地间。

# 铁树

徐建平

---

花丛一铁树，匀议挣相姝。  
四季春常在，胸怀报笑舒。

# 扬州慢·诸葛武侯

张 萍

---

三顾茅庐，艰难受命，出山辅佐刘郎。保江山社稷，尽鼎力帮忙。结盟约，东风借箭，空城退敌，擒孟平疆。近贤臣，拒北联东，妙策安邦。

出师两表，有遗篇，扶助农桑。聚智慧忠君，殚精竭虑，仆卦阴阳。欲以计争天下，民心稳，蜀国称王。愿英魂安息，神州千载流芳。

# 龙乡聚才子 桃李正青春

## ——大安作协会员创作浅谈

陈 剑

时光如梭，白驹过隙。

一眨眼，大安区作家协会成立至今已二十年整，会刊《龙乡文学》也一路同行伴随会员朋友二十年。这二十年，我们的大安区作家协会走得很不容易，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想尽办法多方造血，排除万难牺牲自我，给社会捧出了65期精神大餐，把自己淬炼成了培育地方文学新人的沃土、建设区域文化事业的抓手、征战文旅融合核心区的生力军。

此时，我们相聚在以《龙乡文学》为标记的龙乡文学的桃李年华，蓦然回首，细数过往，遇见的都是很有个性特质的桃和李，都是文学方面了不起的我和你。

小说组是我们协会的桃花李朵，经常在全国各地各级报刊上亮出协会的最亮颜色。

王和国的九卷本两百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朱马牛羊》至少创下了相当范围内小说史上的字数之最，充分代表了大安地区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大安作协丰硕的文学成果。陈勤在小小说方面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远远大于她的身份证年龄，其作品多次收录于《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等各种选本，最近出版的小小说集《寻找诗意的生活》在读者中反馈极佳。钟惠芳和黄鹏春的小说，以细节见长，成熟老辣，特色突出，很有盐帮菜的地方味儿。毛进和曾丛莲的小说产量和质量都令人叹服，每年总有大量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文痴”毛进，这十年中不仅出版了小小说集《练习笑》，作品更是密集登上《民间故事选刊》《微型小说选刊》

《小小说选刊》等名刊，其中《与狼相遇》《秦么爷的第二春》连续摘下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练习笑》入选《四川省小小说三十年选》丛书。夏刚擅长故事、小说、曲艺创作，现已出版《魂断天堂岛》《突破爱情生死线》两部故事集，在《民间文学》《故事会》《上海故事》《新故事》《百姓故事》等各类刊物首发故事四百余篇，并有一百余篇作品被全国各大刊物转载，在全国征文大赛中获奖30多次，真乃实力悍将。胡林姝一手拉着青春小说集《触不到的天使恋人》，一手捧出“家访日记”，名噪一时。袁艳不仅在小说里喜欢关注儿童生活，还专门撰写了“最西游”系列图书，在麻辣故事中把儿童带进写作的门道。李欣怡、卓雨桢两位小姑娘富于青春，小说里充满了年轻的气息。李晓在2015年就出版有作品集《蓝色蒲公英》，目前就读高二，从小时候的童趣满满，到现在的霹雳火闪，可以看出她成长中的自我历练。

散文组是协会的桃李香果，总能让人掂到储备一冬之后的重量，嗅到发酵一冬之后的芳香。

土成老大哥的散文和诗歌不仅高产，且用语古朴厚重，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总能读到诗经楚辞的某些痕迹，总能感受到大山大河大人物的大气魄。最近十年，在散文集《卧听涛声》之外，还出版有写作指导专著《飞翔的翅膀》《蓝色港湾》，为初学写作者指路、为读者捧出精神财富。龚伟这位老龚、伟哥，笔力遒劲，细节动人，对社会生活深度提炼，是大安散文的代表作家。典平喜好本土历史文化，浸染进散文，让文字裹蘸着岁月的深沉。早些年的《沙塘记忆》登上《四川日报》和“原上草”一起生长，《东山书怀》视觉独特给人印象深刻。近期的，不管是大安街，还是金子函、朝天寺，总能厘清前世，看到未来，还貌似有蠢蠢欲动的形成人文系列篇章的势头。华祥利是一个多面手，散文唯美，剧本、故事的创作多次登上各级领奖台，有《幸运星》在省戏剧小品比赛中获三等奖，情景剧《马尚的故事》拍成影片在省税务局作行业展演，情景剧《雅妮的土豆片》《一言

《盐》难尽》在成都电视台三台演播。屈荫先和屈佳这对父女会员特别勤奋，作品可圈可点。父亲屈荫先两三年时间内就写成了一部回忆性作品，每一篇都可以看作是盐都自贡的草根秘史；女儿屈佳笔调清新，《大象滑梯》滑进了《四川日报》。廖春燕喜欢在文字中细画生活，带些古韵古味，来些自编诗句，读起来温润如玉，其《仁和路央外公树》一文让仁和路央那棵树因有名而出名。叶敏敏于行，散文、诗歌、演讲稿、报告文学都有涉猎，感情饱满，富有表现力。邓杰是一个爱阅读爱思索的上进青年，每周的《自贡日报》基本上都能见到他的惬意生活或是独到见解，可以是一碗浑浆豆花，也可以是一部名著名篇。舒毅的笔下，朴实的文字朴实的人，总能给我们很多的温情。我们自贡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城市，付向明、雷利、陈剑就喜欢走遍自贡的旮旯角落，沙鱼坝到凉水井，三多寨到鸳鸯桥，然后记下盐都的秘闻传说。程明、陈凡逸则更喜欢把笔墨送给自贡各行各业的人，写出他们的故事来感动天南海北的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最好源泉，在王秀英、倪仁彬、魏家强、邬永红、詹云霞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亲情的强大；在宋冬梅、含笑、廖时利、张善奎、张小乔、李英、李莹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品到亲情的美好；在王晓英、代飞燕、罗林、彭斌的行文中，可以回味岁月的静好；在胡康英、黄明鑫、陈全、邓春燕、林凡、赵英、张洪、邓莉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触到人间的温暖。

诗歌组是我们协会的桃李秀叶，吸收着生活的阳光，闪耀着生命的光芒，装点着树木最广阔的地方。陈兴华、辜义陶、袁继伟、游建慧、马筱燕5名会员入选《四川当代诗人名录》，凸显出大安有一支人才济济的诗歌队伍，实力雄厚，拿出来的产品特别有分量。一片大安深情，一部《桑情大安》，一册诗歌专号，树立了“桑海诗群”在自贡诗歌界的江湖地位。

陈兴华的诗歌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宽广的胸襟，立意鲜明，以情动人。“一粒盐的白”高度凝聚了盐都儿女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性格特点，与黄德涵、辜义陶、任德生、游建慧、袁继伟的诗歌，在建老

师主编的《六弦琴》诗集中合奏出时代的旋律。另有多首诗歌在市里举办的端午，中秋佳节上吟诵，一首《我的爱，是时间长出的答案》荣获四川省“欢庆华诞献礼中国”群众文化创作征文三等奖。陈永春的诗歌给人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这可能正如其诗句所说的“有一种力量叫凝聚”，他也凭借着这般力量正在“声动大安”。辜义陶以开阔的视野与时代共鸣，诗歌沉稳大气，浓稠的情感触及灵魂，擅写长诗，有百余首诗作在《星星诗刊》《花城》《雪莲》《海外文摘》《四川文学》等刊变铅，个人诗集《纸蝴蝶》出版，合集《三角梅》惊艳登场。袁继伟的诗歌以生命的气质去感知历史和生活，从厚重的积淀中寻迹亮点，提炼精髓，磨砺诗意，字里行间流露出追逐与热爱，有思想的深度和内涵。继个人诗集《心执一盏灯》之后，300多首诗作在《中国民间短诗》《星星诗刊》《大风诗刊》《四川诗歌》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在各级征文和诵读平台频频露脸，且有多篇诗作收录进《中国百年新诗2017精品选读》《中国民间短诗精选》《世界华语女子诗歌大展作品集》《中国荒原诗人诗选》《四川诗歌年鉴》等高规格选本，一首专注于盐都历史的探究和考量的诗歌《自贡的故事》，荣获四川省“欢庆华诞献礼中国”群众文化创作征文三等奖。游建慧思维独特，眼光敏锐，善于以犀利的笔触捕捉人性的质感来表达人物内心深处幽微的丰富情感，诗作纷纷登上《草堂》《大风诗刊》《诗歌报》《中国民间短诗精选》《世界华语女子诗歌大展作品集》《四川诗歌年鉴》这些无法忽视的高台，一首《龙之乡：穿越时代的筋骨》荣获“庆祝新中国70周年暨自贡设市80周年”征文一等奖。蔡昌利这位出名的二哥，不仅写诗写歌词来得快，写小品也来得快，还反复在各种平台上演出。赵午生这几年的文学路走得很杂很时尚也很成功，诗歌散文的生活味儿浓稠。诗歌《我依恋的红》登上《四川工人日报》，诗作被《中国民间短诗精选》收录；演讲稿的力度很强，《未来已来》荣获全国演讲比赛一等奖；制作的微视频《奋斗》《梦的守望》荣获全国职工微视频大赛银奖、铜奖，另有若干视频斩获各级奖项。杨莉文

笔细腻，诗意浓郁，早年驰骋江湖成名，一首《十年》的诗歌入选《世界华语女子诗歌大展作品集》，抒情散文也写得韵味十足。华伯清老大姐痴情文学，老当益壮，勤奋耕耘，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马筱燕诗歌唯美，空灵，禅意，曾获国际华语“新国风图腾杯”全球情诗大赛一等奖和功勋形象大使称号，多篇诗作入选《当代华语诗歌精华》等各种诗集。鲜晓东的诗歌意象灵动，语言优美如行云流水，多首诗歌获奖。倪革辉是一个高产诗人，作品常常在中国诗歌网发表。一字一酒一花朵一手机，都能在李觉英、李阳、游成良、李绍银、雷健、陈萱的键盘上跳跃成诗。万德友、万兆麟、王正凯、夏代华、郭荣成、徐建平、毛德君、张萍诸君，则运用博大精深的传统古体诗词描绘生活。

筌路蓝缕，春华秋实。我会有不少的会员，其作品收录进各种选本编辑成册，由国家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中国民间短诗精选》被现代文学馆收藏，有的被各级图书馆收藏，汇聚成阅读和传播的文化能量，可喜可贺。

盐都之盐，始于梅泽；盐都之都，盛于桑海。桑海所在，现曰大安；龙乡文脉，作协铺陈。二十岁，正青春。新时代，文风盛。向未来，奋力奔。家乡情，颇丰盈。文友笔，绘鹏鲲！

# 后 记

时光仿佛加速度前行，二十个年轮弹指间滚过。

大安区作家协会的二十年，坚守初心，倾力奉献，砥砺前行，有着可以录入区域文学文化建设的业绩。

2010年，为纪念《龙乡文学》创刊十周年，区作协编印了《文学的脚步——〈龙乡文学〉十年作品选》。转眼到了区作协成立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理应有本续篇。由此，我们编选了这本《大安文学作品集》。111位作者25万言小说、散文、诗歌作品，陈列、检阅着近十年大安文学沃土上的大致创作风貌。

本册入编文章的作者，来自区作协顾问、近十年在册会员和部分大安地区文友。小说、散文、诗歌三卷中，以作者姓氏音序为排列顺序。入编文章，主要来自《龙乡文学》刊物。不排除由于部分既往刊物散佚，或清理过程中疏忽而遗漏的作者及其文稿。一些作者已离开或暂时离开了文学家园，期待他们在某一天回归。作为曾经的既是个体也是集体的生命痕迹，需要留存下真实记录。

限于编者逼仄的时间精力，未能做到精中选精。限于篇幅，没有选入文学评论和略显特色的曲艺作品，只好留待其他机会。

谨向百忙中为本作品集作序的市作协主席李开杰先生，绘制插图的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勇先生、《龙乡文学》美术指导宋光辉先生，题写书名的巫德生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刊、编书，总是容易留下不完美的遗憾。至于本册的欠缺，敬请方家赐教，并请作者读者理解谅解。

王典平

2019年12月12日

后记 | 379